

艺文类聚

第四部

卷五十二·治政部上

[[注] 本卷宋本缺，据明本补。]

[注] 论政 善政 赦宥

论政

《释名》曰：政，正也，下所取正也。

《礼记》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察有仁爱者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无不足不赡者。

《大戴礼》曰：德法者，御民之衔勒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策，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解情。

《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灭不可得复也，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又曰：尧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纣之民，非生而乱，故治乱在上。

又曰：圣君设度量，置仪治，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正令往，而民从之。

《晏子》曰：景公问治国何患，对曰：患社鼠，社有鼠，不可灌，人君之左右，出则卖重寒热，入则矫谒收利。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

《书》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马。

《商君书》曰：凡人主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兴者，农战也，令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也，此为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又曰：善治者，使盗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韩子》曰：夫尧生在上位，虽十桀纣不能乱者，势治也，桀纣亦生在上，虽有十尧舜而不能治者，势乱也。

《史记》曰：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

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守阿，誉日闻矣，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若是子以币享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於是齐国震惧，人不敢饰非。

陆贾《新语》曰：君子为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正，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

《淮南子》曰：治国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墮发，而犹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

又曰：盛国之道，工无伪事，农无遗力，士无谄行，官无失法，譬若设网者，引其纲而万目张。

又曰：张琴瑟者，小弦紧而大弦缓，紧者急也。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也，禹 [注] 淮南泰族篇作舜。为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周公肴膳不撤於前，钟鼓不解於悬，而四夷服，嬴秦正昼决狱，夜理书，正，秦始皇名也。御史冠盖相接於道，戍五岭以备越，五岭，牟覃城之岭，九疑之塞，番禺之都，南野之界，射（淮南人间篇作馀。）干之水。桀 [注] 泰族篇作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而乱愈滋。

又曰：太清之始，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序，风雨不降其虚，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行，凤麟至，蓍龟兆，甘露下，竹实满，流黄出，朱草生，满，成也，

流黄，土精也，朱草生於庭，皆瑞应也。逮至衰世，松柏箇籟，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绝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也，殷之将亡，见於商郊也。飞蛩满野，蛩，蝉蔑蒙属。

又曰：楚王问詹何曰：治国奈何，詹何曰：何明於治身，不明於治国，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庙社稷，原学所以守之，詹何对曰：臣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故本身不敢对以末，楚王曰：善。

《说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化之不变，而後威之，威之不变，而後刑之，夫[注]原讹尖，据冯校本改。至於刑，则非王者之所贵也。

《新序》曰：臧孙行猛政，子贡非之曰：夫政犹张琴瑟也，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广者，制不可以狭，民众者，政不可以苛，独不闻，子产相郑乎，其抡材推贤，抑恶而扬善，故有大略者，不问其所短，有德厚者，不非其小疵，其牧民之道，养之以仁，教之以礼，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赏之疑者从重，罚之疑者从轻。

【议】晋潘岳九品议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独治，於是乎建牧立监，陈其辅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则高官厚禄，非明崇贤，所以兴治，卑位下役，非为鄙愚，所以供职，虽或开荣辱之门，有争竞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

同，荐贤达善，各以类进，夫观民宣化，为治之本，虽实小邑，犹须其人。又中正之身，优劣悬殊，苟知人者智，则不知者谬矣，莫如达官，各举其属，万岳九列，朝所取信，郡守虽轻，有刺史存，举之当否，实司其事，考绩累名，施黜陟焉，进贤受赏，不进贤甘戮，沮劝既明，为人自为谋，庶公道大行，而私谒息矣。

【论】後汉崔寔政论曰：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谋，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以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疾世主承平之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推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焉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审於为政之原，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谧如，嘉瑞并集，屡获丰年，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筭计见效，优於孝文，元帝即位，果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治国之道，得失之理，於斯可以鉴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初，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太平也。

後汉王符潜夫论曰：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以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太平之基，致休徵之隆，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

为末，商贾者，以通乏为本，以鬻货为末，三者守本，则民兴富，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民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间暇而力有馀，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所谓治国之日舒以长者，非能请羲和而令安行也，乃若明察而百官理，民安静而力有馀，故视日长也，所谓乱国之日促以短者，非能谒羲和而令疾驱也，乃君暗则百官乱而奸宄兴，细民怀贿而趋走，故视日短也。

魏王粲 [注] 原讹桀，据冯校本改。儒吏论曰：士同风於朝，农同业於野，虽官职务殊，地气异宜，然其致功成利，未有相害而不通者也，至乎末世，则不然矣，执法之吏，不闕先王之典，搢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长於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於讲堂之上，游於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祛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 [注] 原作百，据冯校本改。克也。

【表】魏武帝陈损益表曰：陛下即祚，复蒙试用，遂受上将之任，统领二州，内参机事，实所不堪，昔韩非闵韩之削弱，不务富国强兵，用贤任能，臣以驱驱之质，而当钟鼎之任，以闇钝之才，而奉明明之政，顾恩念责，亦臣竭节投命之秋也，谨条遵奉旧训，权时之宜十四事，奏如左，庶以蒸莹，增明太阳，言不足采。

魏陈王曹植降江东表曰：臣闻士之羨永生者，非徒以甘食

丽服，宰割万物而已，将有以补益群生，尊主惠民，使功存於竹帛，名光於後嗣，今臣文不昭於俎豆，武不习於干戈，而窃位藩王，尸禄东夏，消损天日，无益圣朝，淮南尚有山窳之贼，吴会犹有潜江之虏，使战士未获归於农田，五兵未得戢於武库，盖善论者不耻谢，善战者不羞走，夫凌云者泥蟠者也，後申者先屈者也，是以神龙以为德，尺蠖以昭义，昔汤事葛，文王事犬夷，固仁者能以大事小，若陛下遣明哲之使，继能陆贾之踪者，使之江南，发恺悌之诏，张日月之信，开以降路，权必奉圣化，斯不疑也。

善政

《礼记》曰：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左氏传》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进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

又曰：子产知然明，问为政焉，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箴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子太叔问政於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其过鲜矣。

又曰：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者，水懦，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疾数月而卒，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聚於萑蒲之泽，太叔徒兵攻萑蒲之盗，尽杀之，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论语》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

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又曰：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又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家语》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宽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断矣，子贡问曰：夫子未见由之政，而三称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畴治，草莱辟，沟洫深，此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也，入其邑，墙屋完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闲，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断矣。

又曰：哀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戾，则民寿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贫也。

又曰：卫灵公问孔子曰：有语寡人为国家者，谨之於庙堂之上，则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

又曰：哀公问於孔子曰：寡人欲国小则能守，大则能攻，其道何如，孔子曰：使君朝庭有礼，上下和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将谁攻焉，苟违此道，民叛如归，皆君之讎也，将谁与守，公曰：善哉，於是废泽梁之禁，以惠百姓。

《管子》曰：凡为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贫则难治也，奚以知然，民富则安乡，安乡则重家，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贫则危乡，危乡则轻家，轻家则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

又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正，欲民之正也，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亡伤，固不可得也。

《邓析书》曰：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政苛则无逸乐之士。

《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

王之道。

《庄子》曰：至德之世，山无蹊隧，泽无舟梁，鸟之巢，可攀援而闚也。

《孙卿子》曰：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凌迟故也，今仁义之凌迟久矣，能谓民弗逾焉。

《商君书》曰：古者民聚生而群处，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而不胜其乱，与无法同也。

《韩子》曰：故善毛嫫而西施之美，无益吾[注]原作君，据冯校本改。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仁义，无益於治，必赏罚则国治，赏罚法度者，国之脂泽粉黛。

又曰：势者，君之马也，威者，君之轮也，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从则马良，民和则轮利，为国有失於此，覆舆奔马，折策败轮矣，舆覆马奔，策折轮败，载者安得不危。

《新序》曰：鲁君使密子贱为单父宰，子贱辞去，因请善书者，使书宪法，鲁君与之，至单父，使书，子贱从旁引其肘，书丑则怒之，欲好书则又引之，书者患之，辞去，归以告鲁君，鲁君曰：子贱苦吾扰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无得擅徵发单父，单父大理，事具巧艺部书篇。

【碑】梁裴子野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曰：皇上建显号，垂

鸿名，广大配乎天地，光华象乎日月，长驾远抚，横逸乎都外，策镜区域，充塞乎无垠，上冠九垓，旁济八表，制礼以告成功，作乐以彰治定，福应允臻，祥庆符合，六府孔脩，九官咸事，於往岁也，有司奏以湘东王为宣惠将军丹阳尹，既而下车为政，振民育德，循名责实，举无遗虑，若夫据馈累起，求贤如不及，卑身折节，用人若由己，玉帛旅於丘园，辟书交乎涂路，求馀论於故府，想遗风於旧哲，延儒生於东阁，命文学於後车，重门洞启，列筵广置，四民总至，狱讼殷集，王兼而治之，绰有馀裕，上弘其礼，下悦其风，虚往实归，人得所至，由是百吏仰成，具僚敛衽，千里之间，有怀必亮，躬亲劝课，赋政授时，辨相物宜，务尽地利，由是仍岁有秋，馀粮栖亩，是以缙绅先生，愀然相顾，遂造象魏，拜而陈之，有诏报曰：纤介之善，春秋必书，吏民归美，难用抑绝，於是二三君子，欢得所奏，乃择工良匠，追石名山，撰德选辞，兴事篆刻，俾万代之下，知斯文之在斯，铭曰：茫茫禹迹，经启万方，平秩肇定，曰若我皇，并苞九域，画野分疆，猗欤帝子，日就月将，疏爵分品，奄有潇湘，君王先启，既表南国，肇允神童，翻飞上德，导达玄微，优游翰墨，行成师范，文为丽则，帝曰尔诣，出康庶绩，勿替敬典，大猷允迪，我王显允，洵美且丽，夙夜乾乾，有隆无替，光赞大朝，庇民济世，京邑翼翼，永承嘉惠。

陈徐陵为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曰：岩岩天柱，大矣周山之峰，桓桓地轴，壮哉昆仑之阜，三光悬而不坠，九土镇以无疆，承乾合德之君，则天体元之后，所以并咨四镇，咸建五臣，业配苍祗，功成 县，至於流名雅颂，著美风诗，年代悠然，寂寥无纪，其能继兹歌咏者，司空侯使君乎，自文昭武

穆，祚土开家，濮水盛其衣簪，滎波分其绪秩，仁义之道，夷门美於大梁，儒雅之风，司徒重於强汉，自通人许劭，託命於江湖，高士袁忠，寄身於交越，俱违建安之难，独处衡山之阳，祖天资秀杰，世载雄豪，卓富拟於公侯，班佃必於旌鼓，父光禄大夫，邑里开通德之门，州乡无抗礼之客，自茫茫禹迹，赫赫宗周，家灭骊戎，国亡夷羿，我高祖武皇帝，迎河图於浪泊，括地象於炎洲，南兴涿鹿之师，北问共工之罪，天生宰辅，尧年致白虎之祥，神赐英贤，殷帝感苍龙之杰，公亦观时伫圣，啸咤风云，跪开黄石之书，高咏玄池之野，沉吟梁甫，自比管仲之才，惆怅华[注]本集作莘。郊，久负伊生之叹，自羯虜侵华，群蛮纵轶，衡[注]原讹後，据冯校本改。皋桂部之地，四战五达之郊，郡境贤豪，将谋御难，长者僉论，推公主盟，义士雄民，星罗雾集，公既膺五聘，方启六韬，率是骁徒，仍开岭峽，自大讨潇湘，同兹樊郟，下军违命，上策不宣，败我王师，受拘勅盗，大陈格于文祖，咸秩具神，率土依风，群灵稟朔，公亦忠为令德，天纂之谋，吴帐斯开，卫门无拥，虽复季孙还鲁，随武济河，国庆民欢，相侑匪若，即授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昔光武不尤於冯异，穆公深礼於孟明，终报王官之师，遂举咸阳之地，斯乃圣主之宏略，而名臣之远图者焉，皇帝以陶唐启国，致玉版於河宗，颛顼承家，佐金天於江水，经纶草昧，定鼎之业居多，缔构权舆，断鼉之功相半，固以英声驰於海外，信义感於寰中，主器攸归，当璧斯在，公於是抗表长信，清宫未央，从亿兆以同心，引公卿而定策，驰轻轩於鞿鞞，奉待驾於中都，七庙之基，於焉永固，万邦之本，由此克宁，乃授司空公南徐州刺史，於是镇之以清静，安之以惠和，望杏敦耕，瞻蒲劝穡，室歌千耦，家喜万锺，陌上成阴，桑中可咏，春鷓始啣，必具笮

筐，秋蟀载吟，竟鸣机杼，或肃拜灵祀，躬瞻舞雩，去驾拥於风尘，还旌阻於飘沐，京坻岁积，非劳楚堰之泉，仓廩年丰，无用秦渠之水，虽复东过小县，夏雨逐其轻轮，南渡沧江，秋涛弭其张盖，固不得同年而语矣，若夫听采民讼，昏晓必通，召引轩櫺，躬亲辩决，立受符於前案，无留诣於後曹，接务高城之中，非异甘棠之下，欣欣美俗，济济都尘，以贾琮郭贺之风，行建武永平之化，於是州民散骑常侍王珣等，拜表宫阙，请扬兹美化，树彼高碑，民欲天从，允彰丝诰，铭曰：郁郁三象，茫茫九州，绵天惨沴，浹地虔刘，赫矣高祖，爰清国雝，元勋佐命，力牧风侯，亦既旋归，邦家有晖，宫亭蠡浦，奋翅高飞，雷卷勅寇，风行国威，文身被发，作贡来绥，我皇纂武，攀号东序，谒渭同周，迎门惟吕，流矢为暴，攬枪斯举，喋喋苍黎，危危刀俎，自我徂征，妖氛克平，爰驱大彘，实剪长鲸，北震巢浦，南俘灌城，青羌卷介，赤狄回兵，蹈舞难逾，歌谣靡宣，曰我黎庶，俱祈上玄，山移两越，海变三田，公为上相，复倍斯年。

又广州刺史欧阳颙 [注] 本集作頎，德政碑曰：弱水导其洪源，轩台表其增殖，懿哉少府，师储皇於二京，盛矣司徒，传儒宗於九世，广陵邕邕，族擅江右，勃海赫赫，名重洛阳，若夫岳镇龙璠，星悬鹑火，衡山诞其高德，相 [注] 本集作湘。水降其清辉，千仞孤摽，万顷无度，年当小学，志冠成童，因孝为心，欲仁成体，屯骑府君，早弃荣禄，易箠之日，几将毁终，不杖之言，深非通制，遗赀巨万，富拟猗顿，裁变槐榆，并贬 [注] 本集作賑。宗戚，南茨大麓，北眺清湘，得性於橘洲之间，披书於杏坛之上，三冬文史，五经纵横，频致嘉招，确乎难拔，既而帝启黄枢，神亡赤伏，天地崩震，川冢

沸腾，群才旱酋豪，更为祸乱，朝披羽檄，夜炤燿烽，浴铁蔽於山原，搃金骇於楼堞，公疲兵屡出，独据胡床，勅贼重围，尚凭书几，扬灰既散，驾棒将挥，咸剋凶梁，以保衡服，常以二主蒙尘，三光掩曜，出入逾於尝胆，殷忧独其抚心，不治第宅，深符去病，志臬群丑，弥同越石，自禹珪既锡，尧玉已传，物变讴谣，风移笙管，商周之际，孤竹尚其哀歌，曹刘之间，苏子犹其狂哭，况番禺连帅，寔谓宗枝，迷我天机，自窥梁鼎，以公威名本重，逼统前军，乾数难违，剥象终悔，高祖永言惟旧，弥念奇功，即训皇家，深弘朝纲，槛车才至，舆襯已焚，祝史祆於夷吾，坛场延於井伯，绸缪安乐，造次讐谋，爰珥丰貂，允光金螭，但八柱之土，蛮夷不宾，九疑之阳，兵凶岁积，以公昔在衡皋，深留风爱，仁恩可以怀猛 [注] 原讹犹，据冯校本改。兽，威名可以惧啼儿，乃授持节散骑常侍衡州刺史，我皇帝从唐侯以胤国，屈启筮而登家，一恭宝祚，开定江沔，三改璇衡，苞罗湘峡，昔中宗屈申於处仲，高祖遗恨於平城，汉武承基，方通沙塞，晋明绍运，裁平姑熟，[注] 本集作孰。方其盛业，绰有光前，践祚之初，进公位征南将军广州刺史。又都督东衡州二十州诸军事，公乃务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弥互原野，贼盗皆偃，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新垣既筑，外户无扃，脂脯豪家，锤鼎为乐，扬袂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僧释慧羨等，来朝终阙，备启丹诚，乞於大路康庄，式刊丰琰，庶樊卿宝鼎，复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纪征南之德，於是跪开黄素，爰登紫泥，鉴此诚祈，皆如所奏，乃诏庸臣，为其铭曰：赫赫宗陈，桓桓鼎臣，千乘建学，五典攸因，盛德斯远，公门日新，嵩高惟岳，祝甫生申，去衡移广，迁征自镇，悠悠铜界，藐藐金邻，莫远非督，无思不宾，三江靡浪，五岭奚尘，

式歌式舞，仁哉至仁，公其脩福，於万斯春。

又晋陵太守王励德政碑曰：若夫睢陵世传，已详载德之华，徐州先贤，亦著清风之美，伟哉文献，光启中兴，郭荃表其深源，何筹惭其远庆，岂惟桓氏之鸣玉，张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杨宗之华毂。又有似〔注〕本集作饮，飞遮列，班弓夹门，濯龙俯望，缙骑盈道，奕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蓝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声芳，英英照其符彩，风神雅淡，识量宽和，既有崔琰之须眉，非无郑玄之腰带，烂烂如高岩下电，骚骚若长松里风，势利无扰於焜衿，行藏不於怀抱，家门雍睦，孝友为风，上交不谄，下交不读，脱貂救厄，情靡矜吝，释马穷途，唯济危殆，至於网罗图籍，脂粉艺文，学侣揖其精微，词宗称其妙绝，出为仁武将军晋陵太守，五鸡三隼，勤恤有方，问羊知马，钩距兼设，济北移树，累政之所未治，汝南争水，连年之所无断，一朝明决，曾不留滞，四民商贩，咸用殷阜，康哉宝运，美矣良臣，胄自澧水，源于洛滨，公侯世及，宰辅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风情穆穆，孝友恂恂，学则经笥，文为世珍，高风远矣，旷代难伦，鼎铉虚职，台阶未臻，安知霜霰，遽夭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既陈，徒然下拜，何报阳春。

周王褒上庸公陆腾勒功碑曰：在昔洞庭彭蠡，三苗有远窜之君，太室阳城，九州无同姓之国，是知周卫设险，所务非山川，河岳作固，所宝惟休德，至於三峡蹇产，九折峥嵘，高峰寻云，深谷无景，秦开汉闭，虽阻荷戟之虞，魏塞晋通，终因束马之利，我大周开辟宇宙，混同文轨，御六气於天枢，顿八弦於地络，彭濮未恭，邛笮不讨，外凭剑道之难，内负铜梁之

阨，大将军上庸公，仗国威灵，奉辞伐罪，长戟万队，巨舰千舳，板楯酋豪，斯榆君长，历稔逋寇，累代稽诛，廓清江源，荡涤巴濮，若夫荆门千里，蜀置永安之宫，巴水三回，吴阻夷陵之县，巫峡使君之滩，沦波洽没，建平督邮之道，栈径威纒，路阻蛮陬，途横夷落，擅强专险，轻法侮吏，天子爰诏有司，公奉命天讨，星言载涂，指日遄迈，册授公大将军信州刺史，韩信召拜，军中致设坛之礼，卫青出征，临河闻後距之令，夫锤鼎大礼之器，昭德必书，金石不朽之质，庸勋斯树，某等乃建碑于某地，敢作颂云，遐观命氏，眇求世祿，龙图纪河，鸿渐于陆，霸楚传姓，命吴启族，君子笃生，降灵惟岳，朝阳擢彩，荆山曜璞，巴庸自擅，彭濮称王，南泊樊道，西通夜郎，内凭玉垒，外阻铜梁，介视荒服，斗绝边疆，赫赫南仲，堂堂方叔，天子命我，遐征越逐，窈氏车骑，去病冠军，封山刊石，镌名剋勋，远隔年代，悬感风云，盛德必祀，千载斯文。

隋江总吴兴郡庐陵王德政碑曰：卓尔吾王，天人可拟，早成夙智，谦怀虚己，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对，九师名理，好古如斯，学兼之矣，睢阳肇构，碣石初开，赐田待士，榜道求材，剖符彭国，述职琅台，去谣曙鼓，留歌暮来。

【表】梁刘孝仪为雍州柳津请留刺史晋安王表曰：楚备宝臣，秦兵不入，齐多君子，魏未耻昭，足使文公惧而侧席，孟轲叹而废寝，敢缘借寇之原，切望申耿之恩，陛下昔在潜龙，因兹或跃，固以陋臚々於周原，包忽忽之佳气，昔次君出抚，近驾班轮，乔卿在政，遥授袞服焉，冯熊轼而督盗，御龙章而行部，无亏燮理，有光司牧。

【教】梁简文帝图雍州贤能刺史教曰：冀州表朱穆之象，太丘有陈寔之画，或有留爱士氓，或有传芳史籍，昔越王镡金，尚思范蠡，汉军染画，犹高贾彪，矧彼前贤，宁忘景慕，可并图象厅事，以旌厥善。

赦宥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周官》曰：国君过市，刑人赦。

《尚书》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

《论语》曰：赦小过，举贤才，《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铭马之委辔也。

《汉书》曰：宣帝元年诏曰：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其赦天下。

《史记》曰：陶朱公中子杀人，囚於楚，朱公曰：杀人死，职也，使少子往视之，装黄金千镒，长男请行，公不许，长男曰：长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杀，不得已，乃为一封书及金，令遗故所善庄生，庄生乃见王曰：某星犯某宿，宜以德报，王乃使使封三钱之府，长男为王当赦，弟固当

出，见庄生曰：弟今自赦，固辞去，乃取金，庄生耻为儿子所卖，乃入见王曰：陶朱公子多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杀之，载丧而归。

《东观汉记》曰：吴汉疾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识知，唯原慎无赦而已。

谢承《後汉书》曰：学中诸生，与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思其贬议，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之，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愤，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多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

《续汉书》曰：建武二年，诏曰：其赦天下，惟残贼用刑戮深刻，狱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将正厥辜。

袁崧《後汉书》曰：贾彪，字伟节，游京师，与郭林宗等为谈论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为准的，党事起，彪谓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难不解，即入关，设方略，天子为之大赦。

《华阳国志》曰：诸葛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原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叔[注]《太平御览》六百五十二作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治。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九年秋，大赦，光众责大将军贾 [注] 太平御览六百五十二作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权而行之尔。

《裴頠集》曰：臣闻感神以政，应变以诚，故桑穀之异，以勉己而消，汉末屡赦，犹凌不反，由此言之，上协宿度，下宁万国，唯在贤能，慎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增损也。

《郭子》曰：孙秀降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妻尝妒秀，乃骂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复入，蒯氏自悔责，请救於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言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谢，遂为夫妇如初，事具人部妒篇。

风角书曰：春甲寅日，风高去地三四丈，鸣条以上，常从申上来，为大赦，期六十日。

【赋】後汉崔寔大赦赋曰：惟汉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涤恶弃秽，与海内为始，亶亶乎恩 [注] 《初学记》二十作思。隆平之进 [注] 《初学记》作道。也，寔就而赋焉，以为五帝异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据地，兴设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宏，承前圣之迹，朝乾乾於万机，夕处敬以厉惕，然犹痛刑之未错，厥将大赦，所以创太平之迹，旌颂声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羨乎将来，此诚不可夺也，方将披玄云，照景星，获嘉禾於疆亩，数萸英於阶庭，拦麒麟之肉角，聆凤皇之和鸣，农夫欢於时雨，工女乐於机声，虽皇羲之神化，尚何斯

之太宁。

【诏】後魏温子昇孝庄帝杀尔朱荣诏曰：盖天道忌盈，人伦疾恶，疏而不漏，刑之无舍，是以吕霍之门，祸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尔朱荣爰自晋阳，同忧王室，义旗之建，大会孟津，与其乐推，其成鸿业，论其所由，乃有勋效，但致远恐泥，终之寔难，习未崇朝，豺声已露，既位极宰衡，地逾齐鲁，容养之至，岂复是过，但心如猛火，山林无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无以充其溢，既见金革稍宁，方隅渐泰，不推天功，谓为己力，与夺任情，臧否肆意，无君之迹，日月已甚，乃有裂冠毁冕之心，将为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厌乱，人亦悔祸，将而有闻，罪无攸纵，是而可怀，孰不可忍，并以伏辜，自贻伊戚，元恶既除，人神庆泰，便可大赦天下。

又迁都拜庙邺宫赦文曰：建国所先，理屬於宗庙，立事为大，礼归於禋祀，大丞相渤海王，神武命世，重匡颓历，导塞源於将竭，扶神器於已倾，立天地之大功，成人臣之重义，朕以冲昧，猥当乐推，关路多虞，衿带难固，瞻言往事，取则前脩，乃袞去艷，用追迁亳，定鼎邺都，卜世惟永，民用子来，功成不日，今清庙初兴，闕宫始就，灵祇萃止，祖考来格，神光夜照，香气朝闻，令月吉辰，躬展诚敬，时和气婉，景丽云柔，四表来庭，万国在位，哀乐相交，感庆兼集，固宜观象雷雨，布宽大之恩，取类泽风，申肆眚之令，可大赦天下。

北齐邢子才为受禅登极赦诏曰：无德而称，化刑以礼，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隐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风，朕以寡薄，功烈无纪，昔先献武王，值魏世不造，四

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无归，乃驱御侯伯，大号燕赵，拯厥颠坠，俾亡若存，父襄王，外挺武功，内资明德，纂戎先业，辟土服远，年逾二纪，世历两都，狱讼有適，讴歌斯在，魏帝俯遵历数，念在褰裳，远取唐虞，终同脱屣，实幽忧未已，志在阳城，而群公卿士，诚守逾切，遂属代终，居於民上，如涉深冰，有倦终朝，始发晋阳，九尾呈瑞，升坛告天，赤雀效祉，惟尔文武不二之臣，股肱爪牙之将，左右先王，光隆大业，永言诚烈，共兹休庆，然三皇存教，非易可免，七名改咒，庸可庶几，思共亿兆，同始兹日。

【教】梁陆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议狱缓死，著自令图，疑罪惟轻，闻诸雅诰，是以虞经恻隐，流涕冬决，锤意垂仁，哀矜寒送，吾以虚薄，夙颁宠章，光宅襟险，奄有全粤，非有沛献矜严，空纡青组，东平智思，徒举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导扬弘泽，遵彼下车，譬兹解网。

卷五十三·治政部下

[[注]本卷宋本缺，据明本补。]

[注]锡命 荐举 奉使

锡命

周官，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韩诗外传》曰：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鈇钺，九锡秬鬯，谓曰九锡。

《易》曰：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尚书》曰：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传》曰：王命尹氏策晋文公为侯伯，锡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

范曄《後汉书》曰：董昭等欲共进曹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荀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德崇著，犹稟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彧劳军于谯，表辄留彧。

《晋中兴书》曰：烈宗冲幼，桓温威震外内，人情噂沓，互生同异，谢安与王坦之，尽忠匡翼，讽朝廷为九锡，使骁骑将军袁宏具草，时温已疾笃，宏以呈安，安视，辄云不好，更勾改之，使弥历旬日，至于温薨，锡命遂寝。

【文】後汉潘勖策魏武帝九锡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自西土，迁于唐卫，当此之时，危若缀旒然，宗庙乏主，社稷无位，群凶觊觎，连城带邑，一人尺土，朕无获焉，即我高祖之命，将坠于地，朕用夙兴假寐，震悼于厥心，乃诱天衷，诞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济于艰难，朕实赖之，今将授君典礼，其敬听朕命，昔者董卓初兴国艰，群后释位，以谋王室，君则摄进，首启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讨之，翦除其迹，以宁东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风俗，旁施劝教，恤慎刑狱，敦崇帝族，援继绝世，旧德前功，罔不咸秩，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

蔑如也，朕闻先王并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蕃卫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静，惩难念功，乃使邵康公锡齐太公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职。又命晋文，登为侯伯，锡以二辂，虎賁鈇钺，秬鬯弓矢，大启南阳，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坏，繫二国是赖，今君称丕显明德，[注]魏志一，文选三十五作德明，此倒。保朕，[注]《魏志》：文选朕下有躬字，此脱。奉答天命，导扬弘烈，绥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赏卑乎齐晋，朕甚恧焉，今以十郡，封君为魏公，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祖，昔在周室，毕公毛公，入为卿佐，周召师保，出为二伯，外内之任，君实宜之，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锡，其敬听朕命，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之制，君往钦哉，敬服朕命，简恤尔众，时亮庶功，用终尔显德，对扬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命孙权九锡文曰：盖圣王之法，以德诏爵，以功制禄，劳大者禄厚，德盛者礼丰，故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并启土宇，并受备物，所以表章元功，殊异贤哲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望风景附，抗疏称蕃，忠肃内发，款诚外照，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注]吴志二作焉，此讹。今封君为吴王，使持节高平侯，其授君玺绶策书，以大将军使持节都督交州领荆益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君东夏，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後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锡文曰：朕以寡昧，仰纘洪业，夷羿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至于九江，宗祀绝飨，人神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介，则我祖宗之烈，奄坠于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绝晋，诞育英辅，振厥纲维，再造区夏，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赖焉，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颠倒六位，庶僚俯首，四方莫恤，公精贯朝日，气凌虹霓，奋其灵武，大歼群丑，剋复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节也 [注] 宋书二无也字。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沂流长鹜，薄伐崢嶸，献捷南夏，大憝折首，群逆夷殄，三光旋照，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内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则奇谲冠世，电击彊妖，则锋无前对，聿宁东夏，大造黔首，辨方正位，纳之轨度，蠲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美化，盈塞区宇，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迈于种德，何以尚兹，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夹辅皇室，外隆蕃屏，故曲阜光启，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九锡，惟公道冠前烈，勋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瞽焉，今进授相国。

【表】魏武帝让九锡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宠已过，进爵益土，非臣所宜，九锡大礼，臣所不称，惶悸征营，心如炎灼，归情写实，冀蒙听省，不悟陛下，复诏褒诱，喻以伊周，未见哀许，臣闻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处位，计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损无从，加臣待罪上相，民所具瞻，而自过谬，其谓臣何。

梁江淹为齐高帝让相国齐公九锡表曰：臣闻日月光舆，二

仪所以克灵，君臣设极，三统所以式固，惟生与位，谓之大宝，是以二周之始，珪河逾广，两汉之初，封赏弥盛，然表东海者，实牧野之日，瞻鲁邦者，乃负图之辰，若乃衣裳之会，九合一匡，犹惭於斯礼也，臣实鄙才，靡识大体，徒以忠贞为，而劳不足铭，虽以丹素为诚，而功无可勒。

又表曰：御龙勤夏，未闻冠俗之爵，大彭翼商，岂见超世之典，况吕梁不凿，而器重玄圭，越裳未献，而赋拟千乘，镜前脩而惭形，觐往德而耸虑也。

荐举

《礼记》曰：赵文子所举於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馀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

《尸子》曰：人知用贤之利也，不能得贤，其何故也，夫买马不论足力，以白黑为仪，必无走马矣，买玉不论美恶，以大小为仪，必无良宝矣，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伊尹管仲不为臣矣。

《说苑》曰：楚令尹虞丘子，举孙叔敖，[注]说苑至公篇敖下有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八字。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於王，言孙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乱，可不谓公乎，庄王曰：夫子之赐也。

《吕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时，饭牛於秦，傅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之，献诸繆公，三日，请属事焉，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无乃为天下笑乎，枝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志也，境内将服，夫谁暇笑哉，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

《史记》曰：王稽使於魏，问郑安平，魏有贤人可与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祿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王稽知

其是范睢也，乃载以入秦。

《汉书》曰：韩安国为人多大略，所推举皆廉士，贤於己者。

又曰：薛宣知翟方进有宰相器，深结之，方进竟代宣为丞相，免二岁，方进荐宣明习文法，上徵宣，复爵。

又曰：何武为人仁厚，好进士，称人之善，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於世者，何侯力也。

汉杂事曰：辛庆忌为酒泉太守，大将军王凤，荐庆忌正直仁勇，通於兵事，柱国石臣，凤不宜久处其右，上乃复徵为光禄大夫执金吾。

《东观汉记》曰：东平王苍，荐吏吴良，上章以示公卿曰：萧何〔注〕东观汉记何下有举字，此脱。韩信，设坛即拜，不复考试，以良为议郎。

又曰：杜林，字伯山，为侍御史，先与郑兴同寓陇右，乃荐之，上徵兴为大中大夫。

又曰：陈宠，字昭公，为尚书，宠性纯淑，周密重慎，时有所表荐，辄自手书削草。

《续汉书》曰：桥玄为司空，转司徒，素与南阳太守陈球

有隙，及在公位，而荐球为廷尉。

又曰：虞诩以左雄有忠节，上疏，荐之曰：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实有王臣谏谏之节，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

《吴越春秋》曰：孙子者，吴人，名武，善为兵法，僻隐幽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识人，乃荐孙子，吴王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觉口之称善，事具人部嘯篇。《三辅决录》曰：游子殷为郡功曹，有童子张既为书佐，殷察异之，具设宾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既为雍州，时汉兴郡阙，王以问既，既称楚文武兼才，遂以为汉兴太守。

《魏志》曰：颍川卢志才，筹画士也，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後，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才，谁可以继，彧荐郭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表为司，空军祭酒。

《吴志》曰：刘繇字正礼，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荐，欲令举茂才，刺史曰：前年举公山，奈何复举正礼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礼於後，所谓御二龙於长涂，骋骐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王隐《晋书》曰：杜夷隐身不仕，镇东军司顾荣等，荐夷於相国府，元帝以为儒林祭酒。

徐广《晋纪》曰：张华少自牧羊，而笃志好学，初为县

吏，卢钦奇其才，数称荐之。

【诏】魏明帝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已来，经学废绝，後生进趋，不由典谟，岂朕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令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策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梁任昉求荐士诏曰：夫进贤茂赏，蔽善明罚，前王盛则，咸必由之，朕纂统鸿业，夙畏大宝，思用俊异，协赞雍熙，历听九工，物色舆皂，而白驹盈谷，长楚未刈，所以临朝永叹，日昃伊仵，便可博询卿士，各举所知，将量才授能，擢以不次，庶同则哲之明，称朕急贤之旨。

随江总举士诏曰：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久著前册，举以滞淹，复闻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规，帝王之切务，朕以寡昧，丕承洪绪，未明虚己，日旰兴怀，万机多紊，四聪弗达，思闻謇谔，采其默语，王公以下，各荐所知，傍询管库，爰及舆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仵兹启沃。

【表】後汉班固为第五伦荐谢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召公之风，居俭履约，绍公仪之操，虽密勿在公，身出心隐，不徇名以求誉，不驰骛以要宠，诚社稷之苍龟，大汉之薨栋，宜当拔擢，使登鼎司，原乞骸骨，更授夷吾。

後汉蔡邕荐皇甫规表曰：昔孝文愠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

代，孝宣忿奸猾之不散，举张敞於亡命，论其武劳，则汉室之扞城，课其文德，则皇家之腹心。

後汉孔融荐祢衡表曰：衡淑质贞亮，英才卓犖，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於口，耳所暂闻，不忘於心，性与道[注]原讹通，据冯校本改。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讎，鸷鸟累百，不如一鹗，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馀，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女[注]《文选》三十七作如，此讹。睹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霓，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宝。

魏陈思王曹植自试表曰：士之生世，入则事父，出则事君，事父尚於荣亲，事君贵於兴国，故慈父不能爱无益之子，仁君不能畜无用之臣，夫论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毕命之臣也，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昔二虢不辞两国之任，其德厚也，旦爽不让燕鲁之封，其功大也，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上惭玄冕，俯愧朱紱，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谩士未得高枕，而高鸟未絙於轻缴，潜鱼未悬於钩饵者，恐钧射之术，或未尽也，夫君之宠臣，欲除患兴利，臣之事君，必杀身静乱，以功报主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於事，死无损於数，虚荷上位，而忝重恩，禽息鸟视，終於白首也，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乾，而身名并灭，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

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与不用，知与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将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则可以匡国朝，叙百揆，稷契夔龙是矣，武功烈则可以征不庭，广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为媵臣，至贱也，吕尚之处屠钓，至陋也，及其见举於汤文，诚道合志同，岂复假近习之荐，因左右之介哉，昔骐驎之於吴坂，可谓困矣，及其伯乐相之，孙子御之，形体不劳，而坐取千里，伯乐善御马，明君善御臣，诚任贤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军为之辍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节於邦境，燕晋为之退师，而景公无患，皆简德尊贤之所致也，原陛下垂高宗傅岩之明，以显中兴之功。

魏殷褒荐朱伦表曰：盖闻虞书非俊乂无以光帝载，西伯非髦士无以开王业，是故高世之主，必广登命之礼，有为之君，务通贤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见同郡朱伦，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笃，纯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广风俗，当仁不让，见德思义，疏达之才，强记博闻，飞辞抗论，骆驿奇逸，诚当世之俊异，一时之秀出也，如得毗佐铨衡，翼亮右曹，济济之观，足用华国。

晋庾亮荐翟阳 [注] 按当作汤，郭翻表曰：盖闻举逸拔幽，帝王之高士，旌德礼贤，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漂渭滨之伏，而帝基以隆，汉高延商洛之隐，而王道以固，仄陋无明敷之称，空谷废白驹之咏，恐千里之足，屈於槽枥之下，赞世之才，委於垄亩之间，若解其巾褐，服以纓冕，必能翼赞皇极，敷训彝伦。

梁元帝荐鲍几表曰：旌蒲出鲁，赍帛归齐，颂声既兴，盛业斯在，几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将齐毛玠古人之服，实同吴隐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识愧前修，轻陈听览，伏待鈇钺。

梁沈约荐刘粲表曰：陛下则天开业，冠带要荒，轡轩韦鞞，交轡於遐路，舍筑投竿，相望於魏阙，或以开坼未采，管库遗贤，执戟忘疲，倚辔不息。

梁刘孝仪为江仆射礼荐士表曰：陛下缉礼裁乐，化俗移风，当宸思治，分宵梦相，枯岸之珠既论，润山之玉已荐，伏见兼太学博士会稽贺瑒，字德璉，幼能斧藻，长则琢磨，结卷就贤，担簦来学，乡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钟，声无愧於东筠，材有逾乎西杞，如使联事宗伯，握兰建礼，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鉴非止水，职豫搜扬，前竭谏闻，先自乡曲。

又为江侍中荐士表曰：臣闻天道不言，资寒暑而成岁，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风，若夜鱼不欺，朝琴在奏，则残杀自去，汾射可追，伏见镇北府水曹参军济阳江兴，字休恭，立身贞白，操业清廉，颇涉书记，弥闲刀笔，前摄县沮漳，无伤锦制，巡行淮海，不忝绣衣，若处以百里之邑，使导一乡之赋，必能治文无害，迄用有成，臣举不避族，非欲异姓居後，知人为难，寔缘所悉而荐。

北齐邢子才为李卫军疾以国子祭酒让东平王表曰：臣闻运舟归於积水，致远在於逸足，未有涓澮之流，可成奔飞之用，駑蹇之乘，而有灭没之功，既列赵衰先人之敏，请同虞丘退身之义，具官臣某，民望时宗，声实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

蔚，蕉蒲既茂，枝叶寔繁，故以学穷齐鲁，声高梁魏，诏美司朝，金谐允在，伏原回恩徙授，以答具瞻。

【笈】魏应璩荐和虑则笈曰：璩闻唐尧因群士以兴治，齐桓假众能以定业，是故八元进则太平之化成，六贤用则九合之功立，切见同郡和模，字虑则，质性纯粹，体度贞正，履仁蹈义，动循轨礼，方今海内企踵，欣慕捉发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时，贡达进致之良秋也，令夜光之璧，显价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乐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时化。

又荐费祎笈曰：璩闻景云浮则应龙翔，治道明则俊义臻，是故良哉之歌，兴於唐尧之世，多士之颂，起於周文之朝。

晋孙楚荐傅长虞笈曰：楚闻骐骥不遗能於伯乐，良宝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辉光夜射，价连秦赵，飞駟绝影，终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晋庾阐荐唐晏 笈曰：盖桂林生於五岭，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犹载在方志，况千里之朝，怀其良彦，而使人滞於常流，莫登於龙津者乎，郡功 [注] 原讹公，据冯校本改。曹史泉陵唐，永延，[注] 句有脱文。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骖轨鸾衡，服襄骏足，则机石之良选，可以对扬万里者也。

【启】齐王融求试效启曰：臣闻春鹳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风萤，临年共悦，夫惟动植，且或有心，况在生灵，而能无

感，夫君道含弘，臣术无隐，翁归乃居中自是，充国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轻节，虽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诚，抑又唐尧在上，不参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

梁元帝启东宫荐石门侯启曰：切以凤鸣朝阳，必资蓝田之宝，龙门点额，亦俟堂溪之珍，是以紫玉见称，黄金为贵，文传梦鸟，学重灵蛇，点漆凝脂，事逾卫玠，浑金璞玉，才正山涛，昔翟汤隐逸，见称庾亮，陈平器局，被荐无知，以人废言，诚增竦誓，进贤上赏，伏待慈照。

梁丘迟答举秀才启曰：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毕脩，九攻具举，犹乃物色关屠，梦想岩钓，故已天不爱宝，野无遗贤，辄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闾，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题，谨闻绛阙，恭奏青蒲。

【教】宋孝武临徐兖二州搜扬教曰：徐方地兼梁楚，秀士攸出，兖土乐颂所流，风礼自古，岂不异人比肩，鸿才世及，或疏散山林，不闻进达，或栖息闾阎，怀宝待耀，孝性义门，明经善政者，所在搜扬举进，咸用名闻。

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举下车，寤梦於根雉，长孙入境，明发於龙丘，此境三闽奥壤，百越旧都，汉开吴别，分星画部，风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产，岂直明珠大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实人经，则有罗威唐颂，学惟业本。又闻陈元士燮，至於高尚独往，相望於其岩，怀仁抱义，继踪於前史。

【书】汉张敞与朱邑书曰：明主游心太古，广延茂士，此诚忠臣竭思之时也，值敞远守剧郡，馭於绳墨，焜臆约结，固无奇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陈平虽贤，须魏倩而後进，韩信虽奇，赖萧何而後信，故士各达其时之英隽，若必伊尹吕望而後荐之，则此人不因足下而进矣，邑感敞言，荐贤士大夫，多得其助者。

魏阮籍与晋文王荐卢景宣书曰：是以八士归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凯咸事，诚以邓林昆吾，翔凤所栖，悬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见鄙州别驾卢播，字景宣，耽道悦礼，伏羲依仁，研精坟典，升堂睹奥，若得佐时理物，则政事之器，衔命聘享，则专对之才，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

奉使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存覲覲省聘问，臣之礼也。

《毛诗》曰：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四牡騑騑，周道逶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又曰：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駉々征夫，每怀靡及。

《左传》曰：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穀梁传》曰：季孙行父秃，晋郟克眇，卫孙良夫跛，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逐秃者，眇者逐眇者，跛者逐跛者，萧同叔子处台上而笑之，闻於客，客不说而去，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人有知之者曰：齐之患自此始也。

《论语》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为使之难，不辱君命。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为小门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而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事具人部嘲戏篇。

《史记》曰：赵平原君使於春申君，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悉以珠饰之，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又曰：陆贾，楚人，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辩，居左右，常使诸侯，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贾赐他印，为南越王，贾至，尉他魁结箕踞见贾，贾因说他曰：足下中国之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他乃蹶然起坐，谢贾曰：居蛮夷之中久，殊失礼仪。

【诗】北齐裴让之公馆宴南使徐陵诗曰：嵩山表京邑，锤岭对江津，方域殊风壤，分野居星辰，出境君图事，寻盟我恤邻，有才称竹箭，无用忝丝纶，列乐歌锤响，张旃玉帛陈，皇华徒受命，延誉本无因，韩宣将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饮河朔，翻属卧漳滨，礼酒盈三献，宾筵盛八珍，岁稔鸣铜雀，兵戢坐金人，云来朝起盖，日落晚催轮，异国犹兄弟，相知无旧新。

北齐裴讷之邺馆公宴诗曰：晋楚敦，盟好，乔礼〔注〕文苑英华作侨礼。同心赏，礼成樽俎陈，乐和金石响，朝云驾马进，晓日乘龙上，双阙表皇居，三台映仙掌，当阶篔簹密，约岸荷蕖长，束带尽欣娱，谁言鹜归两。

周庾信将命至邺诗曰：大国脩聘礼，亲邻自此敦，张旃事原隰，负宸报成言，西过犯风露，北指度轘辕，交欢值公子，展礼觐王孙，何以誉嘉树，徒欣赋采蘋，四牢盈折俎，三献满罍樽，人臣无境外，何由欣此言，风俗既险阻，山河不复论，无因旅南馆，空欲祭西门，眷然惟此别，夙期幸共存。

又酬祖正员诗曰：我皇临九有，声教洎无隄，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承乏驱骐马，旌旃事鼓鞞，古碑文字尽，荒城年代迷，被陇文瓜熟，交媿香穗低，投琼实有意，报李更无蹊。

隋卢思道赠司马幼之南聘诗曰：故交忽千里，輶车莅远盟，幽人重离别，握手送行行，晚霞浮极浦，落景照长亭，拂雾扬龙节，乘风溯鸟旌，楚山百重映，吴江万仞清，夏云楼阁起，秋涛帷盖生，陆侯持宝剑，终子系长纒，前脩亦何远，君其勛令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诗曰：会玉二嶠至，瑞节三秦归，林蝉疏欲尽，江雁断还飞，墙垣崇客馆，旌盖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笏纒衣。

【论】梁元帝郑众论曰：汉世衔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

人而已，子卿手持汉节，卧伏冰霜，仲师固无下拜，隔绝水火，况复风生稽落，日隐龙堆，翰海飞沙，皋兰走雪，岂不酸鼻痛心，忆雒阳之宫陛，屑泣横悲，想长安之城阙，直以为臣之道，义不为生，事君之节，生为义尽，岂望拔幽泉，出重仞，经长乐，抵未央，及还望塞亭，来依候火，傍观上郡，侧眺云中，虽在己之原自隆，而於时之报未尽。

【书】後汉孔融与韦林甫书曰：使君足下，怀远垂勋，西戎即叙，前别意恨，甚多不悉，辛从事至，承获所讯，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结驷，径至旧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顺风化，万里雍穆，如乐之和，虽为国家威灵感应，亦实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远，当勉功业，以丰此庆耳，闻僻疾动，不得复与足下，岸帻广坐，举杯相於，[注]冯校本作挖。以为邑邑，前日元[注]原讹光，据冯校本改。将来，雅度弘毅，伟[注]魏志十荀彧传注，伟下有世字，此脱。之器也，昨仲将复来，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遣书通心。

梁任孝恭为李庆州孟坚使与覃无名书曰：昔陆贾皇华，定交知於南越，长卿披绣，通夷险於夜郎，故传美於往书，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岭表豪门，籍誉既深，承芳已旧，但道旷风云，论平生而是即，江山间阻，衔杯酌以何因，空想神魂，徒劳梦寐，仆世稟威仪，门勒钟鼎，提戈海岳，推轂数千，逮我不才，无兼文武，鸿私弗替，应兹阃外，麾盖所临，寔宣慈造，足下刺举一隅，同奉家国，进止之宜，寔俟高筭。

梁刘孝仪北使还与永丰侯书曰：足践寒地，身犯朔风，暮宿客亭，晨灼谒舍。飘飘辛苦，迄届毡乡，杂种覃化，颇慕中国，兵传李绪之法，楼拟卫律所治，而毳幕难淹，酪浆易贻，王程有限，时及玉关，射鹿胡奴，乃共归国，刻龙汉节，还持入塞，马衔苜蓿，嘶立故墟，人获蒲萄，归种旧里，稚子出迎，善邻相劳，倦握蟹螯，亟覆虾碗，未改朱颜，略多自醉，用此终日，亦以自娱。

卷五十四·刑法部

[注] 刑法

刑法

《尔雅》曰：律，法也。

又，律法铨也，易坎卦，主法律，铨衡轻重也。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五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君矣。

又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

又曰：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仪，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僻，治僻则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杀

无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於左，秋杀於右，夏长於前，冬藏於後，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

又曰：尧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而安不安，[注]《太平御览》六百三十八二字无。乐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

《家语》曰：孔子初仕，为中都宰，中都，鲁邑。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市不二价，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皆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之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何但鲁国而已矣。

《韩子》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

又曰：圣人立法，赏足以劝善，威足以胜暴，备足以必完。

又曰：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一。

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乡左右曰：人尝有入者乎，对曰：无有，安于喟然叹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民莫之犯，何为不治，事具水部涧篇。

又曰：越王问於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矣，君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试焚宫室，於是遂焚宫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敌死之赏，胜火而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若比降北之罪，民之涂其体，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胜之势也。

《文子》曰：文子问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义，义生於众，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於人间，及己自正。

《申子》曰：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

《慎子》曰：尧为匹夫，不能邻家至，西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未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与法争，其乱甚於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於君，断於法，国之大道也。

又曰：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

《汉书》曰：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国萧何，摺摭秦法，取宜於时者作律。

又曰：杜周为廷尉，其治狱仿张汤，而善伺候，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修三尺法，以三尺简书法律也。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著为律，後主所是疏为今 [注]《太平御览》六三七作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

又曰：时上方向文学，张汤决大狱，欲傅古议，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使，[注]汉书五十九张汤传作史。平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扬主之明。

《东观汉记》曰：陈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明律令，为

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将归乡里，闭门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敕戒子孙，为人议法，当依轻，虽有百金之利，无与人重比，故世谓陈氏持法宽。

范曄《後汉书》曰：郑弘，建初初，为尚书令，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报丞尉，弘奏以为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至於关选，多无乐者，谓使郎补千户，[注]後汉书六十三郑弘传作石。令史为长，帝从其议，弘前後所陈，有补益王政者，著之南宫，以为故事。

《说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发为程，十程为寸。

杨雄剧秦美新论曰：金科玉条，科条谓所施也，律金玉，当珍之。

《盐铁论》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趋，奸伪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风俗通》曰：咎陶谟虞，始造律，萧何成九章，此关诸百王，不易之道也，时所制曰令，汉书著于甲令，夫吏者治也，当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书下如律令，言当承宪履绳动，不失律令也。

王隐《晋书》曰：荀勖与贾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各加禄赐。

【诗】周庾信正旦上司宪诗曰：诘旦启门栏，繁辞拥笔端，苍鹰下狱吏，獬豸饰刑官，司朝引玉节，盟载捧珠盘，孟门久失路，扶摇忽上抟，栖乌还得府，弃马复归栏，荣华名义重，虑薄报恩难，枚乘还起疾，贡禹遂弹冠，方乘莲叶剑，未用竹根丹，一知悬象法，谁思垂钓竿。

【赋】晋傅咸明意赋曰：侍御史傅咸，奉诏治狱，作赋用明意云，舍控款以弥载，令栖迟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无柔，彼背正以从邪，我没世而是尤，敷肾肠以为效兮，岂文饰之足脩，感恩输命，心口自灭，加我数年，竭力效节，春秋既不吾与，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桡，朽木兮难抽。

晋傅玄释法篇曰：释法任情，奸佞在下，多疑少决，譬执腐索，以御奔马，专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达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归之，洋洋圣化，九服仰之，春风畅物，秋霜肃杀，同则相济，异若胡越。

【赞】梁昭明太子尔雅制法则赞曰：惟斯法则，信如四时，严此刑政，刑轻罪疑，霜威已振，民不敢欺。

後汉李尤鞠城铭曰：员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列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况乎执机。

【令】魏陈王曹植黄初五年令曰：夫远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传曰：知人则哲，尧犹病诸，谚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自世间人，或受宠而背恩，或无故而叛，[注]本集叛上有入字。违顾左右，旷然无信，大嚼者咋断其舌，右手执斧，左手执钺[注]文馆词林六百九十五二字无。伤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况於人乎，唯无深瑕潜衅，隐过匿愆，乃可以为人，谚曰：穀千弩，不如养一驴，[注]文馆词林作驥。又曰：穀弩养虎，大无益也，乃知韩昭使藏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义化者，有可以恩惠驱者，不足以导之，则当以刑罚使之，刑罚复不足以率之，则明所以不畜，故唐尧至仁，不能容无益之子，汤武至圣，不能养无益之臣，九折臂知为良医，吾知所以待下矣，诸吏各敬尔在位，孤推一之平，功之宜赏，於疏必与，罪之宜戮，在亲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戏群司，其览之哉。

又黄初六年令曰：身轻於鸿毛，而谤重於泰山，赖蒙帝主天地之仁，违百寮之典议，赦三千之首戾，反我旧居，袭我初服，云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纳斯赐，富而不吝，宠至不骄者，则周公其人也，孤小人尔，深更以荣为戚，何者，将恐简易之尤，出於细微，脱尔之愆，一朝复露也，故欲修吾往业，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入地，将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马之年，此难能也，然固欲行众之难，诗曰：德輶如毛，鲜克举之，此之[注]自九六八页一一行禁止二字起，至此止，宋本缺，据明本补。谓。

【难】汉张敞议入穀赎罪，萧望之难曰：国兵在外，军以

夏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素无馀积，虽羌虏以破，来春必乏，穷僻之处，买无所得，县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原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赎罪，务益致穀，以豫备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与少府李疆议，以为民含阴阳之气，有仁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在於义利而已，导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亲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坏，公绰之名灭，政教一倾，虽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复，古者藏於民，不足则取，有馀则予，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议】後汉孔融肉刑议曰：古者敦厯，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治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俗坏乱，政挠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也，纣斲朝涉之胫，天下谓之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刑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止，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为非也，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臆，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罹刀锯，没世不齿，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魏傅幹肉刑议曰：盖礼乐所以导民，刑罚所以威之，是故君子忌礼，而小人畏刑，虽汤

武之隆，成康之盛，不专用礼乐，亦陈肉刑之法，而康哉之歌兴，清庙之颂作，由此推之，肉刑之法，不当除一也，经有墨劓剕割之制，至於凿颠抽胁，烹煮之刑。卫鞅所述为，非咎陶所造，吕侯所述，据经按传，肉刑不当除有五验，请言其理，荀卿论之备矣，太古质简，制事朴略，故耒耜未用於牛，而弧矢不加筋铁，智非闇也，不识事宜，以为圣人纯一之教，不如贤者支离之术，郑卫可以易咸池，激楚可以陵韶武耶，斯不足复难矣。

晋曹志议曰：严刑以杀，犯之者寡，刑轻易犯，蹈恶者多，臣谓玩常苟免，犯法乃众，黥劓鄣罪，而民甚耻，且创制墨劓，见者知禁，彰罪表恶，闻者多服，假使恶多，尚不至死，无妨产育，苟能杀以止杀，为恶纵寡，积而不已，将至无人，天无以神，君无以尊矣，故古人宁过不杀，是以为上，宁宽得众，不宁急积杀，若及于张听讼，刑以止刑，可不革旧，过此以往，肉刑是宜，假令汉文于张，承大乱之後，创基七十，国寡民稀，止禁刑书，鞭杖为治也。

晋程咸女適人不从坐 [注] 原讹出，据冯校本改。议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轻重之法，叔世多变，秦并重辟，汉因循之，大魏承袭，未革其弊，大逆之诛，不差已出之女者，诚欲绝恶类於一族，然法贵得中，刑慎过制，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適他族，还丧父母，降其服纪，所以明外成之节，异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党见诛。又随异姓之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男不衍祸於他族，女独婴罚於二门，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则为异姓之妻，如或产育，则为他族

之母，此为元恶之所轻忽，戮无辜之所重，於恩则伤孝子之心，而兴嫌怨之路，臣以为在室之女，宜从父族之诛，既醮之妇，使就夫家之罚，宜定齐科，以为永制。

【表】晋卢谌理刘司空表曰：臣闻经国之体，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务，在於固慎开塞，典刑不明，则人情历措，开塞乏慎，则逆节滋萌，窃见故司空广武侯琨，在东〔注〕疑当作惠，皇帝扰攘之际，值群臣鼎沸之难，戮力皇家，义诚弥厉，躬统华夷，亲受矢石，王弥授首於河南，吕朗面缚於荥阳，社稷克宁，銮舆反旆，奉迎之勋，琨效忠之一验也，琨授并州，属承其弊，到官之日，遗户无几，荆棘茂於街里，豺狼居於府舍，既无句〔注〕原讹白，据冯校本改。践甲〔注〕原讹里，据冯校本改。楯之卒。又无卫文共滕之民，当易危之势，处难济之中，鳩集伤夷，抚和戎狄，会遭京都失守，孝怀版荡，群逆纵逸，充斥王畿，咸以为并州之地，四塞为固，东阻井陘，西限蓝谷，前有太行之岭，後有句注之关，琨抗辞厉声，忠亮奋发，以为天子沉辱，而不陨身死节，言情则非所能安，言罪则不容於诛，遂乃鞠誓百姓，修缮甲兵，跋履山川，东征西讨，以丧气之众，当天下严敌，虬虱生於甲冑，燕雀巢於帷幕，虽不能摧殄聪勒，且得据其心腹，琨破家为国之二验也，琨乃稽民神之旨，通天下之意，唱上尊号，归重圣躬，令南北万里，若合符契，此又琨乃心本朝之三验也，比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祸心，唯恨不能效节於一方，上不得归诚於陛下，辞旨〔注〕原作上日二字，据冯校本改。慷慨，动於左右，听其言者，莫能仰视，昔子囊垂终，道言城郢，古人称之，以为忠贞，琨匪躬之操，义实茂之，此琨没不忘国之四验也，取乱侮亡，仲虺之遗言也，兼弱攻昧，随季之善经也，匹磾之狭谋，

踊跃一隅，无以自展，精卒劲骑，不得致力，以一人之身，妨一国之用，当今二贼未殄，方难尚殷，而使殊俗疆国，怀怨自相疑惧，非国家静难之远术也，伏惟陛下，以淑圣之姿，隆中兴之绪，方将平章典刑，以序万邦，而琨受害，悲哀冤痛已甚也，未闻朝廷有以甄论，昔壶关三老，讼卫太子之罪，谷永刘向，辩陈汤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寤主上之怀。

晋殷仲文罪衅解尚书表曰：臣闻洪波振壑，川无活[注]《文选》三十八作恬，麟，惊飏拂野，林无静柯，何者，势弱则受制於人，力微则无以自保，於理虽昧，可得而言，於臣寔非所敢论，桓玄之世，诚复驱迫者众，於微臣罪实深矣，进不能见危授命，亡身殉国，退不能辞粟首阳，拂衣高谢，遂乃宴安昏宠，叨昧伪封，锡文篡事，曾莫独固，名义以之俱沦，情节自兹兼桡，宜其极法，以判忠邪，镇军臣裕，匡复社稷，大弘善贷，紓一戮於微命，由[注]《文选》作申。三驱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领，後[注]《文选》作复。引之以縶维，于时皇舆否隔，天人未泰，用忘进退。唯力是视，是以黽勉从事，自同全人，今宸极反政，惟新告始，宪章既明，品物思旧，臣亦胡颜之厚，何以显居荣次，乞解斯职，待罪私门，违谢阙庭，乃心愧恋。

宋傅亮为刘毅军败自解表曰：遂令犬羊内侮，兵缠紫极，圣朝肝胆，社稷几殆，稽之典刑，罪不容宥，赖天祚有底，冢宰灵武，长蛇翦毒，丑类宵遯，今畿甸告宁，四封有截，臣元衅大责，既积朝野，桑榆之效。又无与立，而圣恩含宥，弛其徽墨，偏私之讥，既彰民听，况可重荷岳牧之任，复当推轂之重，宋赵伯符以息旧犯罪乞解侍中让军表曰：臣识惭羊媪，虑

阙日碑，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吊，心情丧恹，无宜复管司喉唇，作统连率。

齐孔稚珪上新定法律表曰：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政，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故定国释之，声著汉台，元常文慧，绩应魏阁，则皋陶之谟，指掌可致，杜郑之业，郁焉何远，然後奸人无所逃其刑，恶吏无所穷其诈，如身手之相驱，弦括之相接矣。

梁任昉为梁公请刊改律令表曰：臣闻淳源既远，天讨是因，画衣象服，以致刑厝，草纓艾鞶，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运距浇季，汤刑禹政，不足禁奸，九法三章，无以息讼，所以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凝脂已疏，秋荼非苦，奸吏为市，生杀并用，可为恸哭，岂徒一绪，夫肖貌天地，稟灵川岳，受体爱敬，发肤为重，流矢影风，顾有忧色，而当妄加刳断，金木为伍，且夫刻木不对，画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动貽非命，王道为亏，良在於此，法开二门，为政之蠹，生杀多绪，谁其適政。

【书奏】汉杜钦奏记於王凤曰：切见令曰：吏二千石告，过长安，谒，不分别千[注]《太平御览》六百三十四作予，赐，今有司以为予告得归，告不，[注]御览作赐告不得归，此有脱文。赐告诏恩也，今告则得，诏恩不得，失轻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已亡者著令，[注]汉书七十九冯野王传作不得去郡无著令，此已者二字疑衍。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

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都，将以制刑，为後法者，则冯野王之罪，在未制，赏罚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郡国二千石病，赐告不得归家，自此始也。

汉贡禹上书曰：孝文皇帝时，贵廉絜，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禁固不得为吏，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自见功大，遂从嗜欲，乃行一时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穀者补吏，是以官乱民贫，盗贼并起，故俗皆曰：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官荣，使黥劓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俗之坏败，乃至於此，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

汉 [注] 按当作後汉。张俊上书曰：臣辜恩负义，自陷重刑，情断意讫，无所复望，廷尉鞠遣，欧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飞扬，形容已枯，陛下圣泽，以臣尝在近密，识其状貌，伤其眼目，留心曲虑，特加偏覆，丧车复还，白骨更肉，披棺发槨，起见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陛下德过天地，恩重父母，诚非臣俊破碎骸骨，举宗肉烂，所报万一。

魏鍾繇上书曰：大魏受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固天所纵，坟典之业，一以贯之，是以继世仍发明诏，思复古刑，为一代法，连有军事，遂未施行，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入死之无辜，使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书云，皇帝清问下民，有辞于苗，此言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於下

民之有辞者也，若今弊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杀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刑，岁生三千人，子贡问，能济民可谓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又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试行之，斯民永济。

晋刘颂上书曰：古者刑以止刑，及今民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诸犯重亡者髡，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注〕原讹如，据冯校本改。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因曰：不可杀，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民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以来，奸恶爱暴，渐以滋蔓，日积不已，弊将所归，识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禁，圣主制肉刑，还有深理，其事所〔注〕《太平御览》六百四十八作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民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之，无所用复亡，盗者截其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不流离於涂路，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以刑残，不为虐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晋杜豫奏事曰：古之刑书，铭之鼎钟，铸之金石，斯所以远塞异端，绝异理也，法出一门，然

後人知恒禁，吏无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晋刘颂刑狱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辟之卒也，大臣释滞，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不得以出意妄议，其余皆以律令从事，然後法信於下，民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理，人主执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其局则法一矣，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咸弃典常之妙鉴，而任微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孰弊，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议事以制，臣切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远，至如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後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

晋郭璞奏曰：臣闻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杀以去杀，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轻其死，死由於法轻，生存乎法重，此亡防之成標也，然则刑无轻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为难，思在断之为难，是以子皇行戮，刖者忘痛，释之典刑，民无怨色，何者，积之於诚也，按癸酉诏书之旨，专为边成，[注]疑当作戍。实之裔土，济当时一切之用，非为经远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时，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矣，欲役无赖子弟，驱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维之地，将以扞固牧圉，未见其利也，且滨接鲸猾，密迩奸藪，退未绝其丘窟之顾，进无以塞其逋逃之门，五流三居，诚古之犯刑，论之於今，事实难行，且律令以

跨三代，历载所遵，未易轻改者也，是以刑法不专，则名幸者兴，政令骤变，则人志无系，子产患其如此，故矫先正议事之制，而立刑书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群惑者也。

【启】梁简文帝启囚徒配役事启曰：伏以明慎三典，宽简八刑，宸鉴每以垂心，国诰是焉攸切，臣比时奉敕旨，权视京师杂事，切见南北郊等处，并启请四五岁以下轻囚，助充使役，优令听狱官详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而生，将恐玉科重轻，全关墨绶，金书去取，更由丹笔，愚谓宜详五条，制以为永准。

又谢邵陵王禁锢启曰：臣纶习近宵人，不能改过，屡犯明宪，三入刑科，昔缪彤掩扉，曹议著论，布衣兄弟，且相诫勸，以臣居长，终惭劝励，仰负慈严，心颜战誓。

梁任昉为王金紫谢齐武帝未 [注] 全梁文四十二作示。皇太子律序启曰：臣闻化澄上业，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愆刑，自礼失宗周，俗反炎汉，张冯导其迹，贾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约，故以义该往哲，尽美前王，而年世浸远，篇牋讹误，朽编落简，见诬前淑，侮文擅议，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鸿毛之殒，伤足居忧，忘贻发肤之痛，岂所以临河永叹，合育最灵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泽深禹汤，温舒之策，优游虚授，卫展之议，宁失弗经，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网。

陈徐陵谢儿报坐事付治中启曰：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儿报不能谨絜，敢触严纲，右趾铁系，

事允法科，左校论输，实由恩宥，老臣过庭之训，多谢古贤，折笄之杖，有愧前达。

晋叔向与郑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事心，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注]原讹泾，据冯校本改。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彊，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於是乎可任[注]原讹住，据冯校本改。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於上，并有争心，以惩於书，而徼倖以成之，不可为矣，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静民，不亦难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於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兹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序】晋杜豫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二者相须为用。

晋张斐律序曰：律令者，政事之经，万机之纬。

又曰：郑铸刑书，晋作执秩，赵制国律，楚造仆区，并述法律之名，申韩之徒，各自立制。

【论】魏丁仪刑《礼论》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天之为岁也，先春而後秋，君之为治也，先礼而後刑，春以生长为德，秋以杀戮为功，礼以教训为美，刑以威严为用，故先生而

後杀，天之为岁，先教而後罚，君之为治也，天不以久远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礼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质朴，质朴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结绳以治，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转奸诈，刑弥滋繁，礼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礼亦宜略，今所论辨，虽出传记之前，天[注]疑当作夫，流东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倾，自然之势也，後世礼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曰[注]原作由，据冯校本改。礼禁未然之前，谓难明之礼，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礼嫂叔不亲之属也，非太古之礼也，所云礼者，岂此也哉，古者民少而兽多，未有所争，民无患则无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祸多，强暴弱，於是有贤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无，推逸取劳，以身先之，民获其利，归而乐之，乐之得为君焉，夫刑之记君也，[注]句有讹文。精其[注]原作具，据冯校本改。筋力，民畏其强而不敢校，得为君也，恐上古未具刑罪之品，设逋亡之法，惧彼为我，而以勇力侵暴，於已能与则校，不能归奉之，明矣，且上古之时贼耳，非所谓君也，上古虽质，宜所以为君，会当先别男女，定夫妇，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礼也，夫妇定而後禁淫焉，货物正而後止窃，此後刑也。

魏曹羲肉刑论曰：夫言肉刑之济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则曰像天地，为之惟明，察其用，则曰死刑重而生刑轻，其所驰骋，极於此矣，治则刑重，乱则刑轻。

又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达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杀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伤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类也，如其可改，此则无取於肉刑也，

且伤人杀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则淫，敦之则一，激之也者，动其利路，敦之也者，笃其质朴，故在上者议兹本要，不营奇思，行之以简，守之以静，大则其隆足以侔天地，中则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则刑罚可以无残虐，民静理则其化，为恶之尤者，众之所弃，众之所弃，则无改之验著矣，夫死之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虽云愆慢之由兴，有使之然，谓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析骸。又何辜耶，犹称以满堂而饮，有向隅哀泣，则一堂为之不乐，在上者洗濯其心，静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惧乎奸之不胜，乃欲断截防转而入死乎。

晋杨又刑《礼论》曰：览众所抵，精思构微，迭为先後，文若荣繁，翩然相反，岂彼系未存厥中，尝试稽之天地，考之人事，旁贯品物，综覈彝伦，而刑礼之旨，可略言也，盖刑礼之本，经纬阴阳，拟则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兴国济治也，或者取证於春秋，有意乎寻本以综末，然犹未离於先後，亦速难之始也，夫阴阳异制，化物则钧，万物本一，变而殊形，故王者去彼而適此，于此〔注〕二字据冯校本补。为生，而於彼为死，夫死者去此而適彼，於此为死，而於彼为生矣，礼生於让，刑生於争，让者割己以与人，是刑加於己，而礼加於人也，争者夺人以崇己，是刑施於人，而礼施於己也，由此言之，让非纯礼，争非纯刑也，庆赏以劝善，而为恶者惩，如有所惩，刑亦存矣，刑罚以惩恶，而为善者劝，如有所劝，礼亦存矣，故亡刑则礼不独施，大道废焉，则刑礼俱错，大道行焉，则刑礼俱兴，不合而成，未之有也，〔注〕自九七三页一行别见者三字以下至此止，宋本缺，据明本补。

卷五十五·杂文部一

[注] 经典 谈讲 读书 史传 集序

经典

《释名》曰：经，径也，如五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又曰：三坟，坟，分也，论三材，分天地人之始分也，其体有三也，五典，典，镇也，制教法，所以镇定上下，差等有五也，八索，玉法，[注]《释名》六作著素王之法，此有脱讹。若孔子者，圣而不至，[注]《释名》作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丘[注]《释名》丘下有区也二字。区别九州土气教化所宜者也，此皆三玉，[注]《释名》作王。以前，上至羲皇时书也，唯尧典存。

《礼》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

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春秋说题 [注] 题字原脱，据冯校本补。辞》曰：六经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开辟，皆有教也。

《尚书璇玑铃》曰：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如天行也。

《博物志》曰：圣人制作曰经。

杨雄《法言》曰：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传，曰品藻。

又曰：书不经，非书也。

刘向《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

《汉书》曰：昔宓戏仰观象於天，俯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土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又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又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

又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

《广雅》曰：昔在周公，制礼以导天下，尔雅以释其意义。

郑玄别传曰：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春秋说题辞》[注]辞字原脱，据冯校本补。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明天下情，帝王之功，尚，上也，上帝之书。

又曰：礼，体也，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

又曰：诗天人之精，皇后之度，故诗为言志。

【诗】晋傅咸孝经诗曰：立身行道，始於事亲，上下无怨，不敢恶人，孝无终始，不离其身，三者备矣，以临其民，其一。以孝事君，不离令名，进思尽忠，不议则争，匡救其恶，灾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其二。

又论语诗曰：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鱼，可谓大

臣，见危授命，能致其身，其一。克己复礼，学优则仕，富贵在天，为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其二。

又毛诗诗曰：无 [注] 自九八三页四行释名曰三字起，至此止，宋本缺，据明本补。将六 [注] 《初学记》二十一作大。车，惟尘冥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显允君子，大犹是经，其一。聿脩厥德，令终有淑，勉尔遐思，我言惟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靦面目，其二。

又周易诗曰：卑以自牧，谦尊而光，进德脩业，既有典常，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长，其一。

又周官诗曰：惟王建国，设官分职，进贤兴功，取诸易直，除其不蠲，无敢反侧，以德诏爵，允臻其极，其一。辨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修乃职，以听王命，其二。

梁武帝撰孔子正言竟述怀诗曰：志学耻传习，弱冠阙师友，爱悦夫子道，正言思善诱，删次起实沉，杀青在建酉，孤陋乏多闻，独学少击叩，仲冬寒气严，霜风折细柳，白水凝涧溪，黄落散堆阜，康哉信股肱，惟圣归元首，独叹予一人，端然无四友。

梁昭明太子咏书秩诗曰：擢影兔园池，抽茎淇水侧，幸杂网囊用，聊因班女织。

【赋】後汉杜笃书才扈赋曰：惟书才扈而丽容，象君子之

淑德，载方矩而履规，加文藻之脩饰，能屈伸以和礼，体清静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桡，时倾斜而反侧，抱六艺而卷舒，敷五经之典式。

【赞】晋王凝之妻谢氏论语赞曰：卫灵问阵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庶则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归宗，粗者乖本，妙极令终，嗟我怀矣，兴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未见蹈仁而死者矣。

【铭】後汉李尤经桡铭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进新习故，不舍於口，子在川上，逝者如斯，及年广学，无问不知。

宋谢灵运书帙铭曰：怀幽卷蹟，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不失，亮惟勤玩，无或暇逸。

【表】梁沈约上宋书表曰：若不观风唐世，无以见帝妣之美，自非睹乱秦馀，何用知汉祖之业，是以掌言未记，爰动天情，曲诏史官，追述大典，若夫英主启基，名臣建绩，极[注]《初学记》二十一作拯。世夷难之功，配天光宅之运，亦足以勒铭锤鼎，昭被方策，臣远愧南董，近谢迂固，以闾阎小才，述一代盛典。

【启】齐谢朓随王赐左传启曰：思劝挟策，慈勸下帷，朓未窥山笥，早懵河籍，业谢专门，说非章句，庶得既因[注]《初学记》二十一作困。而学，括羽莹其蒙心，家藏赐书，金遗其贻厥。

梁刘孝绰谢为东宫奉经启曰：皇太子四术夙知，三善非学，犹复旁求儒雅，应物稽疑，业光夏校，德茂周序，诸侯宋鲁，於焉观则，参陪盛礼，莫匪国华，臣虽职典经图，而同官不一，推择而举，尚多髦俊，宠光曲被，独在选中，他日朝闻，犹甘夕死，况兹恩重，弥见生轻。

【书】後汉孔融答虞仲翔书曰：示所著易传，自商瞿以来，舛错多矣，去圣弥远，众说骋辞，曩闻延陵之理乐，今睹吾君之治易，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本[注]吴志十二虞翻传作原其，此有脱文。祸福，与神会契，可谓探赜穷道者已，方世清，圣上求贤者，梁丘以卦筮宁世，刘向以洪范昭名，想当来翔，追踪前烈，相见乃尽，不复多陈。

谈讲

《论语》曰：德之不脩，学之不讲，是吾忧也。

《韩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何，得以富，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何，得以贵，今脩文学，习谈论，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战国策》曰：苏秦说李兑，抵掌而谈，兑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史记》曰：齐宣王时，稷下复盛。

《汉书》曰：董仲舒下帷，讲论读诵，弟子以文[注]汉书五十六，董仲舒传作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

又夏侯胜每讲，常谓弟子曰：士病不明经，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尔，学不明，不如归耕。

又曰：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

《东观汉记》曰：朱祐，字仲先，初上学长安时，过朱

祜，祜常留上讲，竟乃谈语，及车驾幸祜家，上谓祜曰：主人得无去我讲乎。

汉书 [注] 按本条见後汉书一百郑太传，此脱後字。曰：郑太说董卓云，孔公谓 [注] 後汉书作绪。能清谈高论，嘘拓 [注] 後汉书作枯。吹笙，[注] 後汉书作生。

《典略》曰：汉樊准为郎中令，乃上疏曰：方今学者约少，远方又甚，博士倚席不讲，大学多治产业。

谢承《後汉书》曰：戴冯，字次仲，拜郎中，正旦朝贺，帝令群臣说经义，有不通者，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冯重五十席，京师议曰：解经不穷戴侍中。

《管辂别传》曰：冀州刺史裴徽，召文学从事，一相见，清谈终日，不觉罢倦，再相见，转为钜鹿从事，三相见，转为治中，四相见，转为别驾，至前十日，举为秀才。

魏文帝 [注] 按本条本书六十三，《太平御览》六百十五作魏书，此脱书名。集诸儒於肃城 [注] 御览作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张载别传曰：张载文章殊妙，尝为濠汜池赋，傅玄见之，叹息称妙，以车迎载，言谈终日。

殷氏《世传》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诸儒讲论，胜者赐席，亮重至八九。

《竹林七贤论》曰：王济尝解褌洛水，明日，或问王济曰：昨日又有何论议，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逸人叙前言往行，衮衮可听，安丰侯道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为高文，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更远，搜求其帐中，果得论衡。

《郭子》曰：范汪，[注]原讹注，据冯校本改。字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长史王仲祖也。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

《语林》曰：刘真长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公云，时有入心处，便咫尺玄门。

又曰：刘真长谓许玄度曰：卿为不去，我将成轻薄京尹，世说曰：宋处宗甚有思理，尝买得一长鸣鸡，笼盛着，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宗因此功大进。

又曰：何晏为吏部尚书，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晏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坐人便以为屈，於是弼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又曰：孝武时，将讲孝经，谢太傅与诸人私逆讲习，车武子谓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当见明镜於古照，泛清流於惠风，[注]按世说言语篇作何尝见明镜疲於屡照，清流惮於惠

风，此有脱讹。

《晋书》曰：郭象如悬河，惟新既新尔史既辩尔疑 [注] 按惟新以下十字，系自下窜入，应删。

范曄《後汉书》曰：杨震，字伯起，宾客於朝，不答州郡礼命，有鹳雀衔三鱸鱼，集讲堂前，都讲曰：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三台，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尉。

【诗】晋潘岳於贾谧坐讲汉书诗曰：治道在儒，弘儒由人，显允鲁侯，文质彬彬，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旧史惟新，惟新尔史，既辨尔疑，延我寮友，讲此微辞。

梁任昉历吏民讲学诗曰：暮烛迫西榆，将落诚南亩，曰余本疏惰，颓暮积榆柳，践境渴师臣，临政饥益友，盱食原横经，终朝思拥帚，虽欣辨兰艾，何用辟蒿莠。

【碑】梁元帝皇太子讲学碑曰：皇太子洵雷种德，重离作两，业观孟侯，道高上嗣，宫坛累仞，高山仰止，承华之闕，更似通德之门，博望之园，反类华阴之市，家丞庶子，并入四科，洗马後车，俱通六学，转金路而下壁雍，碎王裕 [注] 《初学记》二十一作容。而经槐市，详其悬镜高堂，衢樽待酌，瞻後思前，博文约礼，将使东极长男之宫，不独铭於银榜，南皮太子之序，岂徒擅於金碑。

隋江总皇太子太学讲碑曰：我大陈之御天下，若水涣其长澜，瑶星踵其永历，重华诞宥，兴於大鹿之野，敬仲继业，盛

矣鸣凤之占，兼以鸿才海富，逸思泉泻，含毫落纸，动八闋之歌谣，只句片言，谐五声之节奏，云飞风起，追压汉帝之辞，高观华池，远跨魏皇之什，爰复建藏书之册，开献书之路，帷帐丛残，家壁遗逸，紫台秘典，绿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简，外史所掌，广内所司，靡不饰以铅槧，彫以缃素，此文教之修也。

【表】梁简文帝请右将军朱异奉述制旨易义表曰：臣闻仰观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图洛书，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极，犹彼黄钟，总六律之殊气，疑关永辟，逾弘农之洞启，辞河既吐，迈龙门之已凿，臣以庸蔽，窃尚名理，钻仰几深，伏惟舞蹈，冒欲请侍中右卫将臣异，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义，弘阐圣作，垂裕蒙求，谨以表闻，伏原垂允。

又请尚书左丞贺琛奉述制旨毛诗义表曰：臣闻乐由阳来，性情之本，诗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伦敦序，故东鲁梦周，穷兹删采，西河邵魏，著彼缙述，叶星辰而建诗，观斗仪而命礼，以为陈徐雅颂，膏肓匪一，燕韩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郑君，徒逢笈释，南郡太守，空为异序，庶令中和永播，硕学知宗，大胥负师，国子咸绍，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识之风，道行比屋。

陈周弘正请梁武帝释乾坤二系义表曰：自非含徽体极，尽化穷神，岂能通志成务，探赜致远，而宣尼比之桎梏，绝韦编於沚宇，轩辕之所听莹，遗玄珠於赤水，至若爻画之包於六经，文辞之穷於两系，名儒剧谈以历载，鸿生指掌以终年，自制旨降谈彖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涣曾冰於幽谷。

【启】梁简文帝谢敕赉中庸讲疏启曰：若睹玄圭，如观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庆云五色，垂采氤氲，天经地义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实立教之关键，德行之指归，自非千年有圣，得奉皇门，无以识九经之伦，稟二门之致，窃以周发上圣，问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极，访六舞於苾弘，未有悬镜独晓，仰均神鉴，方知始画八卦，风羲有惭，正名百物，轩轅为陋。

梁王僧孺谢齐竟陵王使撰众书启曰：伏惟殿下，铜爵始成，早摘从后之句，柏梁初构，首属骖驾之辞，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献斯陈，良未足采，徒以原托後车，以望西园之客，摄齐下坐，有糒南皮之游，谬服同於鲁儒，窃吹等乎齐乐。

【书】後汉孔臧与子琳书曰：告琳，须〔注〕连丛子作顷。来闻汝诸友生讲肆〔注〕原讹肆，据冯校本改。书传，孜孜昼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进道，唯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涧至柔，石为之穿，蝮虫至弱，木为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岂非渐之致乎。

读书

《墨子》曰：周公朝读百篇，夕见七十士。

《庄子》曰：臧与穀，相与牧羊，俱亡其羊，问臧奚事，挟策读书，问穀奚事，博塞以游。

《尚书大传》曰：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之，何为於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之错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

《史记》曰：孔子晚喜易，读之韦编三绝。

《汉书》曰：刘向精专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又，班游以选受诏，进读群书。

《东观汉记》曰：章帝诏黄香，令诣阁东观，读所未尝见书，谓诸生曰：此日下无双，江夏黄童也。

又曰：曹褒寝则怀铅笔，行则诵诗书。

又曰：高凤读书，夜不绝声，妻之田曝麦，以竿授风，令护鸡，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觉流麦。

谢承《後汉书》曰：王充，字仲任，家贫无书，至京师市读书，一见辄诵忆。

又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

《汉书》曰：匡衡凿壁，引邻家火光，孔中读书。

孙卿，有子恶卧，而焮其掌。

《西京记》曰：鲁国陈正，字叔方，为太官令，进御食，发贯炙，光武欲斩正，正曰：臣当死者三，臣朗月书章奏，侧光读书，不见发，三也。

《物理论》曰：里语，白能丝，可读诗。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学，避难采薪负贩，常挟经书，投闲习诵，人从学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读百遍，而义自见。

又曰：贾逵，字梁道，好春秋，及为牧守，常自课之，月一遍。

《吴志》曰：阚泽，字德润，好学居贫，常从人赁书写，写既毕，诵亦遍。

《上党记》曰：太行山箐有射熊，於岩间见诸生读书，往觅不知处，传以为仙人。

《晋书》曰：王欢，字君厚，专精读书，不营产业，家无升斗，妻患，或毁其书。後为通儒。

《宋书》曰：车胤，字武子，少勤学，家贫无灯，夏月乃聚萤照读，冬曾聚雪，仕至司徒。

《晋书》曰：刘寔，字子真，平原人，家贫好学，织牛衣以卖而自给，仕至侍中。迁司徒。

《汉书》曰：朱买臣，字翁子，会稽人，少家贫，勤学不事产业，位至本郡太守。

《後汉书》曰：孙敬，字文质，好学，闭户读书，不堪其睡，乃以绳悬之屋梁，人曰闭户先生。

又曰：倪宽与人佣力，带经书耕鋤，仕至丞相。

【诗】宋陶潜读山海经诗曰：既耕亦已种，且还读我书，汎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宋谢惠连读书诗曰：贲园奚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一篲，崇积始微尘，虞轩虽眇莽，颜隰亦何人。

齐王融抄众书应司徒教诗曰：说礼固多才，悖诗信为善，岩笥发仙华，金滕开碧篆。

【赋】晋束皙读书赋曰：耽道先生，澹泊闲居，藻练精

神，呼吸清虚，抗志云表，戢形陋庐，垂帷帐以隐几，被纨素而读书，抑扬嘈嘖，或疾或徐，优游蕴藉，亦卷亦舒，颂卷耳则忠臣喜，咏蓼莪则孝子悲，称硕鼠则贪民去，唱白驹而贤士归，是故重华咏诗以终已，仲尼读易於身中，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倪宽口诵而芸耨，买臣行吟而负薪，贤圣其犹孳孳，况中才与小人。

【赞】庾信高凤读书不知流麦赞曰：高凤好学，专心不回，留连经笥，对玩书台，石门云度，铜梁雨来，麦流虽远，书卷犹开。

【铭】後汉李尤读书枕铭曰：听政理事，怠则览书，倾倚偃息，随体兴居，寤心起意，由愈宴娱。

【书】後汉冯衍说邓禹书曰：衍闻昔者先王学大道以观於政，夫为君而不明於道，上无所承天，下无以化民，为臣而不明於道，进无以事君，退无以修身，圣朝天然之资，将军纯茂之德，诚少游神乎经书之林，驰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圣朝享尧舜之荣，将军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後汉孔融与宗从弟书曰：知晚节豫学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义，岂唯仁弟，实专承之，凡我宗族，犹或赖焉。

史传

《释名》曰：传，传也，以传示後人。

《博物志》曰：贤者著行曰传。

《汉书》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诗】魏阮瑀诗曰：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忠臣不达命，随驱就死亡，低头闚墉户，仰视日月光，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

又诗曰：燕丹养勇士，荆轲为上宾，图擢尽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宋陶潜咏荆轲诗曰：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久已没，千载有馀情。

陈周弘直赋得荆轲诗曰：荆卿欲报燕，衔恩弃百年，市中倾别酒，水上击离弦，匕首光陵日，长虹气烛天，留言与宋意，悲歌非自怜。

陈杨缙赋得荆轲诗曰：函关使不通，燕将重深功，长虹贯白日，易水急寒风，壮发危冠下，匕首地图中，琴声不可识，遗恨没秦宫。

晋袁宏诗曰：周昌梗 臣，辞达不为讷，汲黯社稷器，栋梁表天骨，陆贾厌解纷，时与酒榼机，婉转将相门，一言和平勃，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

又诗曰：无名困蝼蚁，有名世所疑，中庸难为体，狂狷不及时，杨恠非忌贵，知及有馀辞，躬耕南山下，芜秽不遑治，赵瑟奏哀音，秦声歌新诗，吐音非凡唱，负此欲何之。

陈阮卓赋咏得鲁连诗曰：鲁连有高趣，意气本相求，笑罢秦军却，书成燕将愁，聊弃南金赏，方从沧海游，寄言人世客，非君能见留。

晋左思咏史诗曰：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吾希段干木，偃息蕃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又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躐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弭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又咏史诗曰：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

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屯遭，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晋张协咏史诗曰：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朱轩曜金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

宋孝武咏史诗曰：聂政凭骁气，荆轲擅美风，孤刃骇韩庭，独步震秦宫，怀音岂若始，捐躯在命终，雄姿列往志，流声固无穷。

宋鲍昭咏史诗曰：五都矜财雄，三川养声利，百金不市死，明经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飞甍各鳞次，仕子飘华缨，游客竦轻轡，明星辰未晞，轩盖已云至，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寒暑在一时，繁华及春媚，君平独寂漠，身势两相弃。

陈张正见赋得韩信诗曰：淮阴总汉兵，燕齐擅远声，沉沙拥急水，拔帜上危城，野有千金报，朝称三杰名，所悲云梦泽，空伤狡兔情。

陈刘删赋得苏武诗曰：奉使穷沙漠，投泪上河梁，食雪山山近，思归海路长，系书秋待雁，握节暮看羊，因思李都尉，还汉不相忘。

陈祖孙登赋得司马相如诗曰：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寻，当垆应酤酒，诤意且弹琴，上林能作赋，长门得赐金，唯当有汉主，知怀封禅心。

隋王由礼赋得马援诗曰：二帝已驰声，五溪还总兵，受诏金鞍动，论功铜马成，唯称聚米势，无惭薏苡情，虽谢云台影，犹传千载名。

【志】後汉班固述五行志曰：河图命宓，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追叙，世代是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各徵是举。

又艺文志述曰：伏羲画卦，书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学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纷乱，诸子相腾，秦人是灭，汉循其缺，刘向司籍，九流区别。

【铭】宋颜延之家传铭曰：旷彼琅邪，实唯海宇，谁其来迁，时闻远祖，青州隐秀，爰始贞居，内辞鼎府，外秉邦闾，建节中平，分竹黄初，刑清齐石，[注]《初学记》二十一作右。政偃营区，葛峰明懿，平阳聪理，式荐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双风千里，华萼之茂，於昭不已。

【表】梁简文帝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曰：臣闻无怀有巢之前，书契未作，尊卢赫胥之氏，坟典不传，昭明太子，禀仁圣之姿，纵生知之量，孝敬兼极，温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东序，长备元良之德，蕴兹三善，弘此四聪，地尊虢嗣，外阳之术无徽，[注]昭明太子集首作徵。位比周储，缙山之驾不反，无以歛扬盛轨，宣记德音，请备之延阁，藏诸广内，丞彰茂实，式表洪徽。

【传】梁江淹自序传曰：淹字文通，济阳考成人，为建安吴兴令，地在东南峽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也，山中无事，专与道书为偶，及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常原卜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渌水，左倚郊甸，右带洒泽，青春受谢，则挾弋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不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云尔，淹之学尽此而已矣。

【论】宋范晔宦者论曰：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意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汉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珣左貂，给事殿省，中兴之初，宦者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官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王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改以金珣右貂，兼领卿署之位，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帷幄制令，不出房闈之间，不得不委刑人，寄之国命，其後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

梁沈约王僧达颜峻传论曰：世祖弱岁临蕃，游道未旷，披胸解带，义止宾僚，及运锤倾波，身危虑切，擢胆抽肝，犹患言未尽已也，至於凭玉负宸，威行万物，有欲必从，事无暂反，既而忧欢异日，甘苦变心，主挟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报，上赏已行，同舟之虑，下望愈结，嫌怨既萌，诛责自起，

竣之取衅於世，盖由此乎，为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损其私，立功而忘其报，虽求颠陷，不可得也。

集序

孔安国尚书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魏陈王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高々，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曰：夫椎轮为大路之始，大路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微增冰之凜，何哉，盖有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丽，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品，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梁简文帝临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戚里仰以为风，七行之奇，濯龙规以为则，若夫诤句陈之贵，出玉台之尊，凤仪闲润，神姿照朗，爱敬之道夙彰，柔媚之才必备，凤桐遐远，清管辽亮，湘川寂寞，泪筱葳蕤，北渚之句尚传，仙灵之典不泯，况复文同积玉，韵比风飞，谨求散逸，贻厥于後。

梁元帝职贡图序曰：窃闻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四夷八蛮，

七闽九貉，其所由来久矣，汉氏以来，南羌旅距，西域凭陵，创金城，开玉关，绝夜郎，讨日逐，睹犀申则建朱崖，闻蒲陶则通大宛，以德怀远，异乎是哉，皇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云望日，重译至焉，自塞以西，万八千里，路之峡者，尺有六寸，高山寻云，深谷绝景，雪无冬夏，与白云而共色，水无早晚，与素石而俱贞，逾空桑而历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灾风弱水，不革其心，身热头痛，不改其节，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细而弗有，龙文汗血之骥，却而不乘，尼丘乃圣，犹有图人之法，晋帝君临，寔闻乐贤之象，甘泉写阍氏之形，後宫玩单于之图，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溯荆门，瞻其容貌，诉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贡职图云尔。

梁任昉齐王俭集序曰：公之生也，诞授命世，体三才之茂，践得二之机，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为帝师，若乃金版玉匮之书，海上名山之旨，沉郁澹雅之思，离坚合异之谈，莫不总制清衷，递为心极，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虚明之绝境，不可穷者，其唯神用者乎，时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脱落风尘，见公弱龄，便望风推服，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是矣，时粲位亚台司，公始弱冠，年势不侔，公与之抗礼，因赠粲诗，要以岁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诚，时圣武定业，肇基王命，寤寐风云，寔资人杰，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图纬著王佐之符，俄迁长史，齐台既建，以公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时年二十八，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礼紊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纪，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公在物斯厚，居身

以约，玩好绝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无姬姜，门多长者，立言必雅，未尝显其所长，持论从容，未尝言人所短，弘奖风流，许与气类，造理常若可干，临事每不可夺，约己不以庶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异端，归之义正，昉行无异操，才无异能，得奉名节，迄将一纪，一言之誉，东陵侔於西山，一眄之荣，郑璞逾於周宝，士感知己，怀此何极，出入礼闈，朝夕旧馆，瞻栋宇而兴慕，抚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长，述作不倦，固以理穷言行，事该军国，岂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梁王僧孺临海伏府君集序曰：袁粲领袖一时，仪形物右，声逾裴乐，誉出王刘，士有怀道蕴义，望尘而趋者，或三年而未识，乍四旬而一见，与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经怪谍，绿笥丹筒，金版玉箱，锦文缙帙，并藏诸灵府，秘在瑶台，而君莫不遍探冥蹟，具阅局检，常以前贤往学，亟与圣违，贾马卢郑，非无纰越，荀郭何王，弥多踏谬，二义可辨，未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难，不逢五叔之问，其诗赋铭诔，所作尤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禀灵川岳，悬精辰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爱冥深，故以事显家庭，声著同族，年十八，见召为国子生，曳裾持卷，寔华庠璧，有均闭户，靡因馀灶，每摄齐函丈，左右属目，蓄以邻几之性，加以入神之资，闻一知二，师逸功倍，游魏阙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异山林，未尝捉刺权门，驱车戚里，遨游梁董，去来贾郭，时春秋犹少，人爵未崇，而清风嘉誉，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贵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縶马悬车，闭门高枕，聊为诡遇，识此行藏，及皇运聿兴，重氛载廓，君藏器待时，合犹符契，

陵扶摇而高骛，排闾阖而容与，故位随德显，任与事隆，重以姿仪端润，趋眇淹华，宝佩鸣风，丰貂映日，从容帷宸，绰有馀辉，自绸缪轩陛，十有馀载，温树靡答，露事不训，省中之言无漏，席下之迹不疑，故以主圣臣贤，应同廛玺，以石投水，如鳞纵壑，行称表缀，言成模楷，犹复忘彼丰愉，安兹素薄，衣同屡补，食等三杯，车服不事鲜明，室宇畏其彫矣，九德无遗，百行备举，至於专心六典，精蹟必深，汎游群籍，菁华无弃，搦札含毫，必弘靡丽，摛绮縠之思，郁风霞之情，质不伤文，丽而有体。

陈刘师知侍中沈府君序集曰：陈亢有云，趋庭学诗。又闻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言其善观民风，则与图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当世才焉，至如敦厚之词，足以吟咏情性，身之文也，贞固之节，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犹曰馀行，何则，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实乃孝笃天伦，义感殊类，有美於斯，郁为高士，则余与夫子，古所谓世亲者欤，亦所谓友益者欤，畴昔一面，謁来二纪，自总角而接清尘，蒙长者之嘉酬，屯险骤更，懽娱中阻，班超既反，盛宪犹存，春秋美景，朝游夕宴，酒酣得意，赋诗联章，顾余不肖，齿义悬绝，降德忘年，交情弥至，增荣广价，知己难忘，南浦之送未淹，北印之辞仍及，于时属有烽燧，方勤帷宸，遂使褐裘莫计，宝剑无追，痛此生刍，同兹宿草，九原方远，百身宁购，若乃帐悬秋月，一雁孤飞，落花春风，数漳争弄，伯牙之弦，寂寥长绝，山阳之管，惆怅徒闻，夫盛烈清徽，便传乎帝载，遗文馀论，被在乎民谣者，斯所以没而犹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还所著文章，名为後集。

陈徐陵玉台新咏序曰：陵云 日，由余之所未窥，千门万户，张衡之所曾赋，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作枝，珠帘以玳瑁为押，其中有丽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说诗明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兄弟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曲，无待石崇，箜篌杂句，非关曹植，传鼓瑟於杨家，得吹箫於秦女，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阉氏览而遥妒，陪游馱娑，骋纤腰於结风，张乐鸳鸯，奏新声於度曲，装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莲，横抽宝树，南都石黛，最发双娥，北地燕脂，偏开两靥，亦有岭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宝凤，授历轩辕，金星与婺女争华，麝月与姮娥竞爽，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裙，宜结陈王之珮，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加以天情开朗，逸思雕华，妙解文章，尤工诗赋，清文满篋，非唯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桃之树，九月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词，既而椒房婉转，柘馆阴岑，木鹤晨严，铜梁昼靖，优游少讬，寂寞多闲，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身轻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欢尽於百娇，争博齐姬，心赏穷於六著，无怡神於暇景，唯属意於新诗，但往世名篇，当今巧制，分封麟阁，散在鸿都，不籍连章，无由披览，於是燃脂暝写，弄墨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曾无参於雅颂，亦靡滥於风人，泾渭之间，若斯而已也，至如青牛帐里，馀曲未终，朱鸟窗前，新妆已竟，方当开兹缥帙，散此緇绳，永对玩於书帷，长循环於纤丰。

隋江总陶贞白先生集序曰：昔刘向通古今之学，马融见天

下之书，京房察风雨之占，裴 [注] 按下云公矩才免极诛，襄楷字公矩，是裴当作襄。楷晓阴阳之术，子政伤於简易，季长敝於骄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才免极诛，鲜有尽美之迹，罕闻克终之誉，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经术深长，郑门六艺，丹阳陶先生备斯矣，至如紫台青简，绿帙丹经，玉版秘文，瑶坛怪牒，靡不贯彼精微，殫其旨趣，盖非常之绝伎，命世之异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编录，门人补辑，若逢辽东之本，好事研搜，如诵河西之篋，奉敕校之铅墨，緘以缙緌，藏彼鸿都，副在延阁。

周庾信赵国公集序曰：窃闻平阳击石，山谷为之调，大禹吹筠，风云为之动，与夫含吐性灵，抑扬词气，曲变阳春，光回白日，岂得同年而语哉，柱国公发言为论，下笔成章，逸态横生，新情捲起，风雨争飞，鱼龙各变，方之珪璧，涂山之会万重，譬似云霞，赤城之岩千丈，文参历象，即入天官之书，韵涉丝桐，咸归总章之观，论其壮也，则鹏起半天，语其细也，则鷓巢蚊睫，岂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焰焰霄飞，南斗触蛟龙之气，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於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彫虫篆刻，其体三变，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颂，谐和律吕，若使言乖节目，则曲台不顾，声止操缦，则成均无取，遂得栋梁文囿，冠冕词林，大雅扶轮，小生承盖。

卷五十六·杂文部二

[注] 诗 赋

诗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春秋说题辞》曰：在事为诗，未发为谋。

《汉书》曰：诵其言谓之诗。

《文章流别论》曰：书云，诗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谓之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史记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

《左传》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有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作祈招以止王心，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论语》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

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穆天子传》曰：至于黄竹，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风雨雪，天子作诗我祖黄竹三章，以哀民。

《汉武帝集》曰：奉车子集 [注] 《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二作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为歌诗。

《列子》曰：尧微服游於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问曰：孰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

《汉书》曰：匡衡，字稚珪，好学，家贫，佣作以供资用，尤精诗，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匡说诗，解人颐。

又曰：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风化众庶，闻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童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大学下，转而上闻，宣

帝召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

又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赵书曰：徐光，字季武，顿丘人，年十四五，为将军王阳秣马，光但书马柳 [注]《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六作柳，此讹。屋柱为诗，不亲马事。

《世说》曰：夏侯湛作周诗成，以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又曰：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遥集云，泓峥箫瑟，实不可言，每读此，辄觉神超形越。

汉孝武皇帝元封三年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大司马曰：郡国士马羽林才，丞相曰：总领天下诚难治，大将军曰：和抚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太常曰：撞钟击鼓声中诗，宗正曰：宗室广大日益滋，卫尉曰：周卫交戟禁不时，光禄勋曰：总领从官柏梁台，廷尉曰：平理请讞决嫌疑，太仆曰：循饰舆马待驾来，大鸿胪曰：郡国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舆御物主治之，大司农曰：陈粟万硕杨以箕，执金吾曰：徼道宫下随讨治，左冯翊曰：三辅盗贼天下尤，右扶风曰：盗阻南山为民灾，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领其财，典属国曰：蛮夷朝贺常会

期，大匠曰：柱枅薄椳相枝持，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张置罟，郭舍人曰：鬻妃女唇甘如饴，东方朔曰：迫窘诘屈几穷哉。

宋孝武帝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九宫盛事予旒纒，宋孝武帝，三辅务根诚难亮，扬州刺史江夏王臣义恭，策拙粉乡惭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臣诞，折衡莫效兴民谤，领军将军臣元景，侍禁 储恩逾量 ，太子右率臣畅 ，臣谬叨宠九流旷，吏部尚书臣庄，喉唇废职方思让，侍中臣偃，明笔直绳天威谅，御史中丞臣颜师伯。

梁武帝清暑殿联句柏梁体，居中负宸寄纓绂，梁武帝。言惭辐凑政无术，新安太守任昉。至德无恨愧违弼，侍中徐勉。夔赞京河岂微物，丹阳丞刘汎。窃侍两宫惭枢密，黄门侍郎柳愷。清通简要臣岂汨，吏部郎中谢览。出入帷宸滥荣秩。侍中张卷。 复道龙楼歌榭实 ，太子中庶子王峻 。空班独坐惭羊质，御史中丞陆果，[注]按当作杲。嗣以书记臣敢匹，右军主簿陆倕。 谬参和鼎讲画一，司徒主簿刘洽 。鼎味参和臣多匱，司徒左西属江革。

梁元帝宴清言殿作柏梁体，玉衡七政转璇玑，梁元帝。升降端揆而才非，侍中尚书仆射臣袁。澄镜朱紫眇难追，吏部尚书臣穀。

後汉孔融离合诗，郡姓名诗曰：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行施张，吕公饥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固予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

羽仪未彰，龙蛇之蛰，俾也可忘，玳璇隐曜，美玉韬光，无名
[注]二字原脱，据冯校本补。无誉，放言深藏，按轡安行，
谁谓路长，鲁国孔融文举。

梁元帝离合诗曰：沆寥云物净，水木备春光，寔定方无
远，合浦不难航，[注]原讹抗，据冯校本改，宠。

梁萧巡离合诗，赠尚书令何敬容曰：枝能本无取，支叶复
单贫，柯条谬承日，木石岂知晨，狗马诚难尽，犬羊非赐驯，
效颦既不似，学步孰能真，寔由紊朝典，是曰蠹彝伦，俗化於
兹鄙，人涂自此分。

陈沈蚠离合诗，赠江藻曰：开门枕芳野，井上发红桃，林
中藤葛[注]原讹(++马)，据冯本改。秀，木末风云高，屋
室何寥廓，志士隐蓬蒿，故知人外赏，文酒易陶陶，朋友足谐
晤。又此盛诗骚，朗月同携手，良景共含毫，栾巴有妙术，言
是神仙曹，百年肆偃仰，一理讎相劳，闲居有乐。

晋潘岳离合诗曰：佃渔始化，人民穴处，意守醇朴，音应
律吕，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锡鸾未设，金石拂举，害咎蠲
消，吉德流普，谿谷可安，奚作栋宇，嫣然以熹，焉惧外侮，
熙神委命，已求多祐，叹彼季末，口出择语，谁能墨诚，言丧
厥所，垄亩之谚，龙潜岩阻，鲜义崇乱，少长失叙，思杨容姬
难堪。

宋何长瑜离合诗曰：宜然悦今会，且怨明晨别，肴蕨不能
甘，有难不可雪，网。

宋孝武离合诗曰：霏云起兮汎濫，雨霭昏而不消，意气悄以无乐，音尘寂而莫交，守边境以临敌，寸心厉於戎昭，阁盈图记，门满宾僚，仲秋始戒，中园初凋，池育秋莲，水灭寒漂，旨归涂以易感，日月逝而难要，分中心而谁寄，人怀念而必谣，悲客他方。

宋谢惠连离合诗曰：放棹遵遥涂，方与情人别，啸歌亦何言，肃尔凌霜节，谷。

又曰：夫人皆薄离，二友独怀古，思笃子衿诗，山川何足苦，念。又夜集作离合诗曰：四坐宴嘉宾，一客自远臻，九言何所戒，十善故宜遵，此。

宋谢灵运作离合诗曰：古人怨信次，十日眇未央，加我怀繾綣，口咏情亦伤，剧哉归游客，处子勿相忘。别。

宋贺道庆离合诗曰：促席宴闲夜，足欢不觉疲，咏歌无馀原，永言终在斯。信。

齐石道慧离合诗曰：好仇华良夜，子欢我亦欣，昊穹出明月，一坐感良晨。娱。

齐王融离合诗曰：冰容惭远鉴，水质谢明晖，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归。火。

又回文诗曰：枝大柳塞北，叶暗榆关东，垂条逐絮转，落蕊散花丛，池莲照晓月，幔锦拂朝风，晓吹纶杂羽，薄粉艳妆

红，离情隔远道，叹结深闺中。

又後园作回文诗曰：斜峰绕径曲，耸石带山连，花馥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梁简文帝和湘东王後园回文诗曰：枝云间石峰，脉水侵山岸，池清戏鹄聚，树秋飞叶散。

梁劭陵王萧纶回文诗曰：烛华临静夜，香气入重帷，曲度闻歌远，繁弦觉舞迟。

周庾信和回文诗曰：旱莲生竭镬，嫩菊养秋邻，满池留浴鸟，分桥上戏人。

梁定襄侯和回文诗曰：危台出岫回，曲涧上桥斜，池莲隐弱芰，径筱落藤花。

宋鲍昭建除诗曰：建旗出敦煌，西讨属国羌，除去徒舆骑，战车罗万箱，满山又填谷，投鞍合营墙，平原亘千里，旗鼓转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骑前敕装，执戈无暂顿，弯弧不解张，破灭西零国，生虜郅支王，危乱悉平荡，万里置关梁，成车入王门，女献玉壶浆，收功在一时，历世荷馀光，开壤袭朱绂，左右佩金章，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

梁宣帝建除诗曰：建国惟神业，十世本灵长，除奇逾汉祖，傒后类殷汤，满盈既亏度，否运理还康，平阶今复睹，德星行见祥，定寇资雄略，静乱属贤良，执讯穷郢鲁，吊伐遍徐

杨，破敌勋佣盛，佩紫且怀黄，危苗既已窜，妖沴亦云亡，成功勒云社，治定礼要荒，收戟归农器，牧马恣刍场，开山接梯路，架海拟山梁，闭欲同彭老，延寿等东皇。

梁范云建除诗曰：建国负东海，衣冠成营丘，除道梁淄水，结驷登之果，满座咸嘉友，蘋藻绝时羞，平望极聊摄，直视尽姑尤，定交无恒所，同志互相求，执手欢高宴，举白穷献酬，破琴岂重赏，临豪宁再俦，危生一朝露，蝼蚁将见谋，成功退不处，为名自此收，收名弃车马，单步反蜗牛，开渠纳秋水，相土播春畴，闭门谢世人，何欲复何求。

陈沈炯建除诗曰：建章连凤阙，蔼蔼入云烟，除庭发槐柳，冠剑似神仙，满衢飞玉软，夹道跃金鞭，平明尘雾合，薄暮风云褰，定交大学里，射策云台边，执事一朝谬，朝市忽崩迁，破家徒徇国，力弱不扶颠，危机空履虎，击恶岂如鹑，成师凿门去，败绩裹尸旋，收魂不入斗，抱景问穹玄，开颜何所说，空忆平生前，闭门穷巷里，静扫咏归田。

又六甲诗曰：甲拆开众果，万物具敷荣，乙飞上危幕，雀乳出空城，丁翼陈诗罢，公绥作赋成，戊巢花已秀，满塘草自生，己乃忘怀客，荣乐尚开情，庚庚闻鸟啭，肃肃望鳧征，辛酸多悯测，寂寞少逢迎，壬蒸怀太古，覆妙伫无名，癸已空施位，讷以召幽贞。

又十二属诗曰：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鸡砧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

又六府诗曰：水广南山暗，杖策出蓬门，火炬村前发，林烟树下昏，金花散黄蕊，蕙草杂芳荈，木兰露渐落，山芝风屡翻，土高行已冒，抱瓮忆中园，穀城定若近，当终黄石言。

陈孔鱼和六府诗曰：金门朱轨躅，吾子盛簪裾，木舌无时用，萍流复在余，水乡访松石，兰泽侣樵渔，火洲方可至，地肺即为居，土牛自知止，贞心达毁誉，穀稼有时隙，乘植望白榆。

古两头纤纤诗曰：两头纤纤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精，脰々膊々鸡初鸣，磊磊落落向曙星。

齐王融代两头纤纤诗曰：两头纤纤绮上文，半白半黑燕翔群，脰々膊々鸟迷曛，磊磊落落玉石分。

藁砧诗曰：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

齐王融代藁砧诗曰：花蒂今何在，不是林下生，何当垂两髻，团扇云间明。

又曰：镜台今何在，寸身正相随，何当碎联玉，云上璧已亏。

古五杂组诗曰：五杂组，冈头草，往复还，车马道，不获已，人将老。

齐王融代五杂组诗曰：五杂组，庆云发，往复还，经天月，不获已，生胡越。

梁范云拟古五杂组诗曰：五杂组，会涂山，往复还，两嵒关，不得已，孀与鰥。

宋王微四气诗曰：蘅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齐王融四色诗曰：赤如城霞起，青如松雾澈，黑如幽都云，白如瑶池雪。

梁范云四色诗曰：折柳青门外，握兰翠疏中，绿蘋骋春日，碧渚澹时风。

又曰：差池朱燕去，缤翻赤雁归，滟滟丹鱼聚，联翩血鸟飞。

又曰：素鳞颺北渚，白水杜南宛，献环润玉塞，归珠照琼辕。

又曰：乌林叶将霰，墨池水就乾，玄豹藏暮雨，黑豹凌夜寒。

又拟古四色诗曰：丹如桓公庙，青如夕郎门，黑如南岩肃，白如来山猿。

宋鲍昭谜字诗曰：二形一体，四支八头，四八一八，飞泉仰流，并。头如刀，尾如钩，中央横广，四角六抽，右面负两

刃，左边双属牛，龟。乾之一九，从立无偶，《之二六，宛然双宿，土。

宋谢庄自寻阳至都集道里名为诗曰：山经函旋览，水牒倦敷寻，稽榭诚淹流，烟台信遐临，翔州凝寒气，秋浦结清阴，眇眇高湖旷，遥遥南陵深，青溪如委黛，黄沙似舒金，观道雷池侧，访德茅堂阴，鲁显阙微迹，秦良灭芳音，讯远博望崖，采赋梁山岑，崇馆非陈宇，茂苑岂旧林。

宋鲍昭数名诗曰：一身仕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驾，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若飞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组帐扬春风，七盘起长袖，庭下列歌钟，八珍盈彫俎，绮肴纷错重，九族咸瞻迟，宾友仰徽容，十载学无就，善官一朝通。

齐虞羲数名诗曰：一去濠水阳，连翩远为客，二毛飒已垂，家贫无所择，三径日荒疏，徭人心不悻，四豪不降意，何事黄金百，五日来归者，朱轮竟长陌，六郡轻薄儿，追随穷日夕，七发动音容，宾从纷弈弈，八表服英严，光光满坟籍，九流意何以，守玄遂成白，十载职不移，来归落松柏。

梁范云数名诗曰：一鼓有馀气，赳勇正纷纭，二广无遗略，雄虎自为群，三河尚扰攘，循櫓起横楹，四巡驻青跸，瘞玉旷亭云，五十又舒旆，旗帜日缤纷，六郡良家子，慕义轻从军，七获美前载，克俊嘉昔闻，八音伫繁律，将以安司勋，九命既斯复，金壁固宜分，十难康有道，延首望卿云。

齐王融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曰：追芳承荔浦，揖道讯虚丘，升裾临广牧，从望尽平洲，曾山陵翠坂，方渠缅清流，阳台翻早茂，阴馆怀名秋，岁晏东光弭，景仄西华收，端溪惭昔彦，测水谢前脩，往食曲阜盛，今属平台游，燕棠缺初雅，郑衮息遗讴，久倾信都美，乃结茂陵俦，河间诚可咏，南海果难游。

梁范云奉和齐竟陵王郡县名诗曰：抚戈金城外，解珮玉门中，白马腾远雪，苍松壮寒风，临泾方辩渭，安夷始和戎，取禾广田北，驱兽飞狐东，新城多雉堞，故市绝商工，海西舟楫断，云南烟雾通，罄节畴盛德，宣力照武功，还饮渔阳水，归转杜陵蓬。

梁沈约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曰：西都富轩冕，南宫溢才彦，高阙连朱雉，方渠渐游殿，广川肆河济，长岑绕崑汧，曲梁济危渚，平皋骋悠眇，青渊皎澄澈，曾山郁葱蒨，阳泉濯春藻，阴丘聚寒霰，西华不可留，东光促奔箭，望都游子怀，临戎征马倦，既豫平台集，复齿南皮宴，一窥长安城，羞言杜陵掾。

梁元帝县名诗曰：长陵新市北，郑卫好容仪，先过上兰苑，还牵高柳枝，薄妆宜入镜，舒花堪照池，蒲洲涵水色，椒壁杂风吹，此时方夜饮，平台传羽卮。

梁范云州名诗曰：司春命初铎，青耦肆中樊，逸豫诚何事，稻粱复宜敦，徐步遵广隰，冀以写忧源，杨柳垂场圃，荆棘生庭门，交情久所见，益友能孰存。

梁简文帝卦名诗曰：栢比园花满，径复水流新，离禽时入袖，旅俗乍依蘋，丰壶要上客，鹄鼎命嘉宾，车由泰夏闕，马散咸阳尘，莲舟虽未济，分密已同人。

梁简文帝药名诗曰：朝风动春草，落日照横塘，重台荡子妾，黄昏独自伤，烛映合欢被，帷飘苏合香，石墨聊书赋，铅华试作妆，徒令惜萱草，蔓延满空房。

梁元帝药名诗曰：戍客恒山下，常思衣锦归，况看春草歇，还见雁南飞，葛烛凝花影，重台闭绮扉，风吹竹叶袖，网缀流黄机，诘信金城里，繁露晓霏衣。

梁庾肩吾奉和药名诗曰：英王牧荆楚，听讼出池台，督邮称蝗去，亭长说乌来，行塘朱鹭响，当道赤帷开，马鞭聊写赋，竹叶暂倾杯。

梁沈约奉和齐竟陵王药名诗曰：丹草秀朱翘，重台架危（巳山），木兰露易饮，射干枝可结，阳隰采新夷，寒山望积雪，玉泉亟周流，云华乍明灭，合欢叶暮卷，爵林声夜切，垂景迫连桑，思仙慕云埒，荆实部丹瓶，龙刍汗奔血，照握乃夜光，盈车非玉屑，细柳空葳蕤，水萍终萎绝，黄符若可挹，长生永昭哲。

梁元帝姓名诗曰：征人习水战，辛苦配戈船，夜城随偃月，朝军逐避年，龙吟澈水度，虹光入夜圆，涛来如阵起，星上似烽燃，经时事南越，还复讨朝鲜。

梁沈约和陆慧晓百姓名诗曰：建都望淮海，树阙表衡稽，
井幹风云出，柏梁星汉齐，皇王临万宇，惠化覃黔黎，吉士服
仁义，宿昔秉华圭，庸贤起幽谷，钦言非象犀，端委康国步，
偃息召邦携，举政方分策，易纪粲金泥，伊余沐嘉幸，由是别
园畦，曾微涓露答，光景遂云西，方随鍊丹子，薄暮矫行迷。

梁元帝相名诗曰：仙人卖玉杖，乘鹿去山林，浮杯度池
曲，摩镜往河阴，井内书铜板，灶里化黄金，妻摇五明扇，妾
弄一弦琴，暂游忽千里，中天那可寻。

梁元帝鸟名诗曰：方舟去鵙鹞，鵙引欲相要，晨鳧移去
舸，飞燕动归橈，鸡人怜夜刻，凤女念吹箫，雀钗照轻幌，翠
的绕纤腰，复闻朱鹭曲，钲管杂回潮。

梁元帝兽名诗曰：豹韬求秘术，虎略选良臣，水涉黄牛
浦，山过白马津，推锋上狐塞，画像入麒麟，果下新花落，桃
枝芳树春，王孙及公子，熊席复横陈。

梁元帝歌曲名诗曰：啼乌怨别鹤，曙鸟忆离家，石阙题书
字，金镫飘落花，东方晓星度，西山晚日斜，縠衫回广袖，团
扇掩轻纱，暂借青骢马，来送黄牛车。

梁元帝龟兆名诗曰：土膏春气生，倡女协春情，鱼游连北
水，鹄作辽东鸣，折梅还插鬓，荡柱更移声，银烛含朱火，金
炉对宝笙，百枝凝夕焰，却月隐高城。

梁元帝斜（ㄅ儿）名诗曰：金推五百里，日晚唱归来，车

转承光殿，步上通天台，钗临曲池影，扇拂玉堂梅，先取中庭入，罢逐步廊回，下关那早闭，人迎已复开。

梁元帝将军名诗曰：虎旅皆成阵，龙骑尽能 甫，鸣鞭俱破虏，决胜往长榆，细柳浮轻暗，大树绕栖乌，楼船写退鹤，檣鸟狎飞凫，度河还自许，偏与功名俱。

梁元帝宫殿名诗曰：杏 [注] 原作杯，据冯校本改。间花欲燃，竹径露初圆，斗鸡东道上，走马北场边，合欢依暝巷，蒲萄向日鲜，旗亭觅张放，香车迎董贤，定隔天渊水，相思夜不眠。

梁元帝屋名诗曰：梁园气色和 ，斗酒共相过 ，玉柱调新曲，画扇掩馀歌，深潭影菱菜，绝壁挂轻萝，木莲恨花晚，蔷薇嫌刺多，含情戏芳节，徐步待金波。

梁元帝车名诗曰：长墟带江转 ，连薨映日分 ，佳人坐椒屋，接膝对兰薰，绕砌萦流水，边梁图画云，锦色悬殊众，衣香遥出群，日暮轻帷下，黄金妾赠君。

梁元帝船名诗曰：天暝浮云飞 ，三翼自相追 ，池模白鹄舞，檐知青雀归，华渊通转巘，伏槛跨相矶，松涧流星影，桂窗斜月晖，思君此无极，高楼泪染衣。

梁元帝树名诗曰：赵李竞追随 ，轻杉露弱枝 ，杏梁始东照，柘火未西驰，香因玉钏动，佩逐金衣移，柳叶生眉上，珠珰摇鬓垂，逢君桂枝马，车下觅新知。

梁元帝草名诗曰：胡王迎娉主，涂经蓟北游，金钱买含笑，银棋影梳头，初控游龙马，仍移卷柏舟，中江离思切，蓬鬓不堪秋，况度蒲昌海，落月似悬钩。

陈沈炯八音诗曰：金屋贮阿娇，楼阁起迢迢，石头足年少，大道跨河桥，丝桐无缓节，罗绮自飘飘，竹烟生薄晚，花色乱春朝，匏瓜讷无匹，神女嫁苏韶，土地多妍冶，乡里足尘嚣，革年未相识，声论动风飚，木桃堪底用，寄以答琼瑶。

又和蔡黄门口字咏绝句曰：器器宫阁路，灵灵谷口间，谁知名器品，语哩各崎岖。

赋

《毛诗序》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

《释名》曰：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也。

《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与图政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於列国，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成[注]《太平御览》五百八十七作咸。有则[注]御览作恻。隐古训之义，其後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广之语，设其讽谕之义，是以杨子称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上令王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嘉，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娱耳悦目，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於倡优博弈远矣。

又曰：枚皋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皋不通经术，谈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慢戏，以故得渫渎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皋为文疾，受诏辄成，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

《汉书》曰：成帝赵昭仪，方大幸，每上往甘泉宫，常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杨雄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三辰。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惩齐戒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以为式。

《东观汉记》曰：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赋颂，固数入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赋颂。

《桓子新论》曰：余少时，见杨子云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赋，用精思大剧，而立感动发病，子云亦言成帝上甘泉，诏使作赋，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藏出地，及觉大少气，病一岁，余素好文，见子云工为赋，欲从之学，子云曰：能读千赋，则善为之矣。

《祢衡别传》曰：黄射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卮酒於衡曰：原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揽笔而作，文不加点，辞彩甚丽。

《魏略》曰：十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太子报曰：作者

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者，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陈宝何武等，徒以歌颂，犹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

又曰：邯鄲淳作投壶赋千馀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十疋。

《魏志》曰：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耳，植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原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注]原讹业，据冯本改。都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太祖甚异之。

王隐《晋书》曰：张华，字茂先，阮籍见华鹪鹩赋，以为王佐之才，中书郎成公绥，亦推华文义胜己。

《文士传》曰：何桢，字元幹，青龙元年，天子特诏曰：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识，使作许都赋成，封上，不得令人见，桢遂造赋表上。

又曰：潘尼曾与同僚饮，主人有琉璃碗，客使赋之，尼於坐立成。

《世说》曰：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置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皆辄云，应是我辈语。

【赋】晋陆机文赋曰：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逮可谓曲尽其妙，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於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凛凛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俊烈，诵先人之清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曛眊而弥鲜，物昭晔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於已披，启夕秀於未振，观古今於须臾，抚四海於一瞬，然後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藏景者咸叩，怀响者必弹，或因枝以振叶，或缘波而讨源，或受帖而易施，或龃齟而不安，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於笔端，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於尺素，吐滂霈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发清条之森森，粲风飞而飏竖，郁云起乎翰林，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譎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或仰偃於先条，或俯侵於後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於锱铢，定去留於毫芒，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或藻思绮合，清丽阡眠，烂若缣绣，凄若繁弦，必所拟之不殊，乃闇合乎曩

篇，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桔之勿翦，亦蒙荣而集翠，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谗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妍之而後精，譬循舞者趁节以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灭，行犹响起，思风发於焜臆，言泉流於唇齿，纷葳蕤以馱逯，唯豪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蹟，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而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配霑润於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

汉杨雄反骚曰：雄每读屈原离骚，未尝不流涕也，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有周氏之蝉嫣，或鼻祖於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子，[注]汉书八十七杨雄传作兮。流于未[注]汉书作末。之杨侯，惟夫轨之不辟，何纯絜而离分，汉十世之扬翔，[注]汉书作阳朔。招摇纪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则，度后土之方贞，凤皇翔於蓬渚，岂驾鹅之能捷，骋骅骝於曲叹，[注]汉书作焜。驴连騫而齐足，衿荷芰之绣衣，被芙蓉之朱裳，芳酷烈而莫闻，不如襞而幽之离房，精琼靡与秋菊，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何怨日薄於西山，累既攀夫传说，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鸮鸛之将鸣，顾先百草为不荣。

後汉班彪悼离骚曰：夫华植之有零茂，故阴阳之度也，圣哲之有穷达，亦命之故也，惟达人进止得时，行以遂伸，否则

拙而坼蠖，体龙蛇以幽潜。

晋挚虞愍骚曰：盖明哲之处身，固度时以进退，泰则摅志於宇宙，否则澄神於幽昧，摛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识其内，顺阴阳以潜跃，岂凝滞乎一。

魏陈王曹植九咏曰：芙蓉车兮挂衡，结萍盖兮翠旌，四苍虬兮翼轂，驾陵鱼兮骖鲸，菌荐兮苾席，蕙幌兮苓床，抗南箕兮簸琼蕊，挹天河兮涤玉觞，灵既降兮泊静默，登文阶兮坐紫房，服春荣兮猗摩，云裾绕兮容裔，冠北辰兮岌瓘，带冕虹兮陵厉，兰肴御兮玉俎陈，雅音奏兮文虞罗，感汉〔注〕本集汉下有广字，此脱。兮羨游女，杨激楚兮咏湘娥，临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际兮会有期，嗟痛吾兮来不时，来无见兮进无闻，泣下雨兮叹成云，先后悔其靡及，冀後王之一寤，犹搦辔而繁策，驰覆车之危路，群乘舟而无楫，将何川而能度，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国之未静，任椒兰其望治，由倒裳而求领，寻湘汉之长流，采芳岸之灵芝，遇游女於水裔，探菱华而结辞，野萧条以极望，旷千里以无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汙泥，不为浊路之飞尘。

梁元帝拟秋气摇落曰：秋风起兮寒雁归，寒蝉鸣兮秋草腓，萍清兮水澈，叶落兮林稀。

梁张缵拟古有人兮曰：若有人兮傍岩石，新葑衣兮杜蘅席，表幽居兮翠微上，临春风兮聊骋望，日已暮兮夕云飞，怀君王兮未能归。

梁武帝赋体曰：草回风以照春，木承云以含化，芳竞飞於阳和，花争开於日夜，乐万类之得所，岂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厉精，惭戎车之屡驾。

梁任昉赋体曰：俶征侣兮舫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驾，属轩轨之易循，值尧民之可化，惭孺雉之声朝，恶细鱼之在夜，奉玉检之陆离，待金壘之云舍。

梁王僧孺赋体曰：杂沓兮翠旌，容与兮龙驾，新桐兮始华，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终朝，求人兮仄夜，竟大德之未德
[注] 德字疑衍。 訓，何飞光之徒舍。

陆倕赋体曰：奉钦明之睿后，沐隆平之玄化，参振鹭之充庭，侍长徒之曾舍，冀无恨於终南，豫告成於芝驾，虽就列而陈力，终胡颜於长夜。

梁柳愷赋体曰：飞辔竦兮不停阴，徂川逝兮无暂舍，白日出兮烁晚辰，春雷奋兮动兰夜，窃匪服於储闱，叨鸿恩於良驾，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纓於唐化。

【论】魏文帝《典论》曰：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尔，而固小之，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今之文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斯七人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騷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乃作论文，王粲长於词赋，徐幹时有逸气，然粲匹也，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

俊也，应璩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杨班畴也，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诤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懼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所大痛也。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後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馀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於是奏於宗庙，告於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於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

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杨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两句杂在四言之间，後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六言者，我姑酌金罍之属是也，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属是也，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言，[注]全晋文七十七作正。其馀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卷五十七·杂文部三

[注] 七 连珠

七

傅玄七谏序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非张氏至恩，[注]《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作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金曰妙焉，吾无间矣，若七激七依之卓犖一技，七辩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情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挚虞《文章流别论》曰：七发造於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蹶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跃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体，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後说以声

色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辩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固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呜呼杨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岂不谓义不足而辩有馀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於劝也，傅子集古今七而论品之，署曰七林。

汉枚乘七发曰：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饮食则温淳甘臙，衣则杂遘曼暖，虽有金石之坚，将犹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几，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齐姬奉後，往来游宴，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客曰：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太子曰：仆原闻之。客曰：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之轮囷，根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谿，湍流溯波。又淡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撼也，朝则鸛黄鵠鸣焉，暮则羈雌迷鸟宿焉，独鵠晨号乎其下，鸚鸡哀鸣，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班尔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使师堂操张，伯牙为之歌，歌曰：麦秀（++渐）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乔槐，依绝区兮临回池，飞鸟闻之，翕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虻蝼蝈闻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而听之乎，云云。客曰：犒牛之腴，菜以笋蒲，肥狗之

和，冒以山肤，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抔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调和，熊蹯之臠，勺药之酱，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山梁之餐，豢豹之首，小饮大馔，如汤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起尝之乎，客曰：锤岱之牡，齿至之车，前似飞鸟，後似駉驴，伯乐相其前後，王良造父为之御，秦缺楼秀 [注]《文选》三十四作季。为之右，於是使射千镒之重，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乘乎，客曰：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乃下置酒於娱怀之宫，连廊四注，纷纭玄绿，辇道邪交，黄池纡曲，溷章白鹭，鸳鸯鸚鵡，鸕雏鸕鹚，翠鬣紫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松柏豫樟，条上造天，梧桐栢桐，极望成林，乃发激楚之结风，扬郑卫之皓齿，杂裾垂髻，目窈心与，榆流波，杂杜若，蒙清尘，被兰泽，嫵服而御。此亦天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起强游乎，客曰：将为太子驯骐驎之马，驾飞輶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周驰兮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蘋，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於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此校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游乎，客曰：榛林深泽，烟云暗漠，兕兽并行，毅武孔猛，袒裼身博，收获掌功，赏赐金帛，旨酒嘉肴，羞包脍炙，以御宾客，贞信之色，形以金石，高歌陈唱，万岁无斲，能起强游之乎，太子曰：仆甚原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客曰：将以八月之望，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足以骇矣，恍兮惚兮，惝兮栗兮，虹洞兮仓天，极虑兮崖涘，汨乘流而下降，或不知其所止，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将亾区申起蹶，发髻披聋而观望也，况直眇小烦懣，醜醜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则涛何气哉，客曰：闻於师曰：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滢

澠，如素车白马帟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太子能起观乎，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筭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於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一听圣人辩士之言，霍然病已。

後汉傅毅七激曰：徒华公子，诤病幽处，游心於玄妙，清思乎黄老，於是玄通子闻而往属曰：仆闻君子当世而光迹，因时以舒志，必将铭勒功勋，悬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体，当年陆沉，变度易趣，违拂雅心，挟六经之指，守偏塞之术，意亦有所蔽与，何图身之谬也，仆将为公子论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综道德之弥奥，岂欲闻之乎，公子曰：仆虽不敏，固原闻之，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于遐荒，阳春後荣，涉秋先彫，晨飈飞砾，孙禽相求，积雪泚々，中夏不流，於是乃使夫游宦失势，穷摈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穷林薄，历隐深，三秋乃获，断之高岑，梓匠摹度，拟以斧斤，然後背洞壑，临绝谿，听迅波，望曾崖，大师奏操，荣期清歌，歌曰：陟景山兮采芳苓，哀不惨伤，乐不流声，弹羽跃水，叩角奋荣，沉微玄穆，感物寤灵，此亦天下之妙音也，子能强起而听之乎，玄通子曰：单极滋味，嘉旨之膳，刍豢常珍，庶差异饌，涇养之鱼，脍其鲤魴，分毫之割，纤如发芒，散如绝穀，积如委红，殊芳异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进夫雍州之梨，出于丽阴，下生芷隰，上託桂林，甘露润其叶，醴泉渐其根，脆不抗齿，在口流液，握之摧沮，批之离坼，可以解烦，悃悦心意，子能起而食之乎，玄通子曰：骥馭之乘，

龙骧超摅，腾虚鸟踊，莫能执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辔，操以术教，践路促节，机登飚驱，前不可先，後不可追，逾埃绝影，倏忽若飞，日不转曜，穷远旋归，此盖天下之骏马，子能强起而乘之乎，玄通子曰：三时既逝，季冬暮岁，玄冥终统，庶卉零悴，王在灵囿，讲戎简旅，於是駉驥駉，乘轻轩，麾旄旗，鸣八鸾，陈众车于广隰，散列骑乎平原，属罟网以弥野，连罽罗以营山，部曲周匝，风动云旋，合团促阵，禽兽骇殫，仆不暇起，穷不及旋，击不待刃，骨解肉离，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兰皋，临流泉，观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鲜，此天下之至娱也，子能强起而观之乎，玄通子曰：当馆侈饰，洞房华屋，楹桷雕藻，文以朱绿，曾台百仞，临望博见，俯视云雾，骋目穷观，园藪平夷，沼池漫衍，禽兽群交，芳草华蔓，於是宾友所欢，近览从容，詹公沉饵，蒲且飞红，纶不虚出，矢不徒降，投钩必获，控弦加双，俯尽深潜，仰殫轻翼，日移怠倦，然後宴息，列觴酌醴，妖靡侍侧，被华文，曳绫縠，弭随珠，佩琚玉，红颜呈素，蛾眉不画，唇不施朱，发不加泽，升龙舟，浮华池，纤帷翳而永望，镜形影於玄流，偏滔滔以南北，似汉女之神游，笑比目之双跃，乐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欢也，子能强起而与之游乎。玄通子曰：汉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协畅，万机穆清，於是群俊学士，云集辟雍，含咏圣术，文质发矇，达牺农之妙旨，照虞夏之典坟，遵孔氏之宪则，投颜闵之高迹，推义穷类，靡不博观，光润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兴曰：至乎，主得圣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沉溺，久蔽不悟，请诵斯语，仰子法度。

後汉刘广世七兴曰：子康子有疾，王先生往焉，曰：骏壮

之马，恠不征路，其荷衡也，曜似惊禽，其即行也，翬若游鹰，飈骇风逝，电发波腾，影不及形，尘不暇兴。

後汉崔駰七依曰：客曰：乃导玄山之梁，不周之稻，簞以絺绌，砥以柔韦，洞庭之鮓，灌水之鰕，滋以阳扑之姜，藪以寿木之华，醴以大夏之醴，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阿，洞门金铺，丹柱雕楹，飞阁曾楼，於是置酒乎宴游之堂，张乐乎长娱之台，酒酣乐中，美人进以承宴，调欢欣以解容，回顾百万，一笑千金，振飞縠以长舞袖，袅细腰以务抑扬，当此之时，孔子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遗其虚静，杨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乐之至盘也，公子岂能兴乎，客曰：彭蠡之鸟，万万而群，荆山之兽，亿亿而屯，云合风散，隐隐震震，乃命长狄使驱兽，夷羿作虞人，腾句喙以追飞，骋韩卢以逐奔，弓弹交错，把弧控弦，弯繁弱，鼓千钧，死兽藉藉，聚如山，[注]句有脱文。选取上鲜，献之庖人。

後汉李尤七款曰：奇宫闲馆，回庭洞门，并幹广望，重阁相因，夏屋渠渠，嵯峨合连，前临都街，後据流川，梁王青黎，卢橘是生，白华绿叶，扶疏各荣，与时代序，孰不墮零，黄景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里，班白内充，副以芋柘，丰弘诞节，纤液玉津，旨於饮蜜。

後汉桓麟七说曰：香蕒为饭，杂以粳菰，散如细蚯，搏似凝肤，河鼃之羹，齐以兰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梧与梓，生乎曾崖，上仰贯天之山，下临洞地之谿，飞霜厉其末，飈风激其崖，孤琴径其根，杂鸟集其枝，王良柏[注]全後汉文二十七作相。其左，造父骖其右，挥沫扬镳，倏忽长驱，轮

不暇转，足不及骤，腾虚逾浮，警若飏雾，追慌忽，逐无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飞响之应声，超绝壑，逾悬阜，驰猛兽，射劲鸟，骋不失踪，满不空发，弹轻翼於高冥，穷疾足於方外。

後汉崔琦七蠲曰：寒门丘子有疾，玄野子谓之曰：蓝沼清池，素波朱澜，金钩芳饵，纤缴华竿，缙沉鱼浮，荐以香兰，幽室洞房，绝槛垂轩，紫阁青台，绮错相连，结实布叶，与波邪倾，从风离合，澹淡交并，紫蒂黄葩，翳水吐荣，红颜溢坐，美目盈堂，姿喻春华，操越秋霜，从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侧，顾眄倾城，玄野子曰：爰有梧桐，产乎玄谿，传根朽壤，託阴生危，激水澡其下，孤鸟集其枝，罔双偶而特立，独飘飘而单离，匠石摧肩，公输折首，目眩肌战，制以为琴，子野调操，锺期听音，子能听之乎。

後汉刘梁七举曰：丹楹缥壁，紫柱虹梁，桷榱朱绿，藻栝玄黄，镂以金碧，杂以夜光，鸿台百层，干云参差，仰观八极，游目无涯，玉树青葱，鸾鹤并栖，随珠明月，照曜其陂。

後汉张衡七辩曰：无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绝俗，唯诵道篇，形虚年衰，志犹不迁，於是七辩谋焉，曰：无为先生，淹在幽隅，藏声隐景，划迹穷居，抑其不跼，盍往辩诸，乃阶而就之，虚然子曰：乐国之都，设为闲馆，工输制匠，譎诡灿烂，重屋百层，连阁周漫，应门锵锵，华阙双建，彫虫彤绿，虹蜿蜒，於是弹比翼，落鸕黄，加双鷁，经鸳鸯，然後擢云舫，观中流，拏芙蓉，集芳洲，纵文身，抆潜鳞，探水玉，拔琼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璪，此宫室之丽也，子盍归而处之乎，雕华子曰：玄清白醴，蒲陶醪，嘉肴杂醢，三

麝七菹，荔支黄甘，寒梨乾榛，沙錫石蜜，远国储珍，於是乃有白豢脂牲，麋麇豹胎，飞鳧栖鷲，养之以时，审其齐和，適其辛酸，芳以姜椒，拂以桂兰，会稽之菰，冀野之梁，珍羞杂糅，灼烁芳香，此滋味之丽也，子盍归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馀材舞，列乎前堂，递奏代叙，结郑卫之遗风，扬流哇而脉激，楚鞀鼓吹，竽籁应律，金石合奏，妖冶邀会，观者交目，衣解忘带，於是乐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变曲为清，改赋新词，转歌流声，此音乐之丽也，子盍归而听诸，阙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脩嫫，弱颜回植，妍夸闲暇，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艳，鬢发玄髻，光可以鉴，靨辅巧笑，清眸流眄，皓齿朱唇，的皪粲练，於是红华曼理，遗芳酷烈，侍夕先生，同兹宴，假明兰灯，指图观列，蝉绵宜愧，天绍纡折，此女色之丽也，子盍归而从之，空桐子曰：交趾緞絺，筒中之纒，京城阿縞，譬之蝉羽，制为时服，以適寒暑，駉秀骐之駁骏，载軫猎之輶车，建采虹之长旃，系雌霓而为旗，逸骇飈於青丘，超广汉而永逝，此舆服之丽也，子盍归而乘之，依卫子曰：若夫赤松王乔，羨门安期，嘘吸沆瀣，饮醴茹芝，驾应龙，戴行云，桴弱水，越炎氛，览八极，度天垠，上游紫宫，下栖昆仑，此神仙之丽也，子盍行而求之，先生乃兴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诲，穆如清风，启乃嘉猷，寔慰我心，矫然仰首，邪睨玄圃，轩臂矫翼，将飞未举，仿无子曰：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侑，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而先生乃翻然回面曰：君子一

言，於是观智，先民有言，谈何容易，予虽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务，魏陈王曹植七启曰：玄微子隐於大荒之庭，飞遯离俗，澄神定灵，轻禄傲贵，与物无营，於是镜机子闻而将往说焉，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入乎泱泱之野，遂届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壑，对芳林，志飘飘焉，峣峣焉，似若狭六合，隘九州，若将飞而未逝，举翼而中留，於是镜机子顺风而称曰：予闻君子不遁世以遗名，智士不背时而灭勋，今子弃道艺之华，遗仁义之英，譬犹画形於无象，造响於无声，镜机子曰：芳菰精稗，霜蓄露葵，玄熊素肤，肥蒙脓肌，蝉翼之割，剖纤析微，累如叠穀，离若散雪，轻随风飞，刃不转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攀芳莲之巢龟，鲙西海之飞鳞，臞江东之潜鼃，嵩汉南之鸣鹑，乃有春清缥酒，康狄所营，应化即变，感气而成，於是盛以翠罇，酌以雕觞，浮虬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娱肠，此肴馔之妙也，子能从我而食之乎，镜机子曰：步光之剑，采藻繁縟，饰以文犀，彫以翠绿，缀以骊龙之珠，错以荆山之玉，陆断犀象，未足称俊，随波截鸿，水不渐刃，佩则结绿悬黎，宝之妙微，符彩灿烂，流景扬晖，黼黻之服，罗縠之裳，金华之舄，动趾遗光，此容饰之妙也，子能从我而服之乎，镜机子曰：驾云龙之飞驷，饰玉露之繁纓，垂宛虹之长綬，抗招摇之华旌，於是曳文狐，掩狡兔，梢鹳鹖，拂振鹭，当轨见藉，值足遇践，飞轩电逝，兽随轮转，腾山赴壑，风厉飈举，形不抗手，骨不隐拳，野无毛类，林无羽群，积兽如陵，飞翻成云，於是骇钟鸣鼓，收旌弛旆，骏騶齐骧，扬銜飞沫，俯倚金较，仰抚翠盖，雍容暇豫，娱志方外，此羽猎之妙也，子能随我而观之乎，镜机子曰：彤轩紫柱，文榱华梁，绮井含葩，金墀玉箱，温房则冬服絺绌，清室则中夏含霜，华阁缘云，飞

陞陵虚，俯视流星，仰观八隅，升龙攀而不逮，眇天际而高居，素水盈沼，丛木成林，飞翮陵高，鳞甲隐深，乃使任子垂钓，魏氏发机，芳饵沉水，轻缴弋飞，落翳云之翔鸟，援九渊之灵龟，然後采菱华，擢水蘋，弄珠蚌，戏鲛人，讽汉广之所咏，覩游女於水滨，耀神景於中沚，被轻縠之纤罗，遗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脩，此宫观之妙也，子能从我而居之乎，镜机子曰：既游观中原，逍遥闲宫，情放志荡，淫乐未终，亦将有才人妙妓，遗世超俗，扬北里之流声，绍阳阿之妙曲，尔乃御文轩，临彤庭，琴瑟交弹，左箎右笙，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华，振轻绮之飘飘，戴金摇之熠烁，扬翠羽之双翹，翻尔鸿翥，澌然皂没，纵轻躯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为欢未泄，白日西颓，乐散变饰，微步中闺，玄眉弛兮铅华落，收乱发兮拂兰泽，红颜既笑，睇盼流光，时与吾子，携手同行，践飞除，即闲房，华烛烂，罗幌张，动朱唇，发清商，九秋之夕，为欢未央，此声色之妙也，子能从我而游之乎，镜机子曰：余闻君子乐奋节以显义，烈士甘危躯以成仁，重气轻命，感分忘身，故田光伏剑於北燕，公叔毕命於西秦，辞未终而玄微子曰：善，镜机子曰：此乃游侠之徒耳，若夫田文无忌之畴，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飞仁扬义，腾跃道艺，游心无方，抗志云际，凌轹诸侯，驱驰当世，挥袂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成虹蜺，吾子当此之时，岂能从我而友之乎，镜机子曰：时有圣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玄化参辰，与灵合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齐泰，显朝惟清，皇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是以俊乂来仕，观国之光，故甘露纷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观游龙於神渊，聆鸣凤於高冈，然主上犹以沉恩之未广，惧声教之未厉，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岩穴，此

甯子商歌之秋，而吕望所以投纶而逝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兴曰：伟哉言乎，令予廓然，身轻若飞，原反初服，从子而归。

魏徐幹七喻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岩石之下，栖迟乎穹谷之岫，万物不干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动，莫之能惧，宾曰：大宛之牺，三江之鱼，云鹤水鹄，禽蹠豹胎，黼袴施於宴室，华蓐布乎象床，悬明珠於长韬，烛宵夜而为阳，玄鬢拟於云雾，艳色过乎芙蓉，扬蛾眉而微睇，虽毛施其不当。

魏王粲七释曰：潜虚丈人，违世遁俗，恬淡清玄，浑沌淳朴，薄礼愚学，无为无欲，均同死生，混齐荣辱，於是大夫闻而叹曰：盖闻君子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时，进德脩业，与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栖其志，外无所营，内无所事，邯郸才女，三齐巧士，名唱秘舞，承闲并理，七盘陈於广庭，畴人俨其齐俟，翩飘微霍，乱精荡神，巴渝代起，鞞铎响振，农功既登，玄阴戒寒，及致众庶，大猎中原，植旌柎表，班授行曲，瓔网连置，弥山跨谷，弦不虚控，矢不徒往，僵禽连积，陨鸟若雨，丽才美色，希世特立，丰肤曼肌，弱骨纤形，鬢发玄鬢，脩项秀颈，红颜照曜，晬若苕荣，戴明中之羽雀，杂华镊之葳蕤，珥照夜之双瑯，焕鰾爚以垂晖，圣人在位，时迈其德，先天弗违，稽若古则，叡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乂於垄亩，举贤才於仄微，置彼周行，列于邦畿，九德咸事，百僚师师，於是四海之内，咸变时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栖林隐谷之夫，逸迹放言之士，鉴乎有道，贫贱是耻。

魏刘邵七华曰：玄休先生，弃世遁名，藏身於虚廓，绝影於无形，荣时子闻而往焉，曰：仆闻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

之时势，统万物之统纲，生有九鼎之秩，没有祀典之常，仆将为先生陈天下之远图，论品物之弘式，规人事之荣华，传情志之所极，荣时子曰：追风之马，出自遐裔，状若逸虬，莫能羁制，跣路蹶节，迅驱机发，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寻越逸响，追晷逐，荣时子曰：三时既毕，玄冬效节，木落草弊，鸟窜兽穴，尔乃驾六虬，乘雕轩，载金钲，鸣玉銮，鼓与雷起，野火电延，声与天属，爍与霓连，荣时子曰：洞庭之鱗，出于江昏，红腴青鲙，朱尾碧鳞，金光镜野，旌旗曜天，雷輶翳路，风马如云，於是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扬芳，毛群率舞，羽族回翔，聆九韶之声变，仪矩步之跄跄，感神人而怀异物，宁九有而绥八荒。

晋张协七命曰：冲漠公子，含华隐曜，嘉遁龙盘，越世高蹈，绝景乎大荒之遐阻，答响乎幽山之穷奥，於是殉华大夫，闻而造焉，乃整云辂，参飞黄，越奔沙，辗流霜，天清冷而无霞，野旷朗而无尘，临重岫而揽辔，顾石室而回轮，於是登绝巘，溯长风，陈辩惑之辞，命公子於岩中，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冥，含黄钟以吐幹，据苍岑而孤生，晞三春之溢露，溯九秋之鸣飈，零雪泻其根，霏霜封其条，木既繁而後绿，草未素而先凋，营匠斫其朴，伶伦均其声，若乃龙火西颓，暄风初收，飞霜迎节，高风送秋，羁旅怀土之徒，流宕百罹之俦，抚促柱则酸鼻，挥危弦则涕流，大夫曰：应门八袭，璇台九重，表以百常之阙，图以万雉之墉，峽树迎风，秀出中天，翠观青岑，雕阁霞连，长翼临云，飞陞陵山，望玉绳而结极，承倒景而开轩，重殿叠起，交绮对幌，幽堂昼密，明室夜朗，焦螟飞而生风，尺蠖动而成响，大夫曰：若乃白商素节，时既授衣，天凝地闭，风厉霜飞，柔条夕劲，密叶晨稀，将因

气以效杀，临金郊而讲师，内无疏蹊，外无漏迹，叩钲数校，举麾赞获，大夫曰：范公之鳞，出自九溪，赭尾丹腮，紫翼青髯，尔乃命支离，飞霜锷，红肌绮散，素肤雪落，姜子之豪，不能厕其细，秋蝉之翼，不足拟其薄，大夫曰：楚之阳剑，区冶所营，耶溪之铤，赤山之精，销逾羊头，鑠越锻成，流绮星连，浮彩艳发，光如散电，质如濯雪，指郑则三军白首，麾晋则千里流血，形震薛烛，光骇风湖，或驰名倾秦，或夜飞去吴，大夫曰：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浮虬星沸，飞华萍接，玄石尝其味，仪氏进其法，倾壘一朝，可以流湏千日，单醪投川，可使三军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观听之所炜晔。

晋陆机七徵曰：玄虚子耽性冲素，雍容玄泊，弃时俗而弗徇，甘鱼钓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宝，伤鸿誓之後闻，荣玄黄於榛险，凭穴岩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穷滋致丰，简牺羽族，考生毛宗，俯出沉鮪，仰落归鸿，剖柔胎於孕豹，宰潜肝乎豢龙，拾朝阳之遗卵，纳丹穴之飞凰，神宰奇稌，嘉禾之穗，含滋发馨，素颖玉锐，灼若皓雪之頽玄云，皎若明珠之积缁匱，素虬踊而灑灑，滋芬溢而相徼，味虽浓而弗爽，气既惠而复，[注]本集复下有奇字。介景福於眉寿，裕温克乎齐圣，子能飡之乎，通微大夫曰：丰屋华殿，奇构磊落，高宇云覆，千楹林错，仰绥瑰木，俯积菽石，敷延袤之广庑，矫陵霄之高阁，秀清晖乎云表，腾藻荫之弈弈，珍观清榭，岳立连行，云阶飞陛，仰陟穹苍，耸浮柱而虬立，施飞檐以龙翔，回房旋室，缀琳袭玉，图画神仙，延祐承福，悬闼高达，长廊回属，於是登渐台，理俊音，镜玄沚，望长林，逐狡兽，弋轻禽，览壮艺以悦观，聆和乐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谐而齐响，员箎协而和鸣，於是

才人进羽籥，玄弁被藻袭，俯萦领以鸿归，仰矫首而鹤立，激长歌於丹唇，发铿锵乎柔木，合清商以绝节，挥流徽而赴曲，奏南荆之高叹，咏易水之清角，尔乃睹蛾眉之群丽，羌既都而又闲，矫纤腰以逐节，顿皓足於鼓盘，舒妍晖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盖闻沫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子之勤，关雎以寤寐为感，溱洧以谑浪为欢，若夫妖嫫艳女，蒐群擢俊，穆藻仪於令表，茂当年之柔嫚。罄妍规之约绰，体每变而增闲，秀红蕤其愉愉，若馥颖之可餐，若夫灵晷潜，祖颜退，羽觞升，清琴厉，因清明以宣诚，流微睇而授爱，纤手挥而鸣佩铿，华衿被则芳尘萃，子其纳之乎，通微大夫曰：涂有殊而一致，业有殊而名约，各因姿以效绩，期寄响於天人也，孰与显奇踪於万邦，抚六轡而高游，瞰八字以攄眇，济清风乎诸侯，言成否泰，气作温凉，弭侵略於彊暴，综坠纪乎危邦，子岂不原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应期，抚民以德，配仁风於黄唐，齐威灵乎宸极，彝伦幸序，庶绩咸义，荡流风於雍俗，给天民乎齐泰，是以玄灵感而表应，嘉神繁而毕觐，舞唐庭之来仪，鸣岐阳之鸞鷟，膺天监之休命，荷神听之介福，然圣主达持盈之宝术，寤经国之在贤，各毕荣於分局，期赞化於大钧，吾子岂不欲縻好爵於天宇，显列业乎帝臣欤，玄虚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犹穷绳自逸於井幹，凭河盗本於黄川，钦至论，敷蔽衽，谨闻命於王孙，晋湛方生七欢曰：有岩栖先生者，学道养生，离亲绝俗，漱清泉，荫茂木，慕赤松之清尘，乃餐霞而绝穀，朝隐大夫，寻条援葛，往而问之曰：营中都以起馆，指土圭以正宫，宅既平而土沃，寔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思，尽土木之所穷，南轩高馆，北连脩堂，左亘东序，右列西厢，飞甍云构，轩轩锵锵，连栋抗榱，若飞若翔，幽笼纳响，素壁流光，乃有倾城之色，玉质凤章，手习清

弄，心达宫商，子能从我而玩之乎，大夫曰：岁季月除，大蜡始节，繁霜朝氛，凄风夕发，策龙駟以偕逝，问虞人於中林，审蹊径之所由，之此泽之多禽，前批猛兽，後拉黄罍，声不得发，爪不暇施，此游猎之壮观，子能从我而观之乎，大夫曰：青阳开运，和气流人，天无纤翳，地无飞尘，五湖静波，四渎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游春，此舟楫之骏游，子能从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峰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峽，乘危岩以託根，间丹霞而竦标，苦严霜之凄切，困寒风之萧条，若乃清秋遥夜，器朗弦彻，闲心理气，临流镜月，伯牙挥爪以清弄，锺期中曲而抚节，子能从我而听之乎，大夫曰：良畴沃壤，傍山之阿，灵泽津其根，春露染其禾，上荫玄云轻霭，下流石泉清波，含山泽之清润，结玉实於秋霜，简嘉穗以精微，璀冰散而珠光，酿缥醪於九秋，蕴二日於三阳，米望麴而冰消，瓮未启而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从我而尝之乎，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国之间，戎马生於郊畿，英雄森以比肩，意气冠宇宙，豪势扼丘山，强虜元师，悬首大白，勋勒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功，子能从我而立之乎，大夫曰：盖闻至道以无主员应，囊籥以内虚无穷，阴阳以烟煴咸化，五行之守分相攻，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纓於朱阙，反素褐於丘园，靡闲风於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间丝竹而晤言。

宋颜延之七绎曰：北岳孤生，划迹埋声，名歇事尽，道畜山扃，东国进士，谬与遇焉，其居也，依隐嵒阴，结架清深，岩屋桥构，澄道相临，寒荣陇首，綺饮江浔，客曰：周以岩廊，匝以采房，木写云气，土秘群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斫员而镂方，松上箭渚，药苑香林，梁涧道以高济，栈岩磴而上

寻，客曰：若夫丹山之奥，金门而秘，地首岷铜，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调金为器，故列真玩其微鸣，辞人赋其清懿，若乃梓漆简声，丽容呈才，陈舞态，开吹台，猎悲风，溯秋埃，既而昵宾献寿，中人奉膳，有悄者颜，弗怡高殿，视华鼓之繁桴，听边笳之嘶啞，飞朱鹭以首引，逮玄云而终变，然後簪珥摇晖，庄服流涵，抗妍歌以跼鷁，扬轻袖而翳面，杂纷披於巾拂，递间关乎槃扇。

齐竟陵王宾僚七要曰：松既烟而接汉，竹缘岭而负筠，哀过鸿於月晓，悲夜猿於霜旻，乃鹤驾之非远，信羽车之可邻，鸿池广象，太液染华，势含五水，气疏九河，既百寻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鼓地而目多，岂能从我，汎此安波。

梁萧子范七诱曰：幽遁公子，不游义路，不入礼门，人主焉得为臣，公侯难以为容，有暴势大夫，驱美泽之车，策千里之马，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苗山之铤，采邪溪之铜，既云时吉，亦曰天中，金英内曜，银精外通，均如屈杨之舒彩，粲若芙蓉之始红，七星布而成列，五色变而无穷，宝兼千万，声重二都，迈兹巨阙，超彼鹿卢，呈形薛烛，表质风湖，大夫曰：玉馐方丈，蕙肴果器，法罄吴章，妙穷伊挚，若乃豹胎之贵，凤卵之珍，常山之果，醴水之鳞，大夫曰：访幼女於蔡邕，选佳人於赵都，或拾翠於神渚，或采桑於城隅，见者忘锄而留瞩，行者下檐而踟蹰，女乃歌曰：井上李兮随风漂，垂翠帷兮夜难晓，独处廓兮心悄悄，怀素缕之双针，原因之於三鸟，大夫曰：若乃帝思启土，命将朔方，守边鄙而拥角节，集兵旅而驰牙璋，或埋轮於绝域，或繫马於遐疆，功格宇宙，威

振蛮荒，大夫曰：逸恣之赤兔，骏足之骊驹，龙文重於汉厩，鱼目贵於西都，若乃似鹿之体，如龙之姿，纒以紫缕，系以青丝，大夫曰：冬斩阳木，夏伐阴材，剗劂之功咸至，钩绳之妙并来，拟天文而特建，象地户而高开，丽前脩之金屋，陋曩日之璜台，若乃缙锦遍室，丹青被土，白珠之帘，水精之柱，绮井镂而重葩，华桶焕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树，紫紉复峻而连天，青绮高而干雾，大夫曰：自五气初运，二灵始分，蛇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乃圣皇之馭国，得附枝而居位，陋重华之聪明，蔑放勋之文思，通犀文甲之献，相继於天府，金漳银鸟之锡，不绝於史书，当此之日，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竦然曰：前靡靡之数说，皆非鄙性之所娱，如今之善诱，请就列於康衢。

连珠

傅玄叙连珠，所谓连珠者，兴於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於古诗劝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最得其体，蔡邕似论，言质而辞碎，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有文而不典。

汉杨雄连珠曰：臣闻明君取士，贵拔众之所遗，忠臣不荐，善废格而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

汉班固拟连珠曰：臣闻公输爱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贵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闻良匠度见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业。

臣闻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因近习而取士者，无伯玉之功，故珣璠之为宝，非駟佞之术也，伊吕之佐，非左右之旧。

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

臣闻马伏皂而不用，则駑与良而为群，士齐僚而不职，则贤与愚而不分。

後汉潘勖拟连珠曰：臣闻媚上以布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忧国者，臣之所难，主之所原，是以忠臣背利而脩所难，明主排患而获所原。

魏文帝连珠曰：盖闻琴瑟高张则哀弹发，节士抗行则荣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极，苏武扬声於朔裔，盖闻四节异气以成岁，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显，比干剖心而荣。

盖闻駑蹇服御，良乐咨嗟，铅刀剖截，区冶叹息，故少师幸而季梁惧，宰嚭任而伍员忧。

魏王粲仿连珠曰：臣闻明主之举也，不待近习，圣君用人，不拘毁誉，故吕尚一见而为师，陈平乌集而为辅。

臣闻记功志过，君臣之道也，不念旧恶，贤人之业也，是以齐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晋耻雪。

臣闻振鹭虽材，非六翮无以翔四海，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

臣闻观於明镜，则疵瑕不滞於躯，听於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

晋陆机演连珠曰：臣闻日薄星回，穹天所纪物，山盈川

冲，厚地所以播气，五行错而致用，四时违而成岁，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离，明君执契，以要克谐之会。

臣闻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园之秀，因时则扬，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幸与，不降佐於昊苍。

臣闻禄放於宠，非隆家之举，官私於亲，非兴邦之选，是以三卿世及，东国多衰弊之政，五侯并轨，西京有陵夷之运。

臣闻灵晖朝覩，称物纳照，时风夕洒，程形赋音，是以至道之行，万类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无匱於心。

臣闻鉴之积也无厚，而照有重泉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周天壤之际，何则，应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万邦凯乐，非悦钟鼓之娱，天下归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闻智周通塞，不为时穷，才经夷险，不为势屈，是以凌霄之羽，不求反风，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闻利眼临云，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辉，是以明哲之君，时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屡抱後时之悲。

臣闻因云洒润，则芳泽易流，垂风载响，则音徽自远，是以德教俟物而济，荣名缘时而显。

臣闻弦有常音，故曲终则改，镜无畜影，故触形则照，是以虚己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適事，不观万殊之妙。

臣闻目无常音之察，耳无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殊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备於人。

臣闻触非其类，虽疾弗应，感以其方，虽微则顺，是以商飏漂山，不兴盈尺之云，谷风垂条，必降弥天之润，故闇於理者，唱繁而和寡，审乎物者，力约而功峻。

宋谢惠连连珠曰：盖闻献技者易忽，养德者难致，是以子张重趼，不获哀公之禄，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盖闻机心难湛，不接异类，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罗举而云鸟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盖闻春兰早芳，实忌鸣窾，秋菊晚秀，无惮繁霜，何则，荣乎始者易悴，贞乎末者难伤，是以傅长沙而志沮，登金马而名扬。

盖闻脩己知足，虑德其逸，竟荣昧进，志忘其审，是以饮河满肠，而求安愈泰，缘木务高，而畏下滋甚。

宋颜延之范连珠曰：盖闻夫履顺则天地不违一物，投诚则神明可交，事有微而逾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鲁阳倾首，离光为之反舍，有鸟拂波，河伯为之不潮。

齐王俭畅连珠曰：盖闻王佐之才虽远，岂必见采於当世，陵云之气徒盛，无以自致於云间，是故魏人指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梁武帝连珠曰：盖闻水镜不以妍蚩殊照，芝兰宁为贵贱异芳，是以弘道归於兼济，至德由乎两忘。

盖闻一管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径寸之珍，有时而黷，盈尺之宝，不能无瑕。

盖闻理渐其萌，岂须拔岳之力，物有易伤，不待凌云之缴，是以微照积而山飘，虚弦动而隼落。

梁宣帝连珠曰：常闻盈虚之道，虽脩平而必陂，损益之由，在至象而无罅，是以谓地之厚，而东南缺，唯天为大，而西北悬。

常闻山有藏玉，则卉草常荣，林有猛兽，则丛枝莫采，是以汉仪重见，皇王之迹有真，周礼犹存，龟蒙之田无改。

梁沈约连珠曰：臣闻烈风虽震，不断蔓草之根，朽壤诚微，遂震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佳，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闻鸣籁受响，非有志於要风，涓流长迈，宁厝心於归海，是以万窍怒号，不叩而咸应，百川是纳，用卑而为宰。

梁吴筠连珠曰：盖闻艳丽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贞华炤物，而以绝等见猜，是以班姬辞宠，非无妖冶之色，阳子寂寞，岂乏炫曜之才。

盖闻义夫投节，未必识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萦带，不蒙肉食之谋，申胥泣血，非有执圭之位。

梁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曰：妾闻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泽，玄妻长发，无籍於金钿，故云名由於自美，蝉称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独其妖艳，卫姬专其可怜。

妾闻芳性深情，虽欲忘而不歇，薰芬动虑，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祇结秦妇之恨，爵台馀妒，追生魏妾之悲。

【表】梁沈约注制旨连珠表曰：窃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放易象论，动模经诰，班固谓之命世，桓谭以为绝伦，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也，虽复金镳互骋，玉软并驰，妍蚩优劣，参差相间，翔禽伏兽，易以心威，守株胶瑟，难与適变，水镜芝兰，随其所遇，明珠燕石，贵贱相悬。

卷五十八·杂文部四

[注]书 檄 移 纸 笔 砚

书

《广雅》曰：书记曰书。

《汉书》曰：苏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言武已死，後汉使至匈奴，教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单于顾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於是遣还，事具鸟部雁篇。

《汉书》曰：陈遵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从吏，乃召善书吏十人於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凭几口授书吏，且省官事，数百封亲疏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云，便於笔札，故时人云，谷子云之笔札，楼君卿之唇舌。

《吴录》曰：王宏为冀州刺史，不发私书，不交豪族，号曰王独坐。

《典略》曰：太祖尝使阮瑀作书与韩遂，於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览 [注] 《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五作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

嵇康与山涛书曰：素不便书，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堪。

《蜀志》曰：王平，字子均，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占授作书皆有意，使人读史汉诸书听之，通知其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旨。

《鲁国先贤志》曰：孔翊为洛阳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书，皆投其中，一无所发，弹治贵戚，无所回避。

张华别传曰：大驾西征锺会，至长安，华兼中书侍郎，从行，掌军事中书疏表檄，文帝善之。

《语林》曰：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人寄百馀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咒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达书邮。

沈约《宋书》曰：刘穆之朱龄石，并便尺牍，尝於高祖坐，与龄石共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

【书】汉邹阳上书梁王曰：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渝两主，岂不哀哉，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舆避世，语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苏秦相燕，人恶之於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馱馱。白圭显於中山，人恶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故百里奚乞食於道，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者，岂素官於朝，借誉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信子舟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於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消骨也，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跖之客可使刺由，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

後汉班固上书东平王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将军膺千年之任，躡先王之踪，体弘懿之资，据高明之势，昔卞和献宝，以罹折趾，屈子纳忠，終於沉身，已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弥章。

齐陆厥与沈约书问声韵曰：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整，咏史无亏於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於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脩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从事乎一日，医医 [注] 南齐书五十二陆厥传作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一人也。

梁简文帝答张缵谢示集曰：缵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丈夫，杨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旦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鸚鵡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又答新渝侯和诗书曰：垂示三首，风云吐於行间，珠玉生於字里，跨躡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尽 [注] 全梁文十一作画。等，此皆性情卓绝，亲致英奇，故知吹箫入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手持口诵，喜荷交并。

梁元帝答刘缩求述制旨义书曰：学山学海，未臻其极，为龙为光，或从王事，所赖昔经陕服，颇足良书，凭几据梧，静供游目，枕中之记，即用为枕，帷前之秩，仍可为帷，对此自

娱，敬而待命，叩而必应，已谢悬钟，汲而无竭，复乖井养。

梁沈约与范述曾论竟陵王赋书曰：夫眇汎沧流，则不识涯涘，杂陈锺石，则莫辩宫商，虽复吟诵环回，编离字灭，终无所辩，仰酬睿旨，微表寸长。

梁刘孝绰答梁元帝书曰：伏承自辞皇邑，爰至荆台，未劳刺举，且摘高丽，近虽预观寸锦，而不睹金玉，昔临祸辞赋，悉与杨循，[注]全梁文六十作修。未殫宝笥，顾惭先哲。

梁江淹诣宋建平王上书曰：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於齐台，下官蓬户桑枢之民，布衣麻带之士，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何尝不局影凝严，侧身扃禁者乎，宁当争分寸之末，竞锥刀之利，积毁消金，积谗摩骨，远则直生取疑於盗金，近则伯鱼被名於不义。

梁刘之遴与刘孝标书曰：间闻足下作类苑，括综百家，驰骋千载，弥纶天地，缠络万品，撮道略之英华，搜群言之隐蹟，铅摘既毕，杀青已就，义以类聚，事以群分，述征之妙，杨班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虽复子野调声，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构览，悬百金於当时，居然无以相尚，自非沉郁澹雅之思，安能闭志经年，勤成若此，吾尝闻为之者劳，观之者逸，足下已劳於精力，宜令吾见异书。

梁刘孝标答刘之遴借类苑书曰：九冬有隙，三馀暇时，多游书圃，代树萱苏，若夫采璽璽於绡纨，阅微言於残竹，啜饫膏液，咀嚼英华，不知地之为舆，天之为盖，靡测回塘，莫辩

輿马，乌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坟素，详观图谍，擗管联册，纂兹英奇，蛩蛩之谋，止於善草，周周之计，利在衔翼，故鸠集斯文，盖自缀其漏耳，岂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檄

《说文》曰：檄，二尺书也，从木敷声。

《释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

《汉书》曰：申屠嘉为丞相，邓通居上旁，怠慢，嘉为檄召通曰：不来且斩，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

《东观汉记》曰：光武数召诸将，置酒赏赐，坐席之间，以要其死力，当此之时，贼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上犹以馀间讲经艺。

又曰：隗嚣，故宰府掾吏，善为文书，每上书移檄，士大夫莫不讽诵。

又曰：庐江毛义，少时家贫，以孝行称，南阳张奉慕其义，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

《典略》曰：张仪，魏人，常从楚相饮，楚相亡璧，意仪盗之，掠笞数百，既相秦，为檄告楚相曰：吾从汝饮，不盗汝

璧，善守汝国，我且盗汝城。

又曰：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制，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

《魏志》曰：孙放善为书檄，三祖谘命招喻，多放所为。

李充《起居戒》曰：军书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杀，语不虚诞，而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请姑舍之，以拟能者。

《续晋阳秋》曰：何'忌母，刘牢之姊也，'忌与高祖谋，夜於屏风里制檄文，母潜登屏风上窥，既知其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讎耻雪矣。

【檄文】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後，触白刃，冒流矢，议不反顾，计不旋踵，彼岂乐死恶生，而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珪而爵，终则遗显号於後世，传土地於子孙，名声施於无穷，功烈著於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泽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魏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曰：操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輿金攒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续遇董卓，侵官

暴国，於是收罗英雄，弃瑕取用，故遂与操，同谄合谋，操遂承资跋扈，肆行凶慝，割剥元良，残贤害善，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又特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所过堕突，无骸不露，乃欲摧桡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梟雄，某俯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虎贲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後，若举炎火以爇飞蓬，覆沧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消灭者。

又檄吴将校曰：孙权小子，未辩菽麦，要领不足以膏萧斧，名字不足以汗简墨，谓为舟楫足以拒皇威，江湖可以逃严诛，不知天网设张，以在纲目，罾罟之鱼，期於消烂也，若使水而可恃，则洞庭无三苗之墟，子阳无荆门之败，朝鲜之垒不刊，两越之旌不拔也，丞相衔奉国威，为民除害，元恶大憝，必当梟夷，盖凤鸣高冈，以远罽罗，圣贤之德也，鸛鷖之鸟，巢於苇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东之地，无异苇苕，诸贤处之，信亦危矣。

魏锺会檄蜀文曰：今主上圣德钦明，绍隆前绪，宰辅忠肃，明允劬劳，王室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悼彼巴蜀，独为匪民，是以命授六师，恭行天罚，今边境义清，方内无事，蓄力待时，并兵一向，而以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比年以来，曾无宁岁，征人勤瘁，难以当子来之民，此皆诸贤所共亲见，诚能鉴兹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横身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

晋孙惠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曰：颖稟性强暗，增崇位号，阿比奄官，专任孟玖，遂使恣睢，杀活由己，疾谏好谗，小人满侧，官以贿成，位以钱获，囚以货生，狱以币解，百官卷舌，朝野隐伏，案颖之罪，书记未有，祸甚叔带，逆隆鲁桓，为子则不孝，为臣则不忠，为弟则不顺，为主则不仁，四恶具矣，豺狼之性，有甚无悛。

晋庾阐为郗鉴檄青州文曰：盖天地有盈虚之期，皇代有盛衰之会，姬文至圣，犹西患昆夷，周室哲王，而北难獫狁，天步祸乱，有自来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纲暂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国，二十馀载，毒流四海，人神含愤，天诛自灭，而石虎穷凶，袭其馀业，内肆豺狼之暴，外有无辜之祸，念诸文武百姓，同为和气之民，而不蒙太阳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间，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穷征役，居者困重赋，死生契阔，良难为心。

又檄李势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代运，否终则泰，贤哲睹机以知变，不肖灭亡以取祸，昔者皇运中消，乾纲暂弛，耀[注]按当作曜，谓刘曜。勒穷凶，肆暴神州，李刘启逆，窃逼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陕，未能仰宣皇恩，招携以礼，而使三巴之民，制於犬羊之群，元元之命，悬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叹，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萌，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图，自求多福，无使兰艾同焚，永作鉴诫，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又为檄石虎文曰：石勒因衅，剪覆旧京，穷凶极逆，伪号累祀，百姓受灰没之酷，王室有黍离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

能祀夏，不有宣王之兴，谁剋旧物，羯帅石虎，僭袭凶叶，负恃其众，陆梁河朔，每念忠顺之士，怀仁抱义，含胆饮血，离其祸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奋，今遣使持节荆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连云，组练映日，运孙吴之筹，按尚甫之略，莫不张胆咀铁，人思自百，以此众战，其犹烈火之燔秋蓬，衡飏之扫落叶也。

晋桓温檄胡文曰：胡贼石勒，暴肆华夏，齐民涂炭，煎困畿孽，至使六合殊风，九鼎乖越，每惟国难，不遑启处，抚剑北顾，慨叹盈怀，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师次安陆，经营旧邑，瞻望华夏，暂成楚越，登丘凄览，征夫愤慨，昔叔孙绝粒，义不同恶，龚生守节，耻存莽朝，历既逋僭，一朝荡定，拯抚黎民，即安本大，训之以德礼，润之以玄泽，信感荒外，武扬八极，先顺者获赏，後伏者前诛，德刑既明，随才攸叙，此之风范，想所闻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粤若梁兴五十馀载，平一宇内，德惠攸长，仁育群生，义征不服，建翠凤之旗，则六龙骧首，击灵鼙之鼓，则百神警肃，风牧方邵之贤，卫霍辛赵之将，叱咤则风云兴起，鼓动则嵩华倒拔，叶和万邦，平章百姓，十尧九舜，曷足云也，贼臣侯景，匈奴叛臣，鸣镝馀嗜，冒于货贿，不知其极，敢兴逆乱，梗我王畿，贼臣正德，阻兵安忍者，结怨江干，远適单于，虔刘我人民，离散我兄弟，臧获之人，五宗及赏，搢绅之士，三族见诛，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书其罪，雷震风骇，直指建邺，按剑而叱，江水为之倒流，抽戈而挥，皎日为之还舍，如驷马之载鸿毛，奔牛之触鲁缟。

梁裴子野喻虜檄文曰：天生蒸民，树之以君，所以对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难，肇自遂古，以迄皇王，经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拨乱反正，君临亿兆，休牛放马，载戢干戈，思与一世之民，跻之仁寿之域，昔者晋失其序，天笃降丧，而四夷交侵，小雅尽缺，宋之初载，实有武功，秦晋之墟，频臬僭伪，末叶陵迟，遂亡淮济，旷日长久，莫能克复，朕爰初创业，思闲宁静，保大定功，未遑远略，而狡虜游魂，不式王命，朕谓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矜此涂炭，用寝兵革，今戎丑数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弥年，穀价腾踊，丁壮死於军旅，妇女疲於转输，虐政惨刑，曾无惩改，四方同集，九服齐契，譬犹翻东海以注萤燭，倒昆仑以压蝼蚁，其身糜烂，岂假多力，尔二周故老，六辅大姓，蒙耻俯首，有自来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时，昔由余入秦，礼以卿佐，日磬降汉，华豹七叶，苟有其才，岂无大位，梁任孝恭为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盗移国，终继臬翦之诛，凶狡凭凌，必致歼夷之戮，所以董卓称乱，徒藉群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业，故市耀脐灯，府传饮器，我有魏今临一境，卜世相承，保义黔黎，事逾年祀，尔朱荣胡貊遗种，边塞是居，奸宄妄才，凶愚丑类，茹血餐腥，本非人品，依随水草，取类马牛，而包藏祸图，窃怀反噬，遂长驱种落，用袭我周南，率彼酋豪，侵袭我河县，所以流离播越，亟淹星纪，仰慕园陵，俯伤黎庶，遂得式仰唐朝，宣奉舜阙，梁大皇帝，功逾五帝，道迈三皇，负宸当轩，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协和万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锋，扬旌致讨，先取滑台，鼓行金谷，关东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沦芜，室家颠殒，饮气吞声，志申讎怨，士各怀归，民思父母，表里符契，神灵响集，王者之师，有征无战，锋刃所裁，幸勿罹染。

後魏魏收檄梁文 [注] 全北齐文五据文苑英华六百四十五，通鉴一百六十作杜弼文。曰：夫辰象丽天，山岳镇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建之以邦国，树之以君长，日月於是莫贰，帝王所以总一，虽五运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家承统，光配彼天，义洽幽明，化周动植，崇文德以来远，修礼让以止讼，舞干戚於两阶，执玉帛於万国，玄功潜运，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赐而无迹，唯彼吴越，独阻声教，侯景竖子，本无土业，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离之地，甘辞卑体，进孰 [注] 英华，通鉴作熟。图身，而伪朝大小，幸灾忘义，主荒於上，臣蔽於下，人而无礼，其能国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虽有贼臣去国，亡卒出境，何异一毛之落牛体，双凫之飞海滨，彼既连结奸恶，断绝邻好，追兵保境，纵盗侵国，盖物无定方，事无常势，是以吴侵齐境，遂致句践之师，赵纳韩地，终有上 [注] 英华，通鉴作长。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轶徐部，筑垒拥川，舍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怀，贞阳以犹子之亲，当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穷，亦将路无还蜀，兼复狭子垂翅，俱在笼樊，虽复贪利苟得，背同即异，获一人而失一国，见黄雀而忘深井，智者所不为，仁者所不向，诚既往之难逮，犹将来之可追，侯景以鄙里之夫，遭风云之会，位登三事，邑启万家，揣身量分，久当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诲之以慢藏，使其势得容奸，令其时堪乘便，计虽非孙吴猛将，燕赵精兵，犹是久涉行阵，曾习军旅，拒此则作气不足，攻彼则为势有馀，呼之则返速而衅小，不惩则叛迟而祸大，但恐楚国忘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横使江黄士子，荆杨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露雾之中，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将险躁之风俗，任轻薄之子孙，朋党路开，兵权在外，必将祸生

骨肉，难起腹心，强孥〔注〕英华，通鉴作弩。冲城，长戟指阙，徒探雀馘，无用府藏之虚，空请熊蹯，诘延漏刻之命，外崩中溃，今实其时，鹬蚌相扼，我乘其弊，方使锺山渡江，青盖入洛，荆棘生於建业之宫，麋鹿游於姑苏之馆，但恐革车之所轘轳，剑骑之所蹂践，椅梓於焉倾折，竹箭以此摧残，若吴之王孙，蜀之公子，顺时以动，见机而作，归款军门，委命下吏，当使焚棕而出，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终为晋用也。

陈徐陵檄周文曰：主上恭膺宝历，嗣奉瑶图，既禀圣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略，义安兆庶，共靖戎华，同戢干戈，永销锋镝，况复追惟在楚，无忘玉帛之言，軫念过曹，犹感盘餐之惠，年驰玉节之使，岁降银车之恩，庶彼怀音，微悟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从潇湘，空竭关垄，荆梁左右，汉沔东西，籥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犹愴满堂，百姓为心，弥切宸宸，大都督吴明彻，台司上将，德茂勋高，威著荆湘，化闻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嘘而定寿阳，席卷江淮，无淹弦望。

移

范曄《後汉书》曰：韩馥见民情归袁绍，忌方得众，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乔 胃 [注]《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七作瑁。乃诈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於是方听绍举兵。

王隐《晋书》曰：毛宝据郟城陷，宝尸沉江不出，戴详移告河伯诸神，使出宝尸，十馀日乃出。

《典略》曰：卫襄，字叔辽，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时有白波贼众数万人，官兵诛讨不能平，而使襄要我原解散，於是襄为书移，即平定。

【移文】汉刘歆让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习 [注] 汉书三十六刘歆传作皆。列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责让之曰：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关，[注] 汉书作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於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源，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皆以尚书为不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夫子曰

[注]按子曰二字衍。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

梁简文帝答穰城求和移文曰：属彼数及侮亡，运逢瓦解，石言水斗，实验地凶，飞絮雨粟，还符天怪，故沦俗骏奔，遗黎南请，所以皇略北征，临[注]临字疑衍。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伤一物之失所，故馀民襁负，扫[注]原讹扫，据冯校本改。地来王，而向化之党，忽览今移，咸以陶兹礼乐，重睹衣冠，已变伊川之发，兼削呼韩之衽，宁当生入玉关，死归建业，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远届，实亦劳止，想近察时机，远详图纬，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脉[注]原讹末，据冯校本改。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二贤，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达玄象，将恐卫将之师，复有狼居之战，侯应之讨，更睹阴山之哭。

梁任孝恭答魏初和移文曰：盖轩辕五十二战，义在拯民，汤武二十七征，本惟静难，明异时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拨，[注]全梁文六十七作揆。我皇屈兹上圣，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仪而覆载，照高日月，泽富云雨，值魏氏纷纶，亟离星晷，竞寻干戈，争以兴废，王无卒岁，相不浹辰，只马泣师，月陈庭阙，裹粮请救，日款关扉，故屡动云旗，再驱苍兕，同小白之存亡，等任好之继绝，匹妇是讎，尺土非利，然百战百胜，犹苦四民，九拒九攻，终劳万姓，纳皇之念，无忘日昃，李陵失律，暂摧羽鳞，同孟明之反秦，似荀之归晋，并赉来移，闻之委曲，知彼当壁得人，兆龟有主，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鹤鸣九皋，戾天已响，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辄勒缘边屯戍，各息烽警，旌旗尽卷，刁斗夜停，混鸡犬於四邻，

接桑麻 [注] 原讹床，据冯校本改。於二境，陈徐陵为护军长史王质移文曰：比金风已劲，玉露方团，宜及穷秋，幸逾高塞，当使孤旌不反，只骑无还，非止汤罗，岂知尧德，其承比年民垫，仍岁蕴隆，粒粟贵於随珠，分糜乏於齐鼎，且氏羌旅拒，已跨伊瀍，胡羯凭陵，方逾汾潞，刺虎之势，时则卞生，拾蚌之机，弥验苏子，但国家体兹明信，有同皎日，岂唯风雨之旦，犹救匹夫，宵梦之言，无欺幽壤，贼华皎，近以临蕃有谴，作牧无章，既惧槛车之徵，便忧齐斧之戮，遂乃治兵楚梦，窃戴干戈，傍引西戎，共谋东夏，伪周遣其卫国公宇文直等，总统獯豨，为其羽翼，丑徒济岸，来攻郢城，逆竖浮舟，同趣夏浦，王师舳舻，素在中流，群帅争驱，应时歼荡，羌胡宝马，纵横七泽之中，荆楚楼船，弥满三江之上，浮禽所获，水陆无遗，华皎擢自刍微，叨居蕃翰，情惭犬马，罔顾恩灵，翻执干戈，自图家国，闻诸间谍，具彼邻谋，乃授冬官，即为乡导，虽伤仁义之俗，非敢有私，期和与之情，犹冀无失。

又移齐曰：获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怀庆悦，眷言邻穆，深副情伫，夫天纲之大，固无微而不擒，神武之师，本无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倾其部落，逆竖道其乡关，非厥英图，殆难堪戮，况复洞庭遐旷，丘食殷阜，西穷版屋，北罄毡庐，声冠符姚，势兼聪勒，庸蜀宝马，弥山不穷，巴汉楼船，陵波无际，我之元戎上将，协力同心，承稟朝暮，致行明罚，为风为火，殄彼蒙冲，如霆如雷，击其舟舰，羌兵楚贼，赴水沉沙，弃甲则两岸同奔，横尸则千里相枕，江川尽满，譬睢水之无流，原隰穷胡，等阴山之长哭，於是黑山叛邑，诸城洞开，白虏连群，投戈请命，长沙鵬鸟，靡复为妖，湘川石燕，自然还舞，克翦无筭，纒累禽不贖，欲计军俘，终难巧历，所

获其龙驹骥子，百千蓬，[注]本集作百千其群。更开首蓿之园。方广駟駟之厩，於是卫霍甘陈，虬髯瞋目，心驰垄路，志饮河源，乘胜长驱，未知所限，岂如桓温不武，弃彼关中，殷浩无能，长兹羌贼，方且西逾酒郡，抵我境而置边亭，东略盐池，为齐朝而反侵地，此改[注]本集作政。亦翦妖氛，未穷巢窟，便闻庆捷，愧佩良深。

纸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上方，造纸，所谓蔡侯纸也。

董巴记云，东京有蔡侯祇 [注] 《太平御览》六百零五作纸。即伦也，故麻名麻纸，木皮名纸，故 [注] 御览故下有鱼网造纸，名五字，此脱。网纸也。

《三辅决录》曰：韦诞奏，蔡邕自矜能兼斯善 [注] 书断作喜。之法，非流纨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罔 [注] 《太平御览》七百四十七作用。张芝笔，古 [注] 御览作左。伯纸，及臣黑，[注] 御览作墨。皆古法，兼此三具。又得巨 [注] 御览作臣。手，然後可以尽径丈 [注] 原讹经文，据冯校本改。之势，方寸之言。

王隐《晋书》曰：陈寿卒，诏下河南，遣吏贲纸笔，就寿门下，写取国志。

渚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纸麻纸敕纸法纸，各一百。

《抱朴子》曰：洪家贫，伐薪卖之，以给纸笔，昼营园

田，夜以柴火写书，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艺文，常乏纸，每所写，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读。

《文士传》曰：杨脩为魏武主簿，尝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为答数纸，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弟连答之，已而有风，吹纸乱，遂错误，公怒推问，脩惭惧，以实答。

《晋阳秋》曰：刘弘为荆州刺史，每有兴发，手书郡国，丁宁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恭赴，咸曰：公一纸书，贤於十部从事也。

《语林》曰：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捡按库中，有九万笺纸，悉以乞谢公。

沈约《宋书》曰：张永善隶书。又有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不之及也。

【赋】晋傅咸纸赋曰：盖世有质文，则治有损益，故礼随时变，而器与事易，既作契以代绳兮。又造纸以当策，夫其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则，体絜性真，含章蕴藻，实好斯文，取彼之弊，以为此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

【启】梁刘孝威谢赉宫纸启曰：臣与谢嘏，俱惭其圣，神
[注]《初学记》二十一作臣。之冲梯，实愧鲁般之巧，嘏之城垒，特无禽子之守，攻弱侮亡，其劳甚薄，策勋行赏，为渥

过隆，虽复业 [注] 《初学记》作邨。固以穀慚兹靡滑，谢此鲜光。

笔

《博物志》曰：蒙恬造笔。

《释名》曰：笔，述也，述事而书之也。

《韩诗外传》曰：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门下，三日三夜，简子问其故，对曰：臣为君谏谏之臣，墨笔执牍，从君之後，伺君过而书之。

《列仙传》曰：李仲甫，颍川人，汉桓帝时，卖笔辽东市上，一笔三钱，有钱亦与笔，无钱亦与笔。

《汉书》曰：张安世持橐籥笔，橐，挈橐也，近臣负橐笔，从备顾问，或有记。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

华峤《後汉书》曰：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笔耕乎，事具人部。谢承《後汉书》曰：王充於宅内，门户垆柱，各置笔砚筒牍，见事而作，著论衡八十五篇。

《汉官仪》曰：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双，篆题曰：北工作楷，於头上，象牙寸半着笔下。

《广志》曰：汉诸郡献兔毫，书鸿门题，唯赵国毫中用。

《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辩论应机，锤繇王朗等，虽各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议，皆阁笔，不敢措手。

《魏略》曰：王思为大司徒，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蝇，不能去，[注]去字原缺，据冯校本补。还取笔掷地，踰坏之。

《魏志》曰：甄后九岁，熹书，用诸兄笔，或非之，后曰：古贤女皆览前世成败，不知书，何由见之。

魏末传曰：夏侯太初见召，还洛阳，绝人道，不畜笔砚。

传[注]《太平御览》六百零五作傳。子曰：汉末，一笔之押，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随珠，发以翡翠，此笔非文犀之植，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矣。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笔四枝，铜博山笔床副。

【诗】梁简文帝咏笔格诗曰：仰出写含花，横插学仙掌，行因提拾用，遂厕旋台赏。

梁徐擒咏笔诗曰：纤端奉积润，弱质散芳烟，直写飞蓬牒，横承落绣篇，一逢提握重，宁忆仲升捐。

【赋】後汉蔡邕笔赋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標悍，体遒近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系之纏束，形调抆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书乾坤之阴阳，赞三皇之洪勋，叙五帝之休德，扬荡荡之典文，纪三王之功代兮，表八百之肆勤，传六经而辍百氏兮，建皇极而序彝伦，综人事於晦昧兮，赞幽冥於神明，象类多喻，靡施不协，上刚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谢，四时之次也，圆和正直，规矩之极也，玄首黄管，天地之色也。

晋傅玄笔赋曰：简脩毫之奇兔，选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兰，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逞术，缠以素帛，纳以玄漆，染芳松之淳烟，写文象於纨素，动应手而从心，焕光流而星布。

晋成公绥故笔赋曰：有仓颉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画卦，载万物於五行，乃发虑於书契，采秋毫之类芒，加胶漆之绸缪，结三束而五重，建犀角之玄管，属象齿於纤锋，染青松之微烟，著不泯之永踪，则象神仙，人皇九头，式范群生，异体怪躯，注玉度於七经，训河洛之讖纬，书日月之所躔，别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笔之勋，人日用而不寤，[注]自一零四七页三行第十字（将字）起，至此止，宋本缺，据明本补。乞尽力於万机，卒见弃於行路。

梁吴筠笔格赋曰：幽山之桂树，恒萦风而抱雾，叶委郁而陆离，根纵横而盘互，尔其负霜含液，枝翠心赤，翦其片条，为此笔格，趺则岩岩方爽，似华山之孤上，管则员员峻逸，若九疑之争出，长对坐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

【赞】晋郭璞笔赞曰：上古结绳，易以书契，经纬天地，错综群艺，日用不知，功盖万世。

【铭】後汉李尤笔铭曰：笔之强志，庶事分别，七术虽众，犹可解说，投足择言，矜不及舌，笔之过误，愆尤不灭。

魏傅选笔铭曰：昔在上古，结绳而誓，降及後载，易以书契，书契之兴，兴自颉皇，肇建一体，浸遂繁昌，弥纶群事，通远达幽，垂训纪典，匪笔靡脩，寔为心尽，臧否斯由，厥美弘大，置类鲜畴，德兴之著，惟道是扬，苟逞其违，祸亦无方。

晋王隐笔铭曰：岂作其笔，必兔之毫，调利难秃，亦有鹿毛。

【启】梁元帝谢宫 [注] 全梁文十六宫上有东字。赐白牙镂管笔启曰：春坊漆管，曲降深恩，北宫象牙，猥蒙霑逮，雕镌精巧，似辽东之仙物，图写奇丽，笑蜀郡之儒生，故知嵇赋非工，王铭未善，昔伯偕致赠，才属友人，葛龚所酬，止闻通识，岂若远降鸿慈，曲覃庸陋，方觉琉璃无昏，随珠过侈，但有羨卜商，无因则削，徒怀曹植，恒原执鞭。

梁庾肩吾谢赉铜砚笔格启曰：烟磨青石，已贱孔氏之坛，管抚铜龙，还笑王生之璧，西域胡人，卧织成之金篋，游仙童子，隐芙蓉之行鄣，莫不并出梁园，来颁狭室。

砚

太公《金匱》曰：砚之书曰：石墨相著，邪心谗言，无得汙白。

《汉书》曰：宣帝时，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砚书，及帝即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出常参乘。

又曰：薛宣为左冯翊，性密静有思，省吏职，求其便安，下至财用笔砚，皆为设方略，利用之，省费，吏民称之。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砚冻释，命童幼入小学篇章，十一月砚冻，幼童读孝经论语。

《东观汉记》曰：苏竟与刘歆子恭书云，前世以磨研编简之才，与国右史〔注〕右史二字衍。公从事出入。

魏武帝上杂物疏曰：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员砚，大小各一枚。

《陈留志》曰：范乔年两岁，祖父馨卒，临终，抚其手曰：恨不见汝成人，以吾所用砚与之，始五岁，祖母以此言告乔，乔便执砚涕泣。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石砚一枚。

陆云与兄机书曰：君苗能作文，见兄文，辄云欲烧笔砚。

《从征记》曰：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古朴，盖孔子生平时物也。

【赋】晋傅玄砚赋曰：采阴山之潜朴，简众材之攸宜，节方圆以定形，锻金铁以为池，设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仪，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加采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玄。

【赞】魏繁钦赞曰：班采散色，沕润毫芒，点黛文字，曜明典章，施而不德，吐惠无疆，渐渍甘液，吸受流芳。

【铭】魏王粲砚铭曰：昔在皇颡，爰初书契，以代结绳，民察官理，庶绩诞兴，在世季末，华藻流淫，文不写行，书不尽心，淳朴浇散，俗以崩沉，墨运输藻，荣辱是若，念兹在兹，惟玄是宅，梁武帝砚铭。

音 横 德 写

假 墨 图 心

梁丘迟砚铭。

图 水 平

\ /

壁 迹

/ \

明 理 宣

卷五十九·武部

[[注] 二字据本书目录补]

[注] 将帅 战伐

将帅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为郎将。

《六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张盖，出隘塞，犯泥涂，将必下步，士卒皆定，将乃就舍，炊者皆饱，将乃敢食。

《左传》曰：晋侯之弟杨干，乱行於曲梁，魏绛戮其仆，
《周官》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史记》曰：魏文侯问，吴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於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又曰：齐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穰苴曰：原得君之宠臣，国中所尊，以临军，乃可，於是景公使庄贾往，穰苴与约会，日中於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暮时，庄贾乃至，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後者云何，曰：当斩，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震。

又曰：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羸粮与士卒分劳。

又曰：文帝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灞上，祝兹侯徐厉，军棘门，以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帝自劳军，至灞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军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士吏被甲，彀弓持满，先驱至，不得入，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於是上使诏军将，亚夫乃传言开壁，壁开，士吏曰：军中不得驱驰，於是天子乃按辔徐行，将军亚夫，将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色改容，使人称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文帝曰：此真将军矣，曩者灞上棘门军，儿戏尔，其将固可袭而虜也，至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久之。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令於君，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於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韩子》曰：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自吮其脓，伤者母立而泣，人曰：将军於若子如是，何为泣乎，对曰：吴子吮其父之伤，而杀之泾水之上，今安知不杀是子乎。

黄石公三略曰：良将之军也，恕己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

军谏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故良饵之下有悬鱼，重赏之下有勇夫。

《淮南子》曰：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将 [注] 《太平御览》二百七十四将上有在字，此脱。军身，今国有难，原子将而应之，主亲操钺授将军曰：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辞而行，乃爪鬣，设明衣，凿凶门而出，乘将军，[注] 御览军下有车字。建鼓旗，载斧钺，临敌攻战而领，[注] 御览作不顾二字。必死无有二心。

《列女传》曰：楚子反攻秦军，绝粮，使人请於王，因问其母，母问使者曰：士卒无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问将军无恙乎，对曰：将军朝夕刍豢黍粱，子反破秦军而归，母闭门不内，使数之曰：子不闻越王句践之伐吴耶，客有献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饮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战自五也，异日又有献一囊粮者，王又使以赐军士，分而食之，甘不逾嗑而战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独朝夕刍豢何也。

《汉书》曰：韩信亡，萧何追还，汉王曰：以为大将，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召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宜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又曰：冯唐对文帝曰：天下之将，独有廉颇李牧耳，上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闾以内，寡人制之，闾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於外。

又曰：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为人少言有气，上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尔，不至学古兵法，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

又曰：西羌反，时赵充国年七十馀，上老之，使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於老臣者矣，上遣焉。

《东观汉记》曰：吴汉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

又曰：赤眉入长安，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以迎降者，以千数，众号百万。

又曰：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马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在军旅，不忘俎豆，事具巧艺部投壶篇。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时不脩行检，及长为将，严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从事。

又曰：贾逵，字梁道，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帅，口授兵法数万言。

又曰：庞德讨关羽，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时德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

《蜀志》曰：邓艾为大将，三十馀年，赏罚明，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於官，不为苟素俭，然终不治私，妻子不免饥寒。

《吴书》曰：鲁肃为人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在军阵，手不释书。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後，肃为之冠。

《抱朴子》曰：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诗】晋张华命将出征诗曰：重华隆帝道，戎蛮或来宾，徐夷兴有周，鬼方亦违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动西垠，单醪岂无味，挟纆感至仁。

梁吴筠古意诗曰：匈奴数欲尽，仆在玉门关，莲花穿剑

锬，秋月掩刀环，春机思窈窕，夏鸟鸣绵蛮，中人坐相望，狂夫终不还。

又边城将诗曰：塞外何纷纷，胡骑欲成群，尔时始应募，来投霍冠军，刀含四尺影，剑抱七星文，袖间血洒地，车中旌拂云，轻躯如未殒，终当厚报君。

又边城将诗曰：仆本边城将，驰射灵关下，箭衔雁门石，气振武安瓦，勋轻赏发兵，名高拜横野，留书应凿楹，传功须勒社，徒倾七尺命，酬恩终自寡。

又边城诗曰：闻君报一餐，远送出平野，玉褭丹霞剑，金络艳光马，高旗入汉飞，长鞭匿地写，曙星海中出，晓月山头下，岁晏坐论功，自有思臣者。

又边城诗曰：临淄重蹴鞠，西城好击刺，不要身後名，专骋眼前智，君看班定远，立功不负义，掣拽二丈旗，踟躅双皂骑，但问相知否，死生无险易。

【赞】晋孙楚白起赞曰：烈烈桓桓，时维武安，神机电断，气济师然，南折劲楚，走魏禽韩，北摧马服，凌川成丹，应侯无良，苏子入关，噉々逸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邮，与萧俱燔，惟其没矣，古今所叹。

又韩信赞曰：淮阴屈节，盘於幽贱，秦失其鹿，英雄交战，践楚知亡，抚戈从汉，遂寤明主，超然虎奋，威震赵魏，擒项平难，割据山川，称孤南面，惜哉邁疑，一朝书叛。

又乐毅赞曰：乐生诞节，寔立弘度，丹旄电麾，秦韩景附，威震济西，齐愍失据，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迟一丘，以保皓素。

【表】後魏温子昇广阳王北征请大将表曰：今四郊多垒，三军申发，率土之滨，莫敢宁晏，况忝末属，复董元戎，臣不尽心，谁将竭力，岂容饰让，苟违戎重，但以军旅之事，实所未学，求得重将，随方指麾，臣请先驱，被坚督战，若使旗鼓相望，埃尘相接，决机两阵之间，不辞万死之地，脱独委臣，专总戎旅，兵术靡常，军机屡变，以臣当之，必所未达，虽奉广筭，有均胶柱。

【论】魏何晏韩白论曰：此两将者，殆蚩尤之敌对，开辟所希有也，何者胜，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为出奇无穷，欲窥沧海，白起为胜，若夫韩信，断幡以覆军，拔旗以流血，其以取胜，非复人力也，亦可谓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赵军，诈奔而断其粮道，取胜之术，皆此类也，所谓可奇於不奇之间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曄二十八将论曰：二十八将者，前世所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图远算，固将有以焉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犹能受授惟庸，勋贤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於翼夫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缿盗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纒累继，信越终见菹戮，不其

然乎，因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绅道塞，贤能蔽拥，故光武监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谓导之以法，齐之以刑者乎，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於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系之篇末。

战伐

《尚书大传》曰：战者，惮惊之也。

《春秋说题辞》曰：伐人者，国内行威，有所斩坏，伐之为言败也。

太公《金匮》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画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请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头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闻乃惧，越裳氏献白雉。

《尚书》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弗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勛哉，弗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又曰：帝曰：咨禹，惟兹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

《礼记》曰：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於所征之地。

《大戴礼》曰：明主之所征也，诛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悦矣。

《左传》曰：卫大旱，甯《庄子》曰：周饥，克殷而年丰，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事具天部雨篇。

又曰：晋侯复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虞虢之谓也，虞公不听，後遂为晋所灭。

春秋佐易 [注] 《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九作助。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辩会，曰库兵动，鼓自鸣，得诸侯象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

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前人乎，对曰：不见，公曰：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祛衣，马前疾走，寡人其不济乎，管仲曰：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谿，从左涉，深及冠，从右涉，方深至膝，已涉大济，公拜曰：仲父之圣若此也。

又曰：代出狐白皮，狐应阳之变，六月而一见，公贵买之，代人臣难得，喜其贵价，必相率而求之，令齐载金钱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闻之，果去其农，处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狸皮，齐闻而伐之，代王即将其国土卒服於齐，事

具兽部四狐属篇。

《韩子》曰：秦穆公以女乐三人遗戎王，戎王大悦，听乐终岁不还，举兵伐之，开地千里。

《史记》曰：乐毅并获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追至于临淄，齐王昏王走保於莒，乐毅独留徇齐，攻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毅於昌国，号为昌国君。

《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到邢丘，辄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惧，召太公而问之曰：纣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辄折为三者，军当分介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淮南子》曰：人有伐国之志，雄鸡夜鸣，库兵动而戎马惊。

《汉书》曰：武帝末年，悔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

又曰：武王 [注] 按当作帝。南伐越，以牡荆曰：[注] 汉书郊祀志作画。北升 [注] 汉书作斗。登龙，以象天 [注] 汉书作太。一，命曰灵旗，以指所伐。

《论衡》曰：太公阴谋书，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举脂烛，推掩不备。

《魏志》曰：景元四年，邓艾伐蜀，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佰馀里，凿山通道，作桥阁，山高谷深，至有艰险，艾以旗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

挚虞新礼议曰：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於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

挚虞决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齐车，载迁庙之主以行，故尚书甘誓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王隐《晋书》曰：咸康元年，督护王随，领三千人，讨宁州贼，吹三角皆裂，军人恶之，随曰：裂者破也，当破贼而得土地也。

【诗】後汉崔骃安封侯诗曰：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忘身命，破光甲兮跨良马，挥长戟兮廓强弩。

魏文帝於黎阳作诗曰：千骑随风靡，万骑正龙骧，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白旄若素霓，丹旗发朱光，追思大王德，胥宇识足臧，经历万岁林，行行到黎阳。

又诗曰：朝发邻 [注] 按当作邺。城，夕宿韩陵，霖雨讖涂，与人困穷，载驰载驱，沐雨栉风，舍我高殿，何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馀不静乱。

又诗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车，涉此艰阻，遵彼洄湄，言刈其楚，班之中路，涂潦是御，辘辘大车，载低载昂，嗷嗷仆夫，载仆载僵，蒙涂冒雨，霑衣濡裳。

又诗曰：奉辞罚罪遐征，晨过黎山 完崢，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彼桑梓兮伤情。

又至广陵於马上作诗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霜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屈敌虏，兵记称贤良。

魏王粲从军诗曰：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军中多饒饶，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馀资，拓地三千里，往反速若飞，歌舞入邺城，所原获无违。

又从军诗曰：原风厉秋节，司典告详刑，我君顺时发，桓桓东南征，汎舟盖长川，陈卒被隰垆，征夫怀亲戚，谁能无此情，哀彼东山人，喟然感鹳鸣。

又诗曰：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抵，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馀晖，蟋蟀夹岸鸣，孤鸟翩翩飞，征夫心两怀，凄怆令吾悲。

又诗曰：率彼东南路，将定一举勋，筹策运帷幄，一由我圣君，限我无时谋，譬诸具官臣，鞠躬中竖内，微画无所陈，

许历为完士，一言犹败秦，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虽无铅刀用，庶几奋薄身。

宋文帝北伐诗曰：季文鉴祸先，辛生识机始，崇眷非无徵，兴废要有以，自昔论中畿，倏焉盈百祀，不睹南云阴，但见胡尘起，乱极治方形，涂泰由积否，方欲徐遣气，矧乃秽边鄙，眷言悼斯民，纳隍良在己，逝将振宏罗，一麾同文轨。

宋孝武帝北伐诗曰：表里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艳赤光。

宋谢庄江都平解严诗曰：肃旗兰庙律，耸钺畅乾灵，朝晏推物泰，通渥抃身宁，击辕歌至世，抚壤颂惟馨。

又从驾顿上诗曰：中权临楚路，前茅望吴云，冀马依风蹶，边箫当夜闻。

宋傅亮从武帝平闽中诗曰：鞠旅扬城，大蒐徐方，旅旌首路，元戎启行，弭楫洪河，总辔崇芒。

又从征诗曰：息徒西楚，伫挹旧乡，止犹岳立，动则云翔，烈烈群师，星言启行，汎舟掩河，秣马登芒。

齐虞羲霍将军北伐诗曰：拥旄为汉将，汗马出长城，长城地势险，万里与云平，穷秋八九月，虏骑入幽并，飞狐白日晚，瀚海愁云生，乘墉挥宝剑，蔽日引高旌，云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

盈，未穷激楚乐，已见高台倾。

齐王融从武帝琅邪城讲武应诏诗曰：治兵闻鲁策，训旅见周篇，教民良不弃，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赫霞文翠旃，凌山炫组甲，带衣被戎船，凝葭郁摧枪，清管乍联绵，早逢文化洽，复属武功宣，原陪玉銮右，一举扫燕然。

梁武帝宴诗曰：止杀心自详，胜残道未遍，四主渐怀音，九夷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国安岂忘战，钧台闻史籍，歧阳书记传。

梁简文帝和武帝诗曰：校尉开疏勒，将军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届武阳碑，豫游戏马馆，教战昆明池，银塘写清渭，铜钩引直漪，常从良家子，命中幽并儿，金鞍饰紫珮，玉燕帖青骊，车书今已共，原奏云亭仪。

又诗曰：祭壶今息鼓，董案成开帷，聊举青龙阵，正取绛宫时，犒兵随後拒，鞞祭逐前师，军门初露节，步陈始分旗。

梁元帝蕃难未静述怀诗曰：玉节威云梦，金钲韵渚宫，霜戈临渐白，日羽映流红，单醪结猛将，芳饵引群雄，箭拥淇园竹，剑聚若溪铜，亟睹周王骏，多逢鲍氏骢，谋出河南贾，威寄陇西冯，溪云连阵合，却月半山空，楼前飘密柳，井上落疏桐，差营逢霪雨，立垒挂长虹。

又和王僧辩从军诗曰：山虚和铙管，水静写楼船，连鸡随火度，燧象带烽然，洞庭晓风急，潇湘夜月圆，荀令多文藻，

临戎赋雅篇。

梁吴筠战城南诗曰：蹀躞青骊马，往救城南畿，五历鱼丽阵，三尺九重围，为君意已重，无功终不归。

又诗曰：前有浊樽酒，忧思乱纷纷，小来重意气，学剑不学文，忽值明关静，匈奴遂两分，天山已半出，龙城无片云，汉世平如此，何用李将军。

又诗曰：陌上何喧喧，匈奴围塞垣，黑云藏赵树，黄尘埋陇垠，天子羽书劳，将军在玉门。

又诗曰：杂虏冠铜鞮，征役去三齐，扶山翦疏勒，傍海扫沉黎，剑光挥夜电，马汗昼成泥，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

又征客诗曰：公卿来帐别，葭声在狭斜，玉樽浮云盖，朱轮流水车，鞞中悬明月，剑杪照莲花。

梁沈约正阳堂宴劳旋诗曰：凯入同高宴，饮至均多祜，昔往歌采薇，今来欢杖杜，善战惟我皇，胜之不窥户，推毂授神谟，馀壮终能贾，浩荡金罍溢，周流玉觞传。

又出重围和傅昭诗曰：鲁连扬一策，陈平出六奇，邯鄲风雨散，白登烟雾维，排云出九地，陵定振五厄。

梁庾肩吾被使从渡江诗曰：八阵引佳兵，三河总舳舻，绛天扬远旆，雷野驱长毂，夜剑动星芒，秋潮惊箭服。

梁刘孝义从军行诗曰：冠军亲侠射，长平自合围，木落彫弓燥，气秋征马肥，贤王皆屈膝，幕府复申威，何谓从军乐，往反速如飞。

北齐祖孝徵从北征诗曰：翠旗临塞道，灵鼓出桑乾，祁山敛雰雾，瀚海息波澜，戍亭秋雨急，开门朔气寒，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

北齐裴让之从北征诗曰：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高台朔风驰，绝野寒云生，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

周庾信从驾观讲武诗曰：校战出长扬，兵栏入场，置阵横云起，开营雁翼张，落星奔骥騄，浮云上骠驎，急风吹战鼓，高尘拥具装，骇时落木，惊鸿屡断行。

又和平邺应诏绝句诗曰：天策弘神兵，风飞扫邺城，阵云千里散，黄河一代清。

陈伏知道从军五更噉五首，诗曰：一更刁斗鸣，校尉遑连城，遥闻射雕骑，悬惮将军名。

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长，试将弓学月，聊持剑比霜。

三更夜惊新，横吹独吟春，强听梅落花，误忆柳园人。

四更星汉低，落月与云齐，依稀北风里，胡笳杂鸟嘶。

五更催送筹，晓色映山头，城乌初起堞，更人悄下楼。

陈苏子卿南征诗曰：一朝游桂水，万里别长安，故乡梦中近，边愁酒上宽，剑锋但须利，戎衣不畏单，南中地气暖，少妇早愁寒。

陈沈炯从鸣驾送军诗曰：惟尧称乃武，轩后号神兵，吊民资智勇，治乱属师贞，我君膺宝业，历驾视前英，蒲海方无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结旆，剑气上舒精，云开万里彻，日丽百川明，抚鼓山灵应，诏蹕水祇惊。

陈张正见从军诗曰：胡兵屯蓟北，汉将起山西，故人轻百战，聊欲定三齐，风前喷画角，云上舞飞梯，雁塞秋声远，龙沙云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讵须泥。

又从军诗曰：将军定朔边，刁斗出祁连，高柳横长塞，榆关接远天，井泉含阵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断，旄旌万里悬。

【赋】後汉崔骃大将军西征赋曰：主簿骃言，愚闻昔在上世，义兵所克，工歌其诗，具陈其颂，书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显武功也，於是袭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远踪，陟陇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旒翼如游风，羽毛纷其覆云，金光皓以夺日，武鼓铿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赋曰：建安之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简旅，予原奋武乎南邺，伐灵鼓之礚隐兮，建长旗之飘飘，

曜甲卒之皓汗，驰万骑之浏浏，扬凯悌之丰惠兮，仰乾威之灵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维天纳[注]全三国文四作纲。之毕举，南野之旧都，[注]句有脱文。聊弭节而容与，遵往初之旧迹，顺归风以长迈，镇江汉之遗民，静南畿之遐裔。

魏陈王曹植东征赋曰：建安十九年，王师东征吴寇，余典禁兵，卫官省，然神武一举，东夷必克，想见振旅之盛，故作赋一篇，登城隅之飞观兮，望六师之所营，幡旗转而心思兮，舟楫动而伤情，顾身微而任显兮，愧责重而命轻，嗟我愁其何为兮，心遥思而悬旌，师旅凭皇穹之灵祐兮，亮元勋之必举，挥朱旗以东指兮，横大江而莫御。

魏应璩撰征赋曰：奋皇佐之丰烈，将亲戎乎幽邻，飞龙以云曜，披广路而北巡，崇殿郁其嵯峨，华宇烂而舒光，摛云藻之雕饰，流辉采之浑黄，辞曰：烈烈征师，寻遐庭兮，悠悠万里，临长城兮，周览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遗风声兮，魏徐幹西征赋曰：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伊吾侪之挺劣，获载笔而从师，无嘉谋以云补，徒荷禄而蒙私，非小人之所幸，虽身安而心危，庶区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饮至，铭功烈乎帝裳。

又序征赋曰：余因兹以从迈兮，聊畅目乎所经，观庶士之繆殊，察风流之浊清，沿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从青冥以极望，上连薄乎天维，刊梗林以广涂，填沮洳以高蹊，揽循环其万艘，亘千里之长湄，行兼时而易节，迄玄气之消微，道苍神之受谢，逼鹑鸟之将栖，虑前事之既终，亦何为乎久稽，乃振旅以复踪，溯朔风而北归，及中区以释勤，超栖迟而无

依。

魏王粲初征赋曰：违世难以迴折兮，超遥集于蛮楚，逢屯否而底滞兮，忽长幼以羈旅，赖皇华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践周豫之末畿，野萧条而骋望，路周达而平夷，春风穆其和畅兮，庶卉焕以敷蕤，行中国之旧壤，实吾原之所依，当短景之炎阳，犯隆暑之赫曦，薰风温温以增热，体焯焯其若焚，魏阮瑀纪征赋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轨，希笃圣之崇纲兮，惟弘哲而为纪，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贤智其能使，五材陈而并序，静乱由乎干戈，惟蛮荆之作雠，将治兵而济河，遂临河而就济，瞻禹绩之茫茫，距疆泽以潜流，经昆仑之高冈，目幽蒙以广衍，遂霑濡而难量。

魏陈琳武军赋曰：赫赫哉，烈烈矣，于此武军，当天符之佐运，承斗刚而曜震，汉季世之不辟，青龙纪乎大荒，熊狼竞以拏攫，神宝播乎镐京，於是武臣赫然，颺炎天之隆怒，叫诸夏而号八荒，尔乃拟北落而树表，晞垒壁以结营，百校罗时，千部列陈，弥方城，掩平原，於是启明戒旦，长庚告昏，火烈具举，鼓角并震，千徒从唱，亿夫求和，声旬隐而动山，光赫弈以烛夜，其刃也则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坚皓锷，脩刺锐锋，陆陷蕊犀，水截轻鸿，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函师振旅，韦人制缝，弩则幽都筋骨，恒山糜幹，通肌畅骨，崇缁曲烟，其弓则乌号越耗，繁弱角端，象弭绣质，哲拊文身，矢则申息肃慎，籥籥空疏，焦铜毒铁，丽鞞挾辘，马则飞云绝景，直鬣駟骠，驳龙紫鹿，文的间鱼，若乃清道整列，按节徐行，龙姿凤峙，灼有遗英。

又神武赋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东征乌丸，六军被介，云辎万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谓神武弈弈，有征无战者已，伫盘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晋之遐踪，恶先穀之愆寇，善魏绛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盖礼乐而思终，陵九城而上济，起齐轨乎玉绳，车轩辘於雷室，骑浮厉乎云宫，晖曜连乎白日，旂旒继于电光，旆旆轶乎白狼，殿未出乎卢龙，威凌天地，势括十冲，单鼓未伐，虜已溃崩，克俊折馘首，[注]句有衍文。梟其魁雄，尔乃总辑裼珍，茵毡幕幄，攘瓔带佩，不饰彫琢，华瑯玉瑤，金麟互琢，文贝紫瑛，缥碧玄绿，黼锦纈组，罽毼皮服。

魏繁钦征天山赋曰：素甲玄焰，皓旰流光，左骈雄戟，右攢干将，彤旅朱增。丹羽绛房，望之妒火，焰夺朝阳，华旗翳云霓，聚刃曜日铓，於是轹轡云趋，威弧雨发，钲鼓雷鸣，猛火风烈，跃刃雾散，虜锋摧折，呼吸无闻，丑类剥灭。

魏杨脩出征赋曰：嗟夫吴之小夷，负川阻而不廷，肇天子之命公，总九伯而是征，整三军而饬戒，殄征夫而叛惊，舫翼华以鳞集，苍鹰杂以星陈，塞川原而上下，敞城隍而无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饰师就部，乃讲乃试，信大海之可横，焉江河之足忌，公命临淄，守于邺都，侯怀大舜，乃号乃暮，茂国事之是勉兮，叹经时而离居，企观爰之偏处兮，独搔首於城隅。

晋陆士龙南征赋曰：大安二年八月，奸臣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称乱，大将军敷命群后，同恤社稷，四方之会，众以百万，粤十月，军次於朝歌，讲武治戎，以观兵于殿墟，桓桓先

征，在河之涘，顺彼长道，悬旌千里，美王师之遵时，茂七德而发止，尔乃税驾殷墟，我徒既闲，顺时讲武，薄狩于原，纷同方而类聚，焕制翼而明分，祇明形以誓众，习运攻於旧闻，若溟海之引回流，岱灵之吐行云。

宋傅亮征思赋曰：逢休明之馀祐，託菲薄於末晖，既致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闱，伤鹑梁以载扬，咏伐檀而屡思，和风翕以首节，零雨郁而四漾，津云暖以合体，坟衍杳其无封，羨归飞之能矫，乐湍流之自东，想和銮之北徂，企云旗之西举，洒三川之积尘，廓二嶠之重阻，覩高掌於华阳，聆鸣凤於洛浦。

宋谢灵运撰征赋曰：相国宋公，兵于京甸，次师于汴上，曾不逾月，二方献捷，天子感东山之劬劳，使臣遵于原隰，余摄官承乏，谬充殊役，遂写集闻见，作赋撰征，惟上相之叡哲，当草昧而经纶，总九流以贞观，协五材而平分，龟筮允臧，人鬼同情，顺天行诛，司典详刑，迅二翼以鱼丽，襄两服而雁逝，阵未列於都甸，威以振於秦蓟，诏微臣以劳问，奉王命於河湄，夕饮饯以俶装，旦出宿而言辞，冒沉云之晦蔼，迎素雪之纷霏，眷转蓬之辞根，悼朔雁之起越，彼微物之疚情，此思心而可歇。

梁沈约悯国赋曰：余生平之无立，徒趺弛以自闲，处围城之喋喋，得无用於行间，对僚友而不怡，咸悄颜而相顾，畏高冲之比拟，壮激矢之南度，骇潜师之夜过，惊跃马之晨呼，矛森森而密竖，旗落落而疏布，时难纷其未已，岁功迫其将徂，育素虬於玄冑，垂葆发於纒胡。

【颂】汉杨雄赵充国颂曰：明灵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汉西疆，既临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谓之弗剋，请奋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从之鲜阳，营平守节，屡奏封章，料敌制胜，威谋靡亢，遂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

汉史岑出师颂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汉，兆基开业，人神攸赞，五曜宵映，素灵夜叹，昔在孟津，惟师尚父，素旄一麾，混齐天宇，苍生更始，朔风变楚，我出我师，于彼四疆，天子饯我，轺车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阳。

後汉班固窦将军北征颂曰：於是雷震九里，电曜高阙，金光镜野，武旗冒日，云黯长霓，鹿走黄磧，轻选四纵，所从英敌。

後汉傅毅窦将军北征颂曰：建 [注] 全後汉文四十三作逮。汉祖之龙兴，荷天符而用师，曜神武於幽冀，遇白登之重围，何獯鬻之桀虐，自上世而不羁，哀昏戾之习性，阻广汉之荒垂，命窦侯之征讨，躡卫霍之遗风，奉圣皇之明策，奋无前之严锋，采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遥降，曝名烈於禹迹，奉旗鼓而来旋，圣上嘉而哀宠，典禁旅之戎兵，内雍容以询谟，外折冲於无形，惟倜傥以弘远，委精虑於朝廷。

晋张载平吴颂曰：闻之前志，尧有丹水之阵，舜有三苗之诛，此圣帝明王，平暴静乱，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颂不显，情动於中，非言不彰，獫狁既攘，出车以兴，淮夷既平，江汉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乌可阙

欵，遂作颂曰：上哉仁圣，曰惟皇晋，光泽四表，继天垂胤，帝道焕於唐尧，义声邈乎虞舜，蠢尔鲸吴，凭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贡，越裳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号令之旧章，布巨地之长罗，振天网之脩纲，制征期於一朝，并箕驱而慕张，尔乃拔丹阳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群丑率从，望会稽而振铎，临吴地而奋旅，众军竞趣，烽飈具举，挫其轻锐，走其守御。

【表】北齐邢子才百官贺平石头表曰：大江设隘，实限夷华，前魏观涛而退，後魏登山而反，声教不通，多历年代，今苍雉奉职，灵鼉自梁，折苇为舟，凭刀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门失险，道清将顺，剑阁自开，行举洞庭之乐，放畜长洲之苑，会玉帛於涂山，树桐柱於南极。

梁刘孝仪临川王奉诏班师表曰：臣自受服庙堂，申威塞表，既驱熊罴之众，兼稟帷幄之谋，登济河山，夷灭赵魏，将系轭在之颈，且屈渭桥之膝，而玄阴届节，祁寒方始，降此慈弘，愍兹介冑，使燕然之石，原勒而不刊，函谷之士，[注]疑当作土。将封而莫遂，虽荷杖杜之恩，终惭采薇之旨。

周庾信庆平邺表曰：臣闻太山梁甫以来，即有七十二代，龙图龟书之後。又已三千馀年，虽复制法树司，礼殊乐异，至於天籥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苞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须东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启】齐王融答敕撰汉武北伐图赋启曰：臣闻情蓄自中，

事符则感，象构於始，机动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难再，常原待诏朱阙，俯对青蒲，澄瀚海之恒流，扫狼山之积雾，系单于之颈，屈左贤之膝，然后天移云动，升封岱宗，减五登三，追踪七十。

又劝高帝北伐启曰：虽穷鸟必啄，固等命於良鹑，困兽斯惊，终并悬於厨鹿，若籍巫汉之归师，骋士卒之馀愤，取函河如反掌，凌关塞若摧枯。

梁简文帝庆洛阳平启曰：自函洛榛旷，獯獯荐食，久绝正朔之风，不睹輶轩之使，乘此战心，负斯戎足，每兴燔燧之惊，常劳守障之民，自非圣略弘宣，天网遐顿，岂能使汉地尽收，名王争入，方令九服大同，万邦齐轨，亭塞寝兵，关候罢柝，臣诚兼家国，倍深欢庆。

梁刘孝绰求豫北伐启曰：或以臣素无飞将之目，未从嫖姚之伍，言易行难，收功理绝，然桓冲称谢安无将略，文靖公遂破符坚，山涛谓羊祜不强，建成侯卒平孙皓，微臣之譬两贤，诚无等级，小虏之方二寇，势逾枯朽。

【笈】晋陆机至洛与成都王笈曰：王室多故，祸难荐有，羊玄之乘宠凶竖，专记朝政，奸臣贼子，是为比周，皇甫商同恶相求，共为乱阶，至令天子飘飘，甚於赘瘤，伏惟明公，匡济之举，义命方宣，先戎既启，威风电赫，机以弩暗，文武寡施，猥蒙横授，委任外梱，辄承严教，董率诸军，唯力是视。

晋桓温与抚军笈曰：北胡肆逆，四十馀载，倾覆社稷，毁

辱陵庙，遇其可亡之会，实是君子竭诚，小人尽力之日也，江东虽为未丰，方之古人，复为未俭，少康以一旅之众，兴复祖宗，光武奋发，中兴汉室，况以大晋之祚，树德长久，兼百越沃野之资，据江汉山海之利，盐铁宝帛之饶，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贤之略，尽兵民之力，赋之强也，犹复遵养时晦，及其毙也，不齐力扫灭，则犬贼何由而自平，大耻焉得而自雪，临纸惆怅，慨叹盈怀。

【书】魏陈思王曹植与司马仲达书曰：今贼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区区之吴尔，无有争雄於宇内，角胜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盖以洲渚为营壁，江淮为城巘而已，若可得挑致，则吾一旅之卒，足以敌之矣，盖弋鸟者矫其矢，钓鱼者理其纶，此皆度彼为肤，因象设宜者也，今足下曾无矫矢理纶之谋，徒欲候其离舟，伺其登陆，乃图并吴会之地，收陈野之民，恐非主上授节将之心也。

梁简文帝答湘东王庆州牧书曰：虽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临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绶避贤，辞病收迹。

【论】汉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曰：骠骑将军霍去病，征匈奴，立克胜之功，寿王作士大夫之论，称武帝之德曰：士或问於大夫曰：侧闻强秦之用兵也，南不逾五岭，北不渡大河，海内愁怨，以丧其国，汉兴六十馀载矣，命将帅以抗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东越沧海，西极河源，拓地万里，海内晏然，鄙人不识，敢问其踪，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诈而不以诚，内用商鞅李斯之谋，外用

白起王剪之兵，窺间伺隙，既并海内之後，以威力为至道，以权诈为要术，遂非唐笑虞，绝灭旧章，防禁文学，行是古之戮，严诽谤之诛，十馀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灭，更命大汉，反秦政，务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谓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风，徒观朝廷下僚，门户之士，谋如涌泉，动如骇机，皆能安中国，吞四夷，君臣若兹，何虑而不成，何征而不克，虽拔泰山填沧海可也。

魏王粲三辅论曰：湘潜先生，江滨逸老，将集论云梦，玄公豫焉，先生称曰：盖闻戎不可动，兵不可扬，今刘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称兵举众，残我濊零，逸老曰：是何言与，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鸣振地之鼓，玄冑曜日，犀甲如堵，以此众战，孰能婴御，刘牧之懿，子又未闻乎，履道怀智，休迹显光，洒扫群虏，艾拔秽荒，走袁术於西境，馘射贡乎武当，遏孙坚於汉南，追杨定于析商。

卷六十·军器部

[注]牙 剑 刀 匕 首 钺 弓 箭 弩 弹 槊

牙

《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精，凡始竖牙，必以刚日，刚日者，谓上剋下也，立牙之日，吉气来应，大胜之徵，《黄帝出军决》曰：始立牙之日，旗幡指敌，或从风而举，晖晖绝
[注]《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九作终。日，不绝 [注]御览作绕。竿，勇气奔逸。

又曰：将军出兵，有所讨伐，引兵出城门，望见白云及白水者，举白牙旗，五色牙旗，随天气四时。

《魏志》曰：典韦初为张邈士属，赵宠牙门长大，莫能胜，韦一手建之，宠异才力。

《吴志》曰：陆逊为右部督，会丹阳贼帅费栈，扇动山越，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所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付鼓角，夜潜出谷间，鼓譟而前，应即破散。

《抱朴子》曰：军所始举牙立旗，风气和调，幡校飘飘，终日不息者，其军有功。

【赋】吴胡综大牙赋曰：黄初八年，黄龙见夏口，孙权称号，因瑞改元，作黄龙大牙，常在军中，进退视其所向，命综为赋曰：狼狐[注]《初学记》二十二作弧。垂蒙，[注]《初学记》作象，《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九作曜。实惟兵精，圣人观法，是效是营，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吴，实天生德，仍律天时，制其神军，取象太一，五将三门，疾则如电，迟则如云，进止有度，约而不烦，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太常，杰然特立，六军四望。

【祭文】後汉滕辅祭牙文曰：恭羌太守，[注]《初学记》二十二作恭脩太牢，太平御览三百三十九作恭羞太牢，此讹。絜荐遐灵，推穀之任，实讨不庭，天道助顺，正直聪明。

晋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材，治道所司，废一不可，静乱辅时。

晋顾恺之祭牙文曰：维某年某月日，录尚书事豫章公裕，敢告黄帝蚩尤五兵之灵，两仪有政，四海有王，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阗阗伐鼓，白气经天，简扬神武。

宋王诞伐广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显兹威灵，使鸣金辍衅，无战有宁，皇风幽被，凯旆归旌。

宋郑鲜祭牙文曰：絜牲先事，荐兹敬祭，崇牙既建，义锋增厉，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兹灵鉴，庶必有察，逆顺幽辩，忠孝显节，使凶丑时殄，主宁臣悦，振旅上京，凯归西蕃，神器增晖，四境永安。

剑

《释名》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

《韵集》曰：鐔，剑口也。

《字林》曰：彖，剑鼻也。

《龙鱼河图》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积石，名为昆吾石，治其石成铁，作剑，光明四照，洞如水精，事具地部石篇。

又曰：剑名飞扬，《管子》曰：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

《山海经注》曰：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枚，长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将剑，明古者通以锡铜为兵器。

又曰：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事具人部让篇。

《周官》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地气然也。

《管子》曰：羽剑珠饰者，斩生之斧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区冶子作名剑五枚，一曰纯钩，二曰湛卢，三曰豪曹，或曰盘郢，四曰鱼肠，五曰巨阙，秦客薛烛善相剑，王取纯钩示之，薛烛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观其文，如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之溢塘，观其文色，涣涣如冰将释，见日之光，王曰：客有卖此剑者，有市之乡三十，骏马千疋，千户之都二，其可与乎，薛烛曰：不可，臣闻王之造此剑，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吉日良时，雨师洒道，雷公发鼓，蛟龙捧炉，天帝壮炭，太一下观，於是区冶子因天地之精，造为此剑，取湛卢视之，薛烛曰：善哉，衔金铁之英，奇[注]《初学记》二十二作寄。气託灵，服此剑者，可以折冲伐敌，人君有逆谋则去之，允常以鱼肠湛卢豪曹献吴王僚，後阖闾为一女，杀生以送死，湛卢之剑恶其无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风胡子问之，此剑直几何，对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测，群神一[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三作上。天，区冶子已死，虽有倾城量金珠玉，犹不可与，况骏马万户之都乎。

《越绝书》曰：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区冶子，寡人原请此二人作铁剑，乃令风胡子之吴，见区冶子干将，使之作为铁剑，曰泰阿，晋郑闻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抑扬，折晋郑之头毕日，[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三作白。《列子》曰：卫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宝剑，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其一曰含光，视之不可

见，运之不知其所触，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识其状，其触物也，寂无有声，而物不疾，三曰霄练，方昼，见其影，不见光，驴〔注〕字衍。驤然而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此三宝传之十三世矣。

又曰：宋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剑，迭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赤刃，切玉如泥。

《庄子》曰：昔赵文王喜剑，《庄子》曰：臣闻大王喜剑，臣有三剑，惟王所用，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代为锜，晋卫为脊，周宋为车覃，韩魏为铗，统以渤海，带以常山，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诸侯之剑，以智勇士为锋，以精廉士为锜，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车覃，以豪杰为铗，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於前，此无异斗鸡，一旦命以绝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

《孙卿子》曰：桓公之慈，太公之阙，文王之琢，庄君之忽，阖闾子干将莫耶，巨阙辟闾，皆古良剑也。

《尸子》曰：水试断鹄雁，陆试断牛马，所以观良剑也。

《吕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遂刻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也，舟止，从其所契刻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荆有饮飞者，得宝剑於江干，遂还反，涉江至於中流，而两蛟夹绕其舡，饮飞攘臂祛衣，拔宝剑赴江，刺蛟杀之，荆王闻之，仕以执圭。

《史记》曰：吴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徐君好季札剑，口不敢言，季札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宝剑，系徐君冢树而去。

又曰：秦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矣，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之图秦。

又曰：高祖送徒骊山，到丰而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原还，高祖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事具帝王部。

又曰：高祖击英布时，为流矢所中，高祖问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慢骂之曰：吾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又曰：陈平间行杖剑，亡渡河，舡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腰中有金宝，因之欲杀平，平恐，解衣佐刺舡，舡人

知其无，乃止。

《说苑》曰：经侯往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事具衣冠部觶佩篇。《异苑》曰：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库火，烧孔子履高祖斩白蛇之剑，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

《汉书》曰：隗不疑，字曼倩，帝使暴胜之为直指使者，素闻不疑贤，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襜褕具剑，襜褕磊磊落壮大之濬。

又曰：陆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其游汉庭，名声藉甚，言狼藉其盛。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带分景之剑，上元夫人带流黄择精之剑。

《东观汉记》曰：世祖时，有献名马宝剑，直百金，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过江，解其剑与渔父曰：此剑中有七星北斗，其直百金。

《典论》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厉以蛇监诸，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飞景。

雷次宗豫章记曰：吴未亡，恒有紫气见牛斗之间，张华闻雷孔章妙达纬象，乃要宿，问天文，孔章曰：惟牛斗之间有异气，是宝物也，精在豫章丰城，张华遂以孔章为丰城令，至县，掘深二丈，得玉匣，长八尺，开之，得二剑，其夕斗牛气不复见，孔章乃留其一匣，而进之，剑至，光曜炜晔，焕若电发，後张华遇害，此剑飞入襄城水中，孔章临亡，戒其子，恒以剑自随，後其子为建安从事，经浅濑，剑忽於腰间跃出，遂视，见二龙相随焉。

《文士传》曰：魏文帝爱杨脩才，脩诛後，追忆脩，脩曾以宝剑与文帝，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杨脩剑也。

沈约《宋书》曰：初世祖赐谢庄宝剑，庄以与豫州刺史鲁爽，别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问剑所在，答曰：昔以与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上甚悦，当时以为知言。

【诗】宋鲍昭诗曰：双剑将别离，先在匣中鸣，雌沉吴江里，雄飞入楚城，吴江深无底，楚阙有崇扃，一为天地别，岂直限幽明，神物终不隔，千祀傥还并。

梁吴筠咏宝剑诗曰：我有一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锷边霜凛凛，匣上风凄凄，寄语张公子，何当来见携。

【铭】後汉士孙瑞剑铭曰：天生五材，金德惟刚，从革庚辛，含景吐商，辩物利用，勋伐弥彰，暨彼良工，区冶干将，爰造宝剑，巨阙墨阳，精通皓灵，获兹休祥，剖山竭川，虹蜺

消亡，曜威耀武，震动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强。

晋裴景声文身剑铭曰：器以利显，实以名举，长剑耿介，体文经武，陆断玄犀，水截轻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辅。

晋张协太阿剑铭曰：太阿之剑，世载其美，淬以清波，砺以越砥，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运自肃，率土从轨。

【启】梁简文帝谢敕赉方诸剑等启曰：才发紫函，彫奇溢目，始开泥检，丽饰交陈，已匹丹霞之晖，乍比青云之制，身文且贵，器用惟宜，寒暑兼华，左右相照。

梁沈约为东宫谢敕赐孟尝君剑启曰：田文重气徇名，四豪莫及，宝剑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远，遗物足奇，谨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怀。

刀

《字林》曰：琫，佩刀下饰也，天子以玉，诸侯以金，琕，佩刀上饰也。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脱光。

《礼记》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贵其义也。

《论语》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事具人部笑篇。

《楚辞》曰：铅刀进御，遥弃太阿。

《孔丛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
《汉书》曰：龚遂为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何为带牛而佩犊。

班固与弟超书曰：窦侍中遗仲叔，楚滕陵错横刀玉戚早削一枚，金错半垂刀一枚。

《东观汉记》曰：马严为陈留太守，建初中，严病，遣功曹，史李龚，奉章诣阙，上召见龚，问疾病形状，以黄金十

斤，葛缚佩刀书刀革带付龚，赐严。

又曰：赐邓遵金对 [注] 东观汉记作刚。鲜卑缙带一具，金错 [注] 东观汉记，《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五下有刀字，此脱。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环横刀金镜 [注] 《东观汉记》《御览》作错。屈尺八佩刀各一。

魏武帝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適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馀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

《典论》曰：昔者周鲁宝赤刀孟劳。

又曰：平造百辟宝刀，名灵宝，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铿似崩霜，名曰素质。

费祎别传曰：孙权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之。

《蜀志》曰：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馀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栗栗。

《物理论》曰：古有阮师之刀，天下之所宝贵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灵，七月庚辛，见金神於冶监之门，其人光色炜燿，向而再拜，神执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闲宴设馔而问焉，神教以水火之齐，五精之陶，用阴阳之候，取刚软之和。

陆机《晋书》曰：王濬之在郡也，梦悬四刀於其上，甚恶

之，濬主簿李穀，拜贺曰：夫三刀为州，而见四，益一也，明府其临益州乎。

圣证论曰：昔国家有优曰史利，汉氏旧优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为诞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晋中兴书》曰：初魏徐州刺史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谓别驾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

蒲元传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言杂八升，取水者叩头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内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因曰神刀，金屈耳环者，乃是其遗范。

【赋】魏陈王曹植宝刀赋曰：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以龙熊鸟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各得一焉，有皇汉之明后，思潜达而玄通，飞文义而博致，扬武备以御凶，然後砺以五方之石，鉴以中黄之壤，规圆景以定环，摭神功而造像，陆斩犀象，水断龙舟，轻击浮截，刃不濺流，逾南越之巨阙，超西楚之太阿，寔真精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

【铭】後汉冯敬通刀阳铭曰：脩尔甲兵，用戒不虞，见危致命，临事而惧，文不可匿，武不可黷，文武孔纯，荷天子

禄。

又刀阴铭曰：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苗裔无疆，福报永绥。

後汉李尤错佩刀铭曰：佩之有错，抑武扬文，岂为丽好，将戒有身。又金马书刀铭曰：巧冶炼刚，金託於刑，[注]《初学记》二十二，《太平御览》三百四十六作金马託形。黄又[注]御览作文。错镂，兼勒工名。

魏文帝露陌刀铭曰：於铄良刀，胡炼亶时，譬诸麟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宝持。

魏陈王曹植宝刀铭曰：造兹宝刀，既砮既砺，匪以尚武，予身是卫，麟角匪独，鸾距匪蹶。

魏王粲刀铭曰：相时阴阳，制兹利兵，和诸色割，考诸浊清，陆割犀兕，水截鲛鲸，君子服之，式章威灵。

魏何晏斫猛兽刀铭曰：徒持不兵，作戒宣丘，用造斯器，螭兽是刘，制禽允良，昏明亶时，永釐厥後，蠲民之灾。

晋张协文身刀铭曰：宝刀既成，穷理尽妙，繁文波回，流光电照。

又把刀铭曰：弈弈名金，昆吾遗璞，裁为把刀，利亚切玉，时文斯偃，含精内烛，威助虽化，武不可黩。

晋裴景声文身刀铭曰：良金百炼，乙名 [注] 《太平御览》三百四十六作名工。展巧，宝刀既成，理 [注] 御览作穷。理尽妙，文繁波流，回光电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

【启】梁简文帝谢敕赉善胜威胜刀启曰：冰锷含采，雕琰表饰，名均素质，神号脱光，五宝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二胜今造，愚臣总被其恩，锡韩非之书，未足为比，给博山之笔，方此更轻。

梁刘孝仪为晋安王谢东宫赐玉环刀启曰：苗峰珍铤，利极钩铉，谨当拥以雄身，藉而安体，不令北海小雍，孤擅穿滕之寄，庐江佩刀，独表不欺之验。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

《说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辞不受，使唐且谢秦，秦王怒曰：尝见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韦带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曰：今将是矣，王变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韩灭魏，鄢陵独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

诸葛故事曰：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给骑士。

《典论》曰：昔周鲁宝雍狐之戟，屈卢之矛，孤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矣。

又曰：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二，其一理似坚冰，名曰清刚，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扬文。

《神仙传》曰：有书生姓张，就李仲文学隐术，久无所得，患之，张怀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宁可杀。

【铭】晋张载匕首铭曰：元民造制，戒豫惟谨，匕首之设，应速用近，既不忽备，亦无轻忿，利以形彰，切以道隐。

铗

《战国策》曰：冯谖为孟尝客，弹剑铗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铭】晋张协长铗铭曰：五才并建，金作明威，长铗陆离，弭凶防违，素刃霜厉，溢景横飞。

又短铗铭曰：器用多品，诡制殊观，亦有短铗，清晖载烂，昔在先朝，戢兵静乱，惟皇宝之，优而弗玩。

弓

《释名》曰：弓，穹也，张之穹隆然，其末曰箫，言箫稍，[注]原讹邪，据冯校本改。又谓之弭，以骨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弣，抚也，所扶持也。

《山海经》曰：少皞生股，是始弓矣，世本云，牟夷作矢，挥作弓，弓矢一器，作者两人，於义有疑，此言股作之是也。

《世本》曰：挥作弓，挥，黄帝臣。

《龙鱼河图》曰：弓之神，名曰曲张。

《尔雅》曰：弓有缘谓之弓，无缘者谓之弭，以金者谓之铉，以蜃者谓之珧，以玉者谓之圭。

《方言》曰：弓藏谓之鞬，式谓之鞮。

《说文》曰：角端兽，状似豕，角善为弓，出胡休夕
[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七作胡尸国，注云一曰出休尸国，按说文作胡休多国。国。

《易》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广雅》曰：繁弱钜黍弓也。

《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中春献弓弩，中秋献矢箛，箛，盛矢器。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

又曰：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者以为远也，角者以为疾也，筋者以为深也，胶者以为和也，丝者以为固也，漆者以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为上，楸次之，檟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

《毛诗》曰：彤弓，天子赐有功诸侯也。

《左传》曰：颜高之弓六钧，颜高，鲁人也，三十斤为钧。

又曰：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郭璞毛诗拾遗曰：象弭鱼服，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为之，盖俗说之误也，《左传》曰：左执鞭弭，弭者弓之别名，谓以象牙为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为弓者。

《列子》曰：纪昌学射於飞卫，飞卫曰：尔先学不瞬而後

能。又使学视小如大，纪昌以鼈悬虱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轮，睹物皆山丘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

《楚辞》曰：带长剑，挟秦弓。

《孙卿子》曰：天子彤弓，诸侯彤弓，大夫黑弓，礼也。

《战国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而召问之，对曰：见鸟六双，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

《家语》曰：楚共王出游，亡其乌号之弓，乌号，良弓名也。左右请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孔丛子》曰：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於云梦。

《列女传》曰：晋平公使工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将杀工，其妻见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劳矣，幹生太山之阿，一日三睹阴三睹阳，傅以燕牛之角，缠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鱼之胶，此四者天下之选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闻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支，右手发，左手不知，公以其仪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赐金三镒。

阙子曰：宋景公使弓工为弓，九年来见，公曰：为弓亦迟，对曰：臣不得见公矣，曰：臣之精尽於弓矣，献弓而归，

三日而死，公张弓登台，东西而射，矢逾孟霜之山，集彭城之东，其馀力逸劲，饮羽於石梁。

《淮南子》曰：淇卫籥箛，籥箛，箭竹也，出於淇地，衔箭羽。饰以金银锡，虽有薄縞之檐，然独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势，则贯兕甲而经於革楯矣。

《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见寝石，弯弓射之，没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却复射之。矢摧无迹，事具地部石篇。

《东观汉记》曰：盖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弯弓三百斤。

张璠《汉记》曰：陈球为零陵太守，州兵朱盖等反，球守城，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机发之，远射千馀人，[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七作步。斩朱盖等。

《风俗通》曰：乌号弓者，柘桑之枝，枝条畅茂，乌登其上，乘下着地，乌適飞去，从後拨杀，取以为弓，因为乌号耳。

箭

《释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谓之箭，箭，进也，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为本，以根为足，其末曰括，括，会也，与弦相会也。

《说文》曰：矢，弓弩矢也，象镞括羽之形。

《世本》曰：夷牟作矢也。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续长。

《易》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也。

《周官》曰：庭氏，掌射国中之妖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

《礼记》曰：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六韬》曰：陷坚阵，败强敌，大黄参连弩，飞鳧电影自副，飞鳧赤茎白羽，以铁为首，电影青茎赤羽，以铜为首。

《国语》曰：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肃慎氏贡楛矢石弩，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侯於陈。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

鲁连子曰：齐田单破燕军，复齐城，唯聊城不下，燕将守数月，鲁仲连乃为书，着之於矢，以射城中，遗燕，[注]《太平御览》三百五十燕下有将字。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

《韩子》曰：智伯将伐赵，赵襄子召张孟谈曰：奈无箭何，孟谈曰：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之垣，皆以楛楚，其楛高十尺，於是登而试之，其坚则幹之劲不能適也，君曰：奈无金何，孟谈曰：董安于之治晋阳，宫舍之堂，皆以铜为柱质，君登而用之，有馀金矣。

《淮南子》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则转矢而阜，[注]《太平御览》三百五十作熙。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拥柱号矣。

又曰：水激则旱，矢激则远，夫淇卫籥籥，饰以银锡，虽有薄縞之襜，然犹不能穿也，若假之弓弩之势，则贯兕甲革楯也。

《汉书》曰：李陵击匈奴，一日五十万矢皆尽，虏攻急，陵叹曰：复人数十矢，足以脱矣。

《东观汉记》曰：耿弇与张步战，矢中弇眼，[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九作股。以佩刀摧之，左右无知者。

三齐略记曰：城东南五十里，有蒲台，高八丈，秦始皇所顿处，时在台下，萦蒲系马，夹道数百步，到今蒲生犹萦，蒲似水杨而劲，堪为箭也。

【赞】梁昭明太子弓矢赞曰：弓用筋角，矢制良工，亦以观德，非止临戎，伤叶命中，猿随张空。

【铭】後汉李尤弧矢铭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协并，八极同纪。

晋嵇含木弓铭曰：乌号之朴，丰条足理，弦鸣走括，截飞骇止，射隼高墙，出有拟议，既用御武，亦以招士。

晋李充良弓铭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时，乡射载礼，招命在诗，力称颜高，功发由基，不争之美，亦以详疑。

【启】齐王融谢武陵王赐弓启曰：殿下摘藻蕙楼，畅艺兰苑，敷绩玉於风筵，叠连珠於月[注]《初学记》二十二下有字，此脱。兔园掩秀，邺水惭奇，融揖让未工，滥升饮之赏，操弧反矢，奉招贤之锡，文韬镂景，逸幹梢云，玩溢百龄，佩流千载。

弩

尚书帝今 [注] 《太平御览》三百四十八作命 。 验曰：玉弩发，惊天下。

《释名》曰：弩，怒也，有势怒之，钩弦者牙以 [注] 御览作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郭也，含括之口曰机，言机之巧也，亦言如门户之枢机，开阖有节。

《史记》曰：庞涓追孙臧，臧量其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下，令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夜至斫木，见白书，乃钻火烛之，齐君万弩俱发，庞涓自知智穷，乃自刎曰：遂成竖子之名。

《史记》曰：项羽伏弩，射中汉王，伤焜，乃扞足曰：虏中吾指。

古史考曰：黄帝作弩。

《战国策》曰：苏秦为楚合从，元戎以铁为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注] 按元戎以下系魏氏春秋文，见《太平御览》三百四十八引，此有脱文。

《吴志》曰：甘宁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眊带铃，民间铃声，即知是宁也。

《晋阳秋》曰：初高祖勒兵阙下，经曹爽门，爽帐下督严世，引弩将射高祖，孙谦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车乃过。

日南传曰：南越王尉他 [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八他下有攻字。安阳王，有神人皋通，[注]御览通下有为字。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大 [注]御览作万人二字。死，三发杀三万人。

《华阳国志》曰：邓芝征涪陵，见玄猿抱子在树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为拔箭，以木叶塞创，芝乃叹曰：吾违物之性，其将死矣，投弩水中。

《会稽典录》曰：锺离牧谓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国多骑，欲得骑而当之，然吴神锋弩，射三里，贯洞三四马，骑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龙川当 [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八作尝。有铜弩牙流出水，皆所 [注]御览作以。银黄雕镂，取之者祀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营处也。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远望。

《文子》曰：狡兔得而猎犬死，高鸟得而强弩藏。

《风俗通》曰：波〔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八作汲。令应郴，请主簿宣，赐酒，北壁上悬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因得病，郴後知之，思惟必悬弩所为也，使致宣，於故处设酒，杯中犹有蛇，因谓曰：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愈，事具方术部疾篇一。

蔡邕幽州刺史议曰：幽州突骑冀州弩，天下精兵，国家贍核，四方有事，未尝不取辨不〔注〕字衍。於二州也。

【铭】後汉李尤弩铭曰：放自近古，发意所睹，前圣制弓，後世建弩，机牙发矢，执破丑虏，充获虽屡，犹不可常，忘战者危，极武者伤。

弹

《韩诗外传》曰：楚庄王将兴师伐晋，敢谏者罪至死，孙叔敖进谏曰：臣之国中有榆，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在後，螳螂方欲食蝉，而又不知黄雀在後，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挟弹丸在榆下，童子欲弹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皆贪前之利，不顾後害也，楚国不征，而晋国以宁，孙叔敖之力也。

《左传》曰：晋灵公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

《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弹，弹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质朴，死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断竹属木，飞土逐害。

张璠《汉记》曰：班超使于外，原将三十六人，以为蒿矢弹丸之用。

《东方朔记》曰：东方朔对骠骑难曰：以珠弹，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太玄经》曰：明珠弹於飞害，其复 [注]《太平御览》

三百五十作得。不复。

《世说》曰：前辈人忌日，惟不饮酒作乐，王世将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乐，王便起去，持弹往卫洗马墓下弹鸟。

萧子显《齐书》曰：桓崇祖善弹，弹鸟毛尽而鸟不死，海鹄群翔，崇祖登城楼弹之，无不折翅。

【诗】晋桓玄南林弹诗曰：散带蹶良骰，挥弹出长林，归翮赴旧栖，乔木转翔禽，落羽寻绝响，屢中转应心。

【赋】晋夏侯孝若缴弹赋曰：张弱弓，理繁缴，望大群以送丸，审遣放而必获。

【铭】後汉李尤弹铭曰：昔之造弹，起意弦木，以丸为矢，合竹为朴，漆饰以霑，不用筋角，丸弹之利，以弋鳧鹭，晋灵骄悖，群臣是弹，乐其如跃，趋如避丸。

槊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谓之槊。

《後魏书》曰：于栗磾筑垒於河上，亲自守焉，裕甚憚之，遗栗磾书，假道西上，题书曰黑槊公麾下，栗磾以闻太宗，太宗因授黑槊将军。

《灵鬼志》曰：河间王颙，既败於关中，有给使陈安者，常乘一赤马，俊快非常，双持二刀，皆长七尺，驰马运刀，所向披靡，关西为之歌曰：垄上健儿字陈安，头细面狭肠中宽，丈八大槊左右盘。

【诗】晋傅玄诗曰：弯我繁弱弓，弄我丈八槊，一举覆三军，再举殄戎貉。

【书】晋庾翼与燕王书曰：今致朱漆鏃三十张，绛碧书幡黑眊副也。

【序】梁简文帝马槊谱序曰：马槊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槊已成艺，邓麓荣[注]《太平御览》三百五十四作蔗藜。魏后之逢，[注]御览作庭。武而犹质，种[注]御览作桓。马入丹阳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馀暇，复撰斯法，援操抑

扬，斟酌烦简，至春亭落景，秋皋晚静，严霜尽降，密雨初暗，[注]御览作晴。纤骊沃若，天马半盼，[注]御览作汉。叹[注]御览作盼。金精而转态，交流汗血，爱连乾而自息，不畏衣，[注]御览衣下有春字。镂衢与白刃晖，[注]御览晖上有争字，此脱。翠眊与红尘俱动，足使武夫愤气，观者冲冠，巴童留玩，不待轻舟之楫，越女踟蹰，无假如皋之箭。

卷六十一·居处部一

[注] 总载居处

总载居处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楚辞》曰：像设居室静闲安，高堂邃宇槛层轩，层台累榭临高山，网户朱缀刻方连，冬有突夏[注]《太平御览》一百七十四作奥突，後同。夏室寒，经堂入奥朱尘筵，承尘筵席也。砥室翠翘挂曲琼，翦阿拂壁罗帟张，翠帷翠帟饰高堂，红壁沙板玄玉梁，仰观刻桷画龙蛇，坐堂伏槛临曲池，芙蓉始发杂芰荷，紫茎屏风文绿波。

又曰：筑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盖，荃壁兮紫坛，播芳椒

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盐铁论》曰：贵人之家，梓匠斫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下成山林。

《汉武故事》曰：上起神屋，铸铜为柱，黄金涂之，赤玉为阶，椽亦以金，刻玳瑁为禽兽，以薄其上，椽首皆作龙首，衔铃，流苏悬之，铸铜如竹，以赤白石脂为泥，椒汁和之，以火齐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彻，以白珠为帘薄，玳瑁压之，以象牙为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上自御之，前庭植玉树，珊瑚为枝，以碧玉为叶，或青或赤，悉以珠玉为之，子皆空其中，如小铃，鎗鎗有声，薨褭作凤皇，轩翥若飞状。

《汉书》曰：赵皇后娣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采，而砌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棋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

又曰：五侯大治第宅，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廓 [注] 汉书九十八元后传作廊。阁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家 [注] 汉书作最。怒，坏决高都，决高都，使水入长安城，高都在城西。连竟外杜，杜陵也。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借明光宫。又穿长安城，引内漕水以行舡，立羽盖，张周帷，楫擢越歌，上幸商第，见赤墀青琐。

又曰：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馀里。

《东观汉记》曰：琅邪孝王京就国都，雅好宫室，穷极技巧，壁带玉饰以金银。

张璠《汉记》曰：山阳督邮张俭，奏中常侍侯览，起第十六区，皆高楼四周，连阁洞门，文井莲华，壁柱采画，鱼池台苑，拟诸宫阙。

《董生书》曰：礼，天子之宫在清庙，左凉室，右明堂，後路寝，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近阳，广室多阴，故室適形而正。

仲长《昌言》曰：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丈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帷为城，构帐为宫，起台树则高数百丈，壁带珠玉，土被缙锦。

曹植表曰：诏使周观，初玩云盘，北观疏圃，遂步九华，神明特处，譎诡天然，诚可谓帝室皇居者矣，虽昆仑阆风之丽，文昌之居，不是过也。

罗含别传曰：桓宣武以含为别驾，以官廨寺喧扰，非静默所处，乃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之屋，竹果荫宇，戕木之床，织苇为席，布衣蔬食，晏若有馀。

【诗】陈孔奂名都一何绮诗曰：京洛信名都，佳丽拟蓬壶，九华彫玳瑁，百福上椒涂，黄金络驪褭，莲花装鹿卢，咸言仪服盛，无胜执金吾，陈沈虬名都一何绮诗曰：名都一何

绮，春日吐光辉，高楼云母扇，祔复殿琉璃扉，昭仪同辇出，高安连骑归，欲知天子贵，千门应紫微。

陈周弘正诗曰：名都宫观绮，金壁藻华瑁，吹台望鸚鵡，舞殿接披香，绣毂游丹水，彫辇出平阳，陆离徒照眼，何解忧人伤。

【赋】汉杨雄蜀都赋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淳皋弥望，郁乎青葱，丹凤青龙，石鞞水螭，於近则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远则有银铅锡碧，马犀象焚，西有盐泉铁冶，橘林铜陵，其傍则有期牛光旄，金马碧鸡，其竹则宗生族攒，俊茂丰美，夹江缘山，寻卒而起，其深则有獼獼沉鳘，水豹蛟蛇，其都门二九，四百馀间，两江饰其市，九桥带其流，苴竹浮流，龟鳖磧石，风胎雨馱，众物骇目，百华投春，隆急芳芬，螭烛若挥，锦布绣望，芒芒兮无幅，其布则箫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铅器，百技千工，上乃使有伊之徒，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羹，江东鮓鲍，陇西牛羊，五肉七菜，臙厌腥臊，若其吉日嘉会，期於倍春之阴，迎夏之阳，置酒于荣川之间宅，设坐于华都之高堂，延帷扬幕，接帐连冈，郤[注]《文选》四蜀都赋刘逵注作郤。公之徒，相与如平[注]《文选》四南都赋注作乎。阳彡颖[注]南都赋注作颍。臣诏，[注]蜀都赋刘注作巨野。罗车百乘，期会投宿，观者方防，行舡竞逐也。

後汉班固西都赋曰：赋者古诗之流，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亦雅颂之亚也，西土耆老，有陋洛邑之议，故臣作两都之赋，汉之西都，在乎雍州，

左据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英俊之域，绂冕所兴，冠带如云，七相五公，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空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其阴则冠以九嶷，陪以甘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锄成云，离宫别馆，神池灵沼，其中则有九真之鳞，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揭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栱椽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彫玉璜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瑯，左城仓勒反，阶级也。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增盘崔嵬，登降炤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唯所息宴，後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茝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之列，昭阳特盛，隆乎孝成，随侯明月，错落其间，金棋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珊瑚碧树，周阿而生，後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异同，周以钩陈之位，卫以严更之署，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脩途飞阁，凌蹬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连外属，神明台名也。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於太半，虹霓回带於焚楣，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转而意迷，灵草冬华，神木丛生，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尔乃盛娱游之壮观，曜威灵而讲武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肉填，飞羽上覆，列卒周匝，星罗云布，矢不单杀，中必叠双，风毛雨血，洒野蔽天，於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上林也。之樹，陈轻骑以行魚，腾酒车以斟酌，割鲜野飧，举烽命爵，大辂鸣鸾，容与徘徊，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

云汉之无涯。茂树阴蔚，芳草被隄，若摛锦与布绣，烛耀乎其陂，玄鹤白鹭，鳧鹭鸿雁，沉浮往来，云集雾散，郁郁相望，邑邑相属，国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

又东都赋曰：王莽作逆，汉祚中缺，於是圣皇握乾符，辟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历驹虞，览駟铁，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整仪，乘輿乃出，於是发鲸鱼，铿华锺，登玉辂，乘时龙，元戎竟野，戈鋌彗云，羽毛扫蜺，旌旗拂天，然後举烽伐鼓，申令三驱，轻车霆激，骁骑电鹜，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般，杀不尽物，於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覲明堂，临辟雍，登灵台，考休徵，列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

明堂诗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

辟雍诗曰：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

灵台诗曰：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

宝鼎诗曰：岳脩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敲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纭，焕其炳兮被龙文。

白雉诗曰：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嘉祥阜兮集皇都，发皓羽兮奋翘英。

後汉张衡西京赋曰：昔班固睹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礼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有凭虚公子者，无此公子，但依凭言之。言於安处先生曰：亦无此先生也。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先生独不闻西秦之事欤，汉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为咸阳，里，居，朔，北也，高帝六年，改曰长安。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巨灵爨炭，高掌远蹠，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阎华戎，岐梁汧雍，皆山名。陈宝鸣鸡在焉，於前则终南大一，隆嶭崔嵬，隐辚郁律，连冈兮嶓冢，爰有蓝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则高陵平原，据渭踞泾，其远则九嶷甘泉，固阴沅寒，日北至而含冻，此焉清暑，寔为地之奥区神皋，昔者太帝悦秦穆公而觐之，飡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锡用此土，而剪诸鹑首，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乃览秦制，跨周法，正紫宫於未央，表峤阙於闾阖，疏龙首以抗殿。状嵬瓘以岌嶮，蒂倒茄於藻井，披红葩之狎猎，饰华榱与璧瑯，流景曜之暉晔，彫楹玉碣，绣栊云楣，三阶重轩，镂槛文，右平左城，青琐丹墀，仰福帝居，阳曜阴藏，洪锺万钧，猛虡趯趯，负笋业而馀怒，乃奋翅而腾骧，若夫长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鸟，龙兴含章，正殿路寝，用朝群辟，嘉木树庭，芳草如积，高门有阅，列坐金狄，秦时长狄见於临洮，铸铜作其象。後宫则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皇鸳鸯，皆後宫殿名。故其馆室次舍，采饰纒縟，总以藻绣，文以朱绿，翡翠火齐，络以美玉，流悬黎之夜光，缀随珠以为烛，於是钩陈之外，阁道穹隆，属长乐与明光，径北通乎桂宫，恣意所幸，下辇成燕，穷年忘归，犹不能遍，覩音脉。往昔之遗馆，获林光於秦馀，处

甘泉之爽垲，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风，增露寒与储胥，通天眇以竦峙，径百常而茎擢，翔鹞仰而不建，[注]《文选》二西京赋作逮。况青鸟与黄雀，伏櫺檻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闔闔竦以造天，若双碣之相望，凤鸾翥於薨标，咸溯风而欲翔，干云雾而上达，状亭亭以迢迢，神明嘖其特起，并幹叠而百层，上飞闥而仰眺，正睹瑶光与玉绳，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长风激於别岛，起洪涛而颺波，海若游於玄渚，鲸鱼失流而蹉跎，立脩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尔乃廓开九市，通闔带闔，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隧，列肆道也。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扬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乃有昆明灵沼，黑水玄沚，周以金隄，树以柳杞，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濛汜，其鱼则鮪鲙鳧魮，脩额短项，大口折鼻，诡类殊种，鸟则鹳鹤鸕鶿，鸳鸯鸿鸪，南翔衡阳，北栖雁门，於是孟冬作阴，寒风肃杀，雨雪飘飘，冰霜惨烈，天子乃驾雕辇，六骏駉，戴翠帽，倚金较，华盖承辰，天辇先驱，千乘雷动，万骑龙趋。纵猎徒，赴长莽，迓卒清候，武士赫怒，河渭为之波荡，吴岳为之阨堵，百禽亻交遽，騖瞿奔触，丧精亡魂，失归忘趣，矢不虚舍，鋌不苟跃，当足见蹶，值轮被斩，乃使迅羽轻足，寻景追括，鸟不暇举，兽不得发，青 摯於罽下，韩卢噬於縹末。於是鸟兽殫，目观穷，迁延邪睨，集乎长杨之间，酒车酌醴，方驾授邕，升觞举燧，既醕鸣钟，僊佯乎五柞之馆，旋憩乎昆明之池，浮鹳首，翳云芝，垂翟葆，建羽旗，齐 女，纵棹歌，奏淮南，度阳阿，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临回注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焜突鋈锋，跳丸剑

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嵬，欻从背见，白象行孕，垂鼻麟困，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蜒以蝓々，於云反，龙形貌。含利兽名，性，[注]《文选》二西京赋注性下有吐金二字。<风牙>々，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奇幻倏忽，易濬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撞末之妓，恣不可弥，秘舞更奏，妙材骋妓，始徐进而羸形，似不任乎罗绮，纷纵体而迅赴，若惊鹤之群黑，要绍修态，丽服颺菁，昭邈流盼，一顾倾城，列爵十四，竞媚取荣，盛衰无常，唯爱所丁，卫后兴於鬢发，飞燕宠於轻体。又东京赋曰：是时也，七雄并争，竞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於前，赵建丛台於後，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思专其侈，以莫己若也，乃构阿房，起甘泉，结云阁，观南山，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汉，高祖应录受图，顺天行诛，扫项军於垓下，继子嬰於轵途，因秦宫业，据其府库，且夫天子有道，狩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秦负阻於二关，卒开项而受沛，彼偏据而规小，岂若宅中而图大，昔先王之经邑也，掩观九隩，靡地不营，土圭测影，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审曲面势，溯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盟津达其後，大谷通其前，回行道乎伊阙，斜径捷乎轘辕，太室作镇，揭以熊耳，底柱辍流，轘以大岨，汉初弗之宅也，故宗绪中圯，巨猾间衅，窃弄神器，历载三六，偷安天位，我世祖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授钺四七，共工是除，区宇义宁，思和求中，睿哲玄览，都兹洛宫，逮至显宗，六合殷昌，既新崇德，遂作德阳，昭仁惠於崇贤，抗议声於金商，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濯龙芳林，九谷八谿，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鶡鷄秋栖。鶡雕春

鸣，鵙鸂鶒黄，关关嚶嚶，於南则前殿云台，和權安福，諺门曲榭，斜阻城洫，奇树珍果，钩盾所职，於东则洪池清籟，淥水澹澹，内阜川禽，外丰葭菼，其西则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乃营三宫，布政颁常，祔复庙重屋，于斯胥泊，龙辂充庭，云旗拂蜺，夏正三朝，庭燎哲哲，章列反。春日载阳，合射辟雍，设业设虞，宫悬金镛，(卉鼓)音汾。鼓路鼗，音桃。树羽幢幢，张大侯，制五正，设三乏，扉音翡。司旌，天子乃抚玉辂，时承六龙，发鲸鱼，铿华锺，摄提运衡，徐至於射宫，礼事展，乐物具，王夏阒，驹虞奏，决拾既次，彫弓斯彀，古侯反。达馀萌於暮春，昭诚心以远喻，三农之隙，耀威中原，岁惟仲冬，大阅西园，乃馭小戎，抚轻轩，戈矛若林，牙旗缤翻，迄乎上林，结徒为营，叙和树表，司铎授钲，坐作进退，节以军声，火烈具举，武士星敷，鹅鹳鱼丽，箕张翼舒，馭不诡遇，射不翦毛，升献六禽，时膳四膏，成礼三驱，解罍放麟，不穷乐以训俭，不殫物以昭仁，尔乃卒岁大雉，驱除群疠，振子万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刚瘳必毙，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

又南都赋曰：於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剖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其宝利珍怪，则金采玉璞，隋珠夜光，太一馀粮，中黄玉，松子神陂，赤灵解角，耕父扬光於清泠之泉，游女弄珠於汉皋之曲，其水虫则有婴龟鸣蛇，潜龙伏螭，其鸟则有鸳鸯鹄鹭，鸿鹄鴛鹅，嚶嚶和鸣，澹澹随波，其香草则薜荔蕙若，(卍摩)茺荪茝，晻暖蒹蔚，含芬吐芳，酒则九酝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径寸，浮虬若萍，其甘不爽，醉而不醒，献酢既交，率礼无违，弹琴片

簫，流风徘徊，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被音弗。于阳滨，朱帷连网，曜野映云，脩岫绕缭而满庭，罗穆蹀躞而容与，翩绵绵其若绝，眩将坠而复举，於是群士放逐，驰乎沙场，俯贯魴鱖，仰落双鸽，鱼不及窜，鸟不暇翔，车雷震而风厉，马鹿超而龙骧，夕暮而归，其乐难忘。

後汉杜笃论都赋曰：天命有圣，託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蹈沧海，跨昆仑，刘敬献策，初都长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孝武因其馀财，府帑之畜，深入匈奴，割裂三庭，连缓耳，锁雕题，摧天竺，擎象犀，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植五穀，桑麻条畅，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城池百尺，阨塞要害，一人奋戟，三军沮败，于时圣帝，赫然申威，南禽公孙，北胁强胡，西平陇冀，东据洛都，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未遑於论都，而遗思雍州。

後汉崔駰反都赋曰：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建武龙兴，奋旅西驱，虜赤眉，讨高胡，斩铜马，破骨都，收翡翠之驾，据天下之图，上圣受命，将昭其烈，潜龙初九，真人乃发，上贯紫宫，徘徊天阙，握狼狐，蹈参伐，陶以乾坤，始分日月，观三代之馀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

後汉傅毅洛都赋，惟汉元之运会，世祖受命而弭乱，体神武之圣姿，握天人之契赞，寻往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严阻，扶二嶠之崇山，

分画经纬，开正涂轨，序立庙祧，面朝後市，叹息起雰雰，奋袂生风雨，览正殿之体制，承日月之皓精，骋流星於突陋，追归雁於轩轸，带螭龙之疏镂，垂菡萏之敷荣，顾濯龙之台观，望永安之园藪，渟清沼以汎舟，浮翠虬与玄武，桑宫茧馆，区制有矩，后帅九嫔，躬敕工女，近则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其後则有长冈芒阜，属以首山，通谷岌岌，石瀨寒泉，於是乘輿鸣和，按节发軔，列翠盖，方龙辂，备五路之时副，檻三辰之旗旂，传说作仆，羲和奉时，千乘雷骇，万骑星铺，络驿相属，挥沫扬镳，群仙列於中庭，发鱼龙之巨伟，羨门拊鼓，偃佺操麾，讲武农隙，校猎因田，搜幽林以集禽，激通川以御兽，跨乘黄，射游麋，弦不虚控，目不徒睎，解腋分心，应箭殪夷，然後弭节容与，淶水之滨，垂芳饵於清流，出旋瀨之潜鳞。

魏徐幹齐都赋曰：齐国实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其川渎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惊波沛厉，浮沫扬奔，南望无垠，北顾无鄂，蒹葭苍苍，莞菰沃若，瑰禽异鸟，群萃乎其间，戴华蹈縹，披紫垂丹，应节往来，翕习翩翩，灵芝生乎丹石，发翠华之煌煌，其宝玩则玄蛤抱玊，駁半含瑯，构厦殿以宏覆，起层榭以高骧，龙楹螭栴，山（巳山）云墙，其後宫内庭，嫔妾之馆，众伟所施，极巧穷变，然後脩龙榜，游洪池，折珊瑚，破琉璃，日既仄而西舍，乃反宫而栖迟，欢幸在侧，便嬖侍隅，含清歌以咏志，流玄眸而徵眄，竦长袖以合节，纷翩翩其轻迅，王乃乘华玉之辂，驾玄駮之骏，武骑星散，钲鼓雷动，旌旂虹乱，盈乎灵圃之中，於是羽族咸兴，毛群尽起，上蔽穹庭，下被皋藪。

魏刘桢鲁都赋曰：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兹焉，山则连冈属岭，曠<鬼分>峡北，紫金扬晖於鸿崖，水精潜光乎云穴，岱宗邈其层秀，干气雾以高越，其木则赤栝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围，高径穹皇，竹则填彼山垠，陔弥阪域，夏簟攒包，劲条并殖，翠实离离，凤皇攸食，水产众夥，各有彝伦，颁首华尾，丰颅重断，戴兵挟刃，盘甲曲鳞，且观其时谢节移，和族绥宗，招欢合好，肃戒友朋，蛾眉清眸，颜若雪霜，插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瑯，舞人就列，整饰容华，和颜扬眸，眇风长歌，飘乎森发，身如转波，寻虚骋迹，顾与节和，纵脩袖以终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汉指隅，民胥袂袂，国于水游，缙帷弥津，丹帐覆洲，盖如飞鹤，马如游鱼，应门岩岩，朱扉含光，路殿岿其隆崇，文陛嶭其高骧，听迅雷於长除，若有闻而复亡，其园囿苑沼，骈田接连，淥池分浪，以带石垠，文隅琼岸，华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扬炎威，教民即戎，讲习兴师，落幕包括，连结营围，毛群隄殫，羽族殄剥，填崎塞吠，不可胜录。

魏刘邵赵都赋曰：且敝邑者，固灵州之敞宇，而天下之雄国，南则有洪川巨渎，黄水浊河，发河积石，径拂太华，洒为九流，入于玄波，其东则有天浪水府，百川是锺，包络坤维，连薄太濛，其北则有陶林玄坛，增冰沍寒，其西则有灵丘平圃，邪接昆仑，其近则有天井句注，飞壶太行，璫错蛇累碣，属阜连冈，龙首嵯峨以蒨郁，羊坂仑 困以林 嶂，清漳发源浊滢汨越，汤泉涓沸，洪波漂厉，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衢交错，三门旁开，层楼疏阁，连栋结阶，峙华爵以表薨，若翔凤之将飞，正殿俨其造天，朱櫺赫以舒光，盘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飞梁，结云阁於南宇，立丛台於少阳，及至暮秋

涉冬，则风烈寒猛，豺豨攫，[注]句有脱文。鹰隼奋翰，国乃讲武，狩于清源，驾骛冥之骏驳，抗冲天之旌旃，北连昭馀，南属呼池，西眇太陵，东结繚河，然後嶠子放机，戈矛乱发，决班髻，破文頰，当手毙僵，应弦倒越，尔乃进夫中山名倡，襄国妖女，狄鞮妙音，邯鄲才舞，六八骈罗，递奏迭举，体凌浮云，声哀激楚，其珍玩服物，则昆山美玉，玄珠曲环，轻绡启缿，纤纒緜紈，其器用良马，则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堂嶠鱼肠，丁令角端，飞兔奚斯，常骊紫燕，丰鬣确颅，龙身鹄颈，目如黄金，兰筋参精，迅蹶飞浮，轳响追声，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炽光，挺新赠往，祓于水阳，朱幕蔽野，采帷连冈，妖冶呈饰，颜如春英。

晋左思蜀都赋曰：夫蜀都者，盖兆基於上世，开国於中古，廓灵关而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於前则跨蹶犍羊，枕倚交趾，经涂所亘，五千馀里，於是乎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孔翠群翔，犀象竞驰，白雉朝雒，猩猩夜啼，金马骋先而绝影，碧鸡倏忽而曜仪，火井沉荧於幽泉，高燭飞煽於天垂，於後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缘以剑阁，阻以石门，流汉汤汤，惊浪雷奔，望之天回，即之云昏，水物殊品，鳞介异族，或藏蛟螭，或隐碧玉，其树则有木兰七林反。桂，杞櫛椅桐，榎柟幽藹於谷底，松柏蓊蔚於山峰，棹脩幹，竦长条，扇飞云，拂轻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阳鸟回翼乎高標，於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外负铜梁宕渠，内函要害於膏腴，丹砂艳炽出其坂，蜜房都郁被其阜，山图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交壤[注]《文选》四蜀都赋作让。所植，蹲鸱所伏，百药灌丛，寒卉冬馥，其中则有青珠黄环，碧罽芒

消，或丰绿萸，或蕃丹椒，红葩紫饰，柯叶渐苞，敷蕊葳蕤，落英飘飘，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漠漠，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漉池而为陆泽，尔乃邑居隐轸，夹江傍山，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百果甲坼，异色同荣，朱樱春就，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凉风厉，白露凝，微霜结，紫藜津润。檮栗罅发，蒲萄乱溃，石留竞裂，晨鳧旦至，候雁衔芦，木落南翔，冰泮北徂，云飞水宿，哢吭胡浪反。清渠，其深则有鱣鮪鱗鲂，鯪鱧魮鲙，差鳞次色。锦质报章，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於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以瞰江，内则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並以少城，接乎其西，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注]《文选》士下有女字。袿服靚才性反。庄，布有幢华，面有栴榔，邛竹传节於大夏之邑，蒟酱流味於番禺之乡，闾闾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若夫王孙之属，郤公之伦，从禽于外，巷无居人，并乘骥子，俱服鱼文，西逾金隄，东越玉津，戟食铁之兽，射噬毒之鹿，拍豸区氓於萋草，弹言鸟於森木，拔象齿，戾历结反。犀角，乌铍翮，兽废足，殆而竭，来相与，第如滇丁田反。池，集于江洲，试水客，漾轻舟，娉江妃，与神游，将飡獠者，张弈幕，会平原，酌醪醑，割芳鲜，饮御酣，宾旅旋，车马雷骇，轰轰闐闐，近则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皜若君平，王褒炜烨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绚道德，摛藻揆天庭。

又吴都赋曰：东吴王孙，輶々忍反，大笑也。然而哈曰：夫上图景宿。辩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鸟策

篆素，玉谍石记，乌闻梁岷有陟方之馆，行宫之基欤，而吾子独未闻大吴之壮丽乎，且有吴之开国也，造自泰伯，宣於延陵，固其经略，上当星纪，拓土画疆，指衡岳以镇野，同龙川而带垆，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控清引浊，混涛并濑，瀆薄沸腾，寂寥长迈，出乎大荒之中，行乎东极之外，於是乎长鲸吞航，脩鯢吐浪，跃龙腾蛇，蛟鯢琵琶，溯洄顺流，噉喙沉浮，鸟则鸚鷓鷃，鷓音霜。鹄鹭鸿，鷓鷃避风，候雁造江，湛淡羽仪，随波参差，理翮整翰，容与自玩，彫啄蔓藻，刷荡漪澜，蚌蛤珠胎，与月亏全，巨鼈蝨质，首冠灵山，大鹏缤翻，翼若垂天，洪桃盘屈，丹桂灌丛，琼枝抗茎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珑，增冈重阻，列真之宇，江妃於是往来，海童於是宴语，草则藿蒟豆蔻，姜汇非一，石帆水松，东风扶留，布濩皋泽，蝉联陵丘，寅缘山岳之（巳山）音节。冪音觅。桐烟貌。江海之流，木则平仲君迁，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树，宗生高冈，族茂幽阜，擢本千寻，垂荫万亩，与风飘飏，<风幼>浏飏飏，鸣条畅律，飞音响亮，盖象琴筑并奏，笙竽俱唱，其竹则笱笮林箴，音於。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簟箬有丛，苞笋抽节，往往萦结，绿叶翠茎，冒霜停雪，梢云无以逾，嶰谷不能连，鸞鷲食其实，鸸雏扰其间，其果则丹橘馥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阴，其琛赂则琨瑶之阜，铜错白铁也。之垠，火齐之宝，骇鸡之珍，赭丹明玕，金华银朴，紫贝流黄，缥碧素玉，其荒陬谲诡，则有龙穴内蒸，云雨所储，陵鲤若兽，浮石若桴，双则比目，片则王馀，穷陆饮木，极沉水居，泉室潜织而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象耕鸟耘，此之自改，煮海为盐，采山铸钱，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闢东山之府，则謁宝溢目，<丽见>海陵之仓，则红

粟流行，彫栾镂椽，音节。青锁丹楹，图以云气，画以仙灵，高闱有闑，洞门方轨，朱阙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渌水，桃笙象簟，韬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罗纨，命官师而拥铎，将校猎兮具区，吴王乃巾玉辂，轺骖驪，羽毛扬蕤，雄戟耀芒，贝胄象弭，织文鸟章，六军衮服，四骥龙骧，猩猩啼而就擒，狒狒扶沸切。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斩鹏翼，掩广泽，结轻舟而竞逐，迎潮水而振緡，精卫衔石而遇缴，文鳀夜飞而触纶，指包山以为期，集洞庭而掩留，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飡戎旅乎落星之楼。

又魏都赋曰：魏国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诰曰：异乎交益之士，剑阁虽 ， ，险也。凭之者蹶，洞庭虽濬，负之者北，且魏土者，毕昴之所应 ，虞夏之馀人 ，先王之桑梓，烈圣之遗尘，尔其疆域，则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跨躡燕赵，墨井盐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思重爻，摹大壮，览荀卿，采萧相，粉椽 复结，栾栌叠施，丹梁虹申以并亘，朱栴林布而支离，绮并列疏以悬蒂，华莲重葩而倒披，於前宣明显阳，顺德崇礼，重闱洞出，锵锵济济，於後椒鹤文石，永巷壶术，楸梓木兰，次舍甲乙，增构瓊瓊，清尘剽剽，云雀踞翬而矫首，壮翼摛镂於青霄，雷雨杳冥於未半，暎日笼光於绮寮，硕果灌丛，围木竦寻，篁筱怀风，蒲萄结阴，丹藕凌波而的皪，绿芰汎涛而浸潭，羽翮颀颀，鳞介浮沉，磴流十二，同原异口，蓄为屯云，泄为行雨，内则街衢辐凑，朱阙结嵎，石杠杠，桥，也。飞梁，出控漳渠，疏通沟以滨路，萝青槐以荫途。

晋庾阐杨都赋曰：子未闻杨都之巨伟也 ，左沧海 ，右岷

山，龟鸟津其落，江汉演其源，碣金漂乎象浦，注桐柏乎玄川，昔句吴端委，延州俪臧，高让殆於庶几，英风亚乎颖阳，土映黄旗之景，峦吐紫盖之祥，岩栖赤松之馆，岫启缙云之堂，龙符涣而夏德兴，群神萃而玉帛昌也，天包龙辇，地奄衡霍，玄圣所游，陟方所託，我皇晋之中兴，而骏命是廓，灵运启於中宗，天网振其绝络，於是乎源泽浩漭，林阜隐荟，彭蠡吞江，荆牙吐瀨，赴三峡之隘，洞九川之会，泮五岭而分流，鼓沱潜而碎沛，逢渤澥郁滃，潢漾拥涌，惊波霆激，骇浪川动，东注尾闾，呼吸洞庭，茫若云汉，窈若青城，其山则重冈峨岬，峻岭嵒岿，阳侯鳞萃，龙涛绮错，崂弗磊砢，嵬崕鄙薄，旁带千溪，下同万壑，木则灌以杞梓，被以沙棠，结根九疑，布叶天柱，林为五岳之苑，材为八都之府，扫飞虹，亏阳景，拂白雪而增翠，凌广莫而敷颖，竹则（聆）风篁簌，筱簨林箝，单棘筓（杪），蓊蔚萧疏，贞条梢风，劲节集雾，望之猗猗，即之倩倩，苍浪之竿，东南之箭，其林可游，其芳可荐，草则陵苔海藻，山英江蓠，纶组菁茅，繁露卷施，兽则麕駮狻猊，锯牙披蹄，登重巘。蹲窠义，噫气则风生，喷沫则雨洒，其间则有腾猿夭矫，闪儻柯杪，风母杲然，星流电迁，或陵虚赴绝，或缭绕希闻，鸟则鷦鹏孔翠，丹穴之羽，鸣凤自歌，翔鸾自舞，鱼则蛟鱣暨鮪，比目尝魮，脩鯤横海，徵鲸偃波，其中则有灵蛟白鼋之族，种繁六眸，类丰三足，鸚螺蛻骨，寄居负敖，馀泉如轮，文蚺如琢，果则黄甘朱橙，杨桃琵琶，林蔚八桂之丛，色耀三珠之华，尔其宝怪，则有瑶琨琅玕，青碧素珉，阳珠散火，阴甲潜珍，云英水玉，错耀龙鳞，焕若金膏，晃若烛银，琉璃冰朗而外映，珊瑚触石而构翘，牙篲裂文於象齿，火布濯秽於炎焱，西岨石城，则丹车之所混并，东尽金塘，则方驾之所连箱，其中则有龙坻华屋，

晨凫之舸，青雀飞舳，馥皇鼓施，鹳首铺於黄宫，盘蛟缠於赤马，爰有兰堂华室，高门重构，罗鼎玉食，丝竹并奏，龙骥汗血於广涂，朱轮击毂而辐凑。

晋傅玄正都赋曰：抚琴瑟，陈钟虞，吹鸣箫，击灵鼓，奏新声，理秘舞，乃有材童妙妓，都卢迅足，缘脩竿而上下，形既变而景属，忽跟挂而倒绝，若将坠而复续，虬萦龙蜿，委随纡曲，杪竿首而腹旋，承严节之繁促，於是神岳双立，冈岩岑崟，灵草蔽崖，嘉木成林，东父翳青盖而遐望，西母使三足之灵禽，丹蛟吹笙，文豹鼓琴，素女抚瑟而安歌，声可意而入心，偃佺企而鹤立，和清响而哀吟。

卷六十二·居处部二

[注]宫 阙 台 殿 坊

宫

《世本》曰：禹作宫。

《释名》曰：宫，穹也，屋见垣上穹隆也。

《方言》曰：吴有馆娃之宫。

《礼记》曰：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

《大戴礼》曰：周时德泽和洽，蒿茂大，以为宫柱者，名曰蒿宫。

《毛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又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

《管子》曰：黄帝有合宫，以听政。

《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帝之宫。

《越绝书》曰：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句践所习教美人西施郑旦宫室。

《列子》曰：周穆王时，西胡国有化人来，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天，暨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出云雨之上，实为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齐宣王见孟子於雪宫。

《吕氏春秋》曰：武王胜殷，靖箕子之宫。

《楚辞》曰：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

《史记》曰：骀子之燕，昭王拥篲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室，[注]《太平御览》一百七十三作宫。亲往师之。

《神异经》曰：东方有宫，青石为墙，高三仞，左右阙高

百丈，画以五色，门有银榜，以青石碧镂，题曰天地长男之宫，西方有宫，白石为墙，五色黄门，有金榜而银镂，题曰天地少女之宫，西南方有宫，以金为墙，门有金榜，以银，[注]《太平御览》一百七十三银下有镂字。题曰天皇之宫，南方有宫，以赤石为墙，赤铜为门，有银榜，题曰天地中女之宫，北方有宫，以黑石为墙，题曰天地中男之宫，东南有宫，以黄石为墙，以黄碧镂，题曰天地少男之宫，西南有宫，以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

《十洲记》曰：青丘山上有紫宫，天真仙女，多游於此。

又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宫。

《列仙传》曰：钩翼夫人，齐人也，右手拳，望色者云，东方有贵人气，及到，姿色甚伟，帝披其手，得一钩，手寻下不拳，故名其宫曰钩翼宫。

《说苑》曰：楚使使聘齐，齐王享之梧宫，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鱼吞舟，况大国之树也。

《汉武帝故事》曰：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长乐三宫，皆辇道相属，悬栋飞阁，不由径路。

《汉书》曰：武帝六年，冬，幸雍回中，春作首山宫。

又曰：上祠神人于郊[注]《太平御览》一百七十三作交。门宫，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又曰：幸河东之明年，正月，凤皇集，设祠於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

又曰：柏梁灾，越巫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火，[注]太平御览一百七十三作大。用胜服之，於是起建章宫，为千门万户。

又曰：秦倚曲台之宫，悬衡天下，衡，秤也，言悬法度於其上也。

三辅故事曰：桂宫周匝十里，内有光明殿，走狗台，土山萦紆复道，横北度，从宫中西上城，至神明台。

《三辅黄图》曰：有夜光宫望远宫照台宫蒲萄宫棠梨宫资阳宫长平宫五柞宫。

汉宫阙名曰：长安有长乐宫未央宫长门宫鼓簧宫承光宫林光宫宜春宫池阳宫长平宫黄山宫望仙宫长杨宫集灵宫万岁宫延寿宫初[注]《太平御览》一百七十三作祈。年宫通天宫馭婆[注]御览作娑。宫。

《东观汉记》曰：帝遗单于飧赐作乐百戏，上幸离宫临观。

《魏略》曰：大秦国城中有五宫，相去各五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

王隐《晋书》曰：高堂隆刻邺宫屋材云，後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宫，惠帝止邺宫，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见刻字，计年正合。

【诗】梁简文帝新成安乐宫诗曰：遥看云雾中，刻角映丹虹，珠帘通晓日，金花拂夜风，欲知弦管处，来过安乐宫。

周明帝过旧宫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秋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

陈阴铿新成安乐宫诗曰：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鸱仰，连翩贺雀来，重檐寒露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梁花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

【赋】汉刘歆甘泉宫赋曰：轶陵阴之地室，过阳谷之秋城，回天门而凤举，躡黄帝之明庭，冠高山而为居，乘昆仑而为宫，按轩辕之旧处，居北辰之闕中，背共工之幽都，向炎帝之祝融，封峦为之东序，缘石阙之天梯，桂木杂而成行，芳盼乡之依依，翡翠孔雀，飞而翱翔，凤皇止而集栖，甘醴涌於中庭兮，激清流之沚沚，黄龙游而蜿螭兮，神龟沉於玉泥，离宫特观，楼比相连，云起波骇，星布弥山，高峦峻阻，临眺旷衍，深林蒲苇，涌水清泉，芙蓉菡萏，菱苕蘋蓳，豫章杂木，梗松柞械，女贞乌勃，桃李枣櫨。

魏卞兰许昌宫赋曰：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飞栋列以山峙，长途邈以委他，见栌栌之交错，睹阳马之承阿，转

挟膈以相因，若流风之扬波，木无小而不踏，材靡隐而不华，懿采色而发越，玮巧饰之繁多，双辕承粉，丹梁端直，明窗列布，绮井崩疑，其阴则有望舒凉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裳，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阴阳，脩栏荫於阶砌，崇栋拂乎旻苍，绮组发华，翡翠生光，丹草周隅，灵木成行，非窈窕之至贵，孰能升於斯堂，坐金人於闾闼，列锺虞於广庭，天鹿轩翥以扬怒，师子郁拂而负楨，珍果敷华，兰芷垂荣，百壁照曜，飞响应声，扣角则春气至，弹商则秋风征，历神芝之峻观，幸安昌之巍巍，进鼓舞之秘妓，绝世俗而入微，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翩翩，或迟或速，乍止乍旋，似飞凫之迅疾，若翔龙之游天，赵女抚琴，楚媛清讴，秦筝慷慨，齐舞绝殊，众妓并奏，掬巧骋奇，千变万化，不可胜知，乐戏阁，游观足，登承光，坐华幄，论稽古，反流俗，退虚伪，进敦朴，宝贤良，贱珠玉，岂必世而後仁，在时主之所欲。

魏杨脩许昌宫赋曰：於是仪北极以遘撩，希形制乎太微，结云阁之崔嵬，植神木与灵草，纷蓊蔚以参差，尔乃置天台於辰角，列执法於西南，筑旧章之两观，缀长廊之步栏，重闺禁之窈窕，造华盖之幽深，俭则不陋，奢则不盈，黎民子来，不督自成，於是天子乃具法服，戒群僚，锺鼓隐而雷鸣，警蹕嘈而响起，掩蔼低徊，天行地止，以入乎新宫，临南轩而向春方，负黼黻之屏风，凭玉几而按图书，想往昔之兴隆。

北齐邢子才新宫赋曰：拟二仪而构路寝，法三山而起翼室，何大厦之眈眈，而斯干之秩秩，岂西京之足伟，故东都之所匹，尔其状也，则竭譎屈奇，澜漫陆离，嵯峨崔嵬，嶮岩参差，若密云之乍举，似鹏翼之中垂，布菱华之与莲蒂，咸反植

而倒施，若承露而将转，似含风而欲披，土成黼黻，木化蛟螭，布红紫之融泄，间朱黄之赫曦，兽狂顾而犹动，鸟将蹇而中疲，木神水怪，海若山祇，千变万化，殊形异宜，阴梁北注，阳鸟南施，百楹列倚，千栌代支，或据险而形固，或居安而势危。

【颂】汉王褒甘泉宫颂曰：甘泉山，天下显敞之名处也，前接大荆，後临北极，左抚仁乡，右望素域，其宫室也，仍截薛而为观，攘抗岸以为阶，壅波澜而鳞砥，驰道列以曲远，览除阁之丽靡，觉堂殿之巍巍，径落莫以差错，编玳瑁之文，镂螭龙以造牖，采云气以为楣，神星罗於题鄂，虹蜺往往而绕榭，纒倏忽其无垠，意能了之者谁，窃想圣主之优游，时娱神而款纵，坐凤皇之堂，听和鸾之弄，临麒麟之域，验符瑞之贡，咏中和之歌，读太平之颂。

宋孝武帝巡幸旧宫颂曰：惟皇敬眷，永慕徐京，列装青野，动斩丹廷，荣和首律，景泽开年，林垆发色，川郊列泉，沿溯遥行，登陟回悬，践域负外，即宫临山，思甲陵寝，欢结粉都，眇怀沛济，勤念宛吾，纳寿遗老，设饮先居，堂序朝秀，廷 [注] 全宋文六廷上有充字。集间。

梁沈约齐朝丹徒故宫颂曰：圣祖神杰，尧踪汉烈，岳峻雄图，天张武节，坠命既升，霸略将骋，清渭走烽，浊河献警，特峭剑关，凭深桂岭，彝章委阙，礼乐沉河，极压倾构，引溺危波，尽物称瑞，穷灵委和，玄精翼日，丹羽巢阿。

【铭】後汉李尤永安宫铭曰：合欢黄堂，中和是遵，旧庐

怀本，新果畅春，候台集道，俾司星辰，丰业广德，以协天人，万福来眇，嘉娱永欣。

【表】梁沈约为柳兖州世隆上旧宫表曰：旧宫蕴灵千古，合祥百代，万祇相祉，八神警室，事超齐甸，义迈谯宫，故能属辇道於天阶，命帝阙於霄路，实宜树阙疏壤，写极上穹，克播徽尘，永光盛烈。

阙

《广雅》曰：象魏，阙也。

《释名》曰：阙，阙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

《周官》曰：太宰以正月悬治法於象魏。

《礼记》曰：昔者仲尼与於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郑言观阙也。

《左传》曰：哀公三年，司铎火，逾公宫，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象魏，门阙也，法令悬之，故谓其书为象魏也。

《文子》曰：老子云，身处江海之上，心在魏阙之下。

《史记》曰：蓬莱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诸仙人不死药皆在焉，黄金白银为阙。

又曰：建章宫东凤阙，高二十丈。

《神异经》曰：东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阙，侠

东南面，上有蹲熊，有榜著阙，题曰地户。

又曰：东北大荒中，有金阙，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天门。

《十洲记》曰：昆仑山有水精阙。

《列仙 [注] 《太平御览》一百七十九作女，此讹。传》曰：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辘辘，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夫人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今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敬於事上，必不闇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视之，果伯玉也。

《三辅旧事》曰：未央宫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

应劭《汉官仪》曰：高祖既登帝位，酆阳固始细阳岁遣鸡鸣歌士，常讴於阙下。

汉官典职曰：偃师去宫三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朴与天连。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阙。

《蜀志》曰：譙周尝闻杜琼曰：昔周徵君群，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言高，圣人取类言尔。

《关中记》曰：未央宫东有青龙阙，北有玄武阙，汉书所谓北阙者也，建章宫圆阙，临北道，凤在上，故曰凤阙也，阖闾门内东出，有折风阙，一名别风阙。

王隐《晋书》曰：汉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内学，语弟子曰：凉州城西有泉水当竭，当有双阙起其上，魏嘉平中，武威太守起学舍，筑阙於此。

赖 [注] 《太平御览》一百七十九作濼，下同。乡记曰：老子庙前有两石阙，大阙高九尺八寸，下三重石墉，阙边各有子阙。

山谦之《丹阳记》曰：太兴中，议者皆言汉司徒许彧墓阙，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阳门，南望牛头山两峰，曰：天阙也，岂烦改作，帝然之。

邓德明《南康记》曰：南康县归义山，去县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数丈，远望嵯峨，灵阙腾空，故老谓之神阙。

【诗】隋江总咏双阙诗曰：象阙连驰道，反宇照方疏，刻凤栖清汉，图龙入紫虚，屡逢膏露洒，几遇祥烟初，竟言百尺丽，宁方万丈馀。

【赋】魏繁钦建章凤阙赋曰：筑双凤之崇阙，表大路以遐通，上规圆以穹隆，下矩折而绳直，长楹森以骈停，修桷揭以舒翼，象玄圃之层楼，肖华盖之丽天，当蒸暑之暖赫，步北楹

而周旋，鷓鴣振而不及，岂归雁之能翔，抗神凤以甄蕙，似虞庭之锵锵，栌六翮以抚跼，俟高风之清凉，华锺金兽，列在南廷，嘉树蒨，奇鸟哀鸣，台榭临池，万种千名，周眺辇道，屈绕纒索。

【铭】後汉李尤阙铭曰：皇上尊严，万姓载依，国都攸处，建设端闱，表树两观，双阙巍巍，梁陆倕石阙铭曰：昔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变商俗，汤黜夏政，虽革命殊乎因袭，揖让异於干戈，而晷纬冥合，天人启基，[注]《文选》五十六作基。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在齐之季，昏虐君临，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踏地无归，瞻乌靡託，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极，把钩陈，翼百神，提万福，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车而天下大定，以为象阙之制，其来已远，春秋设旧章之教，经礼垂布宪之文，戴记显游观之言，周史书树阙之梦，北荒明月，西极流精，海岳黄金，河廷紫贝，苍龙玄武之制，铜爵铁凤之工，或以听穷省冤，或以布治悬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晋氏浸弱，宋历威夷，礼经旧典，寂寥无记，鸿规盛烈，埋没罕称，乃假双阙於牛头，託远图於博望，有欺耳目，无补宪章，惟帝建国，正位辨方，周营洛涘，汉启岐梁，居因业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阙，是惟旧章，青盖南泊，黄旗东指，悬法无闻，藏书不纪，大人造物，龙德休否，建此百常，兴兹双起，伟哉偃蹇，状矣巍巍，傍映重叠，上连翠微，布教方显，挟日初晖，悬书有附，委篋如归。

【表】梁沈约上建阙表曰：恭惟哲后，旧章必修，眇矚前王，後古为贵，伏惟陛下，钦咨故实，率由令典，昔在有晋，经创江左，邦训莫釐，远国多缺，万雉之外，两观弗兴，空指

南峰，悬法无所，世历三代，年将二百，非所以经世成务，垂业後昆，天德圆应，宪章自远，诏匠人建兹象阙，俯藉爱礼之心，以申子来之原，式表端闾，仪刑万国，使观风而至，复闻正岁之典，遐想之士，少寄怀古之目。

台

《尔雅》曰：四方而高曰台，积土四方者。

《山海经》曰：西王母之山，有轩辕台，射者不敢西向，畏轩辕之台，归藏曰：昔者夏后启葬，享神於晋之墟，作为璿台，於水之阳。

《左传》曰：夏后启，有钓台之飧，在河南阳翟县。

又曰：楚子成章华之台，以与诸侯落之。

《老子》曰：九层之台，起於累土。

《穆天子传》曰：盛姬，盛伯之子也，盛国名。天子赐之上姬之长，乃为之台，是曰重璧之台。

《贾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欲夸之，飧客章华之台，三休，乃至於上。

《吕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九成台，饮食必以鼓。

王孙子曰：昔卫公坐重华之台，侍御数百，随珠照日，罗衣从风。

《史记》曰：汉武帝起柏梁台，高数十丈。

又曰：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陆贾《新语》曰：楚灵王作乾谿之台，百仞之高，欲登浮云，窥天文。

《新序》曰：魏王将欲为中天之台，许绾负插而入曰：闻大王将为中天之台，原加一力，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九千里，其趾当方一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为台趾，王默然，罢筑者。

《三辅故事》曰：龙台高六丈，去丰水县五里。

《汉书》曰：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工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三辅宫殿簿》曰：长乐宫有临华台，神仙台。

《博物志》曰：江陵有台甚大，而唯有一柱，众梁皆共此柱。

《魏志》曰：黄初六年，筑东巡台，七年，筑九华台。

晋宫阙名曰：邺有铜雀台织室台。

陈留风俗传曰：浚仪有师旷仓颉城，城上有列仙吹台。

《邺中记》曰：邺城西北立台，皆因城为基趾，中央名铜雀台，北则冰井台。

又曰：西台高六十七丈，上作铜凤，窗皆铜笼，疏云母幌，日之初出，乃流光照曜。

嵩高山记曰：山有玉女台，云汉武帝见三仙玉女，因以名台。

《益州记》曰：雁桥东，有严君平卜处，土台高数丈也。

荆州图记曰：江陵县东有天井台，飞轩光映，背邑面河，寔郊鄠游憩之佳处也。

《幽明录》曰：海中有金台，出水百丈，结构巧丽，穷尽神工，横光岩渚，竦曜星汉。

吴地记曰：吴王阖闾十一年，起台於姑苏山，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後夫差复高而饰之，越伐吴，遂见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苏，望五湖，五湖去此台二十馀里。

戴延之《西征记》曰：官度台，去青口泽六十里，魏武所

造也，破袁紹於此。

杨龙骧洛阳记曰：凌云台高二十三丈，登之见孟津。

邓德明《南康记》曰：雩都君山上，有玉台，方广数丈，周回尽是白石柱，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乡像羽人之馆，风雨之後，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舞唱之节。

《广州记》曰：尉他立台，以朝汉室，圆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进，顶上三亩，朔望升拜，号为朝台。

伏琛齐地记曰：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作琅邪台，台亦孤山也，然高显出於众山之上。

【诗】晋陆机拟古诗曰：高台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绮窗出尘冥，飞阶蹶云端，佳人抚瑶瑟，纤手清且闲，芳音随风结，哀响馥若兰，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

梁简文帝琴台诗曰：芜阶践昔径，复愁鸣琴游，音容万春态，高名千载留，弱枝生古树，旧石染新流，由来递相叹，逝川终不收。

梁庾肩吾过建昌故台诗曰：鲁国观遗殿，韩城想旧台，仲宣原隰满，子建悲风来，夏莲犹反植，秋窗尚左开，图云仍溜雨，画水即生苔，及君欢四望，知余悲七哀。

陈祖孙登宫殿名登高台诗曰：独有相思意，聊敞凤皇台，莲披香梢上，日明光正来，离鹤将云散，飞花似雪回，遥思竹林友，前窗夜夜开。

【赋】魏文帝登台赋序曰：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命余兄弟并作，其词曰：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嫺，飞阁嶮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於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

魏陈王曹植登台赋曰：从明后而嬉游，聊登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听百鸟之悲鸣，天工坦其既立，家原得而获呈，扬仁化於宇内，尽肃恭於上京，唯桓文之为盛，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皇家，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齐日月之辉光。

晋陆云登台赋曰：永宁中，巡幸邺宫三台，登高有感，乃作赋云，尔乃伫眄瑶轩，流目绮寮，中原方华，绿叶振翘，历玉陛而容与，步兰堂以逍遥，曲房萦而窈眇，长廊邈而萧条，於是聊乐近游，薄言僂佯，绮疏列於东序，朱户立乎西厢，感旧物之咸存，悲昔人之云亡，凭虚槛而远想，审历命於斯堂，於是精疲游倦，白日藏辉，鄙春登之有情，恶荆台之忘归，聊弭节而驾言，帐将逝而徘徊。

晋孙楚韩王台赋曰：酸枣寺门外，夹道左右，有两故台，

访诸故老，云韩王听讼观也，望韩王之故台，寻往代之所营，双阙碣以峻峙，贯云气而上征，历千载而特立，显妙观於太清，薄邯郸之丛台，陋楚国之章华，邈岩嶢以亢极，岂岑楼之能加，至乃宫观弘敞，增台隐天，伐文梓於万仞，发玉石於三泉，优倡角乌乌之声，蛾眉戏白雪之舞，纷淫衍以低仰，翳脩袖而容与，晋卢谌登邺台赋曰：显阳隗其颠隧，文昌鞠而为墟，铜爵隕於台侧，洪鍾寢於两除，奚帝王之灵宇，为狐兔之攸居。

【铭】後汉李尤云台铭曰：周氏旧居，惟汉袭因，崇台嶒峻，上拟苍云，垂示亿载，俾率旧章，人修其行，而国其昌。

殿

秦始皇本纪曰：始皇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汉书》曰：宣帝幸河东之明年，凤皇集上林，乃作凤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班伯少受诗於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召见，宴昵殿中，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於金华殿中，诏伯受焉。

三辅宫殿名曰：未央宫有麒麟殿椒房殿。

又曰：长乐宫前殿宣德殿通光殿高明殿。

汉宫阁名曰：长安有临华殿神仙殿高门殿朱鸟殿曾城殿宣室殿永明殿凤皇殿飞云殿昭阳殿鸳鸯殿钓台殿合欢殿，萧何曹参韩信并有殿。

《东观汉记》曰：明帝欲起北宫，尚书仆射锺离意上书谏，出为鲁相，後起德阳殿，殿成，百官大会，上谓公卿曰：锺离尚书若在，不得成此殿。

范曄《後汉书》曰：中平三年，复修玉堂殿。

《风俗通》曰：殿堂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厌火。

汉官典职曰：德阳殿，周旋容万人，激洛水於殿下。

《魏志》曰：青龙三年秋，洛阳崇华殿灾，改名九龙殿。

《魏略》曰：青龙三年，起太极殿。

洛阳故诸宫名曰：洛阳南宫，有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皇殿嘉德殿黄龙殿竹殿。

杨龙骧洛城记曰：显阳殿北有云气殿。

《洛阳宫殿簿》曰：明光徽音式乾晖章含章建始仁寿宣光嘉福百福芙蓉九华流圃华光崇光，并殿名。

戴延之《西征记》曰：太极殿上有金井栏，金博山，金辘轳，蛟龙负山於井上。又有金师子，在龙下。

摯虞决疑要注曰：凡大殿乃有陛，堂则有阶无陛也，左城右平者，以文砖相亚次，城者为阶级也，九锡之礼，纳陛以登，谓受此陛以上。

【赋】後汉李尤德阳殿赋曰：开三阶而参会，错金银於两

楹，入青阳而窥总章，历户牖之所经，连璧组之润漫，杂虬文之蜿蜒，尔乃周阁回匝，峻楼临门，朱阙岩岩，嵯峨云，青琐禁门，廊庑翼翼，华虫诡异，密采珍縟，达兰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竹郁茂以蓁蓁，鸿雁沛裔而来集，德阳之北，斯曰濯龙，蒲萄安石，蔓延蒙笼，橘柚含桃，甘果成丛，文曜水，光映煌煌。

後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序曰：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之所立也，遭汉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盗贼奔突，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意者岂非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也，赋曰：瞻彼灵光之为状也，则嵯峨嶧（山隗）岿巍，吁可畏乎其骇人也，峩峩倜傕，丰盈丽博，果（山累）敞洞，胶葛兮其无垠也。於是乃历夫大阶，以造其堂，俯仰顾眄，东西周章，彤彩之饰，澔澔泔泔，飞流烂漫，素壁皛曜以月照，丹柱翕赭而电烜，鸿墉幌以爍爍，瑟萧条以清冷，动滴沥而成响，音雷应其若惊，耳嘈嘈以失听，目矐矐而丧精，骈密石与琅玕，齐玉瑯与璧瑛，於是详察其栋宇，观其结构，规矩应天，上宪觚阙，崛嵬云起，嵌岑离娄，三间四表，八维九隅，万楹丛倚，磊砢相扶，尔乃悬栋结阿，天窗绮疏，发秀吐荣，菡萏披敷，绿圆渊井，反植荷蕖，秀房紫的，窈咤垂珠，云窠藻悦，龙栴雕镂，飞禽走兽，因木生姿，朱鸟舒翼以峙衡，腾蛇繆虬而绕榭，白鹿子蛻於櫺栳。蟠螭宛转而承楣，狡兔踈伏於拊侧，猿猴攀椽而相追，胡人遥集於上楹，俨雅踈而相对，神仙谗谗於栋间，玉女窥窗而下照，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託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繆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邃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躯，洪荒朴略，厥状睢盱，

渐台临池，增曲九城，屹然特立，的尔殊形，高经华盖，仰看天庭，飞陛揭孽，绿云上征，中坐垂景，俯视流星，千门相似，万户如一，岩突洞出，逶迤诘屈，周行数里，仰不见日。

魏何晏景福殿赋曰：立景福之秘殿，备皇居之制度，尔乃丰层覆之眈眈，建高基之堂堂，罗疏柱之汨越，肃坻鄂之锵锵，飞檐翼以轩翥，反宇献以高骧，远而望之，若摘朱霞而耀天文，近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载垂云，尔乃开南端之豁达，张笋虞之轮囷，华锺机其高悬，悍兽屹其俪陈，尔其结构则修梁彩制，下褰上奇，枿梧𦉳复叠，势合形离，桼如蜿蜒，赫如奔螭，皎皎白间，离离列钱，晨光内照，流景外燧，金楹齐列，玉舄承跋，青琐银铺，是为闾閼，温房承其东序，凉室据其西遍，开建阳则朱炎艳，启金光则清风臻，清露灑灑，绿水浩浩，树以嘉木，植以芳草，悠悠玄黄，皜皜白鸟，尔乃文以朱绿，饰以碧丹，点以银黄，烁以琅玕，清风萃而成响，朝日曜而增鲜。

魏韦诞景福殿赋曰：瞻大厦之穹崇，结增构而高骧，脩栋迪以虹指，飞甍竦而凤翔，榱桷骈逼以星罗，轩槛曼延而悠长，伏应龙於反宇，乘流苏以飘扬，於是周览升降，流目详观，丛楹负极，飞槛承栾，枿梧绮错，窰栝鳞攒，芙蓉侧植，藻井悬川，望舒凉室，羲和温房，玄冬则暖，炎夏则凉，总寒暑於区宇，制天地之阴阳。又有外城金狄，诡貌殊姿，列于应门，肃有容威，若乃离殿别馆，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宁，美百号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步雕辇以逍遥，时容与於兰庭。又有教坊讲肆，才士布列，新诗变声，曲调殊别，吟清商之激哇，发角徵与白雪，音感灵以动物，超世俗以独绝，然

後御龙舟兮翳翠盖，吴姬擢歌，越女鼓柁，咏采菱之清讴，奏绿水之繁会。

魏夏侯惠景福殿赋曰：周步堂宇，东西眷眄，采色光明，粲烂流延，素壁高飏，赫弈倩练，尔乃察其奇巧，观其微形，嵌崟纡曲，盘牙欹倾，或夭矫而云起，或诘屈而瓌萦，众木附枝以连注，栌梧倚亚而相经，若乃仰观绮窗，周览菱荷，流彩的皪，微秀发华，纤茎葳蕤，顺风扬波，含光内耀，婀娜纷葩，曾栌外周，榱桷内附，或因势以连接，或邪诡以盘构，於是乎飞阁连延，驰道四周，高楼承云，列观若浮，挹朝露之华精，漱醴泉之清流。

宋孝武华林清暑殿赋曰：若夫瑶榭未清，琼室流炎，熏风夕烈，炽景晨严，高峦废驾，游衢辍骖，思延寒於夏室，岂徒闻於遗籍，伊凉燠之可变，粤在今之犹昔，密盼林梁，侧眺池籞，起北阜而置悬湖，沿西原而殿清暑，编茅树基，采椽成宇，转流环堂，浮清浹室，辟西櫺而鉴斜月，高东轩而望初日，粤乃炎精待戒，青衽将毕，濯禊在辰，风光明密，婉祥鳞於石沼，仪瑞羽於林木，浮觴无届，展乐有时，惟欢洽矣，含歌受辞，歌曰：山怀风兮谷吐泉，清潭邃兮远气宣，符深情兮应遥心，促千里兮测云天。

宋江夏王刘义恭华林清暑殿赋曰：构御暑之清宫，傍测景之西岑，列乔木以蔽日，树长杨以结阴，醴泉涌於椒室，迅波经于兰庭，业芳芝以争馥，合百草以竞馨，饰丹壤以和璧，加疏楸以连城，至于朱明在运，郁夕器晨，寒堂凉结，清观风臻，览兹宇之灵纬，启圣情以寤神，岂宣曲之妄拟，焉甘泉之

足陈。

宋何尚之华林清暑殿赋曰：逞绵亘之虹梁，列雕刻之华榱，网户翠钱，青轩丹墀，若乃奥室曲房，深沉冥密，始如易修，终然难悉，动微物而风生，践椒涂而芳质，觴遇成宴，暂游累日，却倚危石，前临濬谷，终始萧森，激清引浊，涌泉灌於基扈，远风生於楹曲，暑虽殷而不炎，气方清而含育，哀鹄唳暮，悲猿啼晓，灵芝被崖，仙华覆沼。

【铭】後汉李尤德阳殿铭曰：皇穹垂象，以示帝王，紫微之则，弘诞弥光，大汉体天，承以德阳，崇弘高丽，苞受万方，内综朝贡，外俟遐荒，陈徐陵太极殿铭曰：夫紫盖黄旗，扬都之王气长久，虎踞龙蟠，金陵之地体贞固，天居爽垲，大寝尊严，高应瑞门，仰模营室，归于有德，譬彼河图，传我休明，义同商鼎，太极殿者，法互[注]《初学记》二十四作氏。象冗，[注]《初学记》作亢。王者之位以尊，左平右城，天子之堂为贵，往朝煨烬，多历年所，世道隆平，宜其休复，监军邹子度启称，即日忽有一大梓柱，从流来泊，在後渚岸，嵯峨容与，若汉水之仙槎，摇漾波涛，似新亭之龙刹，孤拔灵山，允彰天贶，昔梁氏承圣，将图缮修，东虓窥江，西胡犯毕，定之方中，亟兴师旅，揆之以日，辄有灾故，是知秦人所止，实汉祖而为宫，吴都佳气，乃元皇而斯宅，千栌赫弈，万拱峻层，植绿芰而动微风，舒丹莲而制流火，甘泉远望，睹正殿之峥嵘，函谷遥看，美皇居之佳丽，信可以齐三光而示宇宙，会万国而朝诸侯，爰命微臣，乃为铭曰：雍時相望，参差未央，偃师回顾，崔嵬德阳，高扞太一，正睹瑶光，瓊瓊灵柱，赫赫流樟，美矣宫室，嘉哉今日，御宸垂旒，当朝靖躋，

乐备韶夏，礼兼文质，帝旅无喧，王旗斯谧，肃肃卿士，邕邕承弼，汉座雕屏，周人槛櫺，城隅有勒，殿省皆铭，况复皇寝，宜昭国经，方流典训，永树天廷。

陈沈辅太极殿铭曰：臣闻在天成象，紫宫所以昭著，在地成形，赤县居其区宇，太极殿者，资两仪之意焉，大壮显其全模，土圭测其正影，周曰路寝，汉称前殿，虽名号参差，其实一也，主上未明求衣，日旰忘食，隳乐坏礼，造次留神，汉陞秦除，莫不葺复，而此殿兴造，累岁未成，外遘戎机，内忧民力，劬劳深虑，荏苒移时，至陈永定，六合既清，五礼稍备，雕楹玉舄，华棖璧瑯，揆之有日，而犹一柱，榱桷豫章，地沦外寇，楚材晋用，非复我求，既而新亭前江，有流查甚壮，盘根错节，枝叶葱蒨，津人以闻，正堪时用，於是将作受诏，冬官奉职，百工并作，屡降乘舆，匠石磨砮，必经天旨，俭而不固，泰而不奢，亿兆填填而乐成也，曾未数旬，焕然云构，昔晋朝缮造，文杏有阙，梅梁瑞至，画以缥花，自是迄今。又获神物，即樟树焉，殿之某间即某柱是也，铭曰：轩辕狭堂，夏后卑宫，文来质往，蹇产弥崇，体制八都，开兹万户，灼烁雄梁，徘徊大庑，璧月霄悬，卿云昼聚，岂伊开阳，飞来应柱，嘉辰令月，新寝告成，青槐赤棘，郎将思兵，翠被负宸，百辟公卿，锺鼓八佾，箫韶九成，庸臣再拜，天子万龄。

【表】梁王筠上太极殿表曰：四海为家，义存威重，万国来朝，事惟壮观，宪北辰之居所，正南面之尊贵，绣栊镂槛，延曜光晖，虬柱虹梁，杳冥云雾，非许邺之敢伦，岂雍豫之能拟，且工徒乐业，庶民自竞，不劳永逸，不日而成，信可以宴飨百神，朝覲群后者矣，臣过荷宠荣，禄秩优润，谨率丹款，

上夫一千，不足微申鳧跃，伏深惭竦。

坊

汉宫阙名曰：洛阳故北宫，有九子坊。

晋宫阙名曰：洛阳宫有显昌坊修成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徵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

王隐《晋书》曰：东宫坊有醉相杀者，中丞奏郎官从事孙铄杖一百，铄奏，东宫是行马内，而推行马外官，为违法令，诏中丞令史各一百。

王琨答徐邈书曰：见傅咸弹孙詹事，或云是宫，或云坊，或云寺，此东宫中别有坊。又中庶子称坊，詹事称寺，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称台者也。

【赋】梁萧子范直坊赋曰：余以天监六年，为洗马，十七年，复直中舍之坊，感恩怀旧，凄然而作，岁惟奄茂，清明送风，承恩从官，自府游宫，信吾生之多幸，遭六合之大同，何坊禁之寥阒，对长庭之芜永，门幽幽而重闭，室愔愔而内静，应晓刻而坐朝，听鸣锤而自警，虽生风於螭螟，终罕曜於阳景，颇留连於九思，恒殷勤於三省，於时也，春果馀英，夏条垂实，殿穹隆而起阴，槐连拳而负日，傍高墉之邈迤，观层扉之郁律，写学宫於洛都，模画堂於汉室，台榭千名，仙灵间出。

卷六十三·居处部三

[注] 门 楼 櫓 观 堂 城 馆

门

《释名》曰：门，扞也，在外为扞，幕障卫也。

《尔雅》曰：閤谓之门，正门谓之应门。

《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周官》曰：掌舍，掌王会同之舍，设 栝再重，设车
宫辕门，为坛壝宫棘门，为帷宫，设旌门，无宫则供人门。

《毛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又曰：乃立皋门，皋门有闾，乃立应门，应门锵锵。

诗义问曰：横一木作门，而上无屋，谓之衡门。

《左传》曰：楚子囊郑子耳，围于桐门。

又曰：王叔之宰曰：荜门圭窞之人，而皆凌其上，其难为上矣。

又曰：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

鲁连子曰：先生见孟尝君於杏唐之门。

《楚辞》曰：望长楸而太息，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

《越绝书》曰：楚门，春申君时造，楚人从入，故号楚门。

《史记》曰：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贾谊书》曰：天子宫门曰司马门。

又曰：高帝瓜分天下，以王有功之臣，择良日，立诸侯洛阳上东门之外。

《说苑》曰：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未尝有冤，後世必有封侯者，令容高盖驷马，及後果封为西平侯。

《汉书》曰：元帝为太子，谨慎，初居桂宫，上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

又曰：太液池南有璧门。

又曰：陈平家贫，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

《吴越春秋》曰：子胥为吴造大城，陵门八，象天八风，水门八，法地八窗。

范曄《後汉书》曰：孔融云，郑君里门，四方所由观礼，其广令容高车结驷，名为通德门。

汉宫殿名曰：长安有宣平门覆盎门万秋门横门东都门宣德门元成门青绮门章义门仁寿门 巽 [注] 《太平御览》一百八十三作慈。石门。

魏书曰：文帝初在东宫，集诸儒，於朝肃城 [注] 《太平御览》六百十五作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门，九鼎所定。

《华阳国志》曰：蜀城十里，有升迁桥，送客观，司马相

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

吴地记曰：闾阖门者，吴王阖闾所作也，名为闾阖门，高楼阁道，後由此出伐楚，改曰破楚门。

《世说》曰：杨脩为魏武主簿，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脩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嫌门大也。

【铭】後汉李尤门铭曰：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闭邪，击柝防害。

又中东门铭曰：中东处仲，月值当昴，仓庚有声，隼鹰匿爪，除去桎梏，狱讼勿考。

又关阳城门铭曰：关阳在孟，位月惟巳，清明冠节，大阳进起。

又津城门铭曰：津名自定，位月在未，温风郁暑，鹰鸟习鸷。

又广阳门铭曰：广阳位孟，厥月在申，凉风从时，白露已分。

又雍城门铭曰：雍门处中，位月在酉，盲风寒浊，燕归山阜。

又夏城门铭曰：夏门值孟，位月在亥，阴阳不通，蝮螫匿彩，迎冬北坛，从阴所在。

又穀城门铭曰：穀门北中，位当于子，太阴主刑，杀伐为首。

晋摯虞门铭曰：禄无常家，福无定门，人谋鬼谋，道在则尊。

【文】後魏温子昇闾阖门上梁祝文曰：维王建国，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门启扉，良辰是简，穆卜无违，雕梁乃架，绮翼斯飞，八龙杳杳，九龙巍巍，居宸纳祐，就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爰归。

楼

《尔雅》曰：狭而修曲曰楼。

《说文》曰：楼，重屋也，櫟，泽中守竹楼也。

黄帝占军气决曰：诸将军气如城楼。

《史记》曰：方士言武帝曰：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台并榦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

《十洲记》曰：昆仑山有十二玉楼。

《汉书》曰：甘延寿，少以良家子，善骑射，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

《吴越春秋》曰：范蠡为句践立飞翼楼，以象天门。

《东观汉记》曰：上至广阿，止城门楼上，披舆地图，指示邓禹曰：天下郡国如是，我乃始得一处，卿言天下不足定何也。

《吴志》曰：刘基美容姿，孙权爱敬之，权暑时，尝於舡

中宴楼上，作雷雨，权以盖自覆。又命覆基，余人不得也。

《虞氏家记》曰：吴小城白门，盖吴王阖闾所作也，至秦始皇，守宫吏烛燕窟，失火烧宫，而此楼故存。

《晋宫阁名》曰：总章观，仪风楼一所，在观上，广望观之南。又别有翔凤楼。

《赖乡记》曰：老子庙有皇天楼九柱楼静念楼，皆画仙人云气。

袁彦伯罗山疏曰：仰望石楼，眇然在云中。

《世说》曰：凌云台楼观极精巧，先称平众材，轻重当宜，然後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恒随风摇动，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便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幽明录》曰：邺城凤阳门五层楼，去地二十丈，长四十丈，广二十丈，安金凤皇二头於其上，一头飞入漳河，清浪[注]《太平御览》一百七十六作朗。见在水底，一头今犹存。

述异传曰：荀勗，字叔伟，寓居江陵，憩江夏黄鹄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云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宾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辞去，跨鹤腾空，眇然烟灭。

【诗】古诗曰：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宋文帝登景阳楼诗曰：崇堂临万雉，曾楼跨九成，瑶轩笼翠幌，组幕翳云屏，阶上晓露絜，林下夕风清，蔓藻嫋绿叶，芳兰媚紫茎，极望周天险，留察浹神京，交渠纷绮错，列植发华英。

梁武帝登北顾楼诗曰：歇驾止行警，回舆暂游识，清道巡丘壑，缓步肆登陟，雁行上差池，羊肠转相逼，历览穷天步，矚矚尽地域，南城连地险，北顾临水侧，深潭下无底，高岸长不测，旧屿石若构，新洲花如织。

梁简文帝奉和登北顾楼诗曰：春陵佳气地，济水凤皇宫，况此徐方域，川岳迈同津，皇情爱历览，游陟拟崆峒，聊驱式道候，无劳襄野童，雾崖开早日，晴天歇晚虹，去帆入云里，遥星出海中。

又登烽火楼诗曰：耸楼排树出，却堞带江清，陟峰试远望，郁郁尽郊京，万邑王畿旷，三条绮陌平，巨原横地险，孤屿派流生，悠悠归棹入，眇眇去帆惊，水烟浮岸起，遥禽逐雾征。

又水中楼影诗曰：水底罽毼出，萍间反宇浮，风生色不坏，浪去影恒留。

梁沈约登玄畅楼诗曰：危峰带北阜，圆鼎出南岑，中有凌

风树，回望川之阴，涯心，落岸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晖映长浦，焕景烛中寻，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梁刘孝绰登阳云楼诗曰：吾土阳台上，非梦高台客，回首望长安，千里怀三益，顾惟惭入楚，降私等申白，西沮水潦收，昭丘霜露积，龙门不可见，空慕凌霜柏。

梁王台卿咏水中楼影诗曰：飘飘似云度，亭亭如盖浮，熟看波不动，还是映高楼。

【赋】魏王粲登楼赋曰：登兹楼以四望，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实显敞而寡仇，接清漳之通浦，倚曲阻之长洲，北弥陶牧，西接昭丘，虽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凭轩槛以遥望，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目极，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回，川既漾而济深，昔尼父之在陈，有归欤之叹音，锺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於怀土，岂穷达之异心，惟日月之逾迈，俟河清其何极，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步栖迟而徙倚，白日忽其西匿，风萧瑟而并兴，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鸟相鸣而鼓翼，原野阒其无人，征夫行而未息，循阶除而下降，气交愤於焜臆，夜参半而不寐，怅盘桓以反侧。

晋孙楚登楼赋曰：有都城之百雉，加曾楼之五寻，从明王之登游，聊暇日以娱心，鸣鸠拂羽於桑榆，游鳧濯翅於素波，牧竖吟啸於行陌，舟人鼓枻而扬歌，百僚云集，促坐华台，嘉肴满俎，旨酒盈杯，谈三坟而咏五典，释圣哲之所裁。

晋枣据登楼赋曰：怀离客之远思，情惨惓而惆怅，登兹楼而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寔帝王之旧疆，挹呼沱之浊河，怀通川之清漳，原隰开辟，荡臻夷蕝，桑麻被野，黍稷盈亩，礼仪既度，民繁财阜，怀桑梓之旧爱，信古今之同情，锺仪惨而南音，庄舄感而越声，岂吾人之狭隘，能去心而无营，情戚戚於下国，意乾乾於上京。

晋郭璞登百尺楼赋曰：在青阳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观，嘉斯游之可娱，乃老氏之所叹，抚凌槛以遥想，乃极目而肆运，情眇然以思远，怅自失而潜愠，瞻禹台之隆嶝，奇巫咸之孤峙，美盐池之滉汙，蒸紫雾而霞起，异傅岩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阳之二老，招鬼谷之隐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构怨而极武，哀神器之迁浪，指缀旒以譬主，雄戟列於廊技，戎马鸣乎讲柱，寤苔华而增怪，叹飞駟之过户，陟兹楼以旷眺，感慨尔而怀古。

【铭】宋鲍昭凌烟楼铭曰：瞰列江楹，望景延除，积清风路，含彩烟途，俯窥淮海，俯眺荆吴，我王结驾，藻思神居，宜此万春，脩灵所扶。

櫓

《释名》曰：櫓，露上无覆屋也。

孙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修櫓粉楯，其器械三月而後成。

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城，周公所制，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楼櫓，外有沟渠。

【赋】晋欧阳建登櫓赋曰：登兹櫓以遐眺，辟曾轩以高盼，仰天涂之绵邈，俯平原之旷衍，嘉苍春之令节，悦和风之微扇，傍观八隅，周览四垂，面孤丘之峻峙，岨曲岸之脩崖，植榆楸以成列，插垂柳之差差，寓目忽以终日，情亹亹而忘疲。

观

《释名》曰：观者，於上观望也。

《列子》曰：岱舆山上台观，皆金玉，仙圣飞相来往。

《史记》曰：公孙卿谓武帝曰：仙人好楼居，於是上令长安作飞廉桂观，甘泉则作延寿观。

《汉书》曰：甘露二年，冬十二月，上幸萯阳宫属玉观。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生甲观画堂。

三辅皇图曰：武帝起鵠鹄观，神明观，集灵观，阳祿观。

汉宫殿名曰：长安有临仙观，渭桥观，仙人观，霸昌观，兰池观，平乐观，九华观，豫章观，三章观，昆明观，走马观，华光观，封峦观，走狗观，天梯观，瑶台观，彳不渠观，相思观，长平观，宜春观，华池观，射熊观，迎风观，露寒观。

《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观，徵善属文者以充之。

陆机洛阳地记曰：宫中有临高，陵云，宣曲，广望，阊风，万世，修龄，总章，听讼，凡九观，皆高十六七丈，以云母著窗里，日曜之，炜炜有光辉，华延俊洛阳记曰：洛阳城十八观，皆施玄槛铁笼，疏云母幌。

华山记曰：南岭东岩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双石竖生，号曰石门，一山石孤崖特秀，上有客观，涉之，远者眺十里。

【诗】隋江总侍宴玄武观诗曰：诘晓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宫移渡汉，天驷动行镳，旆转苍龙阙，尘飞饮马桥，翠观迎斜照，丹楼望落潮，鸟声云里出，树彩浪中摇，歌吟奉天咏，未必待闻韶。

【赋】後汉崔骃大将军临洛观赋曰：滨曲洛而立观，营高壤而作庐，处崇显以间敞，超绝邻而特居，列阿阁以环匝，表高台而起楼，步辇道以周流，临轩槛以观鱼，於是迎夏之首，未春之垂，桃枝夭夭，杨柳猗猗，既乃日垂西阳，中曜内光，弛衔纵策，逸如奔飏。

後汉李尤平乐观赋曰：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玮之奇珍，习禁武以讲捷，厌不羈之遐邻，徒观平乐之制，郁崔嵬以离娄，赫岩岩其峯峿，纷电影以盘盱，弥平原之博敞，处金商之维陬，大厦累而鳞次，承岩峩之翠楼，过洞房之转闼，历金环之华铺，南切洛滨，北陵仓山，龟池泱泱，果林榛榛，天马沛艾，鬣尾布分，尔乃大和隆平，万国肃清，殊方重译，绝域造庭，四表交会，抱珍远并，杂遝归谊，集于春正，玩屈奇之神怪，显逸才之捷武，百僚于时，各命所主，方曲既设，秘戏连

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连翩九仞，离合上下，或以驰骋，覆车颠倒，乌获扛鼎，千钧若羽，吞刃吐火，燕跃乌跄，陵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巴渝隈一，逾肩相受，有仙驾雀，其形蚺虬，骑驴驰射，狐兔惊走，侏儒巨人，戏谑为耦，禽鹿六駮，白象朱首，鱼龙蔓延，畏延山阜，龟螭蟾蜍，挈琴鼓缶。

又东观赋曰：敷华实於雍堂，集幹质于东观，东观之艺，孳孳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厓之敞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後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魏陈王曹植游观赋曰：静闲宫而无事，将游目以自娱，登北观而启路，涉云路之飞除，从熊罴之武士，荷长戟而先驱，罢若云归，会如雾聚，车不及回，尘不获举，奋袂成风，挥汗如雨。

又临观赋曰：登高墉兮望四泽，临长流兮送远客，春风畅兮气通灵，草含幹兮木交茎，丘陵窟兮松柏青，南园兮果戴荣，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叹东山以愬勤，歌式微以咏归，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

【铭】後汉李尤东观铭曰：周氏旧区，皇汉寔循，房闼内布，疏绮外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是谓东观，书籍林泉，列侯弘雅，治掌艺文。

堂

《说文》曰：堂，殿也。

《释名》曰：堂犹堂堂，高显貌也。

《礼记》曰：堂上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又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

《庄子》曰：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楚辞》曰：鱼鳞屋兮龙堂。

《十洲记》曰：昆仑山有光碧之堂。

《说苑》曰：圣人於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犹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为之不乐。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术，用之可以游景云之宫，登流霞之堂。

《汉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阶皆用玉也。

《汉书》曰：玉堂在太液池南。

《续汉书》曰：中平二年，造万金堂於西园。

《论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称尧舜堂高三尺，儒家以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萁生於阶下，须临堂察之，起视堂下之萁，孰与悬，日历於宸坐，顾辄见之也。

《风俗通》曰：殿堂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厌火。

《晋宫阁名》曰：洛阳宫有则百堂，螽斯堂，休徵堂，延祿堂，承庆堂，仁寿堂，绥福堂，含芳堂，乐昌堂，椒华堂，芳音堂，永光堂。

摯虞决疑要注曰：殿堂之上，唯天子居床，其馀皆幅席，席前设筵，礼，天子之殿，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故曰度堂以筵，度室以几。

《华阳国志》曰：文翁立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初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记》曰：虞潭，右卫将军，太夫人年高，求解职，被诏不听，特假百日，迎母东归，起堂养亲，亲集会，作诗言志。

齐地记曰：临淄城西门外，有古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

【诗】梁庾肩吾咏疏圃堂诗曰：北堂多暇豫，时驾总鸾镳，疏静繁葭澈，轮轻羽盖飘，临空坐飞观，回首望浮桥，风长旦锺近，地迥洛城遥，疏林不得日，涸浦暂通潮，徒然等宾从，并作愧群僚。

【赋】陈江总云堂赋曰：览黄图之栋宇，规紫宸於太清，何面势之胶葛，信不日之经营，仰一时之壮丽，跨万古之威灵，吐触石之奇色，混高堂之旧名，若乃三阶八户，百拱千楹，莹以玉琇，饰以金英，绿芰悬插，红蕖倒生，於时木叶声寒，壶人唱静，承露擎虚，相风照迥，天子乃下辇开宴，出豫娱神，文悬日月，思革风尘，是负凤之多幸，愧屠龙之不真。

【颂】晋庾阐乐贤堂颂曰：瓘瓘隆构，岌岌其峻，阶延白屋，寝登髦俊，神心所寄，莫往非顺，灵图表像，平敷玉润，游虬一壑，栖鸾一丛，川澄华沼，树拂椅桐，林有晨风，翮有西雍，高观回云，疏森绮窗，洋洋帝猷，恢恢天造，思乐云基，克配祖考，仰瞻昆丘，俯怀明圣，玄珠虽朗，离人莫映，清风徘徊，微言绝咏，有邈高构，永廓灵命。

【铭】後汉李尤堂铭曰：因邑制宅，爰兴殿堂，夏屋渠渠，高敞清凉，家以师礼，修奉蒸尝，延宾西阶，主近东厢，宴乐嘉客，吹笙鼓簧。

城

《淮南子》曰：鯀作九仞之城。

《说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博物志》曰：禹作城，彊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

《周书》曰：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陕山。

公羊传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史记》曰：秦二世欲漆城，优旃曰：善哉，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固难为荫屋尔，二世乃止。

《淮南子》曰：昆仑山有曾城九重。

《列女传》曰：齐人杞梁，袭莒战而死，其妻无所归，乃枕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太康地记》曰：梁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以鼓唱节杵而後下，和之者称睢阳，因以为名。

《汉书》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不能守也。

又曰：胶东前国王，治胶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胶河，
[注]按本条见汉书九十六西域传，作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此有讹误，《太平御览》一百九十二引不误。

《风俗通》曰：众心成城，《俗说》曰：众人同心者，可共筑起一城，同心共饮，雒阳酒可尽也，《关中记》曰：长安城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所传，尽凿龙首山土为城。又诸台阙亦尔。

王隐《晋书》曰：凉州城有卧龙形，故名卧龙城，南北七十里，东西三十里，本匈奴所筑也。

《襄阳耆旧记》曰：庞德公在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阳城。

《丹阳记》曰：石头城，因山为城，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省奇势。

《秦州记》曰：金城郡，汉元始六年置，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

盛弘之《荆州记》曰：樊城西北有尤卽城，西百馀里，有鼓城，鼓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庙金人缄口铭背之流也。

荆州图经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矶为高墉，枕流，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鹤矶，寔乃舟人之所艰也。

《益州记》曰：益州城，张仪所筑，锦城在州南，蜀时故宫也，处号锦里。

齐地记曰：不夜城，在阳廷东南，盖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夜名，异之也。

【诗】梁简文帝从顿还城诗曰：汉渚水初绿，江南草复黄，日照蒲心暖，风吹梅枝香，征舳舫汤巉，归骑息金隍，舞观衣恒褰，歌台弦未张，持此横行去，谁念守空床。

又登城诗曰：日影半东檐，请念空杼柚，小堂倦缥书，华池厌脩竹，寂寞既寡惊，登城望原陆，遥山半吐云，严飈时响谷，靡靡见虚烟，森森视寒木，落霞乍续断，晚浪时回复，远矚既濡翰，徒自劳心目，短歌虽可裁，缘情非雾縠。

又登城北望诗曰：登楼传昔赋，出蓟表前闻，霸陵忽回首，河隄徒望军，兹焉聊回眺，极目杳难分，一水斜开岸，双城遥共云。

梁江淹登纪南城诗曰：恭承前嘉惠，末官至南荆，敛衽承光彩，端笏奉仁明，再逢绿草合，重见翠云生，江甸知礼富，汉渚闻教清，君王澹以思，树羽望楚城，年积衣剑灭，地远宫馆平。

【赋】魏文帝登城赋曰：孟春之月，惟岁权舆，和风初畅，有穆其舒，驾言东道，陟彼城楼，逍遥远望，乃欣以娱，平原博敞，中田辟除，嘉麦被垄，缘路带衢，流茎散叶，列倚相扶，水幡幡其长流，鱼裔裔而东驰，风飘飘而既臻，日掩而西移，望旧馆而言旋，永优游而无为。

晋孙楚登城赋曰：有都城之百雉，加层楼之五寻，从明王以登极，聊暇日以娱心，泾渭旧以徂迈，卉木郁而成林，晞朝阳之素晖，羨绿竹之茂阴，望秦坟於骊山。睹八陵於北岑，营巷基峙，列宅万区，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绸缪，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杨，体象濛汜，幽若扶桑，白日为之昼昏，鸟禽为之颡颥。

宋鲍昭芜城赋曰：萃若断岸，矗似长云，制磁石以御冲，糊赭壤以飞文，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馀载，竟瓜割而豆分，至若白杨早落，塞草前衰，棱棱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若夫藻扃黼帐，歌台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佳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辇之愉乐，离宫之苦辛，歌曰：边风起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垄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梁吴筠吴城赋曰：古树荒烟，几百千年，云是吴王所筑，越王所迁，东有铸剑残水，西有舞鹤故廛，綦具区之广泽，带姑苏之远山，仆本蓄怨，千悲忆恨，况复荆棘萧森，丛萝弥

蔓，亭梧百尺，皆历地而生枝，阶筠万丈，或至杪而无叶，不见春荷夏葍，唯闻秋蝉冬蝶，木魅晨走，山鬼夜惊，不知九州四海，乃复有此吴城。

【铭】後汉李尤京师城铭曰：天险匪登，地险丘陵，帝王设险，乾坤是承。

馆

《说文》曰：馆，客舍也。

《周礼》曰：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以待朝聘之官也。

《战国策》曰：燕昭王见郭隗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古者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得，涓人请求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对曰：死马尚市，况生马乎，期年，千里马至者二，王欲士，先从隗，隗且见事，况贤於隗者乎，昭王乃筑馆而师之，乐毅邹衍剧辛，皆争走燕，遂以破齐。

《汉书》曰：元帝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扬雄作赋以谏。

又曰：公孙弘起徒步，数十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宾客仰衣食，俸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弘年八十终，後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者，客馆丘墟而已，至贺屈氂时，坏已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魏志》曰：管宁，字幼安，与同县邴原相友，俱游学於异国，闻公孙度令行於海外，遂与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度虚馆以候之。

《世说》曰：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於甄氏，既成，谓左右曰：馆当何以为名，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思齐於哲王，罔极过於曾闵，此馆之兴，情鍾舅氏，宜以渭阳之名。

荆州图副曰：襄阳县南有桃林馆，是则饯行送归之所萃也。

【诗】晋袁宏拟古诗曰：高馆百馀仞，迢递虚中亭，文幌曜琼扇，碧疏映绮櫺。

【赋】晋张协玄武馆赋曰：尔乃地势夷敞，既膏且腴，环以翠林，带以赤渠。寻厥先之攸基，寔张氏之旧墟，何魏后之周览，遂筑馆而起庐，既号玄武，是曰石楼，於是崇墉四匝，丰厦诡譎，烂若丹霞，皎如素雪，璀璨皓干，华瑯四垂，接栋连阿，崑嶠参差，朱户青铺，幽闼秘闺，於是高楼特起，竦峙岩峩，飞甍四注。上浮霄，直亭亭以孤立，迎千里之清飈，阳扉南启，阴轩北达，春牖左开，秋窗右豁，仰视云根，俯临天末，木则楸梓夹路，蓊蔚如林，洪幹十围，脩枝百寻。

晋潘尼东武馆赋曰：东武馆者，盖东武阳侯之馆也，嘉大雅之弘操，美明哲之保身，愆都邑之迫险，履里巷之嚣尘，慕古公之胥宇，羨孟氏之申邻，将迁居於爽垲，乃投迹於里仁，前则行旅四凑，通衢交会，水泛轻舟，陆方羽盖，後则崇山崔

嵬，茂林幽藹，弥望远览，滉瀼夷泰，表里山河，出入襟带，若乃潜流旁注，飞渠脉散，芙蓉映渚，灵芝蔽岸，於是逍遥灵沼，游豫华林，弯弓抚弹，娱志荡心，括不空纵，纶不苟沉，游鳞双跃，落羽相寻，膳夫进俎，虞人献鲜，春醴九酝，嘉豆百筵，随波溯流，乍往乍旋。

【铭】後汉李尤高安馆铭曰：巍巍高安，明圣是修，嵯峨丽馆，窗闼列周，长除临起，櫺槛相承，圣朝明察，同保休徵。

又平乐馆铭曰：乃兴平乐，弘敞丽光，层楼通阁，禁闼洞房，禁梁照曜，朱华饰瑯，骋武舒秘，以示幽荒，加荣普覆，然後来王。

卷六十四·居处部四

[注] 宅舍 庭 坛 室 斋 庐 道路

宅舍

《晏子》曰：景公使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居，请更子宅，曰：臣之先臣，居此宅焉，臣不足以代之。

《汉书》曰：萧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不治垣舍，曰：令後世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

又曰：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宫室，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坏，复於其壁中得古经传。

《续汉书》曰：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後买田业，汉还，让

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分以与昆弟外家。

裴楷别传曰：楷营新宅，基宇甚丽，当移住，与兄共游行，床帐俨然，櫺轩疏朗，兄心甚原之，而口不言，楷心知其意，便使兄住。

王隐《晋书》曰：魏舒少孤为外家甯氏所养，甯起宅，相者云，当出贵外生，舒曰：当为外家成此宅相。

《汉旧仪》曰：高皇帝家在丰中阳里，为沛泗上亭长，及为天子，立沛庙，祠丰故宅。

《风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礼记》曰：南向北向，西方为上，《尔雅》曰：西南隅谓之奥，尊长之处也，不西益者，难动摇之尔，审西益有害，增广三面，岂能独吉乎。

《三辅决录》曰：郭详为太尉长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称曰长史宅。

《吴志》曰：周瑜与孙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

又曰：陈表家财，尽於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为起居宅。

娄承先传曰：娄玄到广州，遂徘徊踟躕於仲翔宅故处，哀咽凄怆，不能自胜。

《搜神记》曰：魏郡张本富，忽衰死财散，卖宅与程应，应举家疾病，卖与何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长丈馀，高冠赤帻，呼曰：细腰，细腰应诺，何以有人气，答无，便去，文因呼细腰，问向赤衣冠是谁，答曰金也，在西壁下，问君是谁，答云，我杵也，今在灶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烧去杵，由此大富，宅遂清宁。

[注]《太平御览》一百八十作抱朴。子曰：葛庐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蛇楚在焉。

又曰：临汜 [注]《太平御览》九百八十五作沅。县有廖氏，世老寿，後移，子孙辄残折，他人居其故宅，复累世寿，乃知是宅所为，不知其何故，疑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沙数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饮水而得寿。

《襄阳记》曰：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龙阳洲上作宅。种橘千树，临死，敕儿曰：汝母每恶吾治家，故穷如是，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用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当足用尔，亡後二十馀日，儿白母，母曰：此当种柑橘也，汝家失十户客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晋咸康中，其宅上枯树犹存。

范汪《荆州记》曰：宛有三女楼，作子胥宅。

又曰：义阳六县安昌里，有光武宅，枕白水陂，所谓龙飞白水也。

庾仲雍《荆州记》曰：秭归县有屈原宅伍胥庙，捣衣石犹存。

《赖乡记》曰：老子祠在赖乡曲仁里，谯城西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时，教化学仙故处也，汉桓帝修建屋宇，为老子庙，庙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旧生宅也。

刘桢京口记曰：糖颍山，山周回二里余，山南隅，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

戴延之《西京记》曰：东阳门外道北，吴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墓犹存。

又曰：潼关北去蒲坂城六十里，中有舜庙，城外有宅井，及二妃坛，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上亦有山。

述征记曰：丰圻，丰水西九十里，有汉高祖宅。

又曰：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梅溪，源出紫山，南流注洧，故老传溪西有百里奚宅。

【诗】齐竟陵王萧子良行宅诗曰：余稟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羈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羨，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访宇北山阿，卜居西野外，幼赏悦禽鱼，早性羨蓬艾。

陈江总岁暮还宅诗曰：悵然想泉石，驱驾出城台，玩竹春前笋，惊花雪後梅，青山殊可对，黄卷复时开，长绳岂系日，浊酒倾一杯。

又南还寻草市宅诗曰：红颜辞巩洛，白首入轘辕，乘春还故里，徐步采芳荪，径毁悲嵇仲，林残忆巨原，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花落空难遍，漳啼静易喧，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

【赋】魏陈王曹植闲居赋曰：何吾人而介特，去朋匹而无俦，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销忧，何岁月之若鹜，复民生之无常，感阳春之发节，聊轻驾而远翔，登高丘以延企，时薄暮而起予，仰归云以载奔，过兰蕙之长圃，冀芬芳之可服，结春蘅以延伫，入虚廓之闲馆，步生风之广庑，践密迳之脩除，即蔽景之玄宇，翡翠翔於南枝，玄鹤鸣於北野，青鱼跃於东沼，白鸟戏於西渚，遂乃背通谷，对绿波，藉文茵，翳春华，丹毂更驰，羽骑相过。

晋潘岳闲居赋曰：岳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曰：嗟乎，巧诚有之，拙亦宜然，於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池沼足以渔钓，春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

膺之费，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乃作闲居之赋，於是退而闲居洛水之涘，身齐逸民，名缀下士，背京溯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径度，灵台桀而高峙，窥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终始，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游鳞灑灑，菡萏敷披，竹木蓊郁，灵果参差，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棗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三桃表櫻胡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漫衍乎其侧，梅杏郁棗之属，繁荣藻丽之饰，华实照烂，言所不能极也，菜则葱若韭蒜芋，青笋紫姜，蕢荷依荫，时藿向阳，绿葵含露，白薤负霜，柳垂阴，车结轨，陆摘紫房，水挂赭鲤，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晋庾阐闲居赋曰：於是宅邻京郊，宇接华郭，聿来忘怀，兹焉是託，鸟栖庭林，燕巢子幕，既乃青阳结荫，木瑾开荣，森条霜重，绿叶云倾，阴兴则暑退，风来则气清，前临塘中，眇目长洲，晨渠吐溜，归潮汐流，顾有崇台高观，凌虚远游，若夫左瞻天宫，右盼西岳，翬飞彤素，岭敷翠绿，朝霞时清，沧浪靡浊，黄绮絜其云栖，渔父欣其濯足，至于体散玄风，神陶妙象，静因虚来，动率化往，萧然忘览，豁尔遗想，荣悴靡期，孰测幽朗，故细无形骸之狭，巨非天地之广，音兴於万韵，理绝乎一响。

晋束皙近游赋曰：世有逸民，在乎田畴，宅弥五亩，志狭九州，安穷赋於下里，冥玄淡而无求，乘莘辂之偃蹇，驾兰单之疲牛，连槌索以为鞅，结断梗而作鞣，攀华门而高蹈，揭徘徊而近游，井则两家共一，园必去舍百步，贯鸡於岁首，收纒离於物互，其男女服饰，衣裳之制，名号诡异随迭，设系

襦以御冬。胁汗衫以当热，帽引四角之缝，裙为素条之杀，书儿啼於客堂，设杜门以避吏，妇皆卿夫，子呼父字，及至三农间隙，遘结婚姻，老公戴合欢之帽，少年著蕞角之巾。

梁沈约郊居赋曰：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自忘，自中智以下愚，咸得性以为场，伊吾人之褊志，无经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原托水而鳞藏，值龙颜之郁起，乃凭风而矫翼，指皇邑而南辕，驾脩衢以骋力，余平生而耿介，实有心於独往，思幽人而軫念，望东皋而长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绁於人壤，应属叹於牵幽，陆兴言於世网，尔乃傍穷野，指荒郊，编霜茭，萑寒茅，构栖噪之所集，筑町疇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树，由妨基而翦巢，织宿楚而成门，藉外靡而为户，既取阴於庭樾。又因篱於芳杜，草则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发，黄苳绿蒲，动红荷於轻浪，覆碧叶於澄湖，其陆卉则紫（++龟）绿施，天菁山韭，雁齿鹿舌，牛唇彘肩，若乃园宅殊制，田圃异区，李衡则橘林千树，石崇则杂果万株，并豪情之所侈，非俭志之所娱，欲令纷披蓊郁，吐绿攒朱，开丹房以四照，舒翠叶而九衢，其林鸟则翻泊颉颃，遗音下上，楚雀多名，流淙杂响，或班尾而绮翼，或绿衿而绛颡，好叶隐而枝藏，乍间关而来往，其水禽则大鸿小雁，天驹泽虞，秋鹭寒鹭，修鹳短凫，翅碎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鱼则赤鲤青魴，纤儵巨萑，碧鳞朱尾，脩颅偃岳，小则戏渚成文，大则喷流杨白，惟锤岩之隐郁，表皇都而作峻，盖望秩之所宗，含风云而起润，孤磴横插，洞穴斜经，千丈万仞，三袭九成，亘绕州邑，款跨郊垆，素烟晚带，白雾晨萦，近循则一岩异色，远望则百岭俱青，时言归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兽依庭而莫骇，鱼何沼而不纲，晚树开花，初英落蕊，异林而分丹素，因

风而杂红紫，紫莲夜发，红荷晓舒，轻风微动，芬芳袭余，冰悬埴而带坻，雪萦松而被野，鸭屯飞而不散，雁高翔而欲下，伤余情之颓暮，忧与愁其相溢，悲异轸而同归，欢殊方而并失，时复託情鱼鸟，归闲蓬荜，旁阙吴娃，前无赵瑟，唯以天地之恩不报，书事之官不述，徒重於高门之地，不载於良史之笔，长太息以何言，羞愧心之非一。

【铭】晋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曰：达人有作，振此颓风，彫薄蔚采，鸱阍惟丰，义范苍生，道格时雄，自昔爰止，於焉盘桓，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扬朝，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

【启】梁元帝谢敕赐第启曰：窃以汉赐五伦，寔云清吏，魏宠卫臻，用旌庸直，未如灵光轮奂，睢阳爽垲，北连城阙，有似甄侯之舍，东望市廛，荣深豫章之圃，昔狼望未平，冠军辞宅，马池犹隔，雍丘让邸，臣惭霍曹远志，但识君命无违，再思庸陋，九殒非答。

梁刘孝仪为王仪同谢宅启曰：昔晏婴湫隘，齐景营其爽垲，孙历无家，晋武为之筑馆，或功高千载，德重一时，故蒙考室之荣，以降葺宇之泽，并辞而处，传芳前载，臣才愧昔人，恩同往哲，岂宜妄荷，重增疵吝，但匈奴未灭，遽当轮奂之美，环堵为室，遂得歌哭於斯。

又为武陵王谢赐第启曰：窃以南望朱鸟，北距苍龙，右带御沟，左回青路，毕晏婴之湫隘，同潘岳之闲居，臣幼自宫

掖，长游城府，虽轮奂之美多门，而馆第之私未暇，今轻舟将反，高门遽锡，遂葺宇筑室，百堵皆兴，云屋连甍，一朝弘敞。

梁庾肩吾谢东宫赐宅启曰：肩吾居异道南，才非巷北，流寓建春之外，寄息灵台之下，岂望地无湫隘，里号乘轩，巷转幡旗，门容幘盖，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夹石双槐，似安仁之县，却瞻锺阜，前枕洛桥，池通西舍之流，窗映东邻之枣，来归高里，翻成侍封之门，夜坐书台，非复通灯之壁，才下应王，礼加温阮，官成名立，无事非恩。

【表】晋陆云闻起西园第宜遵节俭之制表曰：臣闻有国者，不患宫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贤人之在富贵，莫不卑身节欲，损己挹情，用能保其国家，令闻百世，历观古今，以约失之者实寡，以奢失之者盖多，世祖武皇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居无离宫之馆，身御家人之服，先帝岂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将必欲遗训百世，贻燕子孙，此固殿下所宜祇奉也。

【议】晋潘岳上客舍议曰：谨按客舍逆旅之设，其所由来远也，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语曰：许由辞帝尧之命，而舍於逆旅，外传曰：晋阳处父，遇甯戚於逆旅，魏武帝亦以为宜，其诗曰：逆旅整设，以通商贾，然则自唐到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有之，此固非圣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会同，九服纳贡，八方翼翼，公私满路，近畿入轶，客舍亦稠，刍秣成行，器用取给。又诸劫盗，皆起於迥绝，而止乎人众，十里萧

条，则奸宄生心，连陌接馆，则寇情震慑，且闻声有救，
[注]原讹赦，据冯校本改。已发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
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道路之要，奸吏所植也，
率历代之旧俗，获行留之欢心，使客舍洒扫以待，征旅择家而息，
岂非众庶颀颀之望。

庭

《左传》曰：初楚恭王无冢適，有宠子五人，无適立焉，既乃与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斋而入拜，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

罗含别传曰：含致仕还家，庭中忽自生兰，此德行幽感之应。

《语林》曰：谢太傅问诸子侄曰：子弟何豫人事，正欲使其佳，[注]原讹往，据冯校本改。诸人莫有言，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庭阶也。

【赋】陈沈焘幽庭赋曰：矧幽庭之闲趣，具春物之芳华，转洞房而引景，偃飞阁而藏霞，筑山川於户牖，带林苑於东家，草纤纤而垂绿，树搔搔而落花，於是秦人清歌，赵女鼓筑，嗟光景之迟暮，咏群飞之栖宿，顾留情於君子，岂含姿於娇淑，於是起而长谣曰：故年花落今复新，新年一故成故人，那得长绳系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

坛

《管子》曰：桓公即坛而立，甯戚鲍叔隰朋宾须无，皆差肩而立。

《庄子》曰：孔子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终，有渔父者，下舡而来，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客指孔子曰：彼何为者，子路曰：鲁之君子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观楚王之宝器，楚王闻之，召昭奚恤问焉，恤对曰：此观吾国之得失而图之，宝器[注]《太平御览》六百二十一器下有在字。於贤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国之重宝也，遂使恤发精兵三百人，陈於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恤曰：贵客也，请就上位。

徐灵期南岳记曰：南岳山上有飞坛，悬水激石，飞湍百仞，即孙温伯所丧身处也。又有曲水坛，水行石上，成沟渌，如世人临河坛也，三月三日，时来逍遥，《梁州记》曰：沔阳城，先沔阳县所治也，在汉水南，旧萧何所筑也，刘备为汉王，权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门外有盟坛犹存。

【铭】周庾信尧登坛铭曰：登坛洛汭，沉玉河湄，丹图馭马，练甲乘龟，荣光上幕，休气连帷，虽存尧让，终见文思。

室

《毛诗》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筑室百堵，西南其户。

《老子》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楚辞九歌曰：糜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皆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盖。

《管子》曰：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於民也。

《晏子》曰：景公谓《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见，为夫子筑室於闺内，可乎，对曰：臣闻之，隐而显，近而结，唯至贤耳，如臣者，饰其容止以待命，犹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远之也。

又曰：景公问《晏子》曰：吾欲服圣人之服，居圣人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对曰：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室，无益。

《楚辞》曰：凿山楹而为室，下披衣於水渚，雾濛濛其晨降兮，云依斐而成宇。

又曰：网户朱缀刻方连，冬有突夏夏室寒。

《尚书大传》曰：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於书，对曰：书之论事，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不敢忘也，虽退而穷思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编蓬为户，於中弹琴，咏先王之道，则可发愤慷慨矣。

《神异经》曰：西北荒有石室，有二十人同居，齐寿千二百岁。

《十洲记》曰：昆仑山上有琼华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传》曰：彭祖，殷大夫也，历夏至商末，号七百岁，历阳有彭祖仙室。

《汉书》曰：文帝徵贾谊入见，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与谊言之。

《三辅黄图》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谢承《後汉书》曰：陈蕃家贫，不好扫室，客怪之者，或曰：可一扫乎，蕃曰：大丈夫当为国扫除天下，岂徒室中乎。

杨龙骧洛阳记曰：显阳殿北有避雷室，西有御龙室。

雷次宗豫章记曰：望秦县有一石室，入室十馀里，有水广数十步，清浅，游者伐竹为筏以过水，幽邃无极，莫能究其源，出好锤乳。

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兴机山东，有两岩相向，如鸱尾，石室数十所，经过时闻有金石丝竹之声。

嵩高山记曰：山下岩中有石室，中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

汉宫殿名曰：神明台，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谓之九天台，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洛阳宫殿名曰：洛阳有望舒凉室含章鞠室灵芝鞠室清暑凉室

【诗】宋吴迈远游庐山观道士石室诗曰：蒙茸众山里，往来行迹稀，寻岭达仙居，道士披云归，似著周时冠，状披汉时衣，安知世代积，服古人不衰，得我宿昔情，知我道无为。

齐王融移席琴室应司徒教诗曰：雪崖似留月，萝径若披云，潺湲石溜写，绵峦山雨闻，梁任豫夏潦省宅诗曰：风棹出天街，星言指沈室，顿楫俄毁垣，恻然悼穷陌，春为发大道，夏为淑潮折，贵者陋怀居，鄙人安朝夕，生长数十载，幸祐见衰白，堂遗孤孩音，庭馀笄髻迹，入似聚族慰，出为里仁惜。

【赋】晋潘岳狭室赋曰：历甲第以游观，旋陋巷而言归，

伊余馆之褊狭，良穷弊而极微，阁了戾以互掩，门崎岖而外扉，室侧户以攒楹，檐接栴而交榱，当祝融之御节，炽朱明之隆暑，沸体怒其如铄，珠汗挥其如雨，若乃重阴晦冥，天威震曜，潢潦沸腾，丛溜奔激，白灶为之沉溺，器用为之浮漂，彼处贫而不怨，嗟生民之攸难，匪广厦之足荣，有切[注]原讹功，据冯校本改。身之近患，青阳萌而畏暑，白藏兆而惧寒，独味道而不闷，喟然向其时叹。

晋庾阐狭室赋曰：居不必阨，食不求簞，岂独蓬蓼可永，而隆栋招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饮疏以餐，醪俎可以充性，不极欲以析龙肝，清室可以游暑，不冽泳而兴夏寒，于时融火炎炎，鹑精共耀，南羲炽暑，夕阳傍照，尔乃登通扉，辟櫺幌，絺幕褰，闲堂敞，微飈凌闺而直激，清气乘虚以曲荡，温房悄凄以兴凉，轩槛寥豁以外朗。

斋

王孚安成记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诗】晋湛方生後斋诗曰：解纓复褐，辞朝归藪，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櫺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託，託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匪远，可以长久。

梁简文帝山斋诗曰：玲珑绕竹涧，间关通槿蕃，缺岸新成浦，危石久为门，北荣下飞桂，南柯吟夜猿，暮流澄锦碛，晨冰照采鸾。

梁庾肩吾和竹斋诗曰：百拱横筇节，千桡跨篔簹，回龙仍作柱，置笛且成桀，向岭分花径，随阶转药栏，蜂归怜蜜熟，燕入重巢乾，欲仰天庭掞，终知学步艰，陈徐陵奉和简文帝山斋诗曰：架岭承金阙，飞桥对石梁，竹密山斋冷，荷开水殿香，山花临舞席，水影照歌床。

【赋】宋谢灵运山居赋曰：上古巢居穴处曰岩栖，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昔仲长原言，流水高山，应叟作书，邛阜洛川，势有偏侧，地

阙周员，至若凤丛二台，云梦青丘，漳渠淇园，橘林长洲，虽千乘之珍苑，孰嘉遁之所游，览明达之抚运，乘机感而理默，悼三闾之浮江，矜望诸之去国，仰前哲之遗训，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躯以宴息，保息事以乘闲，爰初经略，杖策孤征，入涧涉水，登岭山行，纡顶不息，穷泉不停，栉风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浅思，罄其短规，非龟非筮，择良选奇，剪榛开径，寻石觅崖，四山周回，双流逶迤，陵名山而屡止，过岩室而披情，虽未偕於至道，且缅绝於世纒，若乃南北两居，水通陆阻，观风瞻云，方知厥所，九泉别涧，五谷异巘，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罗层崖於户里，镜清澜於窗前，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丛以蒙茂，萝茑蔓延以攀援，香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间，风露披清於畏岫，夏凉寒燠，随时取適，此焉卜寝，玩水弄石，及其二川合流，异源同口，赴隘入险，俱会山首，瀨排沙以积岸，岛倚渚以超阜，畦町鬪艺，含蕊藉芳，绿葵春节以怀露，白薤感时而负霜，伊昔韶此，宝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爰暨山栖，弥历年祀，幸多暇日，自求诸己。

【赞】宋颜延年新喻侯茅斋赞曰：攀草作壮，采茅昭俭，哲人素节，贵而能贬，羈结茨危，瞰临涯隙。

【铭】隋江总永阳王斋後山亭铭曰：丛台造日，淄馆连云，锦墙列绩，绣地成文，吾王卓尔，逸趣不群，梅梁蕙阁，桂栋兰粉，竹深盖雨，石暗迎曛，激流疑疏，构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耸嵒，树影摇窗，池光动幕，月澄遥淑，风清近壑，雪岸难销，花园易落，高桐百尺，垂杨五株，开荣九畹，结秀三珠，山条紫的，水叶红须，抽芳绕霏，接翠分衢，亭謹

旅鹤，浦噪惊鳧，前列牧马，後招郇伯，讽诵楚诗，精微沛易，丛桂留赏，散金匪惜，不羨睢阳，还蚩碣石，驰声终古，服义无斁。

庐

《周官》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

《汉书》曰：武帝诏严助，居厌承明之庐。

《东观汉记》曰：耿纯率宗族归光武，时郡国多降邯郸，纯兄归烧宗家庐舍，上以问纯，纯曰：恐宗人宾客，卒有不同，故焚烧庐舍，绝其反顾之望，上大笑。

又曰：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猪，乡里徐子明春秋，授诸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见诸生讲，好之，因亡其猪而听经，猪主怪其不还，行求索，见宫，欲笞之，门下生共禁，乃止，《魏志》曰：管宁闻公孙度令行於海外，遂至辽东，度虚馆以俟之，既往见度，乃庐於山下，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

皇甫谧《高士传》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汉末，无父母兄弟，见汉衰，乃不言，常结草为庐，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大雪，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

洛阳故宫名曰：侍中庐，在南宫中。

【碑】後汉张超灵帝河间旧庐碑曰：赫赫在上，陶唐是承，继德二祖，四宗是凭，上纳鉴乎羲农，中结轨乎夏商，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乃因旧宇，福德所基，修饰经构，农隙得时，树中天之双阙，崇冠山之华堂，通楼闲道，丹阶紫房，金窗郁律，玉壁内瑯，青蒲充庖，朱草栖箱，川鱼踊跃，云鸟舞翔，煌煌大汉，含德乾纲，体效日月，验化阴阳，格于上下，震畅八荒，三光宣曜，四灵效祥，天其嘉享，丰年穰穰，驹虞奏乐，鹿鸣荐觞，二祝致告，福祿来将，永保万国，南山无量。

道路

《楚辞》曰：心不怡之长久，忧与忧之相接，惟郢路之辽远，江与夏之不可涉。

《史记》曰：文帝行至灞陵，是时慎夫人从，上示慎夫人新丰曰：此走邯郸道也。

《三辅故事》曰：桂宫周 十里 ，内有 复道 ，横北
[注]原讹此，据冯校本改。渡，西至神明台。

《汉书》曰：惠帝为东朝长乐宫，作 复道 ，方筑高帝庙南，叔孙通曰：陛下筑 复道 ，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矣，原陛下益广宗庙，大孝本也，帝从之。

又曰：元帝即位，成帝为太子，上尝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直至城门得绝，乃度，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乃令太子得绝驰道。

《东观汉记》曰：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东西，云朝所徵我者，为聪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济政，即驾而

归，《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曰：我太山之女，嫁为西海妇，欲归，灌坛令当道有德，吾不敢以乘风雨过。

任豫《益州记》曰：江曲由〔注〕《太平御览》一百九十五作江油，此有衍文。左担道，按图在阴平县北，於城都为西，其道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担也。邓艾束马悬车之处。

【碑】陈徐陵丹阳上庸路碑曰：臣闻在天成象，咸池属於五潢，在地成形，沧海环於四渎，国险者固其金汤，储蓄者因於转漕，货财为礼，专俟会通，厥田为上，皆资渗漉，大矣哉，坎德之为用也，是以握图之主，财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显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逖矣高阳，爰重冥职，舜为太尉，於是九泽载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导，开华山於高掌，凿灵沼於周原，莫匪神功，皆由圣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劳己济民，有道称皇，无为曰帝，若夫云雷草创，翦商黜夏之勋，铸宝鼎於昆吾，安能纪勒，陈鸣钟於丰岳，岂议揄扬，斯固名言之所绝也，及乎膺斯宝运，大拯横流，屈至道於汾阳，劳凝神於（++狼）〔注〕本集作姑，疑此当作藐。射，圣人作乐，箫韶备以九成，尽礼春官，总於三代，岂止金门桴竹，玉尺调钟，公带献明堂之图，匡衡建后土之议，若斯而已矣，天降丹鸟，既序孝经，河出应龙，乃弘周易，若夫固天将圣，垂意艺文，五色相宣，八音繁会，不移漏刻，才命口占，御纸风飞，天章海溢，皆紫庭黄竹之词，晨露卿云之藻，汉之两帝，徒有咏歌，魏之三祖，空云诗赋，以为彭老之教，终没爰河，儒墨之宗，方难火宅，岂如五时八会之殊文天上人中之

妙典，雪山罗汉，争造论门，鹫岭名僧，俱传经藏，香象之力，特所未胜，秋兔之毫，书而莫尽，忠信为宝，禳祈免於白驹，明德惟馨，山川舍於骅骝，至如月离金虎，泥染石牛，
〔注〕本集作牛。荟蔚朝兴，滂沱晚注，而清蹕才动，纤罗不摇，高阁将临，油云自辟，阳乌馭日，宁惧武贲之弓，飞雨门
〔注〕本集作弥。天，无待期门之盖，震维举德，非曰尚年，若发居鄆，犹庄在汉，涛如白马，既碍广陵之江，山曰金牛，用险梅湖之路，专州典郡，青鳧赤马之舡，皇子天孙，鸣凤飞龙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脩渠，乍拥楫而长歌，乃撻金而鸣籟，斯实旷世之奇功，无疆之鸿烈者也，铭曰：后王降德，于众兆民，高文象纬，妙义几神，业冠迁夏，功逾入秦，时惟大畜，世久同人，慧雨方霑，禅枝独春，帝德惟厚，皇恩甚深，观乎禹迹，见我尧心。

卷六十五·产业部上

[注]农田园圃蚕织针市

农

《管子》曰：先王者，为民兴利除害，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者也，《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亩，妻有桑田，神农并耕而王，所以劝耕也。

《韩子》曰：历山农者侵畔，舜往耕，期年让畔。

《史记》曰：弃为儿时，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耕稼穡之，民皆法则之。

《汉书》曰：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

穀，可食之物。

又曰：杨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後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东观汉记》曰：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

【赋】晋束皙劝农赋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区别而异曹，考治民之贱职，美莫当乎劝农，专一里之权，擅百家之势，及至青幡，禁乎游惰，田赋度乎顷亩，与夺在己，良薄决口，受饶在於肥脯，得力在於美酒，若场功毕，租输至，录社长，召闾师，条牒所领，注列名讳，则豚鸡争下，壶榼横至，遂乃定一以为十，拘五以为二，盖由热啖纡其腹，而杜康啣其胃。

田

《家语》曰：虞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质焉，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则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侪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争为间田。

《汉书》曰：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有田三十亩，与伯居，伯常耕，纵平使游学。

又曰：贡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家资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徵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

又曰：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

又曰：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栢阳江[注]《太平御览》八百二十一作。渭中，溉四千五百馀顷，因名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後，举插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

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华峤《後汉书》曰：周燮专精礼易，不读非圣之书，不修贺问之好，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非身所耕渔不食。

《晋中兴书》曰：郭翻少有志操，居贫无业，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後乃作，将熟，有认之者，翻悉推与之。

萧广济《孝子传》曰：原平墓下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农月，耕者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坟墓，乃归卖家资，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

【诗】宋陶潜杂诗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梁刘孝绰报王永兴观田诗曰：重门寂已暮，案牍罢器尘，轻凉生笋席，微风起扇轮，浮瓜聊可贵，溢酒亦成珍，复有寒泉井，兼以莹心神，睠彼忘言客，闲居伊洛滨，顾已惭困地，徒知姜桂辛，但原崇明德，无谓德无邻。

【议】晋陆机大田议曰：臣闻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术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农人劳而报薄，导农以利则耕夫勤，节商以法则游子归。

【论】魏王粲务本论曰：古者之理国也，以本为务，八政

之於民也，以食为首，是以黎民时雍，降福孔皆也，故仰司星辰，以审其时，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农稷，以神其事，祈穀报年，以宠其功，设农师以监之，置田峻以董之，黍稷茂则喜而受赏，田不垦则怒而加罚，都不得有伏民，室不得有悬柜，野积逾冬，夺者无罪，场功过限，窃者不刑，所以竞之於闭藏也，先王籍田以力，任力以夫，议其老幼，度其远近，种有常时，耘有常节，收有常期，此赏罚之本，种不当时，耘不及节，收不应期者，必加其罚，苗实逾等，必加其赏也，农益地辟，则吏受大赏也，农损地狭，则吏受重罚，天火之焚人也，甚於怠农，慎火之力也，轻於秬稂，通邑大都，有严令则火稀，无严令则烧者数，非赏罚不能齐也。

园

《易》曰：贲于丘园。

《诗》曰：乐彼之园。

又曰：园有桃。

又曰：无逾我园。

又曰：游于北园。

子建诗曰：清夜游西园。

古诗曰：郁郁园中柳。

《说文》曰：树果曰园，树菜曰圃。

《庄子》曰：汉阴丈人灌园，凿隧而入井。

《韩子》曰：昔弥子瑕有宠於卫，与君游於果园，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

《史记》曰：公仪休相鲁，拔园葵，去织妇。

又曰：董仲舒下帷讲诵，三年不观於舍园。

《汉书》曰：和帝诏有司，自京师果园，悉假与贫人。

《国语》曰：赵简子田于茀，茀园名。

《三秦记》曰：汉武有名园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名含消。

《汉书》[注]案本条，本书九十八，《初学记》二，《太平御览》十二，八七二引作魏明帝与东阿王植诏，疑汉当作魏。曰：明帝诏，先帝时灵芝生芳林园中，自吾建成承露已来，甘露复降芳林园。

《淮南子》曰：夫临江之乡，其人汲水以溉其园，江水弗减也。

又曰：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采。

谢承《後汉书》曰：法真隐居大泽，讲论术艺，历年不问园圃。

又曰：吴祐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祐每行园，常闻讽读之音，甚奇之，与为友，

宏卒成儒宗，知名东夏，为河间相，因自免归家，不复仕，灌园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

《华阳国志》曰：何随家养竹园，人盗其笋，随行遇见，恐盗者觉怖走，竹伤其足，挈履徐步而归。

桂阳先贤记曰：苏乡冗尝除门庭，有众宾来，乡冗告母曰：人招乡冗去，已种药著後园梅树下，可治百疾，一叶愈一人，卖此药过，足供养。

《魏志》曰：明帝起景阳山於芳林园中。

又曰：京城内有园，患无水，傅玄先生〔注〕按本条见魏志二十九杜夔传注傅玄叙马钧事，傅文中称马钧为先生，此衍傅玄二字。乃作翻车，令童转之，灌水更入，其功百倍。

向秀别传曰：秀常与吕安灌园於山阳，收其利以供酒食之费。

晋宫阙名曰：洛阳宫有琼圃园灵芝园石祠园，邺有鸣鹄园蒲萄园华林园，世说曰：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又曰：王子敬入会稽，经吴门，顾辟强有名园，先不识主人，遥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园中，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曰：不足齿之尔，使驱其左右出

门，王独坐舆上，展转顾望，而仆从不至，遂移时。

又曰：管宁华歆，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之。

法显记曰：舍卫精舍东北六百里，毗舍佉母作精舍，请佛及借此处，故在祇洹舍大园落，有二门，一门东向，一北向，此园即须达长者布金钱买地处也，精舍当中央，佛住此处最久，说法度人，经行坐处，亦尽起塔，皆有名字。

又曰：拘夷那竭城东行，到毗舍离城北，有大林，重阁精舍，佛住处，及阿难半身塔，其城里本菴婆罗女家，为佛起塔，今故在城南三里道西，菴婆罗女以园施佛住处。

【诗】宋陶潜杂诗曰：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泽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竹荫後檐，桃李罗堂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秋菊有佳色，总露掇其英，汎此忘忧物，远我达世情。

宋谢灵运还旧园诗曰：浮舟千仞壑，总轡万寻颠，流沫不足险，石林岂为艰，夫子昭情素，探怀授往篇。

宋谢庄北宅秘园诗曰：夕天霁晚气，轻霞澄暮阴，微风清幽幌，馀日照青林，收光渐窗歇，穷园自荒深，绿池翻素景，秋槐响寒音，伊人傥同爱，弦酒共栖寻。

齐竟陵王游後园诗曰：託性本禽鱼，栖情闲物外，萝径转

连绵，松轩方杳蔼，丘壑每淹留，风云多赏会。

齐王俭春日家园诗曰：徙倚未云暮，阳光忽已收，羲和无停晷，壮士岂淹留，苒苒老将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躬谢先哲，解绂归山丘。

梁简文帝游韦黄门园诗曰：息车冠盖里，停辔仲长园，檐疏远兴积，宾至羽觞繁。

又夜游北园诗曰：星芒侵岭树，月晕隐城楼，暗花舒不觉，明波动见流。

又临後园诗曰：隐沦游少海，神仙入太华，我有逍遥趣，中园复可嘉，千株同落叶，百尺共寻霞。

梁元帝游後园诗曰：暮春多淑气，斜景落高春，日照池光浅，云归山望浓，入林迷曲径，度渚跃危峰。

又晚景游後园诗曰：高轩聊骋望，焕景入川梁，波横山渡影，雨罢叶生光，日移花色异，风散水文长。

梁沈约宿东园诗曰：槿篱疏复密，荆扉新且故，树顶鸣风飏，草根积霜露，惊经去不息，征鸟时返顾，茅栋啸愁鸥，平冈走寒兔，夕阴带层阜，长烟引轻素。

又行园诗曰：寒瓜方卧垆，秋菰亦满陂，紫茄纷烂漫，绿芋郁参差，初菘向堪把，时韭日离离。

【赋】汉枚乘梁王兔园赋曰：脩竹檀栾，夹池水旋，兔园并驰，鸛鸛鸛雕，翡翠鸂鶒，巢枝穴藏，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啄尾离属，於是晚春早夏，邯鄲襄国，相与杂沓而往款焉，高冠扁焉，长剑闲焉，左挟弹焉，右执鞭焉，日移乐衰，游观西园，从容安步，斗鸡走兔，俯仰钓射，煎熬魚炙，极乐到暮，若夫采桑之妇，连袖方路。

齐谢朓游後园赋曰：积芳兮选木，幽兰兮翠竹，上茈茈兮阴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弥望，右芝原兮写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积明以经复，於是敞风闼之蔼蔼，耸云馆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对玉堂之沆寥，尔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阳，孤蝉已散，去鸟成行，惠气湛兮帷殿肃，清阴起兮池馆凉。

梁裴子野游华林园赋曰：谅无庸於殿省，且栖迟而不事，譬笼鸟与池鱼，本山川而有思，伊暇日而容与，时遨游以荡志，正殿则华光弘敞，重台则景阳秀出，赫弈翠焕，阴临郁律，绝尘雾而上征，寻云霞而蔽日，经增城而斜趣，有空垆之石室，在盛夏之方中，曾匪风而自栗，溪谷则沱潜派别，峭峡则险难壁立，积峻窈溜，阑干草石，苔藓駁萃，丛攒既而，登望徙倚，临远凭空，广观逖听，靡有不通。

梁江淹梁王兔园赋曰：或重古轻今者，仆曰：何为其然哉，无知音则已矣，聊为古赋体，以奋枚叔之制云，於是金塘缅演，绿竹被陂，缭绕青翠，若近复远，水鸟鴛鴦，雏鷓鴣雁，上飞衡阳，下宿沔汉，十五五，忽合而复散，於是大夫之徒，称诗而归，春阳始晚，未华未稀，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质，绮裳下见，锦衣上出。

周庾信小园赋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公之宅，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膺，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见闲居之乐，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坏，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欹侧八九丈，从斜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馀树，拨蒙密兮见窗，行欹斜兮得路，蝉有翳兮不鸣，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匿覆，水有堂坳，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离披落格之藤，烂熳无从之菊，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诚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树搔搔而风急，天惨惨而云低，聚空仓而雀噪，惊嬾妇而蝉啼，昔早滥於吹嘘，藉文言而庆馀，门有通德，家藏赐书，遂山崩川竭，水碎瓦裂，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百龄兮倏忽，菁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羈，先念房陵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曝骨兮龙门，终低头兮马阪。

【颂】晋潘尼後园颂曰：芒芒在昔，悠悠结绳，大朴未散，玄化霏凝，羲皇继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质迭兴，天命匪谶，祐谦辅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晋，应期纳祚，天人是顺，和气四充，惠泽旁润，神祇告祥，四灵效质，游龙升云，仪凤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华夏既宁，八荒静谧，

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从皇以游，长筵远布，广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岩岩峻岳，汤汤玄流，翔鸟鼓翼，游鱼载浮，明明天子，肃肃庶官，文士济济，武夫桓桓，讲艺华林，肆射後园，威仪既具，弓矢斯闲，恂恂谦德，穆穆圣颜，赐以宴饮，诏以话言，黍稷既登，货财既丰，仁风潜运，皇化弥隆，征夫释甲，战士罢戎，遐夷慕义，绝域望风，无或慢易，在始虑终，无或安逸，在盈思冲。

【引】谢庄怀园引曰：鸿飞从万里，飞飞河岱起，辛勤越霜雾，联翩溯江汜，去旧国，违旧乡，旧海悠且长，回首瞻东路，延翩向秋方，登楚都，入楚关，楚地萧瑟楚山寒，岁去冰未已，春来雁不还，风肃幌兮露濡庭，汉水初绿柳叶青，朱光霭霭云英英，离禽啾啾又晨鸣，菊有秀兮松有蕤，忧来年去容发衰，流阴逝景不可追，临堂危坐怅欲悲，试诿意兮向芳荪，心绵绵兮属荒樊，想绿蘋兮既冒沼，念幽兰兮已盈园，夭桃晨暮发，春渚旦夕喧，青苔芜石路，宿草尘蓬门。

【咏】晋湛方生游园咏曰：谅兹境之可怀，究川阜之奇势，水穷清以澈鉴，山邻天而无际，乘初霁之新景，登北馆以悠瞩，对荆门之孤阜，傍渔阳之秀岳，乘夕阳而含咏，杖轻策以行游，袭秋兰之流芬，幕长猗之森脩，任缓步以升降，历丘墟而四周，智无涯而难恬，性有方而易适，差一豪而遽乖，徒理存而事隔，故羈马思其华林，笼雉想其皋泽，矧流客之归思，岂可忘於畴昔。

【启】梁张缵谢东宫赉园启曰：性爱山泉，颇乐闲旷，虽复伏膺尧门，情存魏阙，至於一丘一壑，自谓出处无辨，常原

卜居幽僻，屏避喧尘，傍山临流，面郊负郭，依林结宇，憩桃李之夏阴，对径开轩，采橘柚之秋实，而王畿陆海，亩号一金，泾渭土膏，豪杰所竞，徙居好畴，必待使越之装，别馆河阳，亦资牧荆之富，此园左带平湖，修陂千顷，右临长薄，清潭百仞，前逼逸陌，朝夕爽垲，後望锺阜，表里烟霞，每贖春迎夏，华卉竞发，背秋向冬，云物澄霁，窥瞰户牖，不异登临，升降阶墀，已穷历览，舟楫所届，累日不能究其源，鱼鸟之丰，山泽不能逾其美。

圃

《毛诗》曰：折柳樊圃。

又曰九月筑场圃。

传曰：晋侯取焉氏之圃以为圃。

《论语》曰：樊迟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列子》曰：三亩之圃不能耘。

《楚辞》曰：忽死兰圃，楚有蕙圃。

《山海经》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即悬圃也。

《淮南子》曰：昆仑山有曾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悬圃凉风在昆仑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满足潢水。

《穆天子传》曰：春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飞鸟百兽之所饮，先王之所谓悬圃。

【诗】梁庾肩吾从皇太子出玄圃诗曰：春光起丽谯，屣履

步山椒，阁影临飞盖，漳鸣入洞箫，水还登故渚，树长荫前桥，绿荷生倚叶，丹藤上细苗，顾循惭振藻，何用拟琼瑶。

【铭】隋江总玄圃石室铭曰：仙山石喙，仙宇石墙，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烟碧露，绛雪玄霜，广成不践，王烈未翔，移华甲观，徙构震方，远跨飞梁，俯临倒景，琼蕊珠树，金阶玉井，映日分晖，摇风共影，岫浓翠合，林虚桂静，朔去偷桃，董来货杏，檐非刻削，户恣登临，迎春花近，避暑凉深，秋云卷閤，冬霰停阴，桐栖凤采，竹化龙吟，轻飞乱色，激溜成音，天纵储睿，生知作两，弦诵馀隙，仁智为赏，河曲停游，洛滨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响，一物或镌，万国斯仰。

蚕

《礼记》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齐戒亲桑，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以供郊庙之服。

《东观汉记》曰：明德马后，置织室，蚕於濯龙中，数往来观视，内以为娱乐，外以先女功。

《续汉书》曰：贵人助蚕，玳瑁钗，加簪珥。

又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蚕成茧，野民收其絮。

《玄中记》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疮愈，汉人入国，示之以为珍异，汉人曰：吾国有虫，大如小指，名曰蚕，食桑叶，为人吐丝，外国复不信有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东莱郡东牟山，有野蚕为茧，茧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万馀石，民以为蚕絮。

【赋】晋杨泉蚕赋曰：惟阴阳之产物，气陶化而播流，物受气而含生皆缠绵而自周，伊夫蚕之为物，功巨大而弘优，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黄，作四时之单袷复，是以王者贵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宫之夫人。又世妇之吉者，亲桑于北宫，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务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马，惟蚕之祖，编使童男，作以童女，温室既调，蚕母入处，陈布说种，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细缕，起止得时，燥湿是候，逍遥偃仰，进止自如，仰似龙腾，伏似虎趺，员身方腹，列足双俱，昏明相推，日时不居，粤召役夫，筑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东，东受日景，西望馀阳，既酌以酒。又挹以浆，壶餐在侧，敷修在旁，我邻我党，我助我康，於是乎蚕事毕矣，大务时成，阁纤卷薄，洒扫宫庭，蚕母须饰，从容自宁，至于再宿三日，乃开阖启房，是瞻是观，方者四张，员者纤盘，纵者相属，横者交连，分薪柴而解著，茧系互而相攀，竞以拏攫，再笑再言，情者悦而忘解，劣者勉以增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礼，献茧于寝庙，皇后亲繰三盆，然後辨于夫人世妇，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趋繰事，尔乃丝如凝膏，其白伊雪，以为衣裳，冠冕服饰，礼神纳宾，各有分职，以给百礼，罔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绵，绵成於翼，翼颂之难，周论之罔极，殷斯勤斯，如何勿忆。

织

《毛诗》曰：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魏志》曰：中山恭王裒，徙封濮阳，太和二年就国，尚俭约，敕妃妾纺绩织纆，习为家人之事。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年八月，有浮查来，此人乃立於查上，忽忽不觉昼，奄至一处，有城郭屋舍，望室中多见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惊问此何处，答曰：君可诣蜀，问严君平。

《搜神记》曰：南海之外有蛟人，水居如鱼，不废绩织。

【诗】古诗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

梁简文帝咏中妇织流黄诗曰：翻花满阶砌，愁人独上机，浮云西北起，孔雀东南飞，调丝时绕腕，易蹶乍牵衣，鸣梭逐动钏，红妆映落晖。

梁刘孝威在郟县遇见人织寄妇诗曰：妖姬含怨情，织纬起

秋声，度梭环玉动，踏蹀珮珠明，经稀疑杼涩，纬断恨丝轻，蒲萄始欲罢，鸳鸯犹未成，云栋共徘徊，纱窗相对开，窗疏眉语度，纱轻眼笑来，眈眈隔浅沙，的的见妆华，镂玉同心藕，杂宝连枝花，红巾向後结，金簪临鬓斜，机顶挂流苏，机傍垂结珠，青丝引伏兔，黄金绕鹿卢，艳采裙边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问遗，五马共踟蹰，直为闺中人，守故不要新，梦啼渍花枕，觉泪湿罗巾，独眠真自难，重衾犹觉寒，玄忆凝脂缓，弥想横尘欢，行驱金络骑，归就城南端，南端稍有期，想子亦劳思，罗襦久应罢，花钗堪更治，新妆不点黛，余还自画眉。

陈徐陵咏织妇诗曰：纤纤运玉指，脉脉正蛾眉，振蹀开交缕，停梭续断丝，檐前初月照，洞户未垂帷，弄机行掩泪，弥令织素迟。

陈萧诠赋婀娜当轩织诗曰：东南初日照秦楼，西北织妇正娇羞，绮窗犹垂翡翠幌，珠帘半上珊瑚钩，新妆入机映春牖，弄杼鸣梭挑纤手，何曾织素让新人，不掩流苏推中妇，三日五匹未言迟，衫长腕弱绕轻丝，绫中转蹀成离鹄，锦上回文作别诗，不惜纨素同霜雪，更伤秋扇篋中辞。

【赋】後汉王逸机赋曰：帝轩龙跃，庶业是昌，俯覃圣恩，仰览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结灵根於盘石，託九层於岩傍，性条畅以端直，贯云表而剖仓，仪凤晨鸣翔其上，怪兽群萃而陆梁，於是乃命匠人，潜江奋骧，逾五岭，越九冈，斩伐剖析，拟度短长，胜复回转，剡像乾形，大匡淡泊，拟短则川平，光为日月，盖取昭明，三轴列布，上法台星，两骥齐首，俨若将征，方圆绮错，

微妙穷奇，虫禽品兽，物有其宜，兔耳踞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窞身匿蹄，高楼双峙，下临清池，游鱼衔饵，灑灑其陂，鹿卢并起，纤缴俱垂，一往一来，匪劳匪疲，於是暮春代谢，朱明达时，蚕人告讫，舍罢献丝，或黄或白，蜜葛凝脂，纤纤静女，经之络之，尔乃窈窕淑媛，美色贞怡，解鸣珮，释罗衣，披华幕，登神机，乘轻杼，览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

晋杨泉织机赋曰：伊百工之为伎，莫机巧之最长，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设张，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隔之员方，应万机以布错，实变态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杀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桢幹脩枝，名匠骋工，美乎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因事作容，好无不媚，事无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丝轻，贯综纪，简奸清，织女扬鞞，美乎如芒，丽姿妍雅，动有令光，足闲蹈躩，手习榘匡，节奏相应，五声激扬，浊者含宫，清者应商，和声成柔，慷慨成刚，屈申舒缩，沉浮抑扬，开以厌间，阖以高粱，进以悬鱼，退以侠彊，气变相应，阴感乎阳，龟勉不及，进却颡颡，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针

《吴书》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诣翻兄，不遇之，翻乃与客书曰：磁石不受曲针。

【赋】楚荀况针赋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处於室堂，无知无功，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已能合从。又善连横，下覆百姓，上饰帝王。

汉曹大家针缕赋曰：镕秋金之刚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远而渐进，博庶物而一贯，惟针缕之列迹，信广博而无原，退逶迤以补过，似素丝之羔羊，何斗筭之足筭，咸勒石而升堂。

市

《列子》曰：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问之，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鲁连子曰：孟尝君逐於齐，谭子曰：富贵则就，贫贱则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原君忽怨，请以市论，市朝则盈，夕则虚，非朝爱而夕则憎之也，势使然。

《汉书》曰：楚王戊与吴通，申公白公二人谏，不听，衣之赭衣，使杵臼椎舂於市。

又曰：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

又曰：司隶校尉解光，奏王根曰：纵横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两市，殿上赤墀，户下青璣。

《东观汉记》曰：樊重治家产业，起庐舍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闭门成市。

华峤《後汉书》曰：宋登为汝阴令，为政明能，号称神父，出为颖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

《汉名臣奏》曰：太尉属应劭等议，以为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帅，庐落之居。又其天性，贪而无信，故自汉兴于兹，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吏民创禁，不与交关，唯至胡市，乃成靡服，非畏威怀德，实玩中国珍异之故耳。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阳旧有二市，一曰金市，在宫西大城内。

【诗】梁庾肩吾看放市诗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暂回车，既非随舞鹤，聊自入看书，悬龟识季主，榜酒见相如，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

陈张正见赋得日中市朝满诗曰：云阁绮霞生，旗亭丽日明，尘飞三市路，盖入九重城，竹叶当炉满，桃花带绶轻，唯见争名利，安知大隐情。

【教】梁简文帝移市教曰：临淮作守，白鹿随而忘反，萧令解绶，黄雀从而不归，况复卫卒遮车，追民拥榜，瞻言前古，眇愧弘多，吾旅泊冬川，阻兹涸水，日中总会，交贸迁移，虽樊无外取，晏得所求，而旗亭旧体，自有常处，不容近违孔奋，远逐曹参，正恐旧肆盈虚，或成彫废。

周庾信答移市教曰：昔张楷硕儒，尚移弘农之市，宜官
[注]原讹官，据冯校本改。妙篆，犹致酒垆之客，况复德总
郇周，声高梁楚，希风慕义之士，举袂成帷，卧辙反车之流，磨肩相接，遂使王充闾市之处，远出荒郊，石苞贩铁之所，翻临涯岸，圣德谦虚，未忘喧湫，欲令吹箫舞鹤，还反旧鄣，卖

卜屠羊，请辞新阆，而交贸之党好留，豳岐之众难遣。

卷六十六·产业部下

[注]田猎 钓 钱

田猎

《礼记》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三田者，夏不田。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绥当为綏，有虞氏之旗也。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佐车，驱逆之车。又曰：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鸱化为鹰，然后设罝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覆巢。

《毛诗》曰：驹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庶类蕃殖，蒐田以时，仁

如驹虞，则王道成也。

《六韬》曰：文王卜田于渭阳，将大得，非熊非罴，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于渭之阳，见吕尚坐以渔，文王劳而问焉。

《穆天子传》曰：天子猎于渗泽，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

《晏子》曰：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见，而衣冠不正，公望见晏子下车，急曰：夫子何遽，得无有故乎，对曰：国人皆谓君安野而好兽，无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犹心之有四支也，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则可令四支无心乎，公乃罢田而归。

《庄子》曰：梁君出猎，见白雁群，下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谓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龙止之，梁君怒曰：龙不与其君，而顾他人，对曰：昔宋景公时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雁故而欲射杀人，主君譬人无异於豺狼也，梁君乃与龙上车归，呼万岁，曰：乐哉，人猎皆得禽兽，吾猎得善言而归。

《韩子》曰：孟孙猎，得麇，使西秦[注]《太平御览》八百三十二作秦西，下同。巴持之，其母随而呼之，西秦巴不

忍，而与其母，孟孙適至，求麇，对曰：余不忍而与其母，孟孙大怒，逐之，居三月，复召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

《战国策》曰：魏文侯与虞人期猎，具，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雨，君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不一会期哉，乃往自罢之，魏於是始强。

《史记》曰：田叔为鲁相，鲁王好猎，相常从苑中，王辄休相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闻之，不大出游。

《魏志》曰：文帝将出猎，鲍勋上疏谏，帝手毁其疏而竟行，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与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於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乂，故移风易俗，莫善於乐，况猎暴华盖於原野，因奏晔佞谏不忠。

《江表传》曰：曹公与孙权书云，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於吴。

王隐《晋书》曰：魏舒少工射，著韦衣，入山泽，每猎大获。

《世说》曰：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第三儿齐

庄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猎场见庄，时年七八岁，庾公谓曰：君儿亦复来乎，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吴地记曰：长洲在姑苏南，太湖北岸，阖闾所游猎处也，吴先主使徐详至魏，魏太祖谓详曰：孤原越横江之津，与孙将军游姑苏之上，猎长洲之苑，吾志足矣。

【诗】周王褒和张侍中看猎诗曰：上林冬狩反，回中讲射归，还登宣曲观，更猎黄山围，严冬桑柘惨，寒霜马骑肥，縠卢随兔起，高鹰接雉飞，独嗟来远客，辛苦倦边衣。

陈张正见和诸葛览从军游诗曰：治兵耀武节，纵猎骇畿封，迅鹞驰千里，高置起百重，腾毙马足，饥鹯落剑锋，云根飞烧火，鸟道绝禽踪，方罗四海俊，聊以习军容。

【赋】汉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曰：楚使子虚使於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先生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曰：仆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答以云梦之事，曰：可得闻乎，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於海滨，列卒满泽，罟网弥山，掩兔辘鹿，射麋脚麟，鹜於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仆对曰：臣闻楚有七泽，尝睹其一，未见其馀也，臣之所见，盖特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峩郁，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其东则有蕙圃蘼兰，茝若射干，芎藭菖蒲，茝蒿（卅糜）芜，其高燥则生箴荝苞荔，

薜莎青蘋。其卑湿则生藏蓂蒹葭，东墙彫胡，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梗柗豫章，桂椒木兰，檠离朱杨，其上则有鹇雏孔鸾，腾远射干，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阳子骖乘，奸阿为御，按节未舒，即凌狡兽，蹴蛩蛩，辘駟騶，轶野马，湜騶馱，乘遗风，射游骐，射不虚发，中必决眦，洞焜达腋绝乎心系，於是郑女曼姬，被阿緡，投约缟，杂纤罗，垂雾縠，飞襪垂髻，扶舆倚靡，错翡翠之葳蕤。缪绕玉绥，眇眇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於是乃相与獠於蕙圃，掩翡翠，射鷁鶩，怠而後发，游于清池，浮文鹢，扬旌柂，张翠帷，建羽盖，网玳瑁，钩紫贝，摐金鼓，吹鸣籥，榜人歌，声流喝，涌泉起，奔物 [注] 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七作扬。会，磊石相击，蛇良蛇良濇濇，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终日驰骋，曾不下舆，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且齐东渚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於其焜中，曾不蒂芥，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词不复，何为亡以应哉。

上林赋，亡是公子 [注] 子字衍。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且齐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乎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沔镐潦滈，纒徐逶迤，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於是乎蛟龙赤螭，巨犇渐离，鯀鬪鯨魃，禺禺魼魍，捷鬣掉尾，振鳞奋

翼，潜处乎深岩，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水玉磊砢，鸿鹄鹄鸂，鴛鵞鶩，沉浮乎其上，沈淫汎滥，随风澹澹，与波摇荡，掩薄水渚，深林巨木，巉岩参差，九嶷截薛，南山峨峨，掩以绿蕙，被以茝蒿，糝以麋芫，杂以留夷，布结缕，攒（卅戾）莎，揭车蘼兰，本射干，茝姜蕤荷，箴橙若荪，鲜支黄砾，蒋芋青蘋，布护闾泽，延蔓太原，於是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棖壁瑯，辇道迺属，步眇周流，长途中宿，俯杳眇而亡见，仰攀缘而扞天，奔星更於闾闕，冤虹杳於楯轩，於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榛，枇杷燃柿，檇枣杨梅，櫻桃蒲陶，隐夫郁棣，扬翠叶，抗紫茎，发红华，秀朱荣，煌煌扈扈，烛耀巨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後道游，孙叔奉饗，卫公驂乘，江河为陆，太山为櫓，车骑雷起，殷天动地，生貔豹，抟豺狼，手熊羆，足野羊，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然后侵淫促节，倏复远去，流离轻禽，蹴履狡兽，择肉後发，先中命处，拂鹭鸟，捎凤皇，捷鸳鸯，掩鷓鴣，蹶石关，历封峦，过鵞鵝，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鵞牛首，登龙台，掩细柳，於是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虞，建翠华之旗，树灵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巴俞宋蔡，淮南千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鎗闐鞞，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移衍之音，鄙郢缤纷，激楚结风，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妖冶闲都，靓妆刻饰，妩媚妍弱，皓齿灿烂，宜笑的皪，色授魂与，心愉於侧，酒中乐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於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於六艺之囿，驰骛仁义之途，脩容乎礼园，翱翔乎

书圃。

汉杨雄羽猎赋曰：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傍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聊因校猎以风，玄冬季月，天地隆冽，乃诏虞人典泽，东延昆邻，西驰闾阖，储积共恃，戎卒夹道，斩丛棘，夷野草，御自汧渭，经营酆镐，营合围会，先置乎长杨之南，昆明灵沼之东，荷垂天之罍，张竟楚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飞旗，涣若天星之罗，浩如涛水之波，淫淫与与，前後要遮，立历天之旗，曳梢星之旂，霹雳列缺，吐火施鞭，车骑云会，登降閭阖，泰华为旗，熊耳为缀，木仆山还，漫若天外，於是鸟不及飞，兽不得过，军惊师骇，刮野扫地，禽殫中衰，相与集於靖冥之馆，以临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东瞰目尽，西畅亡涯，随珠[注]《文选》珠下有和字，此脱。氏，焯烁其波，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於兹乎鸿生巨儒，修唐典，匡雅颂，揖让於前，昭光振耀，响忽如神，仁声惠於北狄，武谊动於南邻。

後汉张衡羽猎赋曰：皇上感天威之繆烈，思太昊之观虞，虞人表林麓而廓菜藪，翦荆梓而夷榛株，於是凤皇献历，太仆驾具，蚩尤先驱，雨师清路，山灵护阵，方神躡御，羲和奉辔，弭节西征，翠盖葳蕤，鸾鸣踏蛇令，山谷为之澹淡，丘陵为之簸倾，於是皇舆绸繆，迁延容与，抗天津於伊洛，寘遥集乎南圃，大诏猎者，竟逐长驱，轻车飚厉，羽骑电駉，雾合云集，波流雨注，马蹂麋鹿，轮辘雉兔，弓不妄弯，弩不虚举，鸟惊絳罗，兽与矢遇。

魏文帝校猎赋曰：长铍纠霓，飞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连，跼如丛林，动若崩山，超崇岸之曾崖，厉障澁之双川，列翠星陈，戎车方毂，风回云转，埃连飏属，雷响震天地，譟声荡川岳，遂躡封豨，籍麋鹿，梢飞鸢，接鸞鷖，聚者成丘陵，散者阡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纷其翳日，考功效绩，班赐有叙，授甘鱼，[注]句有脱文。飞酌清醑，割鲜野享，举爵鸣鼓，銜輿促节，骋轡回翔，望爵台而增举，涉幽嶼之花梁。

魏王粲羽猎赋曰：相公乃乘轻轩，驾四辂，駉流星，属繁弱，选徒命士，咸与竭作，旌旗云绕，锋刃林错，扬晖吐火，曜野蔽泽，山川於是摇荡，草木为之摧拔，禽兽振骇，魂亡气夺，兴头触系，摇足遇槌，陷心裂胃，溃脑破颡，鹰犬竞逐，弈弈罪罪，下鞬穷縲，抟肉噬肌，坠者若抵，清野涂原，莫不殄夷。

魏应璩西狩赋曰：伊炎汉之建安，飞龙耀乎天衢，皇宰弈而陶运，树匡翼而大摹，荡无妄之氛秽，扬威灵乎八区，开九土之旧迹，暨声教於海隅，时霜凄而淹野，寒风肃而川逝，草木纷而摇荡，鸷鸟别而高厉，既乃拣吉日，练嘉辰，清风矢戒，屏翳收尘，於是魏公乃乘彫辂，驰飞黄，拥箫钲，建九，[注]句有脱文。按轡清途，飒沓风翔，於是围网周合，雷鼓天震，千乘长罗，万表星陈，双翼伉旌，八校祖分，长燧电举，高烟蔽云，尔乃徒輿并兴，方轨连质，惊飏四骇，冲禽惊溢，骋兽塞野，飞鸟蔽日，尔乃赴玄谷，陵崇峦，俯掣奔猴，仰捷飞猿，云幕被於广野，京燎照乎平原，醴鱼充给，洪施普宣。

又驰射赋曰：於是阳春嘉日，讲肆馀暇，将逍遥於郊野，聊娱乐於骋射，延宾鞠旅，星言夙驾，树应鞞於路左，建丹旗於表路，群骏笼於衡首，咸皆騶裹与飞翹。尔乃结翻件，齐伦匹，良乐授马，孙臆调驷，筹筭克明，班次均壹，左揽繁弱。右接湛卫，控满流睇，应弦飞碎，旛动鼓震，譟声雷溃，重破累暴，流景倏忽，纷纭络驿，次授二八，骅骝激骋，神足奔越，终节三驱，矢不虚发，进截飞鸟，顾摧月支，须纆六钧，口弯七规，观者并气而倾竦，咸侧企而腾移，尔乃萦回盘厉，按节和旋，翩翩神厉，体若飞仙，弈弈骅牡，既佶且闲，扬骊沛艾，螭略相连。

晋夏侯湛猎兔赋曰：尔乃乘露箱，御良马，循又接於广漠，弓矢连於旷野，端眺蒿莱，摘盱榛秽，落目攒慨，傍窥蓊荟，视兔之所隐，乃精望而审发，弦绝箭激，惊伏并毙，搜鳞危险，觅历冈阜，留罾挂於重林，疏置结於通藪，密惊视於草间，暂见之於蒙，[注]句有脱文。拟以锐受，规以良弓，睹毫末而放鏃，乃殪之於窟中，或纷欵（++亦）以惊鹜，影跳竦而扬白，擢轻足之茕茕，振游形之跃跃，弓不暇弯，置不及幕，尔乃鹰鹞翻以飘扬，劲翼谩而下獭，马释控以长骋，郁腾虚而陵厉，翕习於回阻之间，绕繚於山泽之际，盘迂游田，其乐泄泄，心既倦兮日迁，命輿驾兮将还，息徒兰圃，秣骥华田，目送归波，手挥五弦，优哉游哉，聊以永年。

晋潘岳射雉赋曰：涉青林以游览，乐羽族之群飞，伟彩毛之英丽，有五色之名翠，厉耿介之专心，张猛毅之雄姿，於时青阳告谢，朱明肇授，靡木弗滋，无草不茂，天英英以垂云，泉涓涓而吐露，麦渐渐以擢芒，雉鷩鷩而朝雉，郁轩翥以馀

怒，思长鸣以效态，尔乃俟扇举而清叫，野闻声而应媒，檣朱冠之旄（卅亦），敷藻翰之陪颺，或蹶或啄，时行时止，班尾扬翘，双鱼特起，应叱愕立，擢身竦待，捧黄间以密穀，属刚挂以潜拟，山鹭悍害，猋迅以甚，鲸牙低镞，心平望审，毛体摧落，霍若碎锦，逸群之俊，擅场挟两，栎雌妒异，倏来忽往，於是筭分铢，商远近，揆悬刀，骋绝伎，当味值焜，裂素破鬣，若乃耽盘游道，放心不移，乐而无节。端操或亏，此老氏之所戒，而君子所不为。

【启】梁沈约为皇太子谢赐御所射雉启曰：轻銮微动，密翳徐张，黄间所穀。矢无虚发，南皮之获，未足称工，臣任惟守器，事隔陪奉，天慈曲降，赐物颁禽。

钓

《吕氏春秋》曰：太公钓於滋泉，文王得而王。

《说苑》曰：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三日三夜，鱼无食者，与农人言，农人者，古之老贤人也，谓望曰：子将复钓，必细其纶，芳其饵，徐徐而投之，无令鱼骇，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剖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望知当贵。

《毛诗》曰：其钓维何，维丝伊缁，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论语》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墨子》曰：钓者之恭，非为鱼也，饵鼠以肉，非爱之也。

《楚辞》曰：以直针而为钩，维河鱼之能得。

《吕氏春秋》曰：善钓者，引鱼于千仞之下，饵香也。

【诗】陈阴铿观钓诗曰：澄江息晚浪，钓侣柁轻舟，垂丝遥溅水，沧浪终滞游。

【赋】晋潘尼钓赋曰：抗余志於浮云，乐余身於蓬庐，寻渭滨之远迹，且游钓以自娱，左援脩竹，右纵飞纶，金钩厉钜，甘饵垂芬，众鯤奔涌，游鳞横集，触饵见擒，值钩被执，长缴缤纷，轻竿翕熠，云往飚驰，光飞电入，曜灵未及惊策，盖以获其数十，且夫燔炙之鲜，煎熬之味，百品千变，殊芳异气，随心適好，不可胜记，乃命宰夫，脍此潜鳞，电割星流，芒散缕解，随风离铎，连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姜，酸咸调適，齐和有方，和神安体，易思难忘。

钱

《汉书》曰：凡贄，[注]《太平御览》八百三十五作货。金钱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太公为周立九府圆法，圆即钱也。

《六韬》曰：武王入殷，散鹿台之金钱，以与殷民。

《史记》曰：初苏秦之燕，贷百钱为资，及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或三百，或五百。萧何独以五，侯[注]《太平御览》八百三十五作後。益封二千户，以独赢二钱。

又曰：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者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萧何曰：刘季故多大言者矣。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邓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谓贫，於是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号邓氏钱，布天下，见宠幸篇。

又曰：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廩庾皆满，而库府馀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又曰：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王面。

《汉书》曰：武帝时，公卿请令京师铸官钱，赤仄，以赤铜为其郭。一当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俗所谓紫绀钱。

又曰：东方朔云，侏儒长三尺馀，奉一囊粟，钱二百三十，臣朔长九尺馀，亦一囊粟，钱二百四十。

又曰：张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辞不受禄，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都安（《太平御览》八百三十五作内。）主藏官。

《东观汉记》曰：光禄勋杜林，与马援乡里亲厚，援南方还时，林马適死，援遣子持一匹马遗林，曰：朋友有车之馈，可以修[注]《太平御览》八百三十五作备。之，居数月，林遣子奉书曰：将军内施九族，外有宾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禄，禄出常有盈，今奉钱五万，援受之，谓儿曰：当以此为法，林所以胜我者也。

又曰：马援在陇西，上书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货，宜如

旧铸五铢钱，天下赖其便。

又曰：郑均兄为县游击，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出作，岁馀，得数万钱，归以与兄，曰：钱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语，遂有廉絜称。

《汝南先贤传》曰：平舆阚敞，为郡五官掾，太守弟五常被徵，以奉钱百三十万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举家患死，唯有孤孙九岁，临死语云，吾有钱三十万，寄掾阚敞，孙长大来求敞，敞见之悲喜，取钱尽还之，孙曰：祖唯言三十万尔，今乃百三十万，诚不敢当，敞曰：府君疾困，谬言尔，郎君无疑。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远。又疾其妇贪，口未尝言钱，妇欲试之，夜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之，命婢举阿堵物。

《世说》曰：王武子移第近北芒，于时人多地贵，武子好马射，买地作埽，编钱布地竟埽，时号金沟。

《地镜图》曰：钱铜之气，望之如青云。

【书】後汉刘駟駟上书谏铸钱事曰：夫食者乃有国之大宝，生民之至贵也，见比年以来，良苗尽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野无青草，室如悬磬，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之楔薄，铢两轻重哉，就使当令土砾化为南金，瓦鹵变为和玉，沙石悉成随珠，犬羊尽作狐白，绛绣盈堂，文

绮纒野，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牺皇之纯德，大禹之勤劳，周文之不暇，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

【启】梁简文帝谢敕赐解讲钱启曰：无劳磁石之火，金货猥臻，非游玉垒之川，铜山可见，舒王济之埽，犹觉有馀，假刘寔之绳，穿而不尽，慧轮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满，仰由慈被，荣光独照，自均若木，负恩知重，窃譬蓬莱。

又谢赐钱启曰：殊泽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铢，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绀文委贯，忽积铜扇之里，谨长充放生，用济含识，发弘誓愿，等供无边，效彼薄拘，均兹流水，方使怖鸽获安，穷鱼永乐。

梁刘孝威婚谢晋安王赐钱启曰：孝威问吉已通，请期有日，而贤夫之誉，多愧张耳，非婿之才，偶同王粲，睽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锡，便使禽贄获举，纁币有资，佩服宠灵，殒越非报。

梁任孝恭谢贖钱治宅启曰：绳枢断续，薄雨已倾，席户穿闌，微风自卷，不悟恩隆问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跪条可授，毁垣再筑，遂得窗临上路，户望东家，人悦爽垲，里惊轮奂，门学于公，逆容驷马，巷均王濬，豫拟幡旗。

【论】晋鲁褒钱神论曰：有司空公子，富贵不齿，盛服而游京邑，驻驾乎市里，顾见褊母先生，班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长矣，徒行空手，将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贵人，公子曰：学诗乎，曰：学矣，学礼乎，曰：学矣，学易乎，

曰：学矣，公子曰：诗不云乎，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礼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鸟，女贄榛栗枣脩，易不云乎，随时之义大矣哉，吾视子所以，观子所由，岂随世哉，虽曰已学，吾必谓之未也，先生曰：吾将以清谈为筐篚，以机神为币帛，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当今之急，何用清谈，时易世变，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而子尚质，而子守实，无异於遗剑刻舡，胶柱调瑟，贫不离於身名，誉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教民农桑，以币帛为本，上智先学变通之，乃掘铜山，俯视仰观，铸而为钱，故使内方象地，外员象天，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後，诗云，哿矣富人，哀哉茆独，岂是之谓乎，钱之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匮，无远不往，无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後富贵，由是论之，可谓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谚曰：钱无耳，可閤使，岂虚也哉。

又曰：有钱可使鬼，而况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吾以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长短，相禄贵贱，

皆在乎钱，天何与焉，天有所短，钱有所长，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振贫济乏，天不如钱，若臧武仲之智，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钱穷者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故曰：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谚曰：官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何异无足而欲行，无翼而欲翔，使才如颜子，容如子张，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归，广修农商，舟车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尘和光，上交下接，名誉益彰。

卷六十七·衣冠部

[[注] 三字据本书目录补]

[注] 衣冠 貂蝉 玦珮 巾帽 衣裳袍 裙襦 裘 带

衣冠

《墨子》曰：昔齐桓公，高冠博带，以治其国，楚庄王鲜冠组纓，绛衣博袍，以治其国。

《庄子》曰：曾子居卫，正冠而纓绝，敛襟而肘见。

《楚辞》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青云之崔嵬。

《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纓，以羈南越王而致

之阙下，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

又曰：秦狱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张敞弟武为梁相，敞遣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马，利其冲 [注] 《初学记》二十六，《太平御览》六百八十五作銜。策，当以柱後惠文蝉 [注] 御览作弹。治之尔，惠，蝉也，冠细如蝉翅，今御史冠。

刘向别录曰：鹞冠子常居深山，以鹞为冠，故号鹞冠子。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戴九星灵芝夜光之冠。

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瑯饰首，前摇貂尾，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建武时，匈奴内属，世祖赐南单于常侍惠文冠。

《东观汉记》曰：杨赐患罢，居无何，拜太常，诏赐所服冠帻绶带。

又曰：武冠俗谓之大冠。

【诗】晋陆机赠潘正叔诗曰：过蒙时来运，与尔游承华，执笏崇贤内，振纓曾城阿。

晋郭璞诗曰：杞梓生南荆，奇才应世出，擢颖盖汉阳，鸿声骇皇室，遂应四科运，朱衣耀玉质。

【表】魏武帝让还司空印绶表曰：臣文非师尹之佐，武非折冲之任，遭天之幸，干窃重授，内踵伯禽司空之职，外承吕尚膺扬之事，斗筭处之，民其瞻观，水土不平，奸宄未静，臣常媿辱，忧为国累，臣无智勇，以助万一，夙夜惭惧，若集冰火，未知何地，可以陨越。

梁江淹为齐王谢冕旒诸法服表曰：轩冕云跸，既非常之饰，宫悬玉戚，乃配天之礼，昔大启营丘，未脩树羽之赏，光宅曲阜，始兼龙旂之贵，况臣道狭庆隆，身薄器尊，粉绣争晖，藻火竞曜。

【启】梁陆倕为息纘谢敕赐朝服启曰：玄冕素带，出自禁财，朱绂青綬，降於皇府，辉烛邻党，震耀街衢，姻族移听，朋侪改矚，非臣瓌弱，所能陈报。

貂蝉

应劭《汉官仪》曰：侍中左蝉右貂，金取坚刚，百陶不耗，蝉居高食絮，目在腋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

【赋】隋江总华貂赋曰：领军新安殿下，以副貂乘锡，仰铭恩泽，谨题小赋，贵丰貂於挹娄，饰惠文而见求，标侍臣之密设，曜毛彩之温柔，拜文而影度，陪武帐而香浮，随玉珩之近远，共金珰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开谷中之鄙吝，撤君子之宝饰，荣小人之蓬鬓，蔑置醴之殊私，夸赐田之薄润，顾朽拙之微躬，早游艺而不工，逢河间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谅维鹑之有媿，庶怀音而克终。

【启】梁元帝谢东宫赉貂蝉启曰：挹娄之毳，曲降鸿恩，丽水之珍，复蒙殊奖，东平紫貂之赐，非闻暖岳，中山黄金之赐，岂曰附蝉，坐变仲宣之容，增晖允南之貌。

玦珮

《世本》曰：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玦。

《楚辞》曰：捐 [注] 《初学记》二十六作捐。余玦兮江中，遗予珮兮澧浦。

又曰：虚 [注] 《太平御览》六百九十二作云。衣兮披披，玉珮兮陆离。

《孔丛子》曰：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玦珮，妇人舍珠玉。

《说苑》曰：经侯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视。又不问，经侯曰：魏国亦有宝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宝也，经侯解剑珮委之，趋而出，上车去，太子使骑操剑珮与侯曰：此寒不可衣，饥不可食，无遗我贼也。

《典略》曰：孔子返卫，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之声璆然。

晋公卿礼秩曰：特进珮水苍玉，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令，皆佩水苍玉。

【赋】魏文帝玉玦赋曰：有昆山之妙璞，产曾城之峻崖，嗽丹水之炎波，荫瑶树之玄枝，包黄中之纯气，抱虚静而无为，应九德之淑懿，体五材之表仪。

【铭】後汉崔瑗遗葛龚珮铭曰：禹汤罪己，仲尼多诤，盘盂有铭，几杖有诫，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君子妄怒，厥亦生灾，晋厉好虐，栾书作乱，荀瑶峻戾，韩魏致难，慷慨愤激，动肠伤气，久生百疾，历年不遂，俯览斯珮，柔韦是贵。

【启】梁简文帝谢敕赐玉珮启曰：昉田丽彩，槐水镂文，饰以金阙之珠，制以鲁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发内府，猥垂霑赐，臣方温谢德，比振惭声。

【书】魏文帝与锺繇书曰：南阳宋惠叔，称君侯昔有美玦，闻之惊喜，笑与抃会，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鄙旨，乃不忽遗，邺骑既到，宝玦初至，捧匣跪发，五内震骇，绳穷匣开，烂然满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观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损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藺生诡夺之诳，嘉贶益腆，敢不钦承。

巾帽

《魏略》曰：夫馀国以金银饰帽。

又曰：管宁在家，恒著皂帽。

又曰：裴潜为代郡太守，抚之以静，单于脱帽稽颡。

郭林宗别传曰：林宗常行陈梁之间，遇雨，故其巾一角霑而折，二国学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见仪则如此。

《语林》曰：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将战，宣皇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皇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沈约《宋书》曰：陶潜在家，郡将侯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酒毕，复还著之。

【启】陈周弘正谢敕赉乌纱帽等启曰：虽复魏宣二端，岂能比今兹赐，广微四缝，未足方其华饰，既受非望之恩，方贻匪服之诮。

衣裳

《毛诗》曰：掺掺女手，可以缝裳。

《楚辞》曰：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

《汉书》曰：邓通以擢船为黄头郎，施其黄髻於舡头，因以其名其郎曰黄头也。文帝梦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之，顾见其衣後穿，觉而以梦中阴自求推者郎，见邓通衣，其後穿，是梦中所见，因而甚见幸。

魏书曰：文帝诏与朝臣云，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难晓也，夫珍玩必中国，总[注]全三国文六总上有夏则缣三字。绡縠，其白如雪，罗纨绮縠，未闻衣布服葛也。

又曰：甄皇后生，每寝，家中人仿佛见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万户实河内，侍中辛毗谏，帝怒，起入内，毗随而引帝裾，帝奋衣不回，良久，帝乃出曰：怪卿持我何太急。

《吴书》曰：顾悌每得父书，洒扫正衣服拜跪。

王隐《晋书》曰：董威辇，每得残碎缯，辄结以为衣，号曰百结。

【诗】魏曹毗夜听捣衣诗曰：寒兴御纨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阴，纤手叠轻素，朗杵叩鸣砧，清风流繁节，回飏洒微吟，嗟此嘉运速，悼彼幽滞心，二物感余怀，岂但声与音。

宋谢惠连捣衣诗曰：衡纪无淹度，晷运倏如催，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肃肃莎鸡羽，冽冽寒螿啼，夕阴结空幕，宵月皓空闺，美人戒裳服，端饰相招携，簪玉出北房，鸣金步南阶，檐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微芳发两袖，轻汗染双题。

梁柳恽捣衣诗曰：孤衾引思绪，独枕怅忧端，深庭秋草绿，高门白露寒，思君起清夜，促柱奏幽兰，不怨飞蓬苦，徒伤蕙草残，行役滞风波，游人淹不归，亭皋木叶下，陇首秋蓬飞，鹤鸣劳永叹，采绿伤时暮，念君方远游，贱妾理纨素，秋风吹绿潭，明月悬高树，轩高夕杵散，气爽夜砧鸣，瑶华随步响，幽兰逐袂生。

梁刘孝威赋得香出衣诗曰：香出衣，步近气逾飞，博山登高用邺锦，含情动靨比洛妃，香纓麝带逢金缕，琼花玉胜缀珠徽，苏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远恐非新，犹贤汉君芳十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周庾信夜听捣衣诗曰：秋夜捣衣声，飞度长门城，今夜长门月，应如昼日明，小鬟宜粟缊，圆要韵织成，秋砧调急节，乱杵变新声，石 参砧逾响，桐虚杵绝鸣，鸣石出华阴，虚桐采凤林，北堂细腰杵，南市女郎砧，并结连支缕，双穿长命针，倡楼惊别怨，征客动愁心。

又曰：捣衣明月下，静夜秋风飘，锦石平砧面，莲房接杵腰，急节迎秋韵，新声入手调，寒衣须及早，将寄霍嫫媯。

梁费昶华光省中夜听城外捣衣诗曰：阖闾下重关，丹墀吐明月，秋气城中冷，秋砧城外发，浮声绕雀台，飘响度龙阙，宛转何藏摧，当从上路来，藏摧方未已，定自乘轩里，乘轩尽世家，佳丽似朝霞，员瑁耳上照，方绣领间斜，衣燠百和屑，鬟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今朝罗绮薄，拂席卷鸳鸯，开缊舒龟鹄，金波正容与，玉步依砧杵，红袖往还萦，素腕参差举，徒闻不得见，独夜空愁伫。

梁王僧孺咏捣衣诗曰：足伤金管遽，多怆缙光促，露团池上紫，风飘庭里绿，散度广陵音，参鹿憾，[注]明本作测。写渔阳曲，别鹄悲不已，离鸾断还续，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

【启】梁庾肩吾谢东宫贻内人春衣启曰：阶边细草，犹推缊叶之光，户前桃树，反讶蓝花之色，遂得裾飞合燕，领斗分鸾，试顾采薪，皆成留客。

袍

《史记》曰：秦相范雎，与魏人须贾有隙，及贾使秦，雎自称张禄先生，往诣贾。贾见其寒，取一綈袍以赐之，及雎数贾罪，曰：尔得不死者，以綈袍恋恋，有故人之意也。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袍，云采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得名。

袁山松《後汉书》曰：灵帝欲羊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续乃坐使者於单席，举缁袍以示之，臣之所资，唯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赋】隋江总山水纳袍赋曰：皇储监国馀辰，劳谦终宴，有令以纳袍降赐，何以奉扬恩德，因题此赋，滥时来之宠沐，振长纓以祗肃，奉性与之文章，侍相娱之丝竹，解女萝之山带，佩流霞之羽服，裁缝则万壑萦体，针缕则千岩映目，图岛屿之削成，写沦涟之径复，埒符采於雕焕，并芬芳於兰菊，悯四选之徂迁，軫百虑之回遄，霜飞空而浸雾，雁照月而猜弦，听风锤之易近，对冰霏之疏悬，若董衣之百结，同卫服之十年，嗟班鬓之已飒，愧冶袖之为妍，谢衔珠之有报，荷坠屨之无捐。

【笈】晋刘谧之与天公笈曰：体战身噤，脱衣冻坐，赖公借袍，南越送火。

【启】陈周弘正谢东宫赐縠袍启曰：或侑名丽辞，等质轻雾，或色华少海，用宝丛台，或粲彼三英，缝兹五絨，品颁岁裘，绿夺春耕，蒿席可充，缁袍易足。

裙襦

《汉书》曰：班伯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时上方向文学，郑宽中张禹等，朝夕入说尚书《论语》：於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数年，金华之业绝，班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於绮纨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东观汉记》曰：梁鸿乡皇[注]东观汉记作里。孟氏女，容貌丑而有节操，多求之，不肯，父母问其所欲，曰：得贤婿如梁鸿者，鸿闻之，乃求之，女布襦裙，鸿曰：此真梁鸿妻也。

《汉书》曰：廉范为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昔日无襦今五袴。

【启】梁沈约谢齐竟陵王赉母赫国云气黄绫裙襦启曰：窃以积丝成采，散茧腾花，巧擅易水之间，价贵丛台之下，民受禄为养，霏荷弥深，圣恩曲渐，自叶流根，袪复袖缁裾，岂伊恒饰，荣新之宠，固难轻报。

梁任孝恭谢裙襦启曰：加以庭阙桑麻，室空机杼，床无暖席，桁靡悬衣，值蓬卷北郊，雁飞南浦，雪闇河阴，冰生海岸，而绳带屡尽，苦风霜之切，弊履恒穿，践泥沙之冻，自怜

袖短，虽内手而犹寒，每恨衣轻，徒敛襟而弥愴。

裘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

《战国策》曰：苏秦说秦王书，十二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

又曰：齐襄王立，田单相之，过鲁，有老人涉淄而寒，出而不行，坐沙中，单见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曰：田单之惠施，欲以取我国乎，有贯珠者，襄王呼而问之，对曰：王不如因赏，下令曰：寡人忧人之寒，单解裘而衣之，称寡人之意焉。

《说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廊庙之榱，非一木之枝也，王法非一士之知也。

晋咸宁《起居注》曰：大医司马程据，上雉头裘一领，诏据，此裘非常衣服，消费功用，其於殿前烧之，敕外内有造异服，依礼治罪。

《十洲记》曰：汉武帝天汉三年，西国王献吉光毛裘，裘色黄，盖神马之类，入水经日不沉，入火不焦，帝厚谢使者。

《东观汉记》曰：东平王苍来朝，章帝以王触寒涉道，赐王乘舆貂裘。

【启】齐王融谢敕赐御裘等启曰：云衣降授，仙裾曲委，荣振素里，泽骇蓬心，昔汉帝解裘，不独前宠，曹王褫带，复降今恩。

又谢竟陵王赐纳裘启曰：降饰自尊，垂荣及贱，玄玉不纯，曾波夺采，南陆方永，北风日壮，无衣无褐，发念圣衷，而挟纊之问每流，解裘之赐偏委。

梁简文帝谢东宫赐裘启曰：物华雉毳，名高燕羽，才惭齐相，愧白狐之饰，德谢汉蕃，均黑貂之赐，地卷朔风，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气，袖起阳春。

带

《穆天子传》曰：天子征至赤乌之人，赤乌氏先，出自宗周，乃赐贝带五十具。

《战国策》曰：鲁仲连谓田单曰：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澠之间，有生之[注]二字原脱，据冯校本补。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狄也。

《史记》曰：帝遗匈奴黄金饰贝带一具。

《魏略》曰：疏勒王献大秦赤石带一枚。

《吴书》曰：陆逊破曹休，帝脱御金带以赐逊。又亲以带之。

《吴录》曰：钩落者，革带也，世名为钩落带。

【启】梁刘孝仪谢晋安王赐银装丝带启曰：雕镂新奇，织制精絜，越中玉女，不得关思，上方名匠，莫能议巧，人情骇观，如见买臣之绶，望貌移姿，似逢子训之术。

卷六十八·仪饰部

[注] 节 黄钺 鼓吹 相风 漏刻

节

《礼记》曰：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

《吕氏春秋》曰：墨者田鸠，欲见秦惠王，留三年而不得见，客有言之於楚王，乃往见楚王，王悦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而得见，出而告人曰：吾不识秦之道，乃当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

《汉书》曰：苏武使匈奴，单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绝饮食，天雨雪，武卧齧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使牧羊，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节毛尽落，积五六年。

又曰：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上遣严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遂发兵，浮海救东瓯。

又曰：张骞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又曰：诸葛丰特立刚直，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奢淫，宾客犯事，与章相连，丰按劾章，欲奏其事，适逢许侍中私出，丰驻车，举节语章曰：下，欲收之，章驰车去，丰追之，许因得入宫门，自归於上，丰亦上奏，於是收丰节，司隶去节，自丰始。

又曰：汉使王焉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焉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穹庐，单于受之。

《东观汉记》曰：永平中，遣郑众使北匈奴，众因上书，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悉恨，故兵围臣，今复衔命，必凌折臣，臣诚不忍将大汉节，对毡裘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上不听，众不得已既行，後果为匈奴所杀。

《献帝春秋》曰：太傅马日磾，假节循抚州郡，袁术在寿春，借节观之，因夺不还，日磾失节，忧恚而死。

【表】梁元帝迁荆州输江州节表曰：周有掌节之职，汉有

符节之令，所以子孙慷慨，忠肃勤王，无绝终古，有高前载，臣自拥旄鹤塞，执兹龙节，幸逢银山自溢，玉烛调年，虽免茂弘之讥，竟微辛毗之勇。

黄钺

《尚书》曰：武王左杖黄钺，右执白旄。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无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武王举黄钺，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谁敢害吾，於是风去而波罢，遂得济。

《吴录》曰：假陆逊黄钺，吴王亲执鞭以见之矣。

《晋中兴书》曰：会稽王道子，进位丞相，牧杨州，假黄钺。

《世说》曰：诸葛亮之次渭滨也，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阵，亮设诱，诡譎万方，宣王果大忿愤，将应以重兵，亮遣闻〔注〕世说方正篇作间。谍覘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杖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铭】蔡邕黄钺铭曰：帝命将军，执兹黄钺，威灵震耀，如火之烈，公之莅止，群狄斯柔，齐声罔设，介士斯休。

鼓吹

《汉书》曰：韩延寿在东郡，植羽葆鼓车吹车。

又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

《东观汉记》曰：段颖起於徒中，为并州刺史，有功，徵还京师，颖乘轻车，介士鼓吹曲盖。

又曰：建初八年，称班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

应劭《汉官仪》曰：鼓吹为国盘娱，御侮爪牙。

《吴志》曰：孙权拜诸葛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授棨戟，武骑三百，拜毕，令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

《吴质别传》曰：质为北中郎将，朝京师，上欢喜其到，比至家，问讯相续，诏将军列鹵簿，作鼓吹，望阙而止。

《吴历》曰：曹公出濡须口，吴王乃自乘船，从濡须口入，曹公严兵待之，乃作鼓吹回还，曹公见吴舟船器仗，法伍

整肃，乃叹曰：养儿当如孙会稽，刘表子直是豚犬耳。

《江表传》曰：周秦 [注] 吴志十周泰传注作泰，下同。为濡须督，统诸将，诸将以秦本出贱微，咸轻傲之，孙权乃入秦营，於都巷中张幔，大请官僚，使秦脱衣帻，见其疮痍匝体，指疮而问，何地战伤，秦具对，权把其臂流涕曰：卿为孤兄弟，战不惜命，身如刻漆，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秦以兵马导从出，作鼓吹。

又曰：孙策赐周瑜鼓吹，赠赐莫与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以报也。

《荆州先贤传》曰：罗献以太始三年，进位冠军，假节，给大车，增鼓吹棨戟。

《俗说》曰：桓玄作诗，思不来，辄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鸣鹄响长阜，叹曰：鼓吹固自来人思。

《语林》曰：陆士衡为河北督，已被间构，内怀忧懣，闻众军警角鼓吹，谓其司马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鸣。

【赋】晋陆机鼓吹赋曰：原鼓吹之攸始，盖禀命於黄轩，播威灵於兹乐，亮圣器而成文，骋逸气而愤壮，绕烦手乎曲折，舒飘飘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结，及其悲唱流音，怏惶依违，含欢嚼弄，乍数乍稀，音踟躅於唇吻，若将舒而复回，鼓砰砰以轻投，箫嘈嘈而微吟，咏悲翁之流思，怨高台之难临，

顾穹谷以含哀，仰归云而落音，节应气以舒卷，响随风而浮沉，马顿迹而增鸣，土嘏<戚页>而霑襟，若乃巡郊泽，戏野垆，奏君马，咏南城，惨巫山之遐险，欢芳树之可荣。

【表】魏陈王曹植谢鼓吹表曰：许以箫管之乐，荣以田游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过周旦，济世安宗，寔在圣德。

梁简文帝让鼓吹表曰：宽博为善，不饰被於声明，缘宠成功，未增荣於铙管，岂宜响芳树於西河，鸣朝飞於黑水，彼己之讥何惧，尸素之诚知惭。

梁江淹为齐高帝让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闻国容军礼，旌羽昭其华，车骑品第，銮蕤蔼其饰，世教以之垂采，民听以之流文，故勒岫铭海之功，鞞革写其咏，戡难夷邦之业，管竹凝其声，朱露玄云，既锡上德，巫山芳树，以被奇勋。

隋江总谢敕给鼓吹表曰：略寻近古，遯听前事，王文宪匡佐革命，沈隐侯经纶始运，骑吹之荣，犹难忝冒，以臣况此，寔非伦辈，岂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台迢遯，未朱夏而登临，芳树华滋，非青春而奏曲。

相风

《晋令》曰：车驾出入，相风前引。

【赋】晋傅玄相风赋曰：昔之造相风者，知其自然之极乎，其达变通之理乎，观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见者，莫精乎此，乃构相风，因象设形，蜿盘兽以为趾，建修竿之亭亭，体正直之无桡，度经高而不倾，栖神乌於竿首，俟祥风之来征。

晋张华相风赋曰：盖在先圣，道济生人，拟议天地，错综明神，在璿玑以齐七政，象浑仪於陶钧，考古旁於六气，仰贞观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职，辩风候方，必立准极，循物致用，器不假饰，眇脩幹之迢迢，凌高墉而茎植，玄鸟偏其增翥，晞云霄而矫翼，嘉创制之穷理，谅器浅而事深，步元气於寻木，寄先识於兹禽，既在高而思危。又戒险而自箴，虽回易之无常，终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弥世，志淹滞而愈新，超无返而特存，差偶景而为邻。

晋潘岳相风赋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气变而无穷，动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终，思先天而不违，立成器以相风，栖灵乌於帝庭，似月离乎紫宫，飞轻羽於竿杪，若鸾翔乎云中，广漠兴而习坎，景风发而溯离，闾阖扬而西指，明庶起而东移。

晋陶侃相风赋曰：乃有相风之为形也，终日九征，桀然特立，不邪不倾，拟云阁以秀出，睇峻岭於层城，直南端以基趾，双崇魏之峽崢，象建木於都广，邈不群而独荣，朴虽小而不巨，何物鲜而功大，眇翩翩以高翔，象离鷗於天际，擢孤茎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华盖警乘，奉引先驱，豹饰在後，葳蕤清路，百僚允则，彰我皇度。

晋孙楚相风赋曰：伊圣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齐三光之朗明，犹恭己以劳谦，迄日昃而不宁，虑听政之有阙，诚祸福於无形，建殊才於辰极，树相风於紫庭，尔乃神兽盘其根，灵乌据其颠，羽族翩飘罗其侧，翔风萧聊出其间。

漏刻

《说文》曰：漏以铜盛水，刻节，昼夜百刻。

《周官》曰：挈壶氏，掌壶，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东观汉记》曰：樊梵，每当直事，常晨驻车待漏。

《吴录》曰：吴范，善占候，知风气，关羽将降，孙权问范，范曰：期明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未正中，顷之，有风动帷，范曰：羽至矣，外称万岁，传言得羽矣。

【赋】晋陆机漏刻赋曰：伟圣人之制器，妙万物而为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远而不之，既穷神以尽化。又设漏以考时，尔乃挈金壶以南罗，藏幽水而北戢，拟洪杀於编钟，顺卑高而为级，激悬泉以远射，跨飞涂而遥集，伏阴虫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来象神造，去犹鬼幻，因势相引，乘灵自荐，口纳焜吐，水无滞咽，形微独茧之绪，逝若垂天之电，笼八极於千分，度昼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骏浮，仰胡人而利见，夫其体也简，而效绩也诚，其假物也粗，而致用也精，积水不过一锺，导流不过一筵，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赖其平，微听者假其察，贞观者借其明，考计历之潜虑，恻日月之幽情。

宋鲍昭观漏赋曰：历玉阶而升隩，访金壶之盈阙，观腾波之吞泻，视惊箭之登设，谨户牖而知命，掩云雾而测晖，创百龄於纤隐，积千里於空微，彼岢岢而行溢，此冉冉而逾衰，抚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违，贯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难，时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神怵迫而忘虑，心坎慄而鲜欢，望天涯而伫念，棹雄剑而长叹，嗟生民之永迷，躬与後而皆恤，死零落而无二，生差池而非一。

【铭】後汉李尤漏刻铭曰：昧旦丕显，敬听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晋孙绰漏刻铭曰：二仪贞运，圣鉴通玄，数以微器，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壶是铨，近取诸物，远赞自然，川满则盈，乘虚赴下，灵虬吐注，阴虫承写，昏明无隐其晷度，阴阳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设一器而万事同伦。

梁元帝漏刻铭曰：玉衡称物，金壶博施，司南司火，未符兹义，帝曰钦哉，纳隍斯譬，实惟简在，穷神体智，宫槐晚合，月桂宵晖，清台莫爽，解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事齐幽赞，乃会通几，碧海有乾，绛川犹竭，飞流五色，涓涓靡绝，龙首傍注，仙衣俯裂，箭不停晷，声无暂辍，用天之贞，分地之平，如弦斯直，如渭斯清。

梁陆倕新漏刻铭曰：微若抽茧，逝如激电，耳不辍音，眼无留眄，铜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临深罔战，授受靡愆，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遁来，日无藏往，分似符契，至犹影响，合昏暮卷，萸荚晨生，尚辩天意，犹测

地情，况我神造，通幽洞灵。

周王褒漏刻铭曰：窃以混元开辟，天回地旋，历象运行，暑来寒往，二分同道，乌灵正其昏夕，两至相遇，表圭测其长短，虽则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说，次舍盈缩，惑於丘明之传，至乎出卯入酉，黄道青绿，季孟相推，启闭从序，挈壶掌分数之令，太史陈立成之法，军将以之悬井，壶郎以之趋奏，百王垂训，千祀馀烈者焉，铭曰：玄仪西运，逝水东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测兹秘象，是曰神谋，正震治历，下武惟周，忽微以测，积空成数，圭表弗差，光阴斯赴，箭水无绝，灵虬长注，经寸日轮，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荆山既铸，昆吾且勒，以福眉寿，百王垂则。

李尤刻漏铭曰：昔在先圣，配天垂则，仰釐七曜，俯顺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时，悬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于兹，挈壶失节，刺流在诗。

卷六十九·服饰部上

[注] 帐 屏风 幔 簟 荐席 案几 杖扇 麈尾

帐

《史记》曰：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张良谏，乃止。

又曰：项王军壁垓下，夜闻汉军四面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夜饮帐中。

又曰：丞相公孙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而见，上尝坐武帐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见敬礼如此。

《汉武故事》曰：西王母感上区区之诚，暮必神降，上乃盛施帷帐，烧兜沫香，香闻数百里。

又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汉书》曰：东方朔云，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甲乙，帐名也，瓚曰：兴造乙（汉书六十五东方朔传注乙上有甲字。）之帐，落以随珠和璧，天子袭翠被，为（汉书注作凭。）玉几，而处其中。燔之於四通之衢。

《三辅旧事》：秦时奢泰，渭水贯都，以象天河，横桥南渡，以象牵牛，後宫列女，万有馀人，妇人之气，上冲於天，缣帐绮帷，木衣终绣，土被朱紫。

《东观汉记》曰：桓荣常寝病，太子朝夕遣中人问疾，赐以帷帐奴婢，曰：如有不讳，无忧家室也，後病愈，入复侍讲。

《汉旧仪》曰：祭天有绀幄帐。

《马融别传》曰：马融为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後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益部耆旧传》曰：翟酺上事云，汉文帝连上书囊以为

帐，恶闻纨素之声。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过帛帐，从婢十人而已。

【诗】梁沈约咏帐诗曰：甲帐垂和壁，螭云张桂宫，随珠既吐曜，翠被复合风。

屏风

《京兆旧事》曰：杜陵萧彪，子伯文，为巴郡太守，以父老，归供养，父有客，常立屏风後，自应使命。

《东观汉记》曰：宋弘尝燕见，御坐新施屏风，画烈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上即为撤之，时上姊胡阳公主新寡，上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上曰：方且图之，後弘见上，令主坐屏风後，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为故事，事具职官部。

《三辅决录》曰：何敞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过郡，有雕镂屏风，为帝设之，命侍中黄香铭之曰：古典务农，彫镂伤民，忠在竭节，义在脩身。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几赐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

《吴录》曰：景帝时，纪亮为尚书令，子鹭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御屏风隔其座焉。

又曰：曹不兴善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

《语林》曰：满城武秋 [注] 《太平御览》七百零一作满奋字武秋，此有讹脱。体羸恶风，侍坐晋武帝，屡顾看云母幌，武帝笑之，武云，北窗琉璃屏风，实密似疏，帝有难色。

【诗】周庾信咏屏风诗曰：昨夜鸟声春，惊啼动四邻，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流星浮酒泛，粟钿绕杯唇，何劳一片雨，唤作阳台神。

又曰：逍遥游桂苑，寂绝想桃源，狭石分花迳，长桥映水门，管声惊百鸟，人衣香一园，定知懽未足，横琴坐树根。

又曰：高阁千寻起，长廊四注连，歌声上扇月，舞影入闻弦，涧水绕窗外，山花即眼前，但顾 [注] 本集作原。长欢乐，从今一百年。

又曰：捣衣明月下，静夜秋风飘，锦石平砧面，莲房接杵腰，急节迎秋韵，新声入手调，寒衣须及早，将寄霍嫖姚。

又曰：今朝好风日，园苑足芳菲，竹动蝉争散，莲摇鱼暂飞，面红新著酒，风晚细吹衣，跂石多时望，莲船始复归。

【赋】汉淮南王屏风赋曰：惟斯屏风，出自幽谷，根深枝茂，号曰乔木，孤性陋弱，畏金彊族，移根易土，委伏沟渌，飘飘危殆，靡安厝足，天启我心，遭遇微禄，中郎善治，收拾捐朴，大匠治之，彫刻削斫，等化器类，庇荫尊屋，赖蒙成济，其恩弘笃，不逢仁人，永为枯木。

【启】梁简文帝谢赉棋子屏风启曰：极班马之巧，兼曹史之虑，均天台之翠壁，杂水叶之嘉名，电母之窗，惭其丽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

梁刘孝威谢敕赉画屏风启曰：昔纪亮所隔，唯珍云母，武秋所顾，上贵琉璃，岂若写帝台之基，拂昆山之碧，画巧吴笔，素逾魏赐，冯商莫能赋，李尤谁敢铭。

陈周弘正谢梁元帝赉春秋糊屏风启曰：昔琉璃见重，云母称珍，虽尽华丽，有伤真朴，岂若三体五例，对玩前史，一字褒贬，坐卧箴规，无复楚台之风，得同邹谷之暖。

【铭】後汉李尤屏风铭曰：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闲风雅，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书】梁简文帝答萧子云上飞白书屏风书曰：得所送飞白书缣屏风十牒，冠六书而独美，超二篆而擅奇，乍写星区，时图鸟翅，非观触石，已觉云飞，岂待金瑯，便睹蝉翼，间诸衣帛，前哲未巧，悬彼帐中，昔贤掩色。

幔

《六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张幔盖，名曰礼，将不知礼，无以知士卒寒暑也。

《东观汉记》曰：岑彭与吴汉围隗嚣，嚣壅谷水，以缣幔盛土，为堤灌城。

《军令》曰：战时，皆取舡上布幔布衣渍水中，积聚之，贼有炬火火箭，以掩灭之。

《蜀志》曰：张松劝刘璋绝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骑三万馀人，车乘帐幔，精光耀日，往就与会。

《秦记》曰：符永固以太常韦逞母宋，传其父业，得周官义旨，乃就来宋家<□□> [注] 明本作互，冯校本作<□文>。讲，书生百人，隔绛纱幔而受书焉。

《世说》曰：庾太尉亮，风仪伟长，时皆以为美，亮有大儿，年数岁，雅量之质，便自如此，温太真尝隐幔视 [注] 《太平御览》六百九十九作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论者乃谓不减亮。

【诗】齐王融咏幔诗曰：幸得与珠缀，幂历君之楹，月暎
不辞卷，风来辄自轻，每聚金炉气，时驻玉琴声，但原致樽
酒，兰棋当夜明。

簟

《说文》曰：簟，竹席也。

《释名》曰：簟 [注]《太平御览》七百零八簟下有簟字。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礼记》曰：夫不在，敛枕簟席，韞器而藏之。

又曰：莞簟之安， 秸之设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今江东乃言笙也。
《毛诗》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寝。

《孙卿子》曰：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萑簟，樽之上，先玄酒，先王贵之，先本而後用末也。

汉献帝传曰：尚书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能消却奸邪，常以良日，允与立入，为帝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簟，画九宫其上，随日时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复行也。

晋公卿礼秩曰：太宰何曾逊位，赐篔簹一具。

王隐《晋书》曰：车永为广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细篔，工患之，乃共举出永。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乌韬赤花双文篔。

【启】梁刘孝仪谢始兴王赐花纨篔启曰：丽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觉夏室已寒，冬裘可袭，虽九日煎沙，香粉犹弃，三旬沸海，团扇可捐。

【书】梁简文帝答定襄侯饷卧篔书曰：筠篔多品，筱簜杂名，校色比奇，独此为贵，自舍苍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黝素，若屡霑於湖水，三伏馀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馆，高卧北窗。

又答南平嗣王饷舞篔书曰：濯龙之木，文罽饰坛，淮南之台，紫罗为荐，未若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绮烂霞舒，制云母之修竹，南湘点泪，喻也未奇，东宫赤花，拟之非妙。

荐席

《释名》曰：荐，所以自荐藉也，席，释也，可卷可舒也。

《说文》曰：蒹，蒲子也，可为荐。

《六韬》曰：桀纣之时，妇女坐以文绮之席，衣以绫紈之衣。

《毛诗》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礼记》曰：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夫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

又曰：奉席如桥衡，请席何乡，请衽何趾，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

又曰：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大戴礼》曰：武王践阼，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

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後左端之铭曰：民一反一侧，尔不可不志，後右端之铭曰：所鉴不远，视尔之所代。

《左传》曰：大路越席，昭其俭也。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织蒲，家人贩席，与民争利也。

论语曰：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

《家语》曰：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故曰内修七教而士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匮，此之谓明王之道。

《楚辞》曰：瑶席兮玉镇。

《吕氏春秋》曰：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土，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隈隅有灶，是以不寒，事具寒部。

曾子曰：不劳不费之为明，可得而闻乎。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晏子》曰：景公猎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灭葭而坐，公不悦，子独席何也，对曰：臣闻介冑坐不席，狱讼不席，狱户不席，三者皆忧也，臣故不敢以忧侍坐，公曰：善，

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纣不降席而天下乱也。

《庄子》曰：申徒嘉，兀者也，与郑子产，同师合堂，同席而坐。

鲁连子曰：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时与不时，譬犹春不耕也，不知行与不行，譬以方为轮也，不知宜与不宜，譬以锦缘荐也。

《韩子》曰：赵简子谓左右曰：车席泰美，夫冠虽恶，必戴之，履虽善，必履之，今车如此其大美也，吾将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义之道。

又曰：孟懿伯相鲁，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史记》曰：陈平以弊席为门。

又曰：苏秦激张仪，令相秦，以马鞞席坐之。

又曰：任安与田仁，俱为卫将军舍人，居门下，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公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断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问也。

《汉武故事》曰：帝斋於寻真台，设紫罗荐。

《东观汉记》曰：更始至长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恧，俯刮席，与小常侍语。

又曰：王常与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

又曰：黄香家素贫，躬执勤苦，尽心供养，暑则扇床枕，寒则自温席。

又曰：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

又曰：宣帝，[注]《太平御览》七二零九，作秉，此讹。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谢承《後汉书》曰：戴凭徵博士，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世祖问其意，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与诸儒难说，帝善之，後正旦朝贺，令群臣说经，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馀席，故京师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

又曰：许敬，字鸿卿，其吏有诬君者，会於县令坐，敬拔刀断其席曰：敬不忍与恶人同席。

卢毓冀州论曰：常山为林，大陆为泽，蒹葭蒲苇，云母御席。

《汝南先贤传》曰：郑敬以蒹葭为席，常随杞柳之阴。

《杂记》曰：吴议郎张纯，诣镇南将军朱据，据曰：为赋一物，然後乃坐，纯赋曰：席为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谧《高士传》曰：老莱子亲没，隐蒙山之阳，枝木为床，艾为席。

《世说》曰：管宁与华歆同席读书，有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说苑》曰：孔子困於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坐三经之席。

【诗】齐谢朓咏席诗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参差，河洲蔽杜若，幽渚夺江离，遇君时采撷，玉坐奉金卮，但原罗衣拂，无使素尘弥。

梁柳恽咏席诗曰：照日汀洲际，摇风渌潭侧，虽无独茧轻，幸有青袍色，罗袖少轻尘，象床多丽饰，原君夜阑饮，佳人时安息。

【铭】後汉李尤席铭曰：施席接宾，士无过贤，直时所有，何必羊豚。

案

《说文》曰：案，几属也。

《燕太子》曰：太子常与荆轲等案而食。

《史记》曰：汉七年，高祖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甚恭，高祖箕踞骂之。

《楚汉春秋》曰：项王使武涉说淮阴侯，信曰：臣事项王，位不过中郎，官不过执戟，乃去项归汉，汉王赐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剑，臣背叛之，内愧於心。

《烈士传》曰：魏公子方食，有鸪飞入其案下，公子怪之，此有何急，来归无忌耶，使人於殿下视之，左右顾望，一鸪在屋上而飞。

《盐铁论》曰：良民文杯画案，婢妾衣纨履丝，匹庶稗饭肉食，所以乱治也。

《汉书》曰：万石君石奋，子孙为小吏，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诘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後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

又曰：上欲封傅太后从弟商，郑崇谏，持诏案起，薄[注]汉书七十七郑崇传作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反为一臣所制耶。

又曰：朱博为御史大夫，为人廉，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

《汉武故事》曰：武帝时，东郡献短人，长五寸，上疑其山精，常令案上行，东方朔问曰：巨灵，汝何以叛，阿母健不。

《东观汉记》曰：更始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

又曰：尹敏与班彪相厚，每相与语，尝屏案不食。

又曰：梁鸿适吴，依大家皋伯通庑下，为人赁舂，妻为具食，不敢於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异之曰：彼佣赁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神仙传》曰：茅君当受神灵之职，众宾皆至，忽然自有青缣帐，於屋下，数重白毡，金案玉杯，人皆饱醉。

《江表传》曰：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吴，张昭等皆劝迎曹公，唯周瑜鲁肃谏拒之，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复有言迎北军者，与此案同。

【铭】梁简文帝书案铭曰：刻香镂彩，纤银卷足，照色黄金，回花青玉，漆华映紫，画制舒绿，性广知平，文雕非曲，厠质锦帷，承芳绮縠，敬客礼贤，恭思伊束，披古通今，察奸理俗，仁义可安，忠贞自烛，鉴矣勒铭，知微敬勸。

几

《庄子》曰：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偶，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几者，非昔之隐几也，子綦昔隐几不然乎，今何故更然。

《战国策》曰：郭隗谓燕昭王，隐几据杖，眄视相使，则厮役之人至。

《左传》曰：诸侯之师，久於偃阳，荀偃士句，请於荀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智伯怒，智伯，荀也。投之以几，出於其间。

《汉书》曰：朱博迁琅邪太守，齐郡舒缓养名，博奋髯抵抵音纸。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太史，[注]汉书八十三朱博传作大吏。选其可用者。

又曰：平帝诏太师孔光曰：圣人之後，先师之子，德行纯淑，道术通明，居四辅，辅导于帝，今年耆有疾，俊义大臣，惟国之重，书曰：母遗耆老，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其令太师，每朝十日一赐餐，赐太师灵寿杖，令为太师省坐置几，太师省中用杖。

《续汉书》曰：大将军何进，辟郑玄，玄以进辟权戚，不敢违意，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待之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

《九州春秋》曰：孔融为北海太守，为袁谭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内接，然融凭几安坐，读书论义自若也。

【诗】齐谢朓咏乌皮隐几诗曰：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取则龙文鼎，三趾献光仪，勿言素韦絜，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

杖

《史记》曰：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

鲁连子曰：连却秦军，平原君欲封之，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寿，先生笑曰：所贵天下之士者，为排患释难，解人之缔结，即是有取，商贾之事，连不忍也，遂杖策而去。

《吕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拄杖而问之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问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论贵贱之礼，辩亲疏之义。

《韩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吏不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岂谓忠哉。

【诗】梁到溉饷任新安班竹杖因赠诗曰：邛竹藉旧闻，灵寿资前识，复有冒霜筠，寄生桂潭侧，文彩既班烂，质性甚绸直，所以天天真，为有乘危力，未尝以过投，屡经芸苗植。

梁任昉答到建安饷杖诗曰：故人有所赠，称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泪，潜洒遂邻彬，扶危复防咽，事归薄暮人，劳君尚齿意，矜此杖乡辰，复资後生彦，候余方欠伸，献君千里笑，纾我百忧嘏，坐適虽有器，卧游苦无津，何由乘此竹，直见平生亲。

【赋】晋张翰杖赋曰：惟万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独贵，中神性之极妙，岂给口之至味，虽至味之御内，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壮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赖，良工登乎曾峦，妙匠鉴乎林阿，顾眄乎晞阳之条，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圆適意，洪细可手，畜蠹旦夕，欲与永久，仪制财於一寻，假饰存乎尾首，莹牙为其眉岳，朗金为其鬣距。

周庾信竹杖赋曰：桓宣武平荆州，外白有人称楚丘先生，来诣门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离江汉，孤之责矣，及令引进，乃曰：噫子老矣，鹤发鸡皮，蓬头栉齿，乃是江汉英灵，荆衡杞梓，虽有闻於十室，幸无求於千里，寡人有铜环灵寿，银角桃枝，开木瓜而未落，养莲花而不萎，迎仙容於锦市，送游龙於葛陂，先生将以养老，将以扶危，先生笑而言曰：中国明於礼义，暗於知人，心之忧矣，唯我生民，虽复疏条劲柘，促节贞筠，枝端刻鸟，角首图麟，岂念相余有疾，将余此身，余此衰矣，虽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忧矣，未见从心，先求顺耳，伯玉何嗟，丘明唯耻，别有九棘厖眉，三槐暮齿，孔光谢疾，袁逢致仕，明公此赠，或非乖理。

【颂】王粲灵寿杖颂曰：兹杖灵木，以介眉寿，奇幹贞正，不待矫輮，据贞斯直，杖之爰茂。

【赞】晋郭璞桃杖赞曰：丛薄幽荟，从风蔚猗，簞以宁寢，杖以扶危。

【铭】汉刘向杖铭曰：历危乘险，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颠跌谁怨，有土不用，害何足言，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贤，何必取贵。

後汉李尤灵寿杖铭曰：亭亭奇幹，寔曰灵寿，甘泉润根，清露流茎，乃制为杖，扶危定倾，既凭其实，亦贵其名。

後汉冯衍杖铭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无实，怨及尔身，赵武之珍，子罕之宝，二子之迹，盖近於道。

晋苏彦邛竹杖铭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云竹，劲直筱簞，节高质贞，霜雪弥亮，圆以应物，直以居当，妙巧无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遥神王。

晋殷允杖铭曰：二老晨征，匪杖不远，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舍杖焉资，辅相天地，匪贤而谁，茎蕙虽秀，才非贞质，异端虽美，道无玄术，杖必不挠，无取苒弱，人贵一德，勿惑穿凿。

晋傅咸邛竹杖铭曰：嘉兹奇竹，质劲体直，立比高节，示世於式。

晋刘柔妻王氏灵寿杖铭曰：籊々鲜幹，秀彼崇嶺，急，下泽

兰液，上莹芳霄，贞劲内固，鲜粲外昭，耀质灵荟，作珍华朝，杖之身安，越龄松乔。

梁简文帝锡杖铭曰：妙饰嘉光，游圣振灼，排空雾转，腾云凤跃，永异玉神，长逾金错。

扇

《春秋繁露》曰：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生以棘楚，美恶皆有从来也。

《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爱之也，暖有馀於身也，冬日不用罽者，非简之也，清有馀於適也。

又曰：炎火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

《语林》曰：庾廙为荆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云构，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廙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续晋阳秋》曰：谢安赏袁宏机对辩速，後宏出为东阳郡，时贤祖道治 [注] 世说新语言语篇注作冶。亭，安起执宏手，顾就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赠行，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合座称其率而当。

【诗】晋许询竹扇诗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触物骋，蔑疑秋翼蝉，团取望舒景。

齐丘巨源咏七宝团扇诗曰：裁状白玉璧，缝似明月轮，表里镂七宝，中衔骇鸡珍，画作景山树，图为河洛神，生风长袖际，晞华红柳津，拂盼迎娇意，隐映含歌人。

梁简文帝赋得白羽扇诗曰：可怜白羽扇，却暑复来氛，终无顾庶子，谁为一挥军。

梁何逊咏扇诗曰：如珪信非玷，学月且为轮，摇风入素手，召曲掩丹唇。

梁庾肩吾赋得转歌扇诗曰：团纱映似月，蝉翼望如空，回持掩曲态，转作送声风。

梁高爽咏画扇诗曰：细丝本自轻，弱采何足眄，直为发红颜，谬成幄中扇，乍奉长门泣，时承柏梁宴，思妆开已掩，歌容隐而见，但画双黄鹄，莫作孤飞燕。

陈许倪咏破扇诗曰：蔽日无全影，摇风有半凉，不堪鄣巧笑，犹足动衣香。

汉班婕妤扇诗曰：新裂齐纨素，鲜絜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相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

汉班固竹扇诗曰：供时有度量，异好有团方，来风堪避暑，静夜致清凉。

【赋】魏陈王曹植九华扇赋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汉桓帝，帝赐尚方竹扇，不方不圆，其中结成文，名曰九华，其辞曰：有神区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对淶水之素波，背玄涧之重深，体虚畅以立幹，播翠叶以成秋，形五离而九折，蔑鼇解而缕分，效虬龙之蜿蜒，法虹蜺之烟熅，因形致好，不常厥仪，方不应矩，圆不中规，随皓腕以徐转，发惠风之微寒，时气清以芳厉，纷飘动乎绮纨。

吴闵鸿羽扇赋曰：惟羽扇之攸兴，乃鸣鸿之嘉容，产九华之中泽，迈雍喙之天聪，表高义于太易，著诗人之雅章，赖兹翮以内飞，曜羽仪於外扬，于时祝融持运，朱明发晖，奔阳冲布，飞炎赫曦，同焜隆於云汉，咸惨毒於中怀，尔乃登爽垞，临甘泉，漱清流，荫玄云，运轻翮以容与，激清风於自然，披绡衽而入怀，飞罗纓之缤纷，众坐侃以怡怿，咸俯节以齐欢，感蕙风之荡怀，咏棘心之所欢，於是暑气云消，献酬乃设，停神静思，且以永日，妍羽详回，清风盈室，动静扬晖，嘉好越逸，翩翩弈弈，飞景曜日，同暎素於凝霜，岂振露之能匹。

晋张载扇赋曰：有翔云之素鸟，体自然之至絜，飘缟羽於清霄，拟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汉，仰晞光於日月，双趾蹶而腾虚，六翮挥而风厉，於是傲世公子，俶傥蹕蹕，遗物独出，乐此天爵，飞蒲氏之修蟠，荣子余之纤缴，弋翔冥之鷓鴣，连王子之白鹤，裁轻翼以为扇，发清风於劲翮，若乃搜奇选妙，绝色寡双，皓质皦鲜，玄的点锋，修短虽异，而光彩齐同，故易称可以为仪，诗美肃肃之容，是以停之如栖鹄，挥之如惊鸿，飘纓蕤於轩幌，发晖曜於群龙，夫裂素制圆，剖竹为方，五明起於名都，九华兴於上京。

晋傅咸羽扇赋曰：吴人截鸟翼而摇风，既胜於方圆二扇，而中国莫有生意，灭吴之後，翕然贵之，其辞曰：凤皇于飞，翱翔其羽，况灵体以遐翔，匪六翮其焉举，感扇扬之兴风，宜收之以清暑，彼安众之云妙，差剖箴於毫缕，体荏苒以轻弱，侔缟素於齐鲁，此因资以为用，不假裁於规矩，虽靡饰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箴甫。

又扇赋曰：天道行而不息，四节代以相寻，背青春之令月，践朱夏於斯今，热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陨以外流，气郁结而内沉，庶凯风之自南，竞清啸而启衿，怨微飘之不兴，恨乔木之无阴，摇轻扇之冉弱，手才动而卞尽心，心取卞尽於卷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济亿兆，上宁侯王，是曰安众，清暑作凉，蒙贵幸於斯时，无日夜而有忘，谓洪恩之可固，终靡弊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风起乎金商，秋日凄凄，白露为霜，体敛然以思暖，御轻裘於温房，猥弃我其若遗，去玉手而潜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无良，哀徒劳而靡报，独怀怨於一方。

晋陆机羽扇赋曰：昔楚襄王会於章台之上，山西与河右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诸侯掩麈尾而笑，襄王不悦，宋玉趋而进曰：敢问诸侯何笑，昔者武王玄览，造扇於前，而五明安众，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圆，盖受则於箴甫，舍兹器而不用，顾奚取於鸟羽，宋玉曰：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是故烹饪起於热石，玉辂基於椎轮，安众方而气散，五明圆而风烦，未若兹羽之为丽，固体後而用鲜，於是镂巨兽之齿，裁奇木之幹，究灵朴於造化，审贞则而妙观，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兹羽之骏敏，似南箕之启

扉，垂皓曜之弈弈，含鲜风之微微，襄王仰而拊节，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执鸟羽而言归，属唐勒而为之乱曰：伊鲜禽之令羽，夫何翩翩与眇眇，反寒暑於一堂之末，回八风乎六翮之杪。

晋江道扇赋曰：惟羽类之攸出，生东南之遐嶠，育庶族於云梦，散宗俦於具区，色非一采，或素或玄，肌平理畅，琼泽冰鲜，戢之则藏，奋之则举，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长风乎焜衿，荡烦垢於体外，流妙气於中心。

梁昭明太子扇赋曰：匠人之巧制，女工之妙织，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飞禽之翼，虽复草木焦枯，金沙销铄，火山炽，寒泉涸，能使凄兮似秋，隆暑斯却。

梁江淹扇上采画赋曰：临淄之稚女，宋郑之妙工，织素丽於日月，传画明於采虹，洛阳之伎极，江南之巧穷，故饰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粉则南阳之铅泽，墨则上党之松心，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锦衣，促织兮始鸣，秋蛾兮初飞，识桂茎之就罢，知兰叶之行衰。

梁周兴白鹤羽扇赋曰：衔明珠以报德，访在阴而阳止，既来集於卫轩，亦倾舞於吴市，骈瑶剪雪，盈华写洁，通脊似介，点首如翳，萦吹动发，环凉入衣，凄兮若秋之暮，慄兮如雪之飞。

【颂】晋刘臻妻五时画扇颂曰：炎后飞轨，引曜丹逵，蕤宾应律，融精协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兑降素兽，震升青

螭，日月澄晖，仙童来仪，仰憩翠岩，俯映兰池，灵柯幽蔼，神卉参差，如山之寿，如松之猗，永锡难老，与时推移。

【赞】宋谢惠连白羽扇赞曰：唯兹白羽，体此皎絜，凉齐清风，素同白雪，挥之衿袖，以御炎热。

【铭】梁庾肩吾团扇铭曰：武王玄览，造扇於前，班生贍博，白绮仍传，裁筠比雾，裂素轻蝉，片月内掩，重规外圆，炎隆火正，石铄沙煎，清逾蘋末，莹等寒泉，思深难恃，爱极则迁，秋风飒至，篋笥长捐，勒铭华扇，敢荐夏筵。

梁简文帝纱扇铭曰。

发 曜 光

＼ ／

风 空

／ ＼

霜 照 月

【启】齐王融谢竟陵王示扇启曰：窃以六翩风流，五明气重，若此圆绡，有兼玩实，轻逾雪羽，絜并霜文，子淑赏其如规，班姬俪之明月，岂直魏王九华，汉臣百绮，况复动制圣衷，垂言炯戒，载摹听式，式范枢机。

麈尾

《世说》曰：康法畅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过丽，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取，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诗】梁宣帝咏麈尾诗曰：匣上生光影，豪际起风流，本持谈妙理，宁是用摧牛。

【铭】晋王导麈尾铭曰：道无常贵，所適惟理，勿谓质卑，御于君子，拂秽清暑，虚心以俟。

宋张悦玳瑁麈尾铭曰：移珍西岳，费藻南瀆，凝华淡景，摇采争云，夷心似镜，色象斯分。

陈徐陵麈尾铭曰：爰有妙物，穷兹巧制，员上天形，平下地势，靡靡丝垂，绵绵缕细，入贡宜吴，出先陪楚，壁悬石拜，帐中王举，既落天花，亦通神语，用动舍默，出处随时，扬斯雅论，释此繁疑，拂静尘暑，引饰妙词，谁云质贱，左右宜之。

【启】梁湘东王谢东宫赐麈尾锦帔团扇等启曰：杨雄口讷，本贵谈端，田蚡貌寝，终於丽饰，始兴之扇，方斯非拟，邺中之锦，匹此为轻，方原弘此仁风，既动承华之气，服兹怀

袖，复比文若之香。

卷七十·服饰部下

[注] 枕 被 褥 如意 胡床 火笼 香炉 步摇 钗 梳 枇 囊
镜 袜

枕

《毛诗》曰：角枕粲兮。

《礼记》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传。

又曰：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敛枕簟。

《越绝书》曰：越王问范子曰：寡人已闻阴阳之事，穀之贵贱，可得而闻乎，曰：阳者主贵，阴者主贱，故当寒而温者，穀为之暴贵，当温而寒者，穀为之暴贱，王曰：善，书之帛，置之枕中，以为国宝。

《史记》曰：黥布反，上乃见薛公，薛公对曰：布不足怪也，使布出上计，山东非汉之有，出中计，未可知，出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神仙传》曰：泰山父者，时汉武帝东巡，见父锄於道，头上白光高数尺，呼问之，对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窍，二十四窍应二十四气，八窍应八风，臣行之转少，齿生。

【赋】後汉张纮謁材枕赋曰：有卓尔之殊謁，超诡异之邈绝，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黄，其为香也，如兰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茎，紫叶而红荣，有若蒲陶之蔓延，或如兔丝之烦萦，有若嘉禾之垂颖。又似灵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类桂枝之阑干，或象灌木之丛生，其似鸟者，若惊鹤之径逝，或类鸿鸛之上征，有若孤雌之无味，或效鸳鸯之交颈，纷云兴而气蒸，般星罗而流精，何众文之罔朗，灼儻爚而发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则异姿，动各殊名，众夥[注]此有脱文。不可殫形，制为方枕，四角正端，会緻密固，绝际无间，形妍体法，既丽且闲，高卑得適，辟坚每安，不屑珠碧之饰助，不烦锥锋之镌镂，无丹漆之彤朱，罔筦象之佐副，较程形而灵露真，[注]句有衍文。众妙该而悉备，珪璋特达，琦璠富也，美梓逡巡，不敢与并，相思庶几，晞风於未列，神龙之姿，众鳞相绝，昔诗人称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锦绣之饰，皆比集异物，费日劳力，伤财害民，有损於德，岂如兹謁，既剖既斫，斯须速成，一材而已，莫与混并，纤微无加，而美晔春荣。

【铭】蔡邕警枕铭曰：应龙蟠蛰，潜德保灵，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鉴，居安闻倾。

晋苏彦楠榴枕铭曰：珍木之奇，文树理鲜，廉榭方正，密滑贞坚，朝景西翳，夕舒映天，书倦接引，酣乐流连，继以高咏，研精上玄，颐神靖魄，须以宁眠，寝贵无想，气和体平，御心以道，闲邪以诚，色空无着，故能忘情。

【箴】张纮裼材枕箴曰：彘彘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于毡茵，允裼允丽，惟淑惟珍，安安文枕，贰彼弃冠，冠御于昼，枕式于昏，代作充用，荣己宁身，兴寝有节，適性和神。

【启】梁元帝谢东宫赉宝枕启曰：泰山之药，既使延龄，长生之枕，能令益寿，黄金可化，岂直刘向之书，阳燧含火，方得葛洪之说，况复重安玳瑁，独胜瑰材，芳松非匹，柁榴未拟。

被

《楚辞》曰：翡翠珠被烂齐光。

《史记》曰：汲黯云，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厚，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忠，夫以三公为布被，饰诈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於君，桓公以霸，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今臣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厚善之。

《东观汉记》曰：上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上闻叹息。

又曰：王良为大司徒，在位恭俭，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吏，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叹息而还。

谢承《後汉书》曰：朱宠为太尉，家贫，卧布被，朝廷赐

锦被，不敢当。

《列女传》曰：江夏孟宗，少游学，与同学共处，母为作十二幅被，其邻妇怪问之。母曰：小儿无异操，惧朋类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贫生之卧，庶闻君子之言耳。

《东观汉记》曰：祭遵奉公赏赐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布衣，卧布被，夫人裳不加采。

《郭子》曰：殷浩作杨州，尹[注]世说新语政事篇，《太平御览》七百零七尹上有刘字，此脱。行，日小暮，便命左右取被，仆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

【启】梁刘孝威谢赉锦被启曰：色艳蒲桃，采逾联璧，鄂君惭绣，楚侍羞珠。虽复帝赐鹤绫，客赠鸳绮，高悬丽藻，远谢鲜明，汉老悦其怪文，魏马惊其香气。

縹

《释名》曰：縹，人所坐褻辱也。

张璠《汉记》曰：荀爽为三公，食不过一肉，脱粟饭，坐皮縹。

《魏武帝本纪》曰：上俭率，茵縹取质，无有缘饰。

《吴志》曰：张昭非鲁肃，颇毁訾之，孙权不以介意，赐肃母帷帐毡縹。

《世说》曰：晋孝武年十三四，时冬天，昼日不着袷复衣，夜则累茵縹，谢公云，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养之术，帝曰：夜宜静，谢公出，叹之。

【启】梁元帝谢敕赐縹启曰：昔汉后锡貂，魏君送縹，未有玄兔来王，黄龙作贡，便觉肃蟹非遥，挹娄无远。

如意

胡综《别传》曰：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开之，得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螭蝉等形，时人莫知其由，吴大帝以综多识，乃问之，综答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王者气，乃凿诸山岗，处处埋宝物，以当王者之气，此抑是乎。

《语林》曰：石崇与王恺争豪，穷极绮丽，以饰车服，晋武帝恺甥也，每助恺，以珊瑚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间罕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瓦碎。

《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长三尺二寸。

【启】梁简文帝谢敕赉水犀如意启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贵，珊瑚挺质，匹此未珍，谨仰承威神，陈谢讲座，方使欢喜罗汉，怀弃钵之嗟，王式名儒，析骊驹之辩，熊饰宝刀，子桓恧其大赉，旄牛轻拂，张敞惭其旧仪。

胡床

《曹瞒传》曰：操与马超战，将过河，前队適渡，超等掩至，操恚，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引操入舡，得渡。

《魏略》曰：裴潜为兖州刺史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

《晋中兴书》曰：王猛少贫贱，鬻畚为事，常至洛阳货畚，有一人於市贵买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随我去取直，猛随去，忽至深山中，语猛且住树下，当先通府君，须臾猛进，见一公据胡床，头鬓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陪酬畚直，遣人送猛出，既出顾视，乃嵩高山也。

《郭子》曰：谢万尝诣王恬，既至，坐少时，王便入内，谢殊有喜色，谓必厚供，待良久，沐头散发而出，亦复不坐，乃据胡床，在中庭矚头，神气慨然，了无相酬对意。

《语林》曰：谢镇西着紫罗襦，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

《世说》曰：庾大尉在武昌，时秋夜，气景甚佳，诸佐吏

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城南楼理咏，音调甚遒，俄而庾公率左右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曰：小住，老子於此处，亦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贤士谈谑竟坐。

【诗】梁庾肩吾赋得咏胡床诗曰：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

火笼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漆画手巾薰笼二七，大被薰笼三，衣薰笼三。

【诗】齐谢朓咏竹火笼诗曰：庭雪乱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怀温奉芳蓐，体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暂承君王指，请谢阳春旭。

梁范静妻沈咏五彩竹火笼诗曰：可怜润霜质，纤剖复毫分，织作回风苕，制为綦绮文，含芳出珠被，耀绿接缃裙，徒嗟今丽饰，岂念昔凌云。

【启】梁简文帝谢敕赉织竹火笼启曰：池水始浮，庭雪向飞，慈泽无涯，时锡香被，制此藟枝，彫斯罕节，文华九折，用美十炉。

香炉

魏武上杂物疏曰：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下盘自副，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

《襄阳记》曰：刘季和性爱香，尝上厕还，过香炉上，主簿张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虚也，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为我如何令君，而恶我爱好也，坦曰：古有好妇人，患而捧心嚬眉，见者皆以为好，其邻丑妇法之，见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

集异记曰：吴郡吴泰，能筮，会稽卢氏失博山香炉，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质虽为金，其象实山，有树非林，有孔非泉，阖闾兴见发青烟，此香炉也，语其主处，求即得。

南岳记曰：衡山之岗有石室，有古人住处，有刀锯铜铍，及瓦香炉。

【诗】古诗曰：四坐且莫喧，原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

相连，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间，顺风入君怀，四坐莫不欢，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

齐刘绘咏博山香炉诗曰：蔽野千种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下刻蟠龙势，矫首半衔莲，傍为伊水丽，芝盖出岩间，复有汉游女，拾羽弄馀妍，荣色何杂纓柔，缣绣更相鲜，纒麈或腾倚，林薄香千眠，掩华终不发，含薰未肯然，风生玉阶树，露湛曲池莲，寒虫飞夜室，秋云没晓天。

【赋】梁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曰：稟至精之纯质，产灵岳之幽深，经般亻垂之妙旨，运公输之巧心，有蕙带而岩隐，亦霓裳而升仙，写嵩山之龕鹤，象邓林之阡眠，於时青烟司寒，红光翳景，翠帷已低，兰膏未屏，炎炎内曜，苾芬外扬，似庆云之程色，若景星之舒光，信名嘉而用美，永为玩於华堂。

【铭】汉刘向薰炉铭曰：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

梁孝元帝香炉铭曰：苏合氤氲，非烟若云，时穠更薄，乍聚还分，火微难尽，风长易闻，孰云道力，慈悲所薰。

步摇

《释名》曰：皇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贰，兼用众物成其饰，上有垂珠步摇。

《东观汉记》曰：邓太后赐马贵人步摇一具。

《续汉书》曰：太后入庙，为花胜，上为凤，以翡翠为羽毛，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桂枝相纠。

【诗】梁范靖妻沈咏步摇花诗曰：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琼。

钗

《释名》曰：叉，枝也，因形名之也。

《续汉书》曰：贵人助蚕，戴玳瑁钗。

《华阳国志》曰：涪陵山有大龟，其甲可卜，其缘可作钗，世号灵钗。

【诗】梁汤僧济泄井得金钗诗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边，摘花还自比，插映还自怜，窈窕终不罢，笑笑自成妍，宝钗於此落，从来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鲜，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传。

【赋】晋夏侯湛雀钗赋曰：览嘉艺之机巧，持精思於雀钗，收泉珍於八极，纳裼异以表奇，布太阳而拟法，妙团团而应规，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与竞璧飞宠，[注]句有衍文。并脩敕，理桂襟，整服饰，黛玄眉之琰琰，收红颜而发色，流眄闲步，轻袂翼翼，恃炫艳以相邈，常逍遥而侍侧，昔先王与道立教，崇冲让以致贤，不留志於华好。

【铭】後汉崔瑗三子钗铭曰：元正上日，百福孔灵，鬢发如云，乃象众星，三珠璜钗，摄媛赞灵。

【启】梁元帝谢东宫赉花钗启曰：昔乱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惭於宝叶，王粲之咏，恋此乘莲，九宫之瑯，岂直黄香之赋，三珠之钗，敢高崔瑗之说，况以丽玉澄晖，远过玳瑁之饰，精金曜首，高践翡翠之名。

梳枇

《说文》曰：栉，梳枇总名也。

《释名》曰：梳言其齿疏也，枇言其相比也。

《礼记》曰：男女不同巾栉。

《左传》曰：晋太子为质於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之命，不敢从，亦不敢言。

十洲记 [注] 《初学记》五，《太平御览》五十一作盛弘之荆州记。曰：临海 [注] 按晋书地理志兴安县属临贺郡，海当作贺。兴安县东界，去郡八十里，县边有平石，其上有石栉，俗云越王渡溪，堕栉於此。

《续汉书》曰：李文德素善延笃，谓公卿曰：延笃有王佐之才，欲令引进之，笃闻，为书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栉梳，坐於客堂，朝则诵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春秋，当时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新序》曰：楚庄王罢朝而晏，樊姬问其故，庄王曰：今旦与贤相语，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问其故，曰：妾得执巾栉以侍王，非不欲专宠擅爱也，以为伤王之义，故进与妾同位者数人矣，今虞丘子未闻进一人，未知其贤。

【赋】晋傅咸栉赋曰：我嘉兹栉，恶乱好理，一发不顺，实以为耻，虽日用而匪懈，不告劳而自己，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没齿。

囊

《史记》曰：秦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於楚，与门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毛遂自进於平原君，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门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称，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未见而已也。

《汉书》曰：陆贾使尉他，留饮数月，他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贾囊中装，直千金。

【诗】後汉赵一客秦诗曰：文籍徒满腹，不如一囊钱。

魏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区区，目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後。

【赋】梁简文帝眼明囊赋序曰：俗之妇人，八月旦，多以锦翠珠宝为眼明囊，因竞凌晨取露以拭目，聊为此赋，尔乃裁兹金缕，制此妖饰，缉濯锦之龙光，剪轻羈之蝉翼，杂花胜而成疏，依步摇而相通，明金乱杂，细宝交陈，义同厌胜，欣此节新，拟椒花於岁首，学夭桃於暮春。

镜

《庄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胜物而无伤。

《韩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目失镜，无以正鬢眉，身失道，无以知迷惑。

《战国策》曰：邹忌身体逸丽，朝服衣冠，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问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明日徐公来，忌窥镜自视，知不如徐公远矣，忌入朝见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胜，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齐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观之，亲蔽甚矣，王乃令群臣进谏，诸侯皆朝齐。

《列女传》曰：梁寡高行者，荣於色，敏於行，梁王闻而聘之，乃援镜割鼻，梁王高其行，号曰梁高行。

蜀王本纪曰：武都丈夫化为女，颜色美好，盖山精也，蜀王娶以为夫人，无几物故，蜀王於武都檐土，於成都葬之，盖地三亩，号曰武檐，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

海内玉品子 [注] 《太平御览》七百十七作海内土品。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黄公，公卒，孺子往会葬，无资自以致，贾摩镜具自随，每所在，赁摩镜取资，然後得前，既至，祭毕而退。

《抱朴子》曰：或问知将来吉凶为有道乎，答曰：用明镜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则见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四规镜。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镜，镜以耀明，故鉴人也。

浔阳记曰：石镜在山东，有一团石悬崖，明净照人。

《异苑》曰：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公子苍舒，令以大镜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诗】梁简文帝咏镜诗曰： 铄恒在侧，谁言览镜稀，如冰不见水，似扇长含晖，全开玳瑁匣，并卷织成衣，脱入相如手，疑言赵璧归。

周庾信咏镜诗曰：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月生无有桂，花开不逐春，试挂淮南竹，堪能见四邻。

梁高爽咏镜诗曰：初上凤皇墀，此镜照蛾眉，言照长相

守，不照长相思，虚心会不采，贞明空自欺，无言此故物，更复对新期，梁何逊咏镜诗曰：珠帘旦初卷，停机晨未织，玉匣开览形，宝台临净饰，对影独含笑，看光时转侧，聊为出茧眉，试染天桃色，羽钗如可间，金钿畏相逼，荡子行未归，啼妆坐相忆。

梁朱超道咏镜诗曰：折花须自插，不用暂临池，当犹可怜面，偏与镜相宜，安钗钏独响，刷鬓袖俱移，唯馀心里恨，影中恒不知，梁王孝礼咏镜诗曰：可怜不自识，终须因镜中，分眉一等翠，对面两边红，转身先见动，含笑逆相同，犹嫌镜里促，看人未好通。

【赋】梁刘缓镜赋曰：夜筹已竭，晓锺将绝，窗外明来，帷前影灭，阶边就水，盘中先映，讶宿妆之犹调，笑残黄之不正，欲开奁而更饰，乃当窗而取镜，世间好镜自无多，唯闻一个比姮娥，曾经玉女照，屡被仙人磨，光明粉可怜，论时不假着，法用自应须，夏天金薄漠，秋日宝茱萸，银缠辟鬼咒，翠卮护身符，空处宜应插，非是畏钗梳。

周庾信镜赋曰：天河渐没，日轮将起，燕噪吴王，乌惊御史，玉花簾上，金莲帐里，始摺屏风，新开户扇，朝光晃眼，早风吹面，临桁下而牵衫，就箱边而着钏，宿鬟尚卷，残妆已薄，无复唇珠，才馀眉萼，靑上星稀，黄中月落，镜台银带，本出魏宫，能横却月，巧挂回风，龙垂匣外，凤倚花中，镜乃照胆照心，难逢难值，镂五色之盘龙，刻千年之古字，山鸡看而独舞，海鸟见而孤鸣，临水则池中月出，照日则壁上菱生，暂设妆奁，还抽镜匣，竞学生情，争怜今世，鬓齐故略。眉平

犹剃，飞花挈子，次第须安，朱开锦躡，黛黠油檀，脂和甲煎，泽渍香兰，量髻鬓之长短，度安花之相去，悬媚子於搔头，拭钗梁於粉絮，梳头新罢照着衣，还从妆处取将归，暂看弦系，悬知缦纒，衫正身长，裙斜假褰，真成个镜特相宜，不能片时藏匣里，暂出园中也自随。

晋傅咸镜赋曰：清邈明水，景若朝阳，不将不迎，应物无方，不有心於妍丑，而众形其必详，猗猗淑媛，峨峨后妃，眷春荣之零华，惧玉颜之有衰，盼清阳以自镜，竞崇姱以相辉。

【铭】梁简文帝镜铭曰：金精石英，冰辉沼清，高堂悬影，仁寿摘声，云开月见，水净珠明。

江总方镜铭曰：此镜以照着衣，镜背图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寿殿前，无以加斯彫丽也，玄栲命巧，仲吕呈祥，金镌石汉，铜铸丹阳，价珍负局，影丽高堂，图星拟盖，写卦随方，明齐水止，照与天长，增辉兔苑，永侍龙光。

汉李尤镜铭曰：铸铜为鉴，整饰容颜，修尔法服，正尔衣冠。

袜

《汉书》曰：景帝时，王生尝召居庭中，公卿尽会，张释之为廷尉，王生顾曰：吾袜解，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让之，王生独奈何庭辱张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於张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释之。

《东观汉记》曰：和帝召诸儒，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罢朝，特赐履袜。

《会稽典录》曰：贺劭为人美容止，瞻视动静有常，与人交，久益敬之，至在官府，左右莫见其洗沐，坐尝着袜，希见其足。

【铭】後汉崔駰袜铭曰：机衡建子，万物含滋，黄锺育化，以养元基，长履景福，至于亿年，皇灵既祐，祉禄来臻，本枝百世，子子孙孙。

【颂】魏曹植冬至献袜颂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贞，行与禄迈，动以福并，南闢北户，西巡王城，翱翔万域，圣体浮轻。